
武俠世界
$2.00
694

· 特別介紹 ·



小鬼子傳奇故事之五：**書中奇人** 上官庸・著



一個富翁和數名著名科學家在一間特別構造，莫說是人就連蒼蠅也難飛進去的書房中，不明不白死了。死因是謀殺。這無頭公案是如何發生？怎會發生？要揭開這謎底，請即購閱。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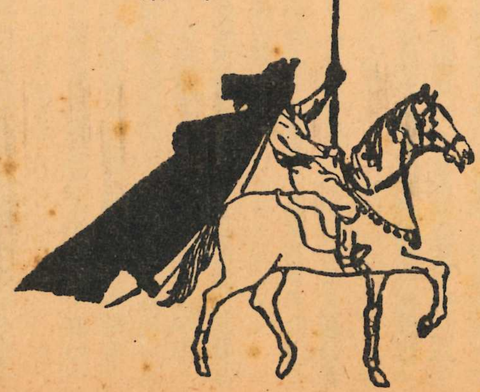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69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男與女

LADIES & GENTLEMEN

新！

一本以全新姿態
多彩多姿的刋物

豐富妳的愛情生活
關心你的夫婦生活
令妳如何走向新潮

七彩印刷・圖文並茂

密切注意出版日期

小鬼子傳奇故事之五

書中奇人

上官庸・文
董培新・圖



楔子

周探長離開局長室時，兩道濃眉緊緊地皺在一起，半禿的頭頂佈滿了汗珠，一副如喪考妣的模樣。

在局子裏，周探長幾乎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炙手可熱的頭號人物，平日頤指氣使，不可一世，那裏試過有這種頹喪的表情？

站在附近的陳警官一見周探長，急忙趨上前去。

「周探長，局長怎麼說？」

「還不是那一套。」周探長說着緊緊地握着手，將指節捏得「拍拍」直响，顯得心緒不寧。

陳警官一面陪着他離開「會客室」，一面問道：「周探長，兄弟們的調查工作，可以——」

陳警官話未說完，周探長驀地怒喝一聲，道：「繼續下去！非要查出一點眉目不可！」

陳警官雙眉一揚，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半晌，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我知道兄弟們這一個星期來辛苦够了，可是上面的命令，咱們還能偷懶嗎？」

「是，是！」

「陳警官，你快吩咐下去，叫兄弟們一律取消休假，回局裏報到，我有新的指令。」

「周探長，您老人家已經掌握了綫索嗎？」

周探長苦笑一下，說道：「如果掌握了綫索的話，局長還會這樣對待我嗎？快去！」

「是！」陳警官向他行了一個軍禮，轉身離去。

周探長來到他的探長室，靠在交背椅上，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這一個星期來，自己幾乎一天廿四小時都呆在辦公室裏寸步不離，爲了聽取部下的報告。

然而，頷下的鬍鬚長了出來，頭上的一小綹脫剩的短髮也長得披蓋着眼睛，不論探員，綫人的報告都是千篇一律：沒有任何發現！

周探長欠身取過枱上一叠文件，那是今天早上送進來的報告表，他隨意地翻閱着，根本不奢望在那一叠報告表上發現到什麼奇跡。

他一頁一頁地揭下去，果然，全是意料中的報告，看到一半，周探長將它拋回枱上，伸手揉了揉眼睛，眼皮好重，那怪不得，大概有三日三夜沒有好好地睡過一覺了。

如果不是上頭追得這麼緊，周探長根本不會重視這一次發生的命案——千萬富翁崔維明離奇暴斃。

周探長閉起了眼睛，一個星期前，同樣的時間，自己正在辦公室裏打瞌睡，枱頭的電話忽然响了起來，他慢條斯理地拿起來。

「中區警署探長室。」

「周探長？」對方是熟悉的聲音，「我是值日警官任昌。」

「什麼事？」周探長心下暗自嘀咕，值日警官有什麼要緊事，竟把電話接到自己的辦公室來？

「半山區龍騰道千萬富翁崔宅發生了命案，」任昌說：「上面吩咐探長過去看看。」

掛下電話後，周探長伸了一個懶腰，又打了一個呵欠，在警界服務了幾近三十年，總算掙到今日的地位，普通的案件都有分區探長一力包辦，除非是大案件才需要自己出馬。

本埠的千萬富翁不少，死了一個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周探長繫上了槍，按下通話機，吩咐陳警官分派指紋部，攝影部，以及偵探部的兄弟準備出發。

周探長是抱着輕率的心情抵達現場的，然而，當他看到了現場的景象時，便發覺這件命案不簡單！

死者的豪華客廳中，站着不少人，其中竟然包括中區總局副局長金長輝在內！

副局長金長輝也是警界裏的老資格，四年前是總探長，後來擢升爲副局長，已經甚少到外面指揮工作，這次竟然親自出馬，若非和死者有過人交情，便意味着這件案情非同小可。

金長輝向他走了過來，拉着他低聲道：「周探長，這椿命案有點邪門，你要小心從事。」

周探長呆了一呆，不明他的意思，這時，一個留着長髮的青年向他們走了過來，金長輝急忙拉了周探長一把，道：「周探長，這位是崔維明先生的公子，崔榮生先生。」

「崔先生！」周探長伸出手來。

崔榮生和他握過手後，凝視了周探長半晌，忽然道：「這是一椿謀殺案！」

周探長聞言心下一凜，仔細端詳那崔榮生一眼，只見他髮長過頸，衣着新潮，眉清目秀，看來大約二十三四歲，是個不折不扣的新潮青年。

「周探長，你過去瞭解瞭解一下吧！」金長輝說。

周探長隨着金長輝來到一間書房，門口守着兩名探員，一見周探長來到，急忙讓開。

周探長望了那書房的門一眼，不禁揚了揚眉，如果說那是一道門，倒不如說是一道夾萬門來得切當。

那道門比平常的門要厚幾寸，全是精鋼所鑄，門後有柄，只有一個小匙孔。

周探長一踏進那間書房，眼前不由一

亮，那道門已經使人嘆爲觀止，書房裏的設備，更令周探長這個讀書不多的人張大了口閤不攏來。

那也算不上是一間「書房」，說它是「書倉」還來得貼切，它面積寬敞，起碼有千來方呎，四面都是書櫃，書櫃中擺滿了書籍。

房中沒有窗，只有一具巨型空氣調節器，流綫型的書枱上，伏着一個雙鬢斑白的老者，顯然便是死者崔維明了！

「我們沒有移動過現場任何物事，」金長輝解釋：「除了弄開房門之外。」

周探長愕了一然道：「弄開房門？」

「是的。」金長輝向崔榮生一指，道：「崔先生，周探長將會負責調查這椿案件，你詳細向他解釋一遍吧！」

崔榮生踏前一步，道：「是這樣的，我父親兩年前是市立大學的歷史學教授，退休後，他設置了這間書房，埋首研究中外歷史，爲了怕人騷擾他，書房中甚至不裝電話——」

周探長下意識地向四週望了一眼，偌大的書房中，果然沒有電話。

只聽崔榮生繼續說：「至於這間書房，設計也和普通書房不同，只要有人進入，外面的人便沒辦法進去，你知道，這項設計的本意也是爲了怕外人騷擾而已。」

「崔先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周探長說。

「也許我應該進一步解釋，這間書房的設計者，是美國某名廠夾萬的設計師的傑作，他兩年前專程趕到本埠，爲家父設計這間書房。」

「那設計師叫什麼名字？」周探長接着問。

「好像叫力斯．彼得遜。」

「請你繼續說下去。」

「家父愛書如命，而事實上，他所搜集的書籍，很多都是罕見的版本，有些甚至已經絕了版，有的是手抄本，總而言之，這批書籍的價值，是不能估計的。」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暗想也許這便是崔維明特地將書房設計成爲夾萬一般密不透風和牢固的原因了。

「力斯．彼德遜的設計，非常精巧，這間書房的唯一開啓方法，是用聲波控制的！」

周探長雙眉一揚，設計一道聲波控制的房，所費一定不菲！

「除了家父的聲音之外，」崔榮生繼續說道：「世界上絕對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打開此門。」

「那麼，你們剛才是用什麼方法打開它的？」周探長詫異地問。

崔榮生乾咳一下，道：「有一點是我必須補充的，家父已經年邁，他想到假使有一天在書房中突然感到身體不適，而又不能用聲音將房門打開的話，豈不糟糕，於是，他在書枱上裝了一個電掣，只要伸手一按，通向大廳中的一個警鐘便會响起來示警，那時候，我們便可利用一條特製的鎖匙將房門打開。」

「那條鎖匙由誰保管？」周探長問。

「我，」崔榮生道：「在家父的吩附下，我將它放在我房中的夾萬裏。」

「崔先生，你是什麼時候發現令尊突然去世的？」周探長一雙尖銳的眼光，望定了崔榮生。

「三天之前，家父便關在書房中，沒有出來過。」崔榮生嗚咽着道：「最初，我還以爲他老人家研究史書時着了迷忘記休息，可是，一連三天三夜不食不眠，我們年輕人的體格還抵受得住，他已經六十四歲了！」

「於是你取了鎖匙打開書房？」

「是的，」崔榮生雙眼發紅，道：「可是……可是他已經去世了。」

周探長望了伏在書枱上的崔維明一眼，見他死得極其安詳，那裏有半點被謀殺的樣子。

「崔先生，你憑那一點證明令尊是被人謀殺的？」周探長問。

「當家父進入書房之前，曾經將我叫過一旁，低聲對我說：『榮生，爲父這幾天內，將會有災禍降臨，萬一有了不測的話，你要好生照顧爲父這一生所收集的古籍。』

「我聽了大感愕然，急忙問他到底將會有什麼災禍降臨，他最初不肯說，只是慘然地苦笑着，後來才對我說：『是亦友亦敵的那一羣！』

「我從來沒有聽父親說過他有仇家！急忙又追問他到底那羣『亦友亦敵』的敵人到底是誰，可是他搖頭不言，半晌才嘆了一口氣，說：『唉！逃得過也好，逃不過也罷，反正我已經活了這麼一把年紀了！』說完，他便關到書房中去了。」

「沒有再出來。」周探長問。

崔榮生搖着頭，道：「沒有，最初，我以爲家父的仇人既然這幾天便會尋上門來，他關在書房中，當然是最安全的了，於是小心觀察，三日來却發現不到有什麼神秘的人物出現。」

「崔先生，令尊平日有沒有患高血壓，心臟病之類的病症？」周探長問。

「家父雖然已屆高齡，却是精神矍鑠，十分健康，」崔榮生道：「他老人家平日連傷風咳嗽也鮮有。」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

離開崔宅前，周探長暗想那不過是崔榮生杯弓蛇影而已，像崔維明這樣年紀的老人，分分鐘都有可能死於心臟病或血栓塞。

周探長把一切寄望於驗屍報告書。只要驗屍的結果證明崔維明是死於什麼病突發，這件「命案」根本便不成爲命案了！

周探長根本沒有用心去偵查崔維明的死因，更不相信他是被人謀殺的，因爲那間書房的設計，簡直比銀庫更要安全，連蒼蠅都飛不進，何況是人？

事實上，就算周探長想着手偵查，也是無從查起的——根本沒有任何綫索。

然而，驗屍報告使周探長失望了，崔維明不但心臟血壓沒有問題，在他臨死之前，他的生理機能甚至能媲美身強體健的年輕人！

換言之，崔維明不是死於病症。

既然不是自然的死亡，當然是意外的死亡，甚至有可能是被殺的了，然而驗屍官查不到有什麼致死的傷口，連針孔也沒有一處！

周探長最初懷疑空氣調節器有問題，可是第一流的工程師和專家檢驗過後，發現空氣調節器性能良好，抽入的全是清新空氣，而且，崔維明的肺部也沒有問題。

崔維明究竟是怎樣死亡的？一個謎！

警方將這個謎交在周探長的手上，要他去解開它！

最初，周探長打算使用「拖」字訣，事實上，社會有不少離奇命案，都是在「拖」字訣下不了了之，周探長以爲這一次也會如此。

可是他料錯了！

周探長疏忽了一點——他沒有調查崔維明的底細！

本市雖然有不少千萬富翁，然而，却沒有一個有崔維明那麼多的銜頭：他是歷史學家，天文學家，法學博士，哲學博士，數學博士和生物學博士。

最近這兩年，他還得過不少文學獎，藝術獎，更發明了不少有專利權的科學儀器，同時，他更是一個太空專家！

崔維明學識之淵博，幾乎震驚了整個世界，十間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學，不約而同地要聘請他去講學，美國數家資本雄厚的商業機構，要請他過去做研究所所長，然而，被他一一地拒絕了。

崔維明寫過幾本書，賣給了外國出版社，版權的收入，足使他成爲千萬富翁，他平日交往的都是知名人仕，好像本市的市政局議員，法官，律師，醫生等等。

崔維明的死震動了各界，在拍自世界各地慰問的電報中，甚至包括了總統的私人電報在內！

報章的頭條，都以崔維明離奇暴斃爲主，輿論不斷責問：崔博士是怎樣死的？

在各方面的壓力下，警方只好催促周探長落力調查，希望早日找到崔維明的死因，向人們交待。

如今，已經是第八天了，周探長傷透了腦筋，仍然得不到半絲眉目。

這時，房門「篤篤」地响了，周探長睜開眼睛道：「進來！」

門開處，進來的是陳警官，他向周探長行了一個軍禮，道：「探長，兄弟們都在操場上集合了！」

周探長站起身，拖着疲慵的身子，向外走去……。

重金徵求　紅色書虫

晚上九時多，新塡地燈火輝煌，把四週照得彷若白晝，賣生果的賣生果，賣布匹的賣布匹，均是扯大了喉嚨叫賣招徠顧客。

新塡地是×埠塡出來的一片空地，白天是停車場，一到晚上，便變成「露天夜總會」，幾乎各大百貨公司裏買得到的貨物，這裏都買得到。

而大百貨公司買不到的東西，好像「春宮」圖片書籍，這裏源源供應。

每天晚上，新塡地萬頭攢動，就像鄉下地方趕墟集一般，熱鬧異常。

王小克和白小妹混雜在人羣中，不過他們不是來瞧熱鬧，而是來買東西的。

白小妹的手緊緊地掛在王小克的臂彎，生怕被人羣擠散，王小克則東張西望，好像在找着什麼似的。

「小鬼子，找到沒有？」白小妹問。

「還沒找到，」王小克微皺着眉，道：「奇怪，前兩天我來過，分明看到有那個攤子，怎麼今天不見了？」

「會不會今天不開檔？」白小妹道：「休息？」

「在這裏擺檔的都是餐搵餐食的小生意人，」王小克說道：「怎有休息的？」

忽然，王小克眼前一亮，拉着白小妹向前擠過去。

「找到了嗎？」

「唔，原來已搬到角落去啦！」王小克說着伸手一指，白小妹循着他眼光望去，果然看到不遠處有一檔賣舊書的攤子。

那舊書攤子的老闆是個上了年紀的老者，鼻樑上架着一副玳瑁做成的眼鏡框子，鏡片厚厚的，可見近視之深，他手中拿着一部綫裝書，湊近火水燈前正在閱看。

舊書攤前客人疏落，有幾個男子蹲在地上翻看「聊齋誌異」和「金瓶梅」，但看他們的樣子，絕對不是爲買書來着，只不過消磨時間而已。

王小克和白小妹蹲下地來，四道眼光向前搜索。

「小妹子，全靠你了。」王小克低聲說。

「放心，我知道的。」

白小妹咬着櫻唇瀏覽片刻，將一本「初級尺牘」取了過來。

「這是什麼書？」王小克問。

「教人寫信的。」

「我只想讀書認字，又不想學寫情書，這本有什麼用？」王小克說。

白小妹把那本書放了下來，又取過一本「古文今讀」。

「這本講什麼？」

「教人家談古文的。」

王小克苦笑一下，道：「小妹子，你到底弄不弄清楚我的意思？我只是想認識幾個字，以免目不識丁被人見笑，你叫我讀古文來幹什麼？現在又沒有狀元考！再說，你這個義務的補習老師教得來嗎？」

白小妹的中文程度只不過小學畢業而已，暗想古文對自己也只是一知半解，當下將它放了下來。

「小妹子，最好買本小說，」王小克道：「咱們便可邊看故事，邊讀書了。」

白小妹啐道：「讀書和看小說是兩回事，虧你出的鬼主意。」

「這叫做一舉兩得，有什麼不好？」

白小妹咬着下唇，眼光搜索了一陣，終於拿起了一本冰心的「寄小讀者」。

「小鬼子，這本書最適宜你——」白小妹剛將書本遞到王小克跟前，忽然有人伸手一搶，把它搶了過去。

白小妹愕了一然，仰首看去，原來有個衣飾華貴，西裝煌然的青年男子站在背後，他搶過那本「寄小讀者」後，匆匆忙忙地翻閱看。

王小克在旁見了，心下有氣，見那青年髮長及頸，料想是個嬉皮士，他站起身來，道：「先生，你——」

怎知那男子忽然闔起那本書，一把塞了給王小克，走了開去，在另一個角落蹲下身來，翻閱着其他的書本。

王小克望了他一眼，蹲下地來。

「那人在幹什麼？」白小妹詫異問。

「神經病！」

白小妹聞言心下一動，眼光不禁向那長髮男子射去，只見他雙目呆滯，神色張惶，正在一本又一本地翻閱着擺在地上的書本。

不一刻，本來擺得整整齊齊的數百本舊書，全被他翻得不成樣子。

舊書檔的老闆托了托鏡框，問道：「先生，你要什麼書？」

長髮青年沒有答他，逕自翻查着。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心中均感詫異，忖道：「莫非這堆書中夾着藏寶地圖或鈔票？」

「喂，先生，你……你不能這樣亂攪呀！」老闆站起身，訥訥道：「你再這樣攪下去，我還用做生意嗎？」

然而，那長髮青年卻充耳不聞，依然翻查着一本本的舊書。

那老闆急了起來，七手八脚地奔上前，拉住長髮青年的手臂，道：「你這算幹什麼，再翻下去我叫警察啦！」

長髮青年一聽到「警察」兩字，臉色陡地一變，急忙站起身來四週望了一眼。

老闆見他露出懼色，又道：「喂，你把我的檔攤翻成這副模樣，到底是爲着什麼？」

長髮青年伸手入懷，取出一個鱷魚皮銀包，在一大叠鈔票間取出一張塞給老闆，道：「給你！」

老闆呆了一呆，向手中那張鈔票望去，竟然是張百元大鈔！

不單老闆愕了一然，在旁的王小克和白小妹也大感詫異，想不到長髮青年出手如此之闊！

長髮青年掠了掠披在額前的頭髮，轉身走了，不一刻消失在人叢中。

老闆望着那張鈔票呆呆出怔，半晌才如夢初醒，將鈔票收入袋中，口裏嘀咕道：「眞是神經病！」

王小克和白小妹相視一笑，剛才那個長髮青年，神經顯然有點不健全，否則，一百大元儘可將整個舊書攤都搬回家去，何用氣急敗壞地東翻西抄！

「老闆，這本書賣多少錢？」白小妹將手中的「寄小讀者」老闆。

老闆托一托鏡框，望一望白小妹，又看看書名，道：「原本是賣五毛錢的，可是今天無端端發達，就算送給你吧，小妹妹。」

「老闆，可是我們還想要再買幾本書哩！」

「唉！難得你們年紀這樣小而愛讀書，你們還要什麼書，儘管選好了，就當我送給你們的！」

王小克和白小妹聞言大喜，急忙在亂書中選書。

原來王小克自小失學，認字不多，因此吃了不少苦，他自從和白小妹爲伴後，忽與讀書認字的念頭，而白小妹倒是認識幾個字，便義務要教他。

兩人來到新塡地的舊書檔買書，爲的便是可以節省點錢，想不到書檔老闆無端發達，連帶給了自己好處。

不一會，王小克和白小妹又選了三本書，都是中國有名作家的著作，如朱自清，梁啓超等。

兩人選好了書，向老闆說過多謝，正想離去，忽然，背後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小鬼子，你在這裏幹什麼？」

王小克回頭一看，周探長笑吟吟地站在兩人背後。

「買……買書。」

「啊！敢情是西天出太陽啦，你也會來買書？」周探長哈哈笑着說：「不知你是橫看還是直看的？」

「橫直和你都沒有關係，」白小妹拉了王小克一把，道：「咱們走！」

「且慢！」周探長展臂一攔，道：「我有話問你！」

「什麼話？」

周探長幷不置答，朝着書檔老闆道：「剛才那個青年塞給你一張什麼東西？」

「你…你是誰？」書檔老闆面色一變，訥訥地反問。

「探長。」

書檔老闆急忙自袋中取出那張百元大鈔，道：「是一張一百元的鈔票。」

周探長皺了皺眉頭，道：「你和他是什麼關係？」

「沒…沒有關係！」老闆心下一凜，莫非那一百元竟是賊贓？

「既然你和他非親非故，他爲什麼給你一百元？」周探長問。

老闆這才鬆了一口氣，指着那堆亂書，道：「是…是他翻亂了我的書，大概過意不去，賠償給我的吧？」

周探長「唔」地一聲，這才轉頭對王小克道：「他翻的是什麼書？」

「我怎麼知道？你爲什麼不直接問他去？」

周探長當堂語塞，他擦了擦鼻子，道：「好，你們走吧。」

王小克臨走時，忽然心中一動，轉頭問道：「周探長，那個長髮嬉皮士是什麼人？」

「你問來幹什麼？」

「好奇心，」王小克朝他一笑，道：「一出手便是一百元，如果不是個大有錢人，便是個大賊！」

周探長淡淡一笑，道：「他是個大有錢人，千萬富翁的獨生子崔榮生！」

「啊！原來是千萬富翁的獨生子，怪不得！」

原來剛才那個長髮青年正是崔維明之子崔榮生！

崔維明離奇暴斃迄今，已經有三個月了，周探長在上面的壓力下，一直不斷地偵查着。

起初周探長並沒有懷疑到崔榮生，可是，堅固得有如夾萬的書房，除了崔維明本人可以進出之外，便是其子崔榮生，因爲那條惟一的鎖匙在崔榮生手中。

三個月來，周探長放下了其他的案件，專心調查崔榮生的生活和爲人，希望從他身上可以查到一點蛛絲馬跡，也好早日對上頭有個交代。

且說崔榮生匆匆給了書店老闆一百元後，向四週望了一眼，邁開大步就走。

當崔榮生向他那架平治跑車走過去時，埋伏在附近的便衣探員立時跟了上去。

崔榮生打開車門，跨上車去，未幾跑車發出一陣怒吼聲，向前馳去。

趙福拿出袖珍通話機，按下了一個掣，道：「周探長，周探長！」

這時，周探長剛望着王小克和白小妹的背影遠去，袋中的通話機忽然發出信號，急忙取了出來，道：「甚麼事？」

「崔榮生駛車走了。」

「釘住他！」

「是！」

趙福跳上了附近的一架小型房車，遠遠跟在崔榮生跑車之後。

崔榮生車子兜了個轉，向郊區公路駛去。

二十分鐘後車子來到一處海灘，崔榮生下了車，向海灘走去。

他坐在一塊岩石之上，右手托着下頷，望着海心呆呆出怔。

趙福的車子遠遠地停住了，他取出望遠鏡來監視崔榮生的活動。

然而，崔榮生便像一尊石像般，坐在岩石上一動也不動。

「他媽的在攪些甚麼鬼？」趙福心下暗自納罕。

三個月來，趙福已經不是第一次跟蹤崔榮生了，可是每一次都差不多一樣，崔榮生似乎特別喜歡海，有時候三更半夜也會開着車子到海邊沉思。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崔榮生坐在那裏，依然紋風不動。

趙福打了一個呵欠，正想放下望遠鏡瞌一會兒，忽然背後又傳來汽車的聲音。

趙福心頭一凜，暗想這麼晚了，還有誰像崔榮生一般開車到海邊來？

「嗖」地一聲，一輛紅色小型房車在趙福車旁擦過，向崔榮生的車子駛去。

那小型房車在平治跑車旁邊戛然而止，一個穿着熱褲的少女跳下車來，逕向崔榮生走過去。

崔榮生也發覺背後有汽車的聲音，猛地回頭一看，見是一名少女又轉過頭去。

那少女來到崔榮生背後，道：「榮生，回家吧！」

崔榮生身子一震，緩緩地回過頭來，朦朧月色下，站着一位美貌如花，身材苗條的少女。

「是你！」

「榮生，」少女趨上前去，柔聲道：「晚了，回家吧！」

崔榮生回過頭去，並不答話。

少女伸手要去拉他，不料被他大力一甩，暴聲喝道：「別管我！」

「榮生，我不管你誰管你？」少女的聲音仍然溫柔異常，道：「我是你的未婚妻呀！」

崔榮生並不答話。

「榮生，聽我的話，早點回家休息吧，這一個多月來，你沒有試過好好地睡一覺。」

崔榮生掩住了臉，搖着頭。

「如果崔世伯在世，他也一定反對你現在這種樣子。」

「我這個樣子有甚麼不好？」崔榮生忽然粗聲問道。

少女呆了一呆，道：「榮生，我……我只是爲你好，你應該知道。」

「我不要你管我，」崔榮生抓住自己的頭髮，粗聲喝道：「我不要你管我！」

「榮生，我一定要管，你是不是不舒服？」

「沒有！」

「那麼爲甚麼你晚上總是不睡覺？」

「我說過我不要你管！」

「要我不管也行，你跟我回去！」

「安娜，求求你，求求你放了我好嗎？」崔榮生忽然站起身來，眼眶中閃爍着青光，嘶聲道：「別再來纏我行嗎！」

「我……我纏你？」安娜聲音微顫，顯然地，她的自尊受到損害。

「是的，你纏我！」崔榮生說話時披頭散髮，聲音嘶啞，那裏還有平日的溫文儒雅，簡直便如深山大野人。

安娜倒退一步，胸脯起伏地喘着氣。

她咬一咬牙，道：「好，我不再纏你，我不再纏你！」說着轉身向車子走去。

安娜打開了車門，道：「崔榮生，如果你不反對的話，我要和你解除婚約！」

崔榮生聞言一震，揮着手道：「你快走吧！明天我打電話給你！」

安娜的車子掉頭而去，這一切，全看在趙福的眼裏。他拿起一個小型咪高峰，將崔榮生剛才和他未婚妻吵架的事叙述一遍。

這時，崔榮生忽然奔向他的車子，跳上車去，幾乎只有一秒鐘的時間，車子便發動了，掉頭向來路馳去。

趙福不敢怠慢，自後跟踪。

最初，趙福以爲崔榮生一定是感到內疚，驅車追上安娜解釋，怎知他的車子來到一條小徑附近時，忽然一扭車呔，車子緩緩向小徑駛去。

趙福對這一帶的環境異常熟悉，一見崔榮生的車子向那條小徑駛去，不由愕了一然。

——那是一條死路！

小徑上面是一塊小草地，草地過去便是水塘堤壩，而草地的面積小得不能使車子掉頭。

同時，上面並無人蹤，除了一間小石屋之外。

那間小石屋是水務局建來收藏雜物的，平日用大鎖鎖住了，並無人住。

崔榮生爲甚麼將車子駛了上去？難道他的神經眞的有問題？

趙福自然不會將車子也駛上去，他遠遠地將車子停住，徒步向那條小徑跑去。

小徑兩旁野草叢生，趙福藉着朦朧月光，亦步亦趨地向前跟蹤，只見崔榮生的車子在石屋之前停了下來，他打開車門，向四週望了一眼，鬼鬼祟祟地跨下車子。

這時，崔榮生手中握着一把電筒，向石屋走去。

趙福心中一動，忖道：「原來他是有備而來的，否則怎會帶着電筒？」

只見崔榮生躡足走到石屋之前，蹲下地來。

趙福看不淸楚他蹲在地上幹甚麼，於是悄悄踏前幾步，藏身於附近一塊大石之後，探頭去窺看究竟。

四下裏萬籟俱寂，趙福豎起了耳朵，卻聽不到甚麼異聲。

崔榮生蹲在地下，垂着首沉思，彷彿

剎時間決定不了甚麼事似地。

逐漸地，趙福聽到崔榮生的呼吸越來越促，也越來越重，暗想：莫非他身染奇疾，躲到這裏來等發作？

這個念頭在趙福腦際間一閃即逝，他畢竟是受過嚴格訓練的便衣偵探，剛才的想法不但不合情理，也不合邏輯。

崔榮生的喘息聲越來越急，忽然，他霍地站起身來喃喃道：「不，不，不！」

趙福愣了一然，猜不到那個「不」字是甚麼意思？附近又沒有人，大概是他自己內心交戰衝口而出。

「我不能答應你們！我不能出賣自己，出賣全人類！」崔榮生又道。

趙福聞言不禁凜了凜，崔榮生的話太奇怪了！

「他們」是誰？

剎那間，趙福腦際念頭一閃，那一定是A國或者R國的間諜！

也許當世兩大强國的間諜都想收買崔榮生，本市最近不是破獲了R國的一個諜網，同時，更拘捕了兩個已經被他們收買的本市商人嗎？

以崔榮生乃父崔維明在學術界和科學界的地位，崔榮生的確有利用的價值。

然而，崔榮生的語氣似乎困擾異常，他儘可以在家裏沉思決定，犯不着三更半夜跑到這種荒山野嶺的地方來呀！

趙福滿腹疑團，卻又想不出半點頭緒，忽然，崔榮生一個轉身，手中電筒仍然亮着，向他藏身之處走來。

趙福凜了一然，急忙縮回頭躲避。

脚步越來越近，趙福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

忽然，脚步聲停止了，崔榮生的聲音又在他耳畔響了起來。

「朋友，藏頭縮尾地躲在這裏，幹甚麼？」

趙福心頭一跳，抬起頭來，崔榮生正冷冷地望住了自己。

「起來吧！」崔榮生冷冷地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趙福無可奈何地站起身來，拍着身上灰塵，正想解釋，忽然「呼」地一聲，崔榮生緊揑右拳，向他面門擊來！

趙福受過拳擊訓練，身手十分敏捷，但崔榮生這一拳出其不意，剎那間來不及躲避，被他老老實實地擊中。

想不到文質彬彬的崔榮生出拳甚重，那一拳，把趙福打得向後連連退了幾步，右腿一個踏空，跌在野草叢中，伸手一摸，唇角已破，鮮血流了出來。

崔榮生冷哼一聲，邁開大步，向車子走去。他打開車門跳上車去。

趙福掙扎着自草叢中爬起身來，呆呆地望着崔榮生的車子倒退而去，並沒有追上前。

× × ×

「小鬼子，過來！」白小妹雙手叉腰，高聲叫道。

「甚麼事？」

「讀書！」

王小克向她扮了個鬼臉，道：「我要去買餸做菜。」

「餸不用你去買！」白小妹打開抽屜，取出一本書，放在木枱上，說道：「讀書！」

「昨天才讀過，今天……今天免了吧？」王小克哭喪着臉說。

「不行！」白小妹道：「我早已說過你只是五分鐘熱度，一會嚷着要讀書認字，一會看到書本便皺眉頭，你呀，說話不算話！」

王小克吐了吐舌頭，只得轉身回屋。

「昨天我教你的，今天要重溫，所謂溫故知新否則你讀一輩子書都沒有用！」

王小克一屁股往木櫈上坐下來，翻開書來。

「我去買菜，你好好的溫習，待會我回來要你默寫生字，」白小妹取了銀紙，臨出門前又叮囑道：「知道嗎？」

「知道了！」

白小妹離去後，王小克朝着她的背影又扮了個鬼臉，這才低頭向書本看去。

那是一篇朱自清的散文，密密痲痲的字，白小妹教他時，十個字中，倒有七八個是生字。

當時，王小克便皺起了眉頭，然而白小妹安慰他說：「萬事起頭難，你如果沒有毅力恆心，一輩子都是文盲，都跟不上時代！」

一想到「文盲」這個名辭，王小克的確下了決心要將書讀好，好歹多認識幾個字，能够看看報紙，讀讀小說，也沒有那般差勁了！

然而，讀書認字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達成的目的，王小克最初幾天倒是與緻勃勃，過了幾天，便被一大堆的生字攪得暈頭轉向，一見了便皺眉頭。

如今，面對着朱自清的散文，他一個字也看不入眼。

王小克心中在打他的主意：倘若不用記性精神，整本書的知識可灌注到自己的腦中，那該多好！

小鬼子王小克一向最多幻想，他隱約聽人說過，電腦的無所不知，原因是人類灌注了資料其中而致，人的腦子爲甚麼不可以像電腦一般。

幻想歸幻想，生字還是一個接一個地讀寫背，稍不留心，便會忘得一乾二淨。

王小克咬了咬牙，摒棄腦中雜念，讀起書來。

忽然，書脊間有一個蠕蠕而動的物體吸引了他的眼光，仔細一看，原來是一隻細小的書蟲。

看官，書蟲是一種體積只有幾毫釐的蟲類，專門寄身在書本之中，不信打開書柜看看，必定可以發現不少這種體積只有幾毫釐，顏色微黃的書蟲。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那隻書蟲，只見牠在字行間爬來爬去，動作異常快捷。

忽然，那隻書蟲在一個逗點處停了下來，王小克雙眼一花幾乎失了牠的影蹤。

那隻書蟲在逗點處歇息了一會，又爬了起來。

王小克伸出食指一按，立刻把書蟲揑死，但書本上一點污跡也沒有，可見那書虫之小。

倏地，另一隻書虫又自書脊間出現！

那隻書蟲有異於其他類型，不但體積大了幾近一倍，而且遍體作紅色，因此目標特別大。

王小克伸出食指，向那隻書蟲按去，在他意料之中，書蟲必定會被他按個正着，置之死地的，然而，奇跡出現了，那隻書蟲竟然飛快地向旁一竄，逃到書脊空隙間。

「他媽的好精靈！」王小克罵了一聲，拿起來掏着，希望把那隻遍體紅色的書蟲掏出來揑死。

然而，不論他怎樣大力，掏出來的全是微黃的書蟲那隻紅書蟲沒被他掏出來。

王小克心下有氣道：「我不信鬥不過你小小一隻書蟲！」又大力拍打着書本。

「小克，你在幹甚麼？」婆婆忽然問道。

「沒……沒甚麼。」王小克答道：「書裏全是書蟲。」

「不要緊，那種書蟲是無害的。」

王小克當然也知道書蟲無害，不過他讀書沒有心機，追殺書蟲倒是與緻盎然。

隔了半晌，那紅書蟲忽然又自書脊間探出頭來。

王小克大喜過望，屏住氣息等待牠爬出來時，覷準牠一指按下去將牠按得肢離破碎。

果然，那隻紅書蟲緩緩地爬了出來。

王小克這次不敢怠慢，覷了個準，一指向牠按了下去。

然而，那隻紅書蟲似乎早已料到會遭受攻擊，也不知道牠如何轉身，總之在那十份之一秒的時間裏，又失了牠的所蹤。

最初，王小克還以爲牠藉逗點，號句或者感嘆號文字間掩護藏身，可是定眼一看，那裏有牠的影子。

這一來，王小克心下不禁大樂，看來那隻書蟲比自己還要精靈，倒可以和牠鬥上一鬥，尋尋開心。

王小克將書本攤在枱上，窺視着牠的動靜。

大約五分鐘後，那隻遍體紅色的書蟲又出現了，不過這一次牠的動作倒出乎王小克意料之外，只見牠飛快沿着書邊爬去，未幾已經在木枱上了！

王小克順手拿起一個玻璃杯，照着牠罩下！

那隻紅書蟲被罩在玻璃杯中，亡命價地竄來竄去，然而那裏逃得出來？

王小克微微一笑，道：「終於還是我勝利了，哈哈！」

那隻書蟲在玻璃杯中靜止下來，王小克湊近一看，見牠似乎仰起了首，在向自己求饒一般。

王小克童心未泯，起身找了一個玻璃瓶，小心翼翼地將玻璃杯向木枱邊移去。

當玻璃杯移到枱邊時，王小克揭開玻璃瓶的蓋子，將玻璃瓶對正玻璃杯，然後用力一掃，將書蟲掃到玻璃瓶之中。

王小克舉起玻璃瓶，對着那隻書蟲道：「別怕，乖乖地住在裏面，我不會虧待你的！」

那隻書蟲竟似懂得人性一般，向他猛點着頭。

這時，門外傳來了白小妹和阿發打招呼的聲音，王小克急忙將玻璃瓶收到抽屜中，坐到櫈上，翻開書本像在讀書一般。

白小妹一進門，見王小克正襟危坐，一副心無旁鶩，努力讀書的樣子，忽然噗哧一笑，道：「小鬼子，別裝蒜了，你眞的有這樣勤力？」

「騙你幹甚麼？」王小克振振有辭地說道：「你不見我動也不動地，坐着讀書嗎？」

「好，待會我試一試叫你默寫幾個生字，」白小妹笑道：「如果寫不出的話，看我打不打你的手心！」

王小克吐了吐舌頭，急忙專心溫習。

總算王小克聰明過人，當白小妹洗好菜煑了飯之後，他已經將二三十個生字念得熟了。

白小妹坐了下來，拿出紙筆，叫他默寫一遍，果然沒有寫錯，不由嘆了一聲，道：「小鬼子，如果你專心讀書的話，你可能會是一個神童！」

「過獎過獎！」王小克得意地說。

「肚子餓嗎？」

「有一點。」

「好，你練習看看報紙，」白小妹將剛才自街市帶來的一份晚報遞給王小克，道：「我去燒菜。」

練習看報紙也是他們的課程之一，王小克初學看報，自然選圖片說明來讀。

經過一個多星期的補習，他竟然看懂了一半。

當王小克將整張報紙的圖片說明看完之後，白小妹的菜也燒好了，正服伺婆婆過來吃飯。

王小克正想把報紙放下來，一瞥眼，看到幾個很熟悉的字眼。

他定眼一看，原來是一則廣告，標題一共四個字，爲首那字他不認識，但其他三字卻是認得的：求書蟲。

「……求書蟲？」王小克想起剛才自己捉到的一隻，喃喃地道：「上面那個字一定是個『徵』字，對了，徵求書蟲！」

他將報紙拿到白小妹面前，道：「小妹，你看看，這則廣告說些甚麼？」

白小妹向它瞥了一眼，也覺那則廣告太過奇怪，報章上常有「徵求筆友」，「徵求伴侶」，「徵求舖位」……等等的廣告，「徵求書蟲」云云，却是第一遭看到，不由細心看了起來。

半晌，白小妹把報紙看完，道：「看來是有人在開玩笑的。」

「開甚麼玩笑？」王小克急忙問。

「廣告上說，本市一位生物學家，最近正在研究書蟲的種類和演變，爲了增加實驗品，公開徵求書蟲。」

「咱們前幾天買回來的舊書，不是有好多書蟲嗎？」王小克道。

「是啊！可是人家不要普普通通的書蟲。」白小妹淡淡地道：「否則，像那種書蟲隨便到一家舊書攤都找得到，那用得着登報徵求？」

「他……他們要甚麼特別的？」

「哈，廣告上說，要一種遍體作紅色的書蟲，」白小妹道：「而且體積也要比普通的書蟲大一倍。」

王小克心頭一跳，剛才自己所捉到的那隻書蟲，不正合乎廣告上的條件嗎？

王小克沉住氣，又問道：「他們的代價是甚麼？」

「你問來幹甚麼？」

「好奇嘛！看看小小一隻書蟲，到底

值多少錢！」王小克道。

白小妹拿過報紙一看，忽然「呀」地一聲叫了起來。

「幹甚麼？」

「發神經，簡直是發神經！」白小妹望着報紙，低呼着。

王小克心急如焚，急忙追問，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嘛！」

「五百元一隻！」白小妹叫道。

王小克雙眼一亮，忽然一拍大腿，跳了起來，叫道：「咱們發財啦！」

白小妹瞪了他一眼，詫異問道：「發甚麼財？」

「你看！」王小克說着趨上前打開了抽屜，取出那個玻璃瓶來，指着玻璃瓶中的紅色書蟲，道：「五百塊在這裏了！」

白小妹凝眼一看，見玻璃瓶中的書蟲果然和那則廣告上形容的一樣，也是大喜過望道：「不錯，他們要的正是這種！」

「再仔細看看，徵求者住在甚麼地方？咱們該到那裏去接洽！」王小克道。

「不錯！」

查過報紙後，白小妹將一個地址讀出來，王小克道：「那是高尚住宅區呀！」

「哈，好像就是前幾個月千萬富翁崔維明離奇暴斃所居住的地方。」

「看來那個生物學家也必定是千萬富翁，否則，如果這廣告一登出來，大家拚命往舊書中找這種紅色書蟲，一找就是八百一千，他不破產才怪！」

白小妹聞言一呆，道：「小鬼子，對了，咱們再找找看，你是從那本書中找到這隻書蟲的？」

王小克將那本書拿出來，兩人飯也不吃，就將前幾天買來的舊書搬出來搜尋。

半個小時後，兩人失望了，除了那種微黃色的書蟲之外，發現不到紅色的。

「也許咱們只有五百元的福份！」白小妹嘆了一口氣。

「小妹，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限額的？」王小克若有所悟。

「甚麼限額？」

「好像說只限徵求一百或者五十隻之類，」王小克道：「否則，如果有人幸運多找到幾隻，一齊拿去應徵的話，一隻五百，十隻五千，一百隻五萬，一萬隻的話，五百萬了，他們怎付得出？」

「唔，大概是先到先得。」

「好，咱們快吃飯，吃過飯後，立刻趕去應徵，以免一場歡喜一場空！」

白小妹急忙取碗盛飯狼吞虎嚥起來。

× × ×

白小妹手中拿着報紙，向街口的牌子一對，道：「是了，就是這裏。」

王小克向前望去，只見附近一帶都是兩層高的小型別墅，不遠處才有一幢比較大的別墅。

「會不會是遠處那一幢別墅？」王小克伸手向前一指，問道。

「不知道！」白小妹說道：「過去看看。」

這時夕陽已經西下，天色逐漸暗了。

王小克和白小妹緩緩向前走去。兩人看了幾幢別墅的門牌後，料想最大那幢才是自己要找的地方。

兩人來到那幢大型別墅之前，圍牆上釘着一塊擦得發亮的銅牌子，上面寫着有字。

「小妹，上面寫着甚……甚麼宅？」

「崔宅！」白小妹凝眼一看，低呼了起來：「果然是千萬富翁崔維明！」

「你……你看到報紙，不是說他離奇暴……暴斃了嗎？」王小克訥訥地說，心底下忽然昇起了一種異樣的陰森感覺。

「崔維明雖然死了，可是他還有兒子，」白小妹道：「咱們既然來了，就按鈴看看！」

「且慢！」王小克忽然叫道。

「——」白小妹回頭詫異地望他一眼，道：「你幹甚麼？」

著名學者　薈聚一堂

原來王小克忽然想到：每一次自己要發大財時，到頭來都是圈套一個，不但一場歡喜一場空，而且幾乎釀成殺身之禍。（請參閱拙著「鐵戒指的秘密」和「神奇鋼筆」等。）

這一次，會不會另有蹊蹺？五百元會不會這樣容易賺到手？

王小克緊揑着袋中的玻璃瓶，白小妹見他不回答，又問道：「小鬼子，你究竟在幹什麼？」

「小妹，我……我覺得事情好像並不這樣簡單。」王小克說。

「反正已來到門口，事情簡不簡單，等一下立刻可見分曉，」白小妹道：「這樣子站在人家門口也不是辦法呀！」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說不定只是自己杞人憂天，姓崔的將會很順利地和自己交易。

他伸手過去，正想往門鈴的電掣按下去時，背後傳來一聲喇叭聲。

王小克凜了一然，縮回手來，轉頭望去，只見一架豪華房車急馳而來。

王小克急忙拉了白小妹的手避過一旁，那輛豪華房車在門口停下來，司機探出頭，不斷地按着喇叭。

圍牆的一個隱蔽的擴音喇叭忽然響起來，一個男子的聲音問道：「是誰？」

那司機向着大門叫道：「是錢教授來了！」

「車子泊在外面，」男子的聲音又自擴音喇叭傳來：「請錢教授進來。」

車門打開，一個雙鬢斑白，年紀大約六十多歲相貌異常慈祥的老者踏下車來。

老者托了托金絲眼鏡框，詫異地望着王小克和白小妹，道：「小朋友，你們在這裏幹什麼？」

說着，老者轉身自車內取了一個占士邦型手提箱，向鐵閘走去。

這時，鐵閘已經緩緩地打了開來。

王小克拉了白小妹一把自後跟上去。

忽然，擴音機又響了起來，還是那男子的聲音：「小朋友，你有什麼事？進來幹什麼？」

王小克急忙叫道：「應徵來的！」

「站着別動，我會叫人來接你。」

王小克和白小妹相對望了一眼，站在原地沒有動，心下却是暗暗納罕，對方的防範爲何這般嚴密？

錢教授微笑着向王小克揮了揮手，道：「我先進去了！」

王小克見他笑容可掬，當下也笑着道：「等一下見！」

「小鬼子，他們爲什麼不讓我們進去？」白小妹悄聲問。

「剛才你沒有聽到嗎？他們要派人來接。」

「爲了什麼？他們似乎在防範什麼似的。」

「唔，難道是賊？」王小克道：「最近治安不好，刼案四起——」

他話未說完，一個穿着白衫黑褲的傭人奔了過來，向他們招招手，道：「你們進來。」

王小克隨着他踏上台階向大廳走去。那是一個佈置得十分豪華的大廳，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隨着那男僕向前走着。

男僕將他們領到一道鐵門之前，道：「少爺在裏面接見你。」

這時，王小克發現剛才進來的那個錢教授坐在一張沙發上，於是又向他招了招手。

「進去吧！」傭人向他作了個請的姿勢。

王小克望了那道鐵門一眼，心下暗暗奇怪，他從來不曾見過這樣的鐵門，猶豫了一下，向半啓的鐵門走去。

兩人一踏進房，鐵門便緩緩地關了，王小克向前一望，不由呆了一呆！

坐在流綫型寫字枱之後的，正是那個給了一百元舊書檔老闆的長髮青年！

崔榮生驟然見到王小克和白小妹，也是愕了一然，道：「怎麼會是你們？」

「是……是我們！」王小克赧然一笑道。

「坐！」崔榮生指着一張長沙發。

王小克和白小妹坐了下來，崔榮生問道：「你們是看了廣告來應徵的？」

「是的。」

「你們眞的有那種紅色的書虫？」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好，拿出來看看。」

「先生，我想請問一聲，廣告上說五百元一隻，你——」

崔榮生忽然坐直起身，道：「你們究竟有多少隻那樣的書虫？」

「一隻。」

崔榮生聞言頹然坐了下來，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好，拿出來看看吧。」

王小克道：「先生，我們只是想確定那五百元——」

「放心，只要是紅色的書虫，我會照數付給！」崔榮生道：「立即用現鈔付給你們！」

王小克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個玻璃瓶，走上前去。

崔榮生目光滯呆，但一見了玻璃瓶中那隻紅色書虫，眼眶中忽然精光四射，一手搶了過去叫道：「不錯，正是這種！」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一眼，均是放下心上一塊大石，他們最初還怕所找到的書虫不合條件哩！

「小朋友，你們叫什麼名？」崔榮生倏地抬起了頭，灼灼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和白小妹。

王小克道：「我……我叫王小克，她叫白小妹。」

「唔，很好，你們果然找到了我所要的東西，」崔榮生頓了一頓，又問：「這隻書虫是在什麼地方找到的？」

「在舊書裏。」

「什麼舊書？」

「就是那天在新塡地舊書檔買回來的舊書。」王小克回答。

崔榮生「哦」地一聲，望着玻璃瓶呆呆出怔。

「先生，那五百元——」

崔榮生一怔，急忙打開抽屜，取出一張五百元巨鈔，遞給王小克。

王小克接了過來，說道：「先生，如果我們再找到這種書虫，你……你還買不買？」

崔榮生似乎聽不到他的話，凝視着玻璃瓶。

「先生！」王小克叫他一聲。

「什麼事？」崔榮生抬起頭來，見他們仍然站在面前，揮了揮手，道：「你們走吧！」

「我想問一問，如果我們再找到這種紅色的書虫，你還買不買？」

崔榮生望了王小克一眼，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半响，他才道：「再找這種書虫恐怕找不到了！小朋友！」

「我猜那一定是很罕見的書虫。」王小克說道。

「不錯——」崔榮生忽然若有所悟，道：「小朋友，我得承認你比我幸運，這樣吧，說不定以後你還有機會找到一兩隻，希望你找到之後，立刻送來給我，至於酬金，我將提高爲一千元一隻！」

王小克緊緊揑着那張五百元巨鈔，心中怦然而動，這樣說來，自己乾脆用不着擦鞋，專門去搜捉那種紅色書虫算了。

「你們走吧！」

王小克和白小妹起身正欲離去時，崔榮生枱上的對話機忽然響了起來。

「什麼事？」

「少爺，周探長又來了！」

崔榮生臉色一變，道：「告訴他我很忙，沒空接見他！」

「少爺，周探長說，他是奉了金副局長之命而來的，有重要的事，想要和你商量。」

王小克一聽到「周探長」時，故意放慢了腳步，只聽崔榮生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道：「好吧，我出來見他！」

王小克和白小妹一來到鐵門之前，它自動地打了開來。

兩人一踏出書房，迎面便看到周探長正在和錢教授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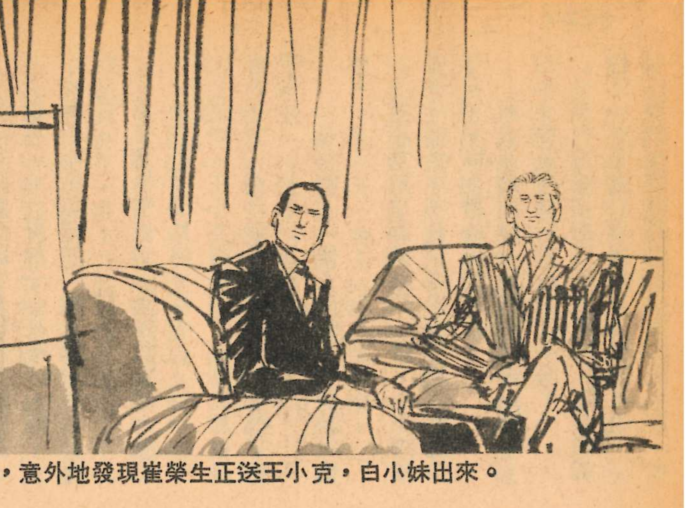
周探長這時剛巧回過頭來，見了王小克，不由大感詫異，道：「小鬼子，你……你怎麼會在這裏？」

王小克向他笑了一笑，道：「爲什麼我不能在這裏？」

這時，崔榮生也自書房中走了出來，向王小克和白小妹揮揮手，道：「你們走吧！」

「崔先生，這兩位我的朋友——」

周探長才說到這裏，崔榮生臉上勃然



周探長正和錢教授談話，偶一回頭，意外地發現崔榮生正送王小克，白小妹出來。

變色，冷電般的眼光向王小克和白小妹望去。

「我有幾句話和你談談，」周探長又道：「等一下順便送他們下去。」

崔榮生無可無不可地聳了聳肩，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道：「好吧，有什麼事快說，我還有事要和錢教授商談。」說着和錢教授打了一個招呼。

「崔先生，令尊的命案——」

「不要再提先父！」崔榮生陡地坐直起身，喝道：「我已經通知了金副局長，先父之死就算是意外死亡，你們不要再來麻煩我了！」

周探長疑惑地望着崔榮生，道：「崔先生，幾個月前，你不是一味假定令尊是被人謀殺並且要求我們徹底偵查的嗎？」

「那是三個月前的事！」

「現在你改變了主意？」

崔榮生冷哼了一聲說道：「不錯。」

「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致使崔先生對令尊的死因改變了看法？」

「那是我們崔家的事。」

周探長取出烟來燃上了，緩緩地噴着烟霧，道：「可是，警方最初既然受命以謀殺案來處理令尊的死，迄今仍然查不到半點眉目，總不成這樣算了！」

崔榮生道：「如果必要的話，我可以向警方銷案。」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

「滿意了嗎？周探長。」崔榮生冷冷地問。

「唔，那是第一件，」周探長彈一彈烟灰，道：「第二件是，聽說崔先生以令尊的名義發出了三十餘張請卡，邀請世界上最傑出的三十餘個著名學者來本市聚會，可有這件事。」

崔榮生點了點頭，道：「是的。」

「我們可以查問一下這次聚會的目的嗎？」周探長問。

崔榮生沉吟了一下，道：「不瞞你說，家父生前發明了一個方程式，但其中還有一點技術性的問題留待求證，他在遺書裏寫道，如果他突然逝世的話，便要用他的名義，邀請世界著名的學者共同鑽研求證，那三十餘個科學家和學者的名字，也是他老人家老早擬定的。」

「請問——我們可以參詳一下那份名單嗎？」周探長問。

「爲什麼？」

「這個——」周探長吸了一口烟，道：「據我們所得的消息，那三十餘名學者和科學家都是當世第一流的人材，如果一齊駕臨本市的話，警方是要負責他們的安全的。」

崔榮生沉吟了半晌，道：「這是金副局長吩咐你來向我說的話？」

「不錯。」

「好吧，名單我過幾天會送給金副局長的，」崔榮生道：「還有其他事嗎？」

「沒有了，」周探長將烟蒂往烟灰盅上一按，站起身來，道：「再見。」

「不送了。」

周探長向王小克使了一個眼色，三人離開了崔榮生的別墅。

上了周探長的車子後，周探長問道：

「小鬼子，你們來這裏幹什麼？」

「應徵。」

「應徵？」

「唔，那個崔先生登了一則廣告，說是徵求書虫，」王小克道：「剛巧我捉一條他所要的那種書虫，於是拿來應徵。」

「賣了多少錢？」

「五百塊。」

「啊！」周探長低呼了一聲，道：「那是怎麼樣的書虫，這樣值錢？」

「遍體紅色，體積比較普通的要大一倍。」

「唔，看來要查查百科全書，看看這種書虫究竟爲什麼這樣值錢。」

「廣告上說，那是用來作實驗的。」

周探長手搭着駕駛盤，雙眼向前望，好像在想着什麼疑難的問題一樣。

「周探長，爲什麼不開車？」

「啊，是，是！」

馬達打着了火，車子怒吼一聲，向下山的路疾馳而去。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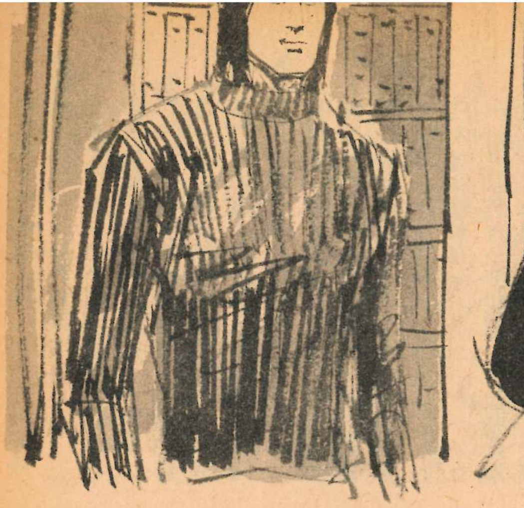
「小鬼子，別找了，」白小妹伸手搶了王小克的舊書，道：「那裏還會有紅色的書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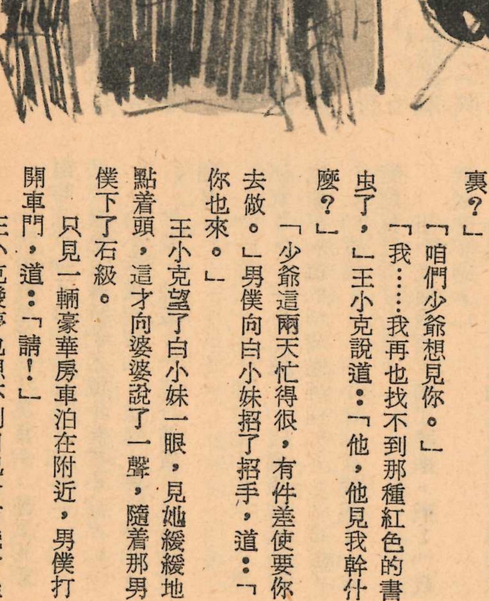
王小克無可奈何地聳着肩，事實上這幾天來，他跑遍了所有的書檔，都找不到那種紅色的書虫。

「今天又不開檔？」白小妹問。

王小克望了放在一旁的擦鞋箱一眼，皺起眉頭，半晌才道：「家裏還有錢，休息幾天再說吧。」

「坐食山崩，你這樣偷懶下去，五百塊用完之後，你怎麼辦！」





「天無絕人之路，我小鬼子財星高照，說不定過兩天，又會天降一條財路。」王小克得意洋洋地道：「咱們不如出去看齣電影吧。」

白小妹搖了搖頭，道：「都是那種打打殺殺的武俠片，有什麼好看。」

王小克正要答話，忽然有個大漢出現在門口，探頭進來，問道：「這裏有個叫王小克的嗎？」

王小克心頭一跳，向那大漢望去，認得正是崔榮生家裏的男僕。

這時，那男僕也見到了王小克，臉上露出喜色，道：「找得我好苦！」

王小克迎了上去，問道：「你怎知道我住在這裏？」

那男僕不由分說，拉着王小克的手，道：「小朋友，快跟我來。」

王小克不禁詫異地問道：「跟你去那裏？」

「咱們少爺想見你。」

「我……我再也找不到那種紅色的書虫了，」王小克說道：「他，他見我幹什麼？」

「少爺這兩天忙得很，有件差使要你去做。」男僕向白小妹招了招手，道：「你也來。」

王小克望了白小妹一眼，見她緩緩地點着頭，這才向婆婆說了一聲，隨着那男僕下了石級。

只見一輛豪華房車泊在附近，男僕打開車門，道：「請！」

王小克發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有機會坐這種豪華房車，猶豫了一下，跨上車去。

這時，忽然有人大聲叫喊道：「小鬼子！」

王小克循着聲音望去，只見阿發手中提着擦鞋箱，向他奔來。

「小鬼子，你們去那裏？」阿發打量了汽車一眼，吹着口哨，道：「嘩，好棒的車子！」

「我們是要去見個人。」王小克道。

那男僕打量了阿發一眼，朝王小克道：「他是誰？」

「我的隣居阿發。」

「阿發，我給你一個工作，你幹不幹？」男僕向阿發道。

「什……什麼工作？」

「又輕鬆又舒適的工作，一個星期可以賺一百五十塊，怎樣？」

阿發吹了一下口哨，急忙點頭，道：「幹！」

「好，那麼上車吧！」

阿發幾疑在夢中，王小克打開車門，道：「上來吧，阿發！」

三人上了車後，男僕駕着車子，往郊區公路駛了過去。

半小時後，車子已經抵達山頂的豪華別墅，只見別墅前的草坪上擺滿了木枱籐椅，不少外國人坐着在喝下午茶。

「怎麼突然間多了這麼多人？」白小妹悄聲問。

王小克沉吟一下，低聲道：「我看是那些自外國請回來的科學家！」

白小妹向那些外國人望去，發現多半是上了年紀，及鬢腳斑白的老者，於是點了點頭，道：「不錯，看他們的樣子也像科學家和學者。」

男僕領着三人來到內廂，一路上，只見不少年紀和他們相差不多，身上穿着白衫黑褲制服的小童，或捧酒杯，或捧點心地忙碌着。

王小克心下一亮，道：「原來這種差使。」

那男僕回過頭來，笑道：「怎麼樣？這種差使不是既輕鬆又舒適嗎？」

王小克漫應了一聲，心底下大不爲然，這種服伺人的差使，輕鬆或很輕鬆，說到「舒適」，却是未必了！

那男僕將他們領到一個房間，房裏有四張嶄新的碌架床，看來是新買的，他指着左側兩張碌架床道：「那兩張已經有人住了。」說着指了指右邊的，接道：「你們睡這兩張。」

白小妹急忙說道：「這……這怎麼行呀？」

「怎麼不行？」

「他……他們是男的，我……我不能和他們睡在一起！」

男僕笑了一笑，道：「你們都是十四五歲的小孩子，打什麼緊？」

「不行！」白小妹說道：「如果不另外替我安排一個房間，這份差使我寧願不幹！」

男僕無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道：「好吧，隣房還沒有人住，裏面只有一張碌架床，就留給你吧！」

王小克在床沿坐了下來，道：「先生，我們的工作就是替那些外國人送送酒，奉奉烟？」

男僕清了清喉嚨，道：「我的名字叫高振飛，你們可以叫我阿高。」

「高大哥。」王小克喚了他一聲。

阿高欣慰地笑了笑，又道：「大致上，你們的工作是收拾洗抹碗碟，打掃地方，不過，每人都要被派去特別服伺一位客人，你們要知道，那些客人全是國際知名的學者，並不會辱沒了你們的身份。」

他略頓一頓，又道：「等一下我有空時，會爲你們介紹服伺的對象，現在最重要的是先安置你們的住所，然後分派制服，以及瞭解一下厨房裏的工作。」

三人向他點着頭。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問我，我樂意爲你們解答，」阿高道：「只要你們努力工作，崔少爺另外有賞，知道嗎？」

三人同時點點頭。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除了工作之外，不許四處亂走，更不許高聲喧嘩，如果犯了規，立即開除！」阿高正色道：「記住了！」

「唔。」王小克答。

「好，隨我來領制服吧。」

不久，三人全身已換上白衫黑褲，竟然十分稱身，看來老早定做妥當的，尺碼全是適合十四五歲的小童穿着。

「好，你們先回房休息一下，我待會兒再來吩咐工作。」阿高道。

「是。」

阿高轉身離去後，王小克將白小妹拉過一旁，低聲問道：「小妹，你覺不覺得這其中有點古怪？」

白小妹愣了一然，問道：「有什麼古怪？」

「那個姓崔的是千萬富翁，他大可請臨時正式傭人來招待這些外國客人，爲什麼要請全是像我們這種年紀的小童？」

白小妹皺起眉頭，也是大惑不解的。半晌，她道：「或許請童工比較便宜呢？」

「一百五十元一個星期的薪水，不算便宜了，」王小克道：「這個價錢甚至可以請第一流的侍者啦。」

「這個——」白小妹仰首問道：「你猜究竟是爲了什麼？」

王小克皺着眉，搖了搖頭，道：「我就是想不通。」

「對了，阿高怎知道我們住在那個木屋區？」白小妹道。

「唔，等一下一定要問問他。」

這時，阿高的聲音出現了：「王小克，你出來！」

王小克應了一聲，踏出房去。

阿高拉着他的手，道：「來，少爺要見你。」

「高大哥，你怎會知道我住在那裏的？」王小克仰起首來，若無其事地問。

「你一定要知道？」

「你肯告訴我最好了。」

「是這樣的，家裏突然多了三十餘個客人，少爺頗感人手不足，一時間很難找到傭人，於是，他忽然想起了你。」

「可是，我沒有告訴崔先生住在那裏啊！」

「咦？那個周探長不是說過，你們是他的朋友嗎？」阿高道：「崔少爺一個電話打給周探長，便知道了。」

王小克「哦」地一聲，暗道：原來如此。

說着走着，兩人來到那道用精鋼鑄成的書房門前，阿高道：「門沒關，少爺在裏面等你。」

崔榮生坐在書枱後面，正在觀看着一些文件，他抬起頭來，見是王小克，急忙說道：「小克，你過來，我有幾句話要問你。」

王小克向他走過去。

「小克，還找不找得到那種書虫？」

崔榮生笑容滿面，精神煥發，和第一次見他時判若兩人。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找不到。」

「唔。」崔榮生淡然應了一聲，倒像王小克的回答，早在他意料之中。

「這份差事你喜不喜歡？」崔榮生又問。

「工錢很高。」王小克答。

崔榮生笑一笑，道：「只要你遵守規矩，好好地服伺服伺客人，工作期滿，我另外還有打賞。」

「崔……先生，請問工作期多少？」

崔榮生仰起了首，想了好一會，才道：「說不定，可能一個月，也可能三四個月。」

王小克心下暗暗計算，就算只有一個月，也能賺六百塊了，那比擦鞋所賺的錢多一倍也不止。

「小克，告訴我，你是怎樣認識周探長的？」崔榮生忽然問。

王小克何等精靈，他聞言立時知道這便是崔榮生召見自己的原因。

如果自己告訴他，認識周探長是因爲許多微妙的關係，同時，自己還替周探長破了不少案，崔榮生說不定會解僱自己，因爲從上一次他們的對話聽來，崔榮生和周探長似乎有了磨擦。

所以，王小克答道：「我以前是擦鞋，周探長拘捕過我幾次，控告我阻街。」

崔榮生的臉色立時鬆弛下來，又問道：「那天他有沒有問及你那種紅色書虫的事？」

王小克暗想謊話已經扯開了，再扯一次，也無所謂，當下搖了搖頭，說道：「沒有。」

「唔，很好，」崔榮生道：「你出去吧，關照你的同伴，好好工作。」

「是。」

王小克剛來到門後，崔榮生又道：「小克，我看你很聰明，這樣吧，我派你做『開普頓』，即是領班，帶領二十個小侍者，週薪二百元，怎麼樣？」

王小克聞言大喜，急忙道：「謝謝你，崔先生！」

崔榮生向他笑了一笑道：「去吧！」

王小克離開了書房，實在掩不住心底下的興奮，連奔帶跑來到了他的房間，白小妹急不及待地問：「小鬼子，崔少爺叫你去幹什麼？」

「升我的官，加我的薪！」王小克得意地說。

「升官？」阿發瞪大了兩隻眼睛。

「現在，我是『開……開什麼頓』了

，即是侍者領班，知道嗎？」

「神氣什麼？」白小妹白了他一眼，道：「還不是一樣要服伺人的！」

阿高在這個時候踏進房來，道：「你們跟我來讓我介紹特別服伺的貴賓。」

三人隨着阿高來到花園，向一張枱子走過去，枱子旁圍坐着四個外國人，阿高向一個半禿着頭的老者鞠了一躬，道：「賓臣先生，讓我介紹閣下的私人侍應生。」說着，回過頭來，指着阿發道：「他叫阿發。」

賓臣凝視了阿發半晌，忽問道：「就是你們中國人所謂『恭喜發財』的發？」

阿高陪笑答道：「正是。」

「很好很好。」

阿發向賓臣鞠了一個躬，竟然說了一句英文：「你好！」

賓臣哈哈笑了起來，道：「聰明的孩子！」

阿高向另一個滿面白鬚的老者道：「哈遜氏先生，這位小女孩叫白小妹。」

「唔，她就是我的侍應生？」哈遜氏望着白小妹，托了托眼鏡說。

「是的，先生。」

「好漂亮的女孩子。」哈遜氏笑着說道。

三人見這幾個外國人態度和藹友善，心頭上一塊大石才放了下來。

王小克向其他兩位貴賓望去，暗想那位才是自己的「主人」？

「請問哈遜氏博士，彼得博士在那兒？」阿高問。

「啊！他好像在房裏。」

「謝謝。」阿高向王小克使了個眼色，對四位貴賓請了個安，轉身走去。

三人跟在背後，王小克問道：「高大哥，我的呢？」

「你的特別貴賓叫彼得博士，是最年輕的一位，他現在在房裏，我帶你去見他。」又向阿發和白小妹道：「賓臣院長住一〇一號房，哈遜氏住一〇二號，都在二樓，記住了。」

白小妹和阿發點了點頭。

「來，小克。」阿高拉着小克的手，向二樓走去。

兩人來到一〇九號房門前，阿高伸手叩了叩門。

然而，沒有回答。

阿高又叩一叩門，半晌，仍然沒有回答。

「彼得博士！」阿高叫道。

「誰？」

「高，博士。」

門打了開來，一個長髮披肩，滿面鬍鬚的青年探頭出來，道：「什麼事？」

「彼得博士，這位是你的私人侍應生，」阿高指着王小克，道：「如果你有什麼吩咐，他——」

阿高的話還未說完，彼得博士已經「彭」地一聲把門關了！

他此舉大出王小克和阿高意料之外，兩人站在門口面面相覷，做聲不得。

「唉！他們這種外國人眞難服伺。」阿高說着嘆了一口氣。

王小克擦了擦鼻子，不由暗暗埋怨起阿高來，那哈遜氏和賓臣平易近人，最好服伺，却分派給白小妹和阿發，而自己的彼得博士，看來不單是個怪人，還難服伺得緊。

「小克，你知道爲什麼我將彼得博士分派給你嗎？」阿高問。

王小克仰首看着他。

「因他是惟一懂說中國話的貴賓。」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剛才一句「高大哥」果然沒有白叫，阿高仍然偏着自己。

這天晚上，崔府舉行了一個自助餐晚會，王小克，白小妹，阿發和十餘位臨時請來的童工，穿插在貴賓間遞酒送烟，忙得不亦樂乎。

崔榮生以主人的身份，熱烈地招待三十二位貴賓，同時，周探長也派了幾個便衣探員守在別墅門口，大概是想保護這三十二名世界上頂尖兒的學者的安全。

餐會完畢之後，王小克以「領班」的身份指揮二十名童工收拾打掃，一直忙到深夜十二時才空下來。

回到房間後，王小克往床上一靠，吁了一口長氣，剛才雖然不用自己親自動手，但跑來跑去指揮號令，也够他疲乏不堪了！

忽然，喚人鈴响了起來，房中六個「侍應生」向裝在牆上的一個鐵盒望去，八個格子中其中「一〇九」的號碼跳起來。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上前按下一個掣，號碼跳下去，他整整衣領，離開房間。

彼得博士的房間是「一〇九」，在二樓左側最後一間，他站在門前猶豫了一會，這才伸手叩門。

這一次，房門立時打了開來，彼得博士向王小克點一點頭，示意叫他進房。

「你會不會聽英文？」彼得博士問。

王小克聽不懂他的英文，訥訥問道：「高……高大哥告訴我你會說中文？」

彼得博士轉用中文道：「你聽不懂英文？」

王小克點點頭。

「好，你小心聽着，明天上午我要用實驗室，你先去替我登記，知道嗎？」

王小克知道實驗室共有兩個，是崔榮生的父親生前所設下的，於是便點點頭。

「還有，我要幾隻蟑螂，你知道什麼叫蟑螂嗎？」彼得博士問。

王小克搖了搖頭。

彼得博士搔着頭，想了很久才道：「對了，蟑螂又叫曱甴，你知道嗎？」

王小克倒知道曱甴這個名辭的，立即點點頭。

「很好，你設法替我捉五六隻來，要大的。」彼得博士說。

王小克不禁皺了皺眉頭，他生平最怕的是蛇，然後是蜈蚣，曱甴。

然而，彼得博士似乎看不到他臉上的難色，揮了揮手，道：「你走吧！」

王小克退了出房，心中暗暗罵了彼得博士幾聲，不知他要曱甴何用。

當王小克來到自己的房間門口時，他已經想到了應付之法，一踏入房，便拍手掌道：「你們都起來，我有話說！」

阿發和其他四個侍應生爬起床來，一齊望着王小克。

「你們聽着，我現在要十隻曱甴，快

假使落後國家為了促使和先進國家科技平衡，只要投個炸彈進來，這三十二名傑出的人材便要遭殃，那時候，人類的科學發展，一定要變到延誤。

王小克一瞥眼，見彼得博士自崔榮生的書房中走出來，臉上泛着悻悻的神色。

他趨上前去，道：「博士，今天下午還要做實驗嗎？」

彼得博士本來低垂着頭，聽了王小克的話，抬起頭來，道：「我不喜歡撒謊的小孩子！」

王小克愕了一然，道：「我……我向你撒過謊麼？」

「可不是嗎？你上午告訴我將一種紅色的書蟲賣給崔先生，可是我剛才問他，他說根本沒有這回事！」

說着，彼得博士逕自向前走去。

王小克急忙自後追上，道：「博士，我沒有騙你，你聽我說！」

彼得博士轉過身來，凝望着王小克，道：「你真的沒有騙我？」

王小克點着頭，道：「不信的話，你可以問問我的朋友白小妹，我和她一齊來的。」

「賣了多少錢。」

「五百塊。」

彼得博士皺起了眉頭，喃喃道：「他為什麼要騙我？為什麼？」

「博士，也許他不想令你知道有那種紅色的書蟲呢？」王小克說。

「不會的，凡是科學愛好者，一旦有了什麼發現和心得，都恨不得早點公諸於世，科學家和學者是最沒有私心的人類，你曉得嗎？」

王小克茫然地搖着頭。

「崔先生故意瞞我，其中一定有原因的。」彼得博士咬了咬唇，道：「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查看世界上有沒有遍體深紅色的書蟲。」

這時，賓臣院長走了過來，拍着彼得的肩膊，道：「博士，崔教授的方程式明天可以公佈了。」

「你怎麼知道？」

「崔先生剛才通知大家的，明天下午三時，在會客室舉行會議。」

「謝謝你通知我。」

賓臣院長望了王小克一眼，道：「這位是你的侍應生？」

「是的。」彼得博士答。

「唔，很聰明的孩子。」

彼得博士拉了王小克的手，道：「來，我有件事和你商量。」

兩人來到「一〇九」號房，彼得博士將門上了閂，正式道：「小朋友，我有個任務給你。」

王小克眼睛一轉，已經猜到那是什麼任務了，不由皺起眉頭來，只聽彼得博士道：「你知道崔先生將那隻紅色書蟲收藏在什麼地方嗎？」

王小克搖了搖頭。

「不知道也不要緊，反正一定會在他的書房之中。」彼得博士道：「你設法進去將牠偷出來——」

「這是不行的！」王小克急忙說道：「我——」

彼得博士不等他說完，便道：「我只是想瞧一瞧而已，瞧够了便物歸原主，這怕什麼？」

「博士，那……那間書房根本就像夾萬一般，而且，崔先生差不多一天廿四小時在裏面，怎麼下手？」王小克說。

「明天下午三時正，有個會議在會客室舉行，你剛才聽到的了？」

王小克點了點頭，心下暗暗叫苦。

「那時候，崔先生絕對不會在書房中，是不是？」

「可是，我……我怎樣進去？」

「這一層由我負責，」彼得博士道：「崔先生每次離開書房時，都要用一把小鎖匙將門上鎖，我們可以利用那剎間的機會！」

王小克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道：「如果被他發覺呢？」

「我們可以做到使他發覺不到，你對自己有信心嗎？」彼得博士挑戰也似地問道。

「可是，這究竟是為了什麼？」王小克不解地問：「那種紅色書蟲到底有什麼稀奇？」

「小朋友，從事科學研究的，那份熱衷的心情你是不會瞭解的，」彼得博士解釋着說：「我研究生物學，因此，只要有一種新的標本出現，我都會不擇手段去得到它，研究它！」

王小克本來想說：少研究一樣紅色書蟲，又會有什麼損失？但一看他臉上那種興奮的表情，將話咽回了。

× × ×

彼得博士望着腕表，神色緊張地道：「兩點四十分，咱們可以出發了。」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跳了起來，忽然有了怯意，然而，彼得博士已經携着他的手離開房間。

這時，客房裏的貴賓都紛紛出來，有的三五一堆聚着在談天，有的獨自一人手持酒杯，望着屋外草坪出怔。

彼得博士一面向熟人打招呼，一面向書房走去。

會客室就在書房隔壁，因此，書房前站了不少人。彼得博士又望了望腕錶，已經是下午二時五十五分了，崔榮生大概便要出來。

果然，書房的鋼門開了，彼得博士向王小克使了一個眼色，王小克立時竄上前去，站在門側。

彼得博士趨上前去，忽然大聲叫道：「崔先生，你看這是什麼？」

崔榮生愕然回顧，只見彼得博士伸手往自己頭上一抓，捉到一隻曱甴！彼得博士笑道：「原來是隻曱甴。」

王小克在那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內，推開門，竄了進去，立時又把門推回原位。

崔榮生這才轉身將門鎖好，道：「謝謝你。」

眾人隨着崔榮生踏進會客室，裏面早已擺了兩張長型方枱，枱上鋪着白布，幾個小侍應正在分佈杯碟茶點。

「各位請坐。」

三十二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學者分別坐了下來，崔榮生自袋中取出一張文件道：「各位，先父的方程式就在這裏。」

他頓了一頓，道：「首先讓我代表先

點替我去捉來！」

眾人聞言面面相覷，均不動作。

「聽到了嗎？我現在立刻要！」

阿發和王小克相熟，問道：「要……要曱甴來幹什麼？」

「那是貴賓吩咐下來的，怎麼？我是領班，你們連我的話也不聽了？」

眾人這才爬起身，其中一個叫劉小福的，咕噥着說道：「這時候去什麼地方找曱甴？」

「廚房裏最多曱甴，你們五個人，一人捉兩隻也就够了。」王小克道：「記住，捉着了用個玻璃瓶裝住，在蓋子上鑿幾個小孔，以防曱甴窒息死去。」

眾人出去了不久，果然捉了十餘隻曱甴回來，王小克見每一隻都肥腴壯大，滿意地點了點頭，吩咐阿發將玻璃瓶放在窗檻下，倒頭便睡。

這一晚倒沒有什麼事發生，翌日清早，喚人鈴又响了起來，眾人爬起身揉眼一看，差不多每間房的貴賓都起了床，急忙爬起身盥洗。

王小克盥洗過後，拿着那瓶盛放曱甴的玻璃瓶來到「一〇九」號房。

拍了好一會的房門，仍然不見彼得博士前來應門。

這時，阿高走了過來，道：「小克，彼得博士在後花園。」

崔家別墅佔地面積大約兩萬多尺，除了前面一塊大草坪闢為花園之外，別墅後面也有一個小花園。

王小克捧着玻璃瓶來到後花園，只見彼得博士蹲在草地上，似乎在搜索着什麼東西的樣子。

王小克踏上前去，道：「早，彼得博士。」

彼得博士回過頭來，一眼瞥見王小克手中的玻璃瓶，臉上露出喜色，道：「唔，你很會辦事！」

「博士，你……你要這些曱甴來幹什麼？」王小克忍不住問。

「研究，」彼得博士笑着回答道：「你知道嗎？我是生物學博士，和昆虫學博士。」

王小克「哦」地一聲，彼得博士拉着他的手臂道：「來，咱們到實驗室去。」

王小克以為他要自己幫手，心下不由發毛，猶豫着。

這次，彼得博士倒是看出了他的心意，笑道：「你怕曱甴？」

王小克由衷地點着頭。

「來吧，我不要你碰牠便是。」

這天上午，王小克和彼得博士待在實驗室中，看他解剖曱甴做實驗，他在旁幫手拿儀器而已。

崔維明的實驗室設備齊全，彼得博士的工作十分順利，經過接觸後，王小克發現他並不難接近，對他不由生了好感。

「你們中國人其實是十分優秀的民族，」彼得博士向王小克說：「好像那位已經逝世的崔維明博士，他是一個很偉大的科學家。」

王小克當然不知道崔維明對科學界的貢獻，但聽到他稱讚中國人，心下也暗暗欣慰。

「據說崔博士發明了一個方程式改造生物的呼吸系統，成功後，人類和一切的動物，不但可以在缺氧的環境下生存，甚至可以在海底，太空生存，而不靠任何氧氣筒。」彼得博士滔滔不絕地說：「小朋友，你可知道這個發明，偉大到什麼程度嗎？」

王小克對生物科學根本一竅不通，但一個人若是缺乏了空氣，過了幾分鐘便會窒息而死這點却是明白的，於是點點頭。

「奇怪的是我們來此已經三天，為什麼崔博士的兒子還不將那個方程式公佈出來。」彼得博士喃喃自語地說道。

在這當兒，王小克自然不能插嘴，因為他對整件事都一無所知。

他只是知道，崔榮生的父親臨死前寫下遺囑，將他發明到一半的方程式，公諸於世，讓世上最傑出的科學家，學者來共同鑽研，使它成功！

彼得博士和其他三十一個貴賓，就是當世最傑出的科學家和學者！

而自己，是支取人家八百元一個月薪水，來作臨時服務員，或者說侍應生的！

「博士，你見過紅色的書虫嗎？」王小克忽然問。

彼得博士愕了一然，道：「你說什麼？紅色的書虫？」

「是的，」王小克向他點點頭，道：「而且體積比普通的大一倍。」

「這個我倒沒見過，」彼得博士喜形於色，道：「小朋友，你見過麼？」

「當然見過。」

「現在呢？在什麼地方？快帶我去看看。」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我已經賣給崔先生了。」

「崔先生，你是指這裏的主人，崔博士的兒子？」彼得博士問。

王小克點着頭。

「唔，那倒要向他借來看看，我用顯微鏡研究過十二種書虫，就是沒有紅色的，可能是一種十分罕有的品種。」

這時，午飯的鈴聲响了，王小克道：「博士，我要出去準備開飯啦。」

彼得博士仰首皺着眉，忽然問：「你所說的紅色，究竟是淺紅還是深紅？」

王小克一呆之下，立時明白他的意思，心中暗暗笑他研究昆蟲入了迷，一面回答：「是深紅的。」

「這就奇了，我從來沒聽說過有紅色的書蟲。」

王小克打開實驗室的門，道：「博士，你也該出來用飯了。」

然而，彼得博士却恍若無聞，仰首皺眉陷入思維。

吃過午飯後，一羣小侍應生聚在一起聊天，其中一個說：「我那個是美國什麼研究院的院長。」

「我那個更厲害，是科學委員會的主席。」另一個說。

「我那個是太空專家，專門設計飛上太空的火箭，好像太陽神火箭，他就有份設計。」

王小克聽着他們的閒談，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看來這三十二名嘉賓中，都是大有來頭的人，怪不得警局的副局長要命周探長派人來暗中保護了。

父向各位致謝不遠千里而來，先父這項發明如果成功的話，人類將會向前邁進一大步，而方程式中許多未曾試驗考證的細節，便有賴於諸位合作和努力了。」

他又道：「我已將那份方程式影印了三十二份，以便各位參閱。」說着自袋中取出一叠紙來，分遞給衆人。

刹那間，會議室裏靜得連一根針掉下地的聲音也可以聽得到，三十二位學者聚精會神咀嚼印証着紙上的一個方程式。

「請各位潛心鑽研，我將會分別接見各位聆聽各位的高見。」崔榮生道：「現在，我想將家父生前所研究的資料介紹各位，讓各位引証一下。」

說話時，阿高已經拉上了窗幔，扭開了一架幻燈機，枱前一張螢幕上立時出現了許多圖型和文字。

那全是崔維明生前的筆記和研究資料，說明在什麼情況之下，人類以及動物缺乏了氧氣而仍然可以生存。許多科學術語和圖解一一映現在螢幕上，也不必細表。

且說王小克竄進了書房後，首先向那張流綫型的書枱走去，他猶豫了一下，打開抽屜尋找着。

抽屜中全是一些金幣銀幣，王小克拿了一枚在掌心秤秤，覺得沉重異常，似乎是眞金，他眼珠一轉，將那枚金幣放入袋中，暗想抽屜裏有百餘枚金幣，少了一枚崔榮生大概不會發覺。

除了金幣和銀幣之外，還有一具放大鏡，和幾本日記，和一些文具，沒有玻璃瓶。

王小克離開書枱，向偌大的書房望去，只見四壁全是書籍，一格一格地堆滿着，沒有地方可以收藏東西。

偶爾一瞥眼，王小克看到書枱左邊的牆壁上懸着一張國畫，他心念一動，緩緩地踏上前去，揭開它一看，果然有具入牆夾萬，不由大喜。

然而，那種驚喜的心情還維持不了幾秒鐘，王小克一顆心又向下沉。

他絕對不是一個開鎖專家，更不用說去打開一具夾萬了！

王小克望着那具夾萬呆呆出怔，他深信那隻紅色書蟲如果在書房之中，就必定收藏在夾萬裏，然而，如果打不開夾萬的話，不等如入寶山空手回嗎？

其實王小克也不敢確定那種「紅色書蟲」會收藏在夾萬中，他憑的全是第六感覺而已，夾萬密不透風，書蟲體積再小，也是需要氧氣的動物，在夾萬之中如何生存？

王小克接着也想到此點，但還是擧起手來，向夾萬的把柄按去。

他握住了把柄，向下一扳，出乎他意料之外，夾萬竟然開了！

王小克再用力向下扳時，根本沒有上鎖，因爲一具裝嵌得如此隱密的夾萬而沒有上鎖，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却不知原來崔維明的書房就是一具「夾萬」，外人要進入其中，可算難比登天，他在牆裏裝了這具小型夾萬，只不過存放一些比較珍貴的東西，夾萬本身沒有鎖的設備。

王小克心頭狂跳，緩緩地將夾萬的門打了開來，最先映現在他眼中的，是一個木架子，排放着十餘枝玻璃試管。

王小克小心翼翼地將那個木架子取了出來，仔細一看，不由嚇了一跳，只見每一枝玻璃試管中，都養着一隻遍體紅色的書蟲！

連迭發生　離奇暴斃

崔榮生竟然收集了十餘隻紅色書虫，實在大出王小克意料之外！

他小心一數，一共有十二枝試管，即是一共有十二隻紅色書虫，牠們在試管裏蠕蠕而動！

王小克定過神來，只見每枝試管都塞着木塞，而木塞上並無小洞。同時，每枝試管上都貼着一張小紙，上面寫着字。

刹那間，王小克也不能想那些書虫沒有通風設備，究竟如何生存，他只是心念電轉地思索着：究竟全部偷出去給彼得博士看個飽呢？抑或只取其中一兩隻？

從那些書虫的體積和顏色看來，牠們根本是一個種類，王小克心裏想：既然全是一樣，那麼偷一隻也就够了。

他小心翼翼地自木架子上抽了一枝試管出來，驀然，「噗！」地一聲，試管頂的木塞跳了出來，王小克心下一凛，手一震，試管脫手向地下掉去！

王小克大吃一驚，急忙伸手去接，然而終是遲了一步，試管還是掉下了地去！

幸好地上鋪着厚厚的地氈，試管並無摔碎，可是拾起來一看，試管中的書虫已經不知去向！

王小克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將木架子放在書枱上，蹲下身去搜索。由於地氈是深藍色的，書虫體積又小，找了半天，仍然找不到牠的踪跡。

王小克急得冷汗潛潛而下，暗思如果失了牠的踪跡，崔榮生誓必暴跳如雷。

又找了十餘分鐘，依然找不到那隻書虫，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站了起身來。

他望着書枱上那十一枝試管，心下暗暗詫異，剛才試管的木塞爲何無緣無故地彈跳出來？莫非裏面空氣太多，把它逼出來的？

他小心翼翼地，又取起另一枝試管，說也奇怪，木塞又「噗」地一聲彈跳起，這一次王小克早有防備，試管仍然牢牢地握在手中，沒有摔下地去。

試管中的書虫蠢蠢欲動，似乎想自內跳出來，王小克急忙拾了木塞，緊緊地將它塞住，這才吁了一口氣。

他用姆指緊緊地按住木塞，將木架子和那枝空試管放回夾萬之中，暗思會議也該結束，匆忙跑到那道鋼門之後等候着。

不久，鋼門外傳來開啓聲，他按照計劃，將身子緊緊貼在門後，當門一打開時，便伺機逃出去。

崔榮生剛將書房門打開，彼得博士便自後追上來，道：「崔先生，我有幾句話和你談談，可以進去麼？」

崔榮生沉吟了一下道：「進來吧！」

彼得博士身材高大，右手伸過去搭住崔榮生的肩膊，狀似親熱，其實這是他和王小克串通的計劃之一。

彼得博士擁着崔榮生入房，一面道：「剛才那些資料給我一個很大的啓示！」

王小克自旁竄了出來，閃身出房，由於彼得博士遮擋着他，因此，崔榮生並沒有見到。

王小克一離開書房，立時向二樓奔去，來到了彼得博士所居住的「一零九」號室。

不久，門輕叩着，彼得博士的聲音自外傳來：「是我！」

王小克趨上前打開房門，彼得博士急不及待地問道：「怎麼樣？」

「得手了！」

彼得博士大喜，道：「在那裏？」

王小克的手自袋中抽了出來，姆指仍然緊緊地按在木塞上。

彼得博士伸手來接，王小克急忙道：「小心了，那木塞會自動跳起來的！」

彼得博士愣了一然，照王小克的樣子，先按住了木塞，然後才把試管接過去，他瞥了試管上那張小紙的字一眼，喃喃道：「力學虫？」

「什麼叫做力學虫？」王小克詫異地問。

彼得博士一面端詳着試管裏的紅色書虫，一面答道：「我也不知道。」

隔了半晌，彼得博士道：「咱們到實驗室去！」

「幹什麼？你不是想解剖牠吧？」

「不，這種紅色書虫果然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拿到實驗室去用顯微鏡看看，那會比較清楚些。」

王小克本來想勸他不要到實驗室去，因爲說不定崔榮生此時也發現失去了一隻紅色書虫，查起上來便要露出馬脚，可是，彼得博士已經開門出去了！

王小克急忙自後跟去。

「博士！」他叫了彼得博士一聲。

「什麼事？」

「我……我……」王小克囁嚅着說道：「剛才我不小心摔了一枝試管，不見了一隻書虫。」

「哦？你怎麼這樣不小心？」彼得博士問：「原來崔先生不止有一隻這樣的書虫？」

「一共有十二隻。」

「爲什麼不把牠們全帶出來給我看看？」彼得博士不悅地問。

「我……我見牠們的樣子都差不多，所以——」王小克說到這裏，忽然看見書房的門打了開來，崔榮生披頭散髮衝了出來。

彼得博士急忙將試管藏到上裝袋中，不過姆指仍然按在木塞上。

崔榮生像發了瘋一樣，衝出大廳，向車房而去，不久，外面傳來汽車馬達怒吼聲，崔榮生駕着他的豪華跑車向外疾衝了出去。

王小克和彼得博士均是大出意料外，彼得博士呆呆地問：「他要那到裏去？」

這時，阿高自內廂奔了出來，見主人絕塵而去，低呼了起來，道：「少爺的車子開得那樣快幹什麼，那是危險的啊！」

阿高奔了出去，然而，崔榮生的車子已經失了所踪。

他滿面疑惑之色，回到廳中，向彼得博士問道：「博士，你知道少爺在幹什麼嗎？」

彼得博士王小克對望了一眼，聳着肩，道：「對不起，我不知道。」

阿高一面搖頭嘆氣，一面走了開去。白小妹和阿發也自內出來，朝王小克問道：「小鬼子，剛才發生什麼事？」

王小克望了彼得博士一眼，道：「不知道。」

「來，咱們到實驗室去吧！」彼得博士拉王小克一下，逕自向實驗室走去。

王小克和白小妹打了個招呼，自後跟上。

兩人進了實驗室後，彼得博士將門閂上了，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個試管，先用膠紙把木塞連着試管黏住了，然後放到顯微鏡下。

王小克在旁站着，心下隱隱不安，他早知崔榮生發覺失去了一隻書虫後會暴跳如雷，却想不到程度這般嚴重。

崔榮生駕着車子到什麼地方去？瞧他剛才那副如瘋似癲的神情，王小克心下凛然，暗自歉疚。

彼得博士聚精匯神地觀察着試管裏的紅色書虫，良久沒有出聲。

王小克拉了張高櫈坐下來，看到彼得博士那副着迷的樣子，輕輕地搖搖頭。

不久，彼得博士站直起身，道：「原來也沒有什麼稀奇，和普通的書虫一樣，只是顏色不同而已。」

「博士，咱們最好儘快將它送回崔先生的書房去，否則不好意思。」

「唔，」彼得博士點着頭，道：「這樣吧，等一下他回來後，我們再重施故技，把它送回去。」

王小克心下稍安，和彼得博士離開實驗室，不過，他總是覺得那種紅色書虫並不如彼得博士所說的簡單，倘若那眞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書虫，崔榮生何必重金徵求？還珍而重之地把它放在夾萬之中。

王小克將手挿在袋中，向別墅外的草坪走去，忽然發覺袋中有一枚硬物，取出來一看，正是剛才自崔榮生書房中偷出來的金幣！

王小克望了金幣一眼，心中陡地一動，剛才崔榮生的衝動不是爲了紅色書虫，而是爲了這枚金幣！

然而，王小克又搖了搖頭，抽屜裏有那麼多金幣，他總不成天天去數它！

毫無疑問，崔榮生是因爲發現失去兩隻紅色書虫，才會那樣緊張的！

崔榮生去了那裏？王小克坐到草地上，望着別墅前的馬路，希望看到他的車子出現。

然而，牛奶公司供應伙食的餐車，超級市場送貨的貨車，洗染公司來取床單衣物去洗的車子不斷來到，就是看不到崔榮生的跑車。

暗自計算一下，崔榮生離家已經三個多小時了，天色也逐漸暗了下來，莫非他車子開得太快失了事？

像崔榮生剛才開車離去的速度，在路上失事撞車並非奇事，王小克一想到如果崔榮生失事都是因爲自己而起時，心下更是焦急。

阿高也自內出來，喃喃地道：「少爺爲什麼還不回來。」

「會不會車子失事？」王小克在問。

阿高搖着頭，道：「少爺三年前參加過國際大賽車，名次在十名以內，以他的技術，是絕對不可能失事的。」

王小克聞言心裏稍安，然而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仍然不見崔榮生回來。

阿發的聲音忽然自背後傳來：「小鬼子，開飯啦！」

王小克望了阿高一眼，道：「高大哥，進去吃飯再說吧！」

阿高對崔榮生忠心耿耿，這時那裏還有心機吃飯，向王小克搖了搖頭，說道：「你們去服伺貴賓吧，我在這裏等少爺回來。」

王小克進入大廳，只見飯廳裏，人頭攢動，聲音喧嘩，數十位學者貴賓已在用膳。

白小妹奔了過來，道：「你這個侍應領班算是幹什麼的，這裏的事你全不理，若不是有我在替你頂檔，這餐飯怎開得出來？」

王小克赧然一笑道：「多謝你啦！」

「快過來吃飯吧！」

王小克向前望去，詫異道：「咦？彼得博士沒有下來？」

「我叫人去催過幾次，他把門緊緊地關着，理也不理眞是怪人！」白小妹說。

王小克心下一動，急忙向二樓奔了上去。

「喂，小鬼子，你幹什麼？」白小妹叫道。

「你再替我頂一陣，我立刻下來。」

王小克飛快地奔上梯級，來到彼得博士的門前。

他伸手叩了叩門，道：「博士，是我，王小克！」

門霍然打了開來，彼得博士頭髮蓬鬆，滿頭大汗，一見了王小克，立刻把他拉進房中，將門上了閂，道：「不得了，不得了！」

王小克向房中望去，只見那些傢俬雜物，還有書架上的許多書籍，都凌亂不堪，散佈在地上。

「什麼回事？」

「那……那隻書虫不見了！」

王小克心中一跳，急忙道：「怎麼會的？」

彼得博士撥了撥頭髮，道：「我以為木塞用膠紙黏着可以萬無一失，於是將它放在抽屜中，打算等一下崔先生回來後便設法交回給他，怎料一轉眼間，打開抽屜，木塞已經彈出來，試管裏空空如也！」

王小克暗叫了一聲苦。

「你……你說咱們應該怎辦？」彼得博士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在房間裏團團轉。

王小克心中也亂得很，刹那間那裏有主意？半晌才道：「算了吧，反正崔先生又不知道是咱們偷的。」

「話是這樣說，可是我們心底下那裏過意得去？」彼得博士道：「我房間裏全搜遍了，甚至拉起地氈，仍然沒有紅色書虫的影子。」

王小克緘默着，早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當初眞不該答應彼得博士去偷那種紅色書虫。

彼得博士忽然停下步來，喃喃地道：「試管上面的木塞用膠紙牢牢地黏着，無緣無故，為什麼會彈出來，眞是奇怪！」

王小克早已覺得試管的書虫自動會跳起來有古怪，彼得博士一提，更覺那種紅色書虫必定有着蹊蹺！

「篤，篤，篤！」門忽然的响起來。

「誰？」彼得博士問。

沒有人回答，門又响了起來。

彼得博士趨上前將門打開，出現在門口的竟然是崔榮生！

崔榮生的出現不但大出彼得博士意料之外，王小克更是大感愕然。

只見崔榮生臉上罩着一層寒霜，冷冷地望了兩人一眼道：「我可以進來嗎？」

彼得博士向他赧然一笑，道：「請……請進……。」

崔榮生踏進房時，兩道冷電般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直把王小克望得心中發毛，心頭亂跳。

「你——這個玩笑開得不小啊！」

王小克訥訥地說不出話來，只是困窘地笑着。

「崔先生，不關他的事，完全是我的主意，」彼得博士忙為王小克開脫，道：「不過，我也只是出於一片好奇，像我們這種研究生物的人，一但聽聞有稀罕的標本出現，當然是——」

崔榮生不等他說下去，揮了揮手，說道：「博士，不用說了，」又向王小克道：「小朋友，你知道剛才你險險闖出大禍嗎？」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地跳着，已經不會答話。

「博士，其實再過幾天，我將會單獨和你研究那種紅色書虫，你何必急不及待呢？」

「我只能說——對不起。」彼得博士歉笑着說：「幸好只失了兩隻。」

「博士，這次我奉先父遺囑之命請你們來此，原因並不如你們所想像的簡單，記着，在這裏所即將發生的事，必定會震驚整個世界！」崔榮生正色說道：「而你們剛才那種愚笨的舉動，差點破壞了整個完滿的計劃！」

他頓了一頓，又道：「這其中原因，我會慢慢向你們解釋，現在，我只是想鄭重地告訴你們一件事，不要再去碰那些紅色書虫，牠們絕對不能減少一隻，知道嗎？不能減少任何一隻！」

「可是……可是我們已經失了兩隻。」彼得博士道。

崔榮生淡淡地一笑，道：「放心，現在已經物歸原主了。」

彼得博士和王小克對望了一眼，均是大感詫異，體積如塵的書虫，竟然自己會爬回舊主人的手上不成？

「博士，本來你是輪在第十二位被我單獨邀請一塊研究那紅色書虫的，現在，我特把你提前第三位，」崔榮生道：「我接見了賓臣院長和哈遜氏博士後，立刻接見你，你好好地準備吧，說不定你將會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整個地球上最傑出，最偉大的一個人！」

崔榮生離去後，彼得博士咀嚼着他的話，不由覺得莫名其妙，朝着王小克道：「你聽到他剛才說些什麼嗎？」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他說要使我成為地球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最傑出，最偉大的人，」彼得博士喃喃地道：「究竟是什麼人？」

王小克聳了聳肩，自從踏進「崔氏別墅」後，所發生的一件事，他都摸不着頭腦。

本來，以王小克的好奇心，他是會試圖去查探一下眞相的，好像為什麼崔榮生只請童工，紅色書虫究竟有什麼價值！請這許多專家來的眞正目的，以及崔榮生阻止周探長繼續偵查崔老先生之死，崔榮生剛才開車到什麼地方，他又由何得知紅色書虫是自己所偷等等。

然而，王小克覺得這也許和科學有關，自己對科學根本一竅不通，就算去查探，也得不到令自己可以瞭解的答案。

同時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自己現在是崔家僱員，八百元一個月的薪水，幾乎等於寫字樓主任級的薪水了，這份工作可要特別珍重，萬一崔先生覺得自己多事而開除自己，豈不糟糕？

這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輾轉不能入眠，偶爾仰首一看，發現阿發並不在碌架床上。

剛才又沒有人按喚人鈴，阿發去了那裏？

王小克爬起身來，向隣床的林毛毛問道：「阿林，看到阿發嗎？」

「他沒進過房。」

「奇怪，這樣晚了，阿發去了那裏？」王小克口中喃喃地道：「就算去厠所，也不用這樣久啊！」

正思疑間，阿發推門進來。

「阿發，你去那裏？」王小克問。

阿發嘆了一口氣，道：「唉，賓臣院長今晚要和崔老闆研究什麼東西，叫我幫他的忙。」

「你幫得了什麼忙？」王小克冷笑一聲。

「送烟端茶，收拾收拾倒是做得來吧？」阿發一邊向碌架床的上格爬去，一邊道：「可是崔老闆把我趕了出來！」

「他們在什麼地方研究？」

「在房裏。」

王小克聞言一呆，研究科學不在實驗室裏而在書房，倒是異常別緻。

「他們研究些什麼？」王小克好奇地問。

「我怎知道，全是一叠一叠的文件，番鬼佬文，我看不懂。」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他一直想不通為什麼崔榮生要聘請這許多臨時童工，經阿發一提，不由這樣想：「對啊！十三四歲的小孩子，怎看得懂他們的文件？既然看不懂，那麼，他們研究這些什麼，秘密也不會洩漏出去了！」

同時，王小克相信崔榮生和那些貴賓交談的，用的也必是英文，二十餘名臨時童工，全是貧苦人家的兒女，接受的教育不多，更加聽不懂了！

不論他們從事什麼研究和實驗，內容都不會洩漏出去這便是聘請童工的理由！

然而，崔榮生到底有什麼秘密研究要瞞着公衆？王小克猜不透。

他想着想着，睡了過去。

翌日一早，房中鈴聲大作，衆人爬起身一看，才六時多，平日，阿高都在七時左右叫他們起床準備早餐，而三十二名學者中，也沒有一個在八時以前醒來的。

王小克身為「領班」，自然動作加快，不一會已經換上了制服，開門出去。

只見阿發神色慌張，向傭人宿舍這邊奔來，見了王小克，叫道：「快叫他們起身，別墅裏發生了事故！」

「什麼事故？」王小克一面扣着鈕，一面問。

「有人死了！」

王小克心下一凛，也不及細問是誰死了，轉身拉門，把五間房的童工都喚醒。

出得大廳，警車的「嗚嗚」聲已自遠處傳來。

崔榮生頭髮披散，搓着手在廳中踱來踱去，臉上泛着又驚又急的神色。

王小克向前一望，只見書房鋼門半開着，隱約看到有個人伏在書枱之上。

這時，那陣「嗚嗚」聲在別墅門口停了下來，原來是一架救傷車，車門一打開，幾個穿着制服的救傷人員跳下車來。

跟在救傷車後面的，是周探長和警官的車子，他們也自後跟上來。

那幾個救傷人員一出現，崔榮生便道：「你們進來！」說着領先向書房走去。

未幾，救傷人員自書房裏扶出一個人來，正是賓臣院長！

當救傷車馳去時，周探長問道：「崔先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賓臣院長本來正在和我研究先父遺下來的方程式，」崔榮生已經鎮定下來，有條不紊地道：「忽然『咚』地一聲，伏在木枱上，死了！」

「你怎知道他死了？」周探長用疑惑的口吻問。

「我……我探過他的鼻息，他沒有了呼吸。」崔榮生說。

「唔，我可以進入書房看看嗎？」周探長問。

「當然可以。」

周探長和陳警官進入書房一會，走了出來，道：「崔先生，我們會調查一下賓臣先生到底是怎樣死的。」

崔榮生聞言臉色一變，道：「你在懷疑我？」

「不，一切有驗屍報告作証。」

「他是死於意外的。」

「我已經說過，只有看過驗屍報告後才能作準。」周探長說。

「那好得很，」崔榮生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周探長，我要休息了，如果你們還要調查什麼請自便，恕不奉陪！」

說着，崔榮生逕自回房休息。

周探長一眼瞥見王小克，向他走了過來，道：「小鬼子，事情到底是怎樣發生的？」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我不知道，我們都在睡覺。」

周探長向陳警官使了一個眼色，道：「咱們走吧！」

「是！」

× × ×

「周探長，請問有什麼請教？」崔榮生冷冷地說：「我很忙。」

周探長淡淡一笑，擦了擦鼻子，道：

「沒什麼，我只是想來通知你一聲，賓臣院長的驗屍報告出來了。」

「哦？死因是什麼？」

「實不相瞞，和令尊的死一樣，好像是自然而死的，」周探長凝望着崔榮生，道：「這一次，崔先生不會說是有人謀殺他的吧？」

崔榮生臉色一變，道：「周探長，我沒有時間和閒情和你談笑。」

周探長試探着問：「崔先生，我可以看一看令尊留下來的方程式嗎？」

「當然可以，」崔榮生說着自袋中取出一張文件，向前遞去，說道：「這就是了。」

周探長伸手接了過來，道：「我可以留下它嗎？」

「隨便。」

「好，那我不打擾你了。」

「慢走，不送。」

經過草坪的時候，周探長看到了王小克在淋花，向他走過去打了個招呼，道：「小鬼子，想不到你轉行了！」

「暫時性而已，」王小克笑了笑道：「他們的聚會結束後，我還是要回去做老本行。」

周探長向四周望了一眼，見沒有人注意他，於是悄聲在王小克耳畔道：「小鬼子，我要你帮一個忙，你肯不肯？」

「什麼忙？」

「我覺得崔榮生那小子有點邪門，可是又不能好好查他一查，你既然在這裏工作，替我留意一下好不好？」

「這個——」王小克皺起了眉頭，道：「恐怕很難，我是他的職員啊！」

「小鬼子，咱們是老搭檔，而且，你不是一直嚮往着做偵探嗎？這便是你的機會了！」

「好，如果我查到了什麼，你有什麼獎勵？」王小克問。

「你說呢？」

「照私家偵探費，減收一半吧！」

「好小子，敲我竹槓！」周探長笑着在他頭上一敲，道：「總之我是不會虧待你的！」

「周探長，照我看，你和那位崔先生似乎不和到底爲什麼？」王小克忽然問。

周探長呆了一呆良久答不出話來。

事實上，周探長也覺得自己看崔榮生不順眼，其中究竟爲什麼，並未細想，經王小克一提之後，忽然想起其中的原因。

在警署裏面，周探長本來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崇高地位，連林局長對他也客客氣氣的，可是，崔維明一死，金副局長忽然出現了，跟着，崔榮生還憑着自己的財勢，向警方下壓力偵查崔維明的死因！

周探長的職位既然比金副局長低，當然要聽他的命令，而周探長又知道，金副局長和崔家是很熟的。

偵查辦案本來是周探長的職責，但崔榮生用那種「以大壓小」的手段，却使周探長暗暗地不服氣，至於崔榮生後來的出爾反爾，竟然阻止他繼續追查乃父的死因一事，周探長更是暗暗不滿！

他心底下暗想：我堂堂探長豈是你區區後生小子召之卽來，揮之卽去的？

上頭雖然沒有指令他繼續偵查崔維明的死因，但周探長已懷疑崔維明之死，可能和其子崔榮生有關係，暗暗下了決心，要查個水落石出。

所以，他對崔家所發生的事，都留上心！並且要求「小鬼子」王小克的協助。

王小克終於答應了他，道：「如果我有什麼可疑的發現，會打電話給你。」

「全靠你了，小鬼子。」周探長和王小克揮了揮手，向他的車子走去。

這一天晚上，王小克睡到半夜，忽然被房外一陣喧嘩聲吵醒，爬起身來望了望腕錶，已經是凌晨四時多。

「小鬼子，外面發生了什麼事？」阿發也爬起床來，詫異地問。

王小克搖了搖頭，其他的童工也爬了起床，開門出去觀看究竟。

不久，林毛毛神色張惶地跑進房來，道：「又死了人啦！」

王小克心下一凜，急忙問道：「是誰死了？」

「哈遜氏博士！」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哈遜氏正是白小妹服伺的，問道：「怎樣死的？」

「不知道，」林毛毛搖着頭，道：「外面有許多警察，還有十字車。」

王小克披起外衣，奔出房去。

只見周探長和崔榮生在說話，白小妹徬徨無主地站在一旁，急忙奔上前去，道：「小妹，哈遜氏博士是怎樣死了的？」

「我……我不知道，」白小妹道：「我睡到一半，他忽然按鈴叫我，等我去到他的房中時，他已經死了。」

這時，幾個救護人員自哈遜氏博士的房抬出他的屍體來，只見他面上肌肉抽搐扭曲，死前顯然異常痛苦。

白小妹猶有餘悸，緊緊地抓住王小克

周探長與崔榮生在談話，救護人員抬着哈遜氏的屍體出來，白小妹驚震得緊緊抓住王小克的手臂。

的臂彎，急促地喘着氣。

「不要怕，」王小克安慰着她：「周探長來了，不關你的事。」

「可是……可是他死得……死得好恐怖！」

許多貴賓也被聲浪吵醒了，紛紛離房出現，彼得博士向王小克走了過來，道：「又發生了什麼事？」

「哈遜氏博士突然暴斃了！」

「哦？」彼得博士臉色一變，喃喃地道：「他被排定今晚和崔先生研究那個方程式的啊！」

王小克心中一動，又是那個方程式！

第一個單獨和崔榮生研究方程式的賓臣院長死了，第二個是哈遜氏博士——他也死了！

一個死在崔榮生的書房，死得很安詳，檢不到有什麼可疑的死因，一個死在自己的寢室中，却死得恐怖非常，雖然兩人的死法不同，但顯然地，都爲了那個催命的方程式！

王小克忽然想起，崔榮生提前接見彼得博士——他排第三個！

彼得博士會不會像賓臣院長和哈遜氏博士，一樣死於非命？想到這裏，王小克不由向彼得博士望去。

彼得博士可能也想到這一點，只見他臉色變幻不定，望着被抬出的哈遜氏博士屍身呆呆出怔。

崔榮生向圍攏在一堆的貴賓道：「對不起，這裏沒有事了，請大家先回房安寢吧！」

然而，除了三兩個轉身回房之外，多半的人仍然圍在一起竊竊私議。

賓臣院長的死有可能是出於意外，但哈遜氏博士的死，難道也是意外不成？

每個人的心底下都存着一個疑問，一個暫時得不到解答的疑問。

周探長在哈遜氏博士的寢室巡視了一遍，率着手下離去了。

這時，大廳上只剩下崔榮生，王小克，彼得博士和白小妹四人，其他的人都陸續回房休息。

崔榮生緊皺着雙眉，顯然地，他也爲哈遜氏博士的死困擾着。

彼得博士向崔榮生走了過去，低聲問：「崔先生，博士怎樣死的？」

崔榮生緩緩地抬起頭來，只見他雙眼佈滿了紅絲，神情頹喪，沙啞着聲音道：「我……怎麼知道？」

「今天晚上，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單獨研究那個方程式的嗎？」

崔榮生點點頭，聲音艱澀，道：「是的，四時左右，他便離開我的書房回房安寢，怎知……怎知……」說到後來，聲音微顫，已經接不下去。

彼得博士一雙深邃的眼睛凝視着崔榮生，良久，才問：「在他離開書房時，有沒有什麼異狀？」

「沒有，」崔榮生搖着頭，道：「他還約了我翌日和他打高爾夫球。」

「哈遜氏博士是火箭動力專家，他和那個方程式有什麼關係？」彼得博士又問：「你爲什麼召他單獨研究，而且排在第二位？」

崔榮生緩緩地抬起頭，訥訥答不出話

來。

「爲什麼？」

崔榮生聳着肩，唇邊泛出一絲苦笑，道：「家父也是火箭動力專家，留下了一點資料，我拿出來和他參詳參詳而已。」

「哦，原來今天晚上你們不是研究那個方程式的。」彼得博士道。

崔榮生點了點頭，道：「晚了，明天見。」說着轉身向書房走去。

「崔先生，我們明天晚上的約會，怎樣？」

崔榮生又回過頭來，凝視着彼得博士，道：「你——怕不怕？」

「怕什麼？」

崔榮生道：「怕會有像他們一樣的結局？」

「笑話，我們是科學篤信者，」彼得博士漫不在乎地笑了一笑，道：「可不是鬼神論者。」

「好，那麼照預定的時間。」

「晚安。」

彼得博士回過頭來，向王小克道：「回房休息吧，天就快亮了，你們還有許多工作。」

王小克和他道了晚安，陪着白小妹來到她的房門之前，停下步來。

「小鬼子，我怕！」

「怕什麼？怕鬼？」

「這……這裏兩日之內死了兩個人，一定有鬼！」白小妹微顫着聲音說。

王小克早已覺得這「崔家別墅」有蹊蹺，經白小妹一說，也是心下忡忡，但爲了表示自己是男子漢大丈夫！安慰着白小妹，道：「不怕的，別墅裏住了五六十人，再猛的鬼，也不敢來惹人的。」

「可是他……他們爲什麼突然間會死的？」

王小克訥訥地答不出話來，若說賓臣院長和哈遜氏的死全是意外，豈不太巧合了一點？

「小鬼子，你……你今晚陪我睡好不好？」

王小克心中一動，道：「陪……陪你睡？」

白小妹發現他眼光有異，雙頰一紅，道：「你睡地上。」

王小克笑了一笑，道：「萬一晚上眞是有鬼出現，那怎麼辦？還是大家睡在一起安全。」

「別嚇人！」白小妹啐了他一口，嗔道：「天就快亮了。」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好吧，如果眞有鬼怪出現而我來不及救你，不可要怪我！」

「死鬼子，專門嚇人！」白小妹說着頓了頓脚。

王小克瞥見她粉頰緋紅，更是嬌美不可方物，心中着實酥了一酥。

翌日一早，王小克和白小妹起身幹活，直到吃過中飯之後才得喘息，周探長也在這個時候來了。

崔榮生將他迎入了書房之中，十五分鐘後，周探長才自書房出來，匆匆忙忙地走了。

彼得博士見周探長離去，上前問道：「崔先生，哈遜氏博士的死因是什麼？」

「心臟病猝發。」崔榮生答。

「原來哈遜氏博士患有心臟病？」

崔榮生點了點頭，態度顯得很輕鬆，眼眶裏的紅絲消失了，神情煥發，和昨天晚上簡直判若兩人。

「這樣說來，哈遜氏博士是死於意外的了？」彼得博士道。

「不錯，是死於意外，和任何人無關，哈哈。」崔榮生說着打了一個哈哈。

「崔先生，就算哈遜氏博士是死於心臟病猝發，和任何人無關，你似乎也不該顯得這樣高興的，」彼得博士正色道：「他畢竟是你的貴賓！」

「噢！是的，是的，」崔榮生急忙收斂起笑容，道：「我只不過爲無人被牽涉在內而欣慰而已，試想想，如果哈遜氏博士的死和我，或者你們中任何一人有關的話，我們的聚會，便有可能被警方中途截止了。」

彼得博士緩緩地點着頭，說道：「咱們的約會，何必等到今晚，不如提前在下午吧？」

「不，不，」崔榮生搖着頭，道：「還是晚上好，而且，我還有許多事要做，今天下午沒空。」

彼得博士無可奈何地聳聳肩，向屋外的花園走去。

兩人的對話都被站在附近不遠處的王小克聽在耳中，他待崔榮生轉身踏進書房，急忙向外追了出去。

彼得博士聽到急驟脚步聲，回頭一望，見是王小克，問道：「什麼事？」

「博士，你們剛才的話我都聽到。」

「那又怎樣？」

「原來，哈遜氏博士是心臟病猝發死的。」

「唔，」彼得博士神色黯然，道：「他是第一流的人材。」

「博士，你——你有沒有心臟病？」王小克忽然仰首問。

彼得博士呆了一呆道：「幹什麼？」

「沒什麼，我只是担心你今晚的安危而已！」王小克說。

彼得博士啞然失笑，道：「放心，我不但沒有心臟病，而且身體健康，曾在墨西哥世運會奪取過田徑銀牌獎。」

王小克聞言心下稍安，但忍不住又問：「眞的一點毛病也沒有？」

「當然，我們美國人和中國人不同，每年至少到醫生那裏作全身檢查一次，如果有什麼毛病，醫生老早指出來了。」

「博士，你最近一次的體格檢查是在什麼時候進行的？」

「你怎麼了？爲什麼一直圍繞住這個問題？」彼得博士詫異地問。

王小克道：「博士，你還沒有回答我問的問題。」

「好吧，我告訴你，最近一次的體格檢查就在兩個星期之前，」彼得博士道：「也就是我來這裏的前兩天。」

「醫生怎麼說？」

「好極了，醫生說，我的體格簡直是無懈可擊，如果今年去參加慕尼克世運會的話恐怕要拿金牌！」彼得博士笑着說。

「博士，你……你今晚，還是小心一些好。」

「你在替我担心？」

王小克點了點頭。

彼得博士摸了摸他的頭，笑道：「你們中國人的感情眞豐富，謝謝你啦！」

彼得博士搭着王小克的肩膊，向前面的草坪走去，這時已經是下午三時多，陽光熾熱，王小克這一個多星期來，已經從彼得博士口中得知多晒陽光有益，雖是背上生汗，也不以爲意。

兩人在草坪上躺了下來，彼得博士道：「阿王，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帶你到美國去一趟好不好？」

「眞的？」王小克差點跳起身來，道：「太好了，太好了！」

「你喜歡美國？」

「我喜歡環遊世界！」王小克喜形於色，道：「幾個月前，我才自日本回來，聽說美國比日本更好玩，是不是？」

彼得博士笑吟吟地望定了他，道：「好玩的地方是不少但不一定會適合你。」

「我聽人說過，美國有一個賭城，叫作……叫作什麼拉死維加死的是不是？」

彼得博士點了點頭，更正他道：「是拉斯維加斯。」

「如果能有機會進去賭它一賭，贏它幾萬塊美金回來，豈不妙極！」

彼得博士淡淡地笑着，道：「眞是小孩子，賭場裏的錢是這樣容易贏的嗎？」

王小克回心一想，倘若沒有岑浩的神眼（詳情請參閱拙作小鬼子傳奇故事之三『神眼』。）想在賭場大贏特贏，倒眞不是易事，況且，自己有賭本嗎？」

「阿王，等會議結束後，我帶你去吧，」彼得博士雙眼望着遠方，道：「我的家就在拉斯維加斯，那是一幢比這裏小一點的別墅，建在半山，環境倒很好。」

「太好了！」王小克跳起身來，道：「你們的會議什麼時候結束？」

「不知道，但相信這個月底便行。」

彼得博士和王小克的年紀大約相差十五六歲，但兩人一見如故，已經成爲了好朋友，王小克一想到可以到「黃金國」遊覽觀光，不由心癢難搔，但願會議早日結束。

兩人躺在草地上，彼得博士向王小克介紹了一點美國的風土人情，王小克聽得津津有味，時間不知不覺地過去了。

彼得博士忽然望一望腕錶，道：「時間晚啦，我的侍者領班，你不該再偷懶下去了吧？快去指揮安排晚餐，我的肚子有點餓了！」

王小克心情開朗，吹着口哨走去。

晚餐過後，部份貴賓在客廳喝酒聊天，一部份到外面草坪納凉，另一部份出外尋歡作樂去了。王小克指揮十餘個童工收拾妥當後，見彼得博士不在廳中，料想必定在房裏，當下上了二樓，來到「一零九」號室前。

他輕輕叩了一下門，道：「博士，你在麼？」

彼得博士將門打開道：「什麼事？」

「我……我想問一問，你和崔先生的約會在什麼時候？」

「晚上十一點。」

「爲什麼這樣晚？」

「我怎知道？時間是他定的，大概深夜比較寧靜吧？」

王小克皺了皺眉頭，「崔氏別墅」位於半山區，不要說晚上，就算白天也很幽靜，這一點是說不通的。

「要不要我服伺？」

「不必了，我想看一會兒書，」彼得博士道：「如果我有需要的話，會按鈴叫你。」

「好的。」

回到房中時，王小克一顆心忽然怦怦地跳了起來，他的第六感覺告訴他，今天晚上一定會好像前兩晚一樣有事發生。

不久，白小妹在厨房裏洗好了碗碟，進來和他聊天，但由於他心緒不寧，只是支吾以應。

「小鬼子，你有什麼心事？」白小妹問。

「今天晚上輪到彼得博士。」

「你認爲還會有事情發生嗎？」

王小克微皺着雙眉半响沒有作答。

「小鬼子，你說彼得博士會不會也突然暴斃了？」白小妹忽然問。

「胡說！」

「兇什麼！」白小妹吃他一喝，吹了吹嘴，站起身來，向他扮了個鬼臉，扭着身走了。

換作平日，王小克早已趨上前去向她賠不是，然而，這時候他胸際亂得可以，不斷地想着，彼得博士會不會像賓臣院長和哈遜氏博士那樣遭遇不測？

他心底下有不祥的預感，但又想到彼得博士下午對他說的話：他的體格無懈可擊！

王小克告訴自己：也許是自己在杞人憂天，休說彼得博士體格好和沒有任何疾病，他根本比賓臣院長和哈遜氏博士年輕了幾十年！

不幸的事接着發生了兩次，絕不會有第三次的，難道眞的有鬼在作祟嗎？

王小克安慰自己：彼得博士不會有事的，他不但可以安全地活下去，甚至可以帶自己到美國去玩！

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已經十時五十分了，彼得博士和崔榮生的約會還有十分鐘！

王小克霍地跳下床來，開門出房。

他躡着足，來到樓梯附近，仰首向二樓望去，「一零九」號房門緊閉，裏面還有燈光，彼得博士仍未下來。

王小克望一望大廳中的壁鐘，差兩分鐘便十一點正了，這時，「一零九」號室的門打開，彼得博士脇下挾着兩本厚厚的書，走了出來。

他一級一級地下着樓梯，忽然瞥見了王小克，詫異道：「阿王，你站在這裏幹什麼？」

王小克向他赧然一笑道：「等你。」

「等我？」

「你——」王小克向崔榮生的書房一指，道：「崔先生在裏面等你？」

「是的，」彼得博士道：「他沒有約你，你又不能和我一塊進去，你等我幹什麼？」

王小克呆呆地望定了他，是的，自己又不能和他一塊進去，實在不明爲什麼要站在這裏等他。

彼得博士摸一摸王小克的頭，道：「回去休息吧。」

說着，逕自向崔榮生的書房走去，伸手叩了叩那道鋼門。

鋼門幾乎立時打了開來，崔榮生和彼得博士握了握手，道：「請進。」

望着彼得博士踏進書房，那道鋼門隨即關了起來，王小克才轉身回房。

然而，他躺在床上總是不能闔眼，房外的一點小小聲音，都令他豎起了耳朶細聽。

「篤！篤！篤！」門響了起來。

王小克的心陡地一跳，趨上前打開房門，站在門外的是白小妹。

白小妹向他笑了一笑，道：「怎麼不到我的房裏來？」

「我……我今晚不能陪你了。」

「爲什麼？」

「崔先生約了彼得博士，我怕他突然間會找我。」王小克道。

「可是我怕鬼。」

「小妹，今晚停怕一晚好不好？我實在不能陪你。」王小克話甫出口，便覺得自己說得太滑稽，不由笑了起來，又道：「這樣吧，如果你怕，今晚到我這裏來睡吧。」

白小妹向內窺伺一眼，臉上露出難色，道：「你房中都是男孩子，我——」

「怕什麼，有我在，」王小克拉了她進房，道：「最多你睡在碌架床，我睡地板。」

白小妹嘆了一口氣，踏進房去。

王小克拍着手掌，道：「你們都起來，起來！」

阿發，林毛毛和另外三個童工爬起床來，疑惑地望着王小克。

「咱們來玩十三張好不好？」王小克問。

五人交換着眼色，沒有一個人提得起興趣。

「來，來，來！我做莊！」王小克說着自枕頭底下取出一副撲克牌來，「刷」地一聲，道：「要贏錢趁今晚啦！」

「小鬼子，明天一早還要幹活，現在已經十一點多了，玩下去明天早上那有精神？」阿發揉着眼道。

「怕什麼，一天晚上不睡覺不會死人！」王小克道：「白小妹剛才在隣房聽到異聲，說不定眞的有鬼，你們如果睡得像猪一樣，被鬼噬了豈不糟糕！」

一提到「鬼」，衆人睡意盡去，紛紛爬下床來。

王小克大喜過望，拉過房中一張枱子，坐下來說道：「一塊錢一注，最多賠七注！」

除了阿發之外，那四個童工對十三張倒是很在行，紛紛取錢下注。

白小妹坐在王小克身畔看他做莊，半個小時後，已經贏了三十多元。

王小克越贏越有興緻，阿發和林毛毛已經打起呵欠來。

「你們兩個眞差勁！」王小克白了兩人一眼，洗着牌。

忽然，房外傳來「嘭」地一聲巨響，王小克心頭一跳，將牌放到枱上，也不及收拾起枱上的零錢，跳起身來奔出房去。

王小克剛一奔到樓梯口，便見一條人影其疾無比地向上衝去，定眼一看，正是彼得博士。

他轉頭向書房那邊望去，只見鋼門洞開，崔榮生神色慌張地追了出來。

王小克一見這種情形，便知事情不妙，一面向樓梯奔去，一面叫道：「博士！」

然而，彼得博士去勢如箭，已經奔到了「一零九」號房，打開房門衝了進去。「嘭」地一聲，房門關上了！

王小克一口氣奔到門前，拍着門，叫道：「博士，你怎麼了？」

房裏傳來一陣玻璃摔地碰碎的聲音，王小克伸手一扭門柄，不動分毫，顯然自房裏倒鎖住了。

這時，崔榮生亦已奔了上來，把王小克拉開道：「讓開！」用力去扭那門柄。

「彼得博士！」崔榮生大力拍着門叫道：「開開門！」

房內傳來一連串的重物墜地聲，彼得博士大概在房中擲物洩憤。

「開門！」崔榮生猛力撞着門，然而，那道門鎖得緊緊地紋風不動。

「崔先生，到底發生了什麼？」王小克憂心忡忡地問。

崔榮生只望了他一眼，並不回答，又大力地撞着門。

這時，隣房不少人被吵醒了，紛紛開門出來觀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其中有個物理學家安徒生教授踏上前來，道：「崔先生，你和彼得博士鬧了意見嗎？」

「不，他——」崔榮生只說了兩個，便把下面的話咽住了，焦急地道：「咱們一定要設法將這門弄開！」

「首先請告訴我們，彼得博士發生了什麼事？」安徒生教授問。

「我怎知道！」崔榮生叫道：「你應該去問他們！」

安徒生教授聞言一呆，道：「他們是誰？」

崔榮生怔了一怔，訥訥答不出話來，道：「教授，如果不弄開這門的話，彼得博士可能有性命危險！」

安徒生教授當下踏上前去，用力扭了門柄一下，道：「誰有小刀？」

住在一零八室的生物學家鶴健斯博士道：「我有！」說罷轉身回房，取了一把小型彈弓刀出來。

安徒生教授朝着刀鋒吹了口氣，蹲下地來，將小刀伸進門縫間攪動着。

這時，房內仍然不斷傳來物件碎裂聲以及重物墜地聲，大概房裏的傢俬雜物，都被彼得博士搗爛了！

不久，衆人只聽輕輕「拍」地一聲，安徒生教授站起身來，示意衆人向後退，然後慢慢地將門打開。

「呼」地一聲，一個花瓶自內擲了出來，衆人早有防備，低頭避過了，花瓶掉到地下，碎了。

「彼得，我是安徒生，你的朋友。」安徒生教授將身子貼住門邊的牆壁，向內叫道。

「滾開！」是彼得博士竭嘶底理的叫聲。

衆人一聽這個聲音，均是心下一凛，

照他聲音聽來，似乎神智已經陷入瘋癲狀態！

王小克站在一旁雙手緊揑着，自己担心的事果然發生了，雖然彼得博士並沒有死，但照他那種竭斯底理的情形，和死也差不了多少。

崔榮生乾咳了一聲，踏上前去，看他的樣子，似乎想進入房中。

安徒生教授連忙道：「崔先生，你小心！」

果然，就在崔榮生踏進房時，一件物件向他面門飛了過來。

崔榮生低頭一避，那件物體掉在地上，却是一具小型原子粒收音機。

「博士，是我！」崔榮生道。

然而這時候的彼得博士那裏還理是誰，一見到門口人影幌動，便拿了房中的雜物丟了出來。

「讓我進去看看好不好？」王小克忽然說道：「我和他是好朋友。」

崔榮生轉頭望了望王小克一眼，道：「好吧！」

王小克一步一步地踏上前，出現在他的眼簾的，是一雙佈滿紅絲的眼睛，一頭蓬鬆的長髮，和一張憤怒無已的面龐。

「博士，是我，」王小克柔聲說：「阿王。」

彼得博士眼中光芒一閃，喃喃地道：「阿……阿王？阿王？」

「是啊，我是你的朋友，最要好的朋友。」王小克一邊說着，一邊緩緩地踏上前。

彼得博士雙眼望着前面，口唇噏動，喃喃道：「朋友，我……我有朋友嗎？」

「你當然有朋友，你不是說過，要帶我到美國的拉斯維加斯去玩嗎？」

「我是誰？」

王小克呆了一呆，但隨即答道：「你是彼得博士，你是世界上最年輕，最偉大的生物學博士！」

「不！我不是！」彼得博士忽然仰天哈哈大笑：「我什麼也不是我是垃圾！」

「博士，你坐下來好不好？」王小克將一張弄翻了的椅子扶了起來，指着它道：「好好地休息吧。」

彼得博士緩緩地坐了下來，可是雙眼呆滯，似乎在想着什麼事似的。

忽然，他朝着王小克道：「你叫什麼名？」

「我叫王小克，」王小克急忙答道：「你喜歡叫我阿王。」

「阿王？」彼得博士茫然地搖着頭，道：「你不是阿王，根本沒有阿王！」

說着，忽然站起身來，將椅子抓在手裏，迎頭向王小克頭上砸來！

王小克料不到他有此一着，欲待廻避時，已經來不及了，只覺腦際生風，椅背對着自己的腦頂砸了下來！

說着遲，那時快，王小克只覺背後有人大力一拉，把自己拉開了，彼得博士打了一個空，整張椅子砸碎了，可知力道之猛。

王小克回頭一看，原來拉着自己的是崔榮生。

崔榮生緊皺着雙眉，道：「出去吧！他已經失常了！」

兩人剛離開房間，背後的雜物已一件一件地丟了出來，崔榮生順手將門關上，向衆人聳了聳肩，道：「看來只好將他送到神經病院了！」

「崔先生，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你還不曾告訴我們哩！」鶴健斯博士問。

崔榮生這時已經恢復鎮靜，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我也莫明其妙。」

「剛才，你不是叫我們去問他們的嗎？」安徒生教授接口問道：「『他們』是誰？」

「我說過嗎？」

「大家都聽到的。」

崔榮生苦笑一下，道：「那也許是情急之下脫口而說的，沒有什麼特別意義，你們——忘掉它吧！」

這時，房中又傳來砰砰嘭嘭的聲音，衆人緩緩地搖着頭，輕輕地嘆氣。

「請各位回房休息吧，彼得博士是我的貴賓，他的一切，將會由我負責。」崔榮生道。

衆人只得陸續散去。

崔榮生回頭一望，只見王小克凝視着彼得博士的房門呆呆出怔。

「王小克，你也回房休息吧。」

王小克似乎聽不到他的話，站在那裏動也不動。

「喂，你聽到我的話嗎？」崔榮生提高了聲音道：「這裏沒有你的事了！」

王小克緩緩地回過頭來，冷冷地望着崔榮生。

崔榮生發現他眼光有異，沉吟一下，說道：「王小克，我說這裏沒有你的事了，如果你想保留你的工作，最好回房去休息！」

「崔先生，我有一句話問你。」王小克仍然凝視着他，平定地問。

「什麼話？」

「博士所以弄成這樣，是不是你害他的？」

「你說什麼！」

「崔先生，他們那些外國人一天到晚只會研究方程式和科學，不會細心想過這幾天來所發生的事，」王小克道：「可是我不同，我曾經好好地想過。」

「哦？」崔榮生神色一變，踏上前來，道：「你以爲怎樣？」

「賓臣院長，哈遜氏博士，還有彼得博士的下場，難道都是巧合麼？」王小克冷冷地說：「他們死的死，瘋的瘋，一定是你害成的！」

「王小克，你說話小心一點，」崔榮生指着他的鼻子，怒聲道：「你是什麼身份！」

「崔先生，是的，我只不過是一個臨時僱工，但彼得博士他們是世界著名學者，你把他們害成這樣，怎樣向人交代？」

「我沒有害他們！」崔榮生將指節揑得「拍拍」直響。

「但他們的意外都是在你單獨召見之後發生的！」王小克道。

「沒有人找得到証據！」崔榮生說：「賓臣院長和哈遜氏博士的死，都是意外的。」

王小克冷冷地望着崔榮生，似乎要看穿他的心事一般。

半晌，王小克道：「崔先生，我眞想不通爲什麼你要將世界上最傑出的科學家逐一害死的原因！」

「我說過，他們不是我害的！」

「那麼是誰？」王小克冷冷地問。

「——」崔榮生眼眶裏突然露出兇燄，道：「王小克，你被開除了！」

王小克淡淡一笑，沒有說話。

「聽到嗎？你被開除了！」崔榮生叫道：「限你九點鐘之前離開這裏！」

「我知道。」王小克忽然變得異乎尋常的平定，他淡淡地說：「不過，我想應該有雙粮吧？」

崔榮生咬了咬牙，道：「雙粮！你可以向阿高領取。」

「謝謝你！」說罷，王小克便轉身離去。

「且慢！」崔榮生忽然喚住他。

「崔先生，還有什麼事？」

崔榮生道：「你……你離開這裏之後，想幹什麼？」

「那是我的事，不用你關心。」

崔榮生口唇張動，似乎想說什麼，但又忍住了，揮了揮手道：「你去吧！」

× × ×

白小妹剛躺下床，窗外忽然傳來一個輕輕的「殊殊」聲，她下床趨上前去，低聲問：「是小鬼子嗎？」

王小克的聲音自窗外傳來，道：「是我。」

「你又回來幹什麼？」白小妹低聲問道。

「小妹，你出來，我有話問你。」

白小妹整理一下頭髮，打開房門，穿過一條長長的甬道，來到後花園，只見王小克坐在花園中的一塊石上，以手支頤在沉思。

白小妹奔上前去，在他身畔坐了下來，道：「小鬼子，婆婆怎樣了？」

「她老人家很好，」王小克低聲問道：「我走後這裏有沒有再發生什麼事？」

白小妹搖了搖頭，道：「沒有。」

王小克道：「崔先生呢？他有什麼特別的舉動？」

「也沒有，他取消了今天晚上的單獨約會，」白小妹答道：「他整天關在書房裏。」

「是誰送東西進去給他吃的？」

「本來是林毛毛，但阿高突然阻止，由他代替。」白小妹道。

「他關在書房裏做什麼？」王小克喃喃地道。

「也許在研究吧。」

「崔先生的父親才是科學家，他自己只不過是個二世祖而已，懂得什麼科學研究，」王小克頓了一頓，忽然問：「彼得博士呢？」

「今天早上你剛走，精神病院的人便來了，」白小妹道：「七個人合力把他綁走。」

「哦？」王小克愕了一然。

「是這樣的，彼得博士的病情比昨晚還要厲害，他不斷動手打人，有時又打自己的胸部。」

「打自己？」王小克詫異地問。

「是啊！他握着拳頭，照自己的頭腦一下一下地打也不知在發什麼神經。」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道：「一個正常的人，有可能在一天之內變成這樣嗎？」

「小鬼子，我也猜到一定是那姓崔的弄把戲，」白小妹憂心忡忡，問：「你說，我好不好辭了這份工？」

「不，」王小克搖着頭，道：「周探長叫我幫他的忙查一查這姓崔的在攪什麼鬼，如果你辭了工，不是少了一個暗中監視他的人？」

「可是我怕！」

「怕什麼？你只是一個小侍應而已，又不是大科學家，就算姓崔的害人，也不會害到你的身上，」王小克道：「怎麼你的胆子越來越小了？」

白小妹臉上一紅，道：「既然這樣，咱們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來！」王小克站起身，拉了白小妹的手向前奔去。

「幹什麼？」

兩人來到大門前，正想向崔榮生書房的窗口走去。

忽然，大門打開了，阿高的聲音傳了過來：「少爺，早去早回。」

「知道了。」是崔榮生的聲音。

王小克急忙住脚，只見崔榮生一面穿着上裝，一面向外走來。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拉着白小妹的手向停泊在附近的平治跑車奔去，揭開後面的行李廂，道：「進去！」

白小妹愕了一然，但王小克不給她發問的機會，首先跨進行李廂，道：「你來不來？」

白小妹猶豫了一下，也爬進了行李廂，伏下身來。

那行李廂的面積不大，幸好廂裏沒有堆放雜物，王，白兩人的身材又矮小，兩人蜷縮在一起，除了擠逼一點之外，倒也沒有什麼。

王小克剛將廂蓋拉下來，崔榮生已經走近，他打開車門，跨上車去。

馬達打着了，車子怒吼一聲，鐵閘也自動打了開來，崔榮生一踩油門，向外馳去。

王小克並沒有把行李廂的蓋子關實，車子開動後，他輕輕用力一托，只見兩旁景物不斷向後倒退，車子在深夜裏的速度仍然快得駭人。

白小妹在王小克耳畔輕聲問道：「他要到什麼地方去？」

王小克搖了搖頭，向外望去，只見車子轉了一個彎，朝附近一個海灘駛去。

王小克心下暗暗奇怪：崔榮生將車子駛來海灘幹什麼？難道他有夜泳的嗜好不成？

可是，這一個念頭一閃即逝，因爲在崔家別墅前面的草坪上，便有一個私家泳池，崔榮生沒有捨近取遠的道理。

當王小克看到崔榮生深夜離家時，他立時想到那天崔榮生發現失去兩隻紅色書虫的情況。

當時，崔榮生好像瘋了一樣衝出家門，駕了車子而去，直到晚上才回來。

王小克曾經暗暗奇怪，崔榮生發現失了書虫不在家裏搜尋，反而開車他去，到底是什麼原因？他又有什麼地方好去。

王小克才想到這裏，車身忽然顛簸了起來，原來車子朝着一條小山徑駛去。

雖然這時夜色四合，四週一片黑漆，但王小克憑着朦朧月光向外望去，也認得到那是一條通向水塘的山徑。

車子停了，王小克聽到車門「嘭」地一聲關了，接着，他看到崔榮生向一間石屋走去。

王小克的心中陡地一亮：石屋裏是有人！

然而崔榮生的舉動却令王小克大出意料之外，只見他執一執褲管，蹲下地來。

「他在幹什麼？」白小妹壓着聲音問道。

「別出聲，」王小克禁聲道：「看他在攪些什麼鬼！」說着輕輕托起了車廂蓋，向外望去。

崔榮生蹲在地上，雙手撥着地上的泥土，揭起了一塊石板，將它放在一旁，然後，自地下取了一本很厚的書出來。

他將書本托在手中，忽然說道：「你們再這樣攪下去的話，只有將事情越攪越糟。」

王小克和白小妹均是楞了一楞，崔榮生在和什麼人講話？

忽然，一陣蛇叫般的聲傳進兩人的耳朶：「除了這樣對付他們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哼，一連殺了兩人，昨天又把一個弄瘋了，難道這就是辦法？」

「崔先生，你知道我們的處境，同時也知道我們非這樣做不成，」那蛇叫般的聲音道：「是不是？」

崔榮生輕輕將書本放在地上，他自己坐了下來，對着那本書道：「我求求你們，不要再殺人了。」

「可是我們怎樣去解決那些不及格的人？」那聲音道：「任由他們活着清醒着，把我們的秘密公佈出來不成？」

崔榮生嘆了一口氣，緘默了。

王小克和白小妹聽到這裏，不由面面相覷，如果那本書不是一具無綫電通訊儀的僞裝，書中一定有「人」！

然而，一本這樣小的書中，人有可能藏在其中嗎？

只聽那聲音又道：「崔先生，你是不是想中途變卦，取銷合作？」

崔榮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並沒有回答。

「崔先生，令尊就是因爲中途改變了主意而死亡的，你要瞭解這一點。」那聲音畧帶威脅地說。

「我知道。」崔榮生點着頭。

「所以，計劃仍然實行下去，」那聲音道：「爲了爭取時間，明天晚上開始，你恢復接見那些科學家，將我們的計劃告訴他，並且試驗他及不及格！」

「如……如果仍然不及格呢？」

那聲音嘆着氣，道：「那也沒有辦法，只好毀掉他們的記憶力了。」

「朋友，假若三十二名科學家都不及格，難道你們便盡毀了他們？」崔榮生微顫着聲音問。

「崔先生，他們是世界上最傑出的科學家，在他們當中，必定有人可以勝任的。」那聲音道。

「我是說，假使沒有呢？」

「崔先生，現在我們才不過試驗了三個科學家，你便來說洩氣話了？」

崔榮生垂下頭來，半晌沒有出聲。

那聲音又道：「崔先生，回去吧，儘量挑選智力商數高的科學家做實驗。」

「可是我昨天晚上挑選的彼得博士，他的智力商數比任何人都高！」

「他太年輕。」

「唉！太年輕不行，太老也不行，你……你們實在太令我難做了。」

「崔先生，」那聲音柔聲道：「你要知道，這是一次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發明，難道不該好好地去挑選人選嗎？假若胡亂選一個，一定會引起外界的懷疑。」

崔榮生嘆了一口氣，把那本書放回地下，搬過石板蓋住了，又撥上泥土。

他轉了一個身，向車子走來。

王小克急忙把行李廂蓋放了下來，崔榮生上了車，將車子倒退到馬路上，掉頭向來路而回。

十餘分鐘後，車子已經抵達「崔氏別墅」門口，崔榮生泊好車後，進入屋裏。

王小克和白小妹這才自行李廂裏爬了出來，兩人伸了伸腰，舒活一下筋骨，不約而同地吁了一口氣。

「小鬼子，剛才和他說話的是什麼人？」白小妹問。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不知道，但從他們的對話聽來，姓崔的似乎和他們在籌謀着一項計劃，一項震驚世界的偉大發明。」

「什麼發明？」

王小克呆了一呆，道：「我約畧聽彼得博士提過，好像是動物可以在缺乏空氣的情況下生存的發明。」

「唔，我讀過一篇文章，說人類已經開始研究了『人造肺』，可以在水底下生活。」白小妹道。

「他們的發明大概不會是這一類的東西！」王小克道：「否則，也稱不上什麼震驚世界了。」

兩人一面向後花園走去，一面討論着那本書中到底有什麼秘密存在。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是跑去搬開那塊石板，把那本書拿出來看看。」白小妹道。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拍了拍大腿，道：「是呀，咱們偷偷去取出來看看不就行了？」

白小妹側頭望了他一眼，道：「你想現在就去？」

「怎麼了？」

「這樣晚了，附近又叫不到車子，你光着脚跑去不成？」

王小克一想也是道理，點頭道：「好吧，明天一早去吧！」

這時，兩人已經來到後花園，白小妹道：「你也該回去了！」

王小克點了點頭，道：「明天你陪我去嗎？」

「這裏有好多工夫，可能跑不開，」白小妹的好奇心並不比王小克小，她美眸一轉，道：「行啦，我叫阿發替一替，開溜！」

「好，我在山頂纜車站接你，」王小

克道：「早上十點正。」

「再見。」

王小克爬上一道不太高的圍牆，離開別墅徒步下山。

× × ×

陽光明媚，天色晴朗，王小克迎着微風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纜車已經抵站了。

他向前望去，看到了白小妹夾雜在纜車搭客中，向他走來。

王小克趨上前去，笑道：「你倒很準時。」

「差點溜不掉，」白小妹吐了吐舌頭道：「那個死鬼阿高把我們釘得死實。」

「後來呢？」

白小妹嫣然一笑，道：「忘記我的外號嗎？」

「小狐狸！」王小克脫口而出，笑道：「十個阿高，也看不住你！」

兩人不由自主地手牽着手，向巴士站走去。

半個小時後，已經在山頂附近的巴士站下了車，白小妹見四週無人，忽然道：「小鬼子，昨天晚上姓崔的和那個聲音交談時，不是提起了單獨試驗那些科學家够不够資格肩負什麼偉大的發明嗎？」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

「他怎樣試驗？」

王小克雙眼一亮，道：「小妹，咱們可以混進書房去偷窺。」

「不錯，我也想到這一點，」白小妹說：「而且聽他說，在試驗之前，還將他們的計劃先說明給試驗者聽，那是什麼計劃？」

「唔！只要混進書房中，一切的疑問便迎刃而解了，」說到這裏，王小克忽然皺起眉頭，道：「可惜我們之中只有一個人可以混進去。」

「為什麼？」

王小克當下把那天和彼得博士混進書房的情形說了一遍給白小妹聽！白小妹沉吟良久，道：「唉，看來只好由我出馬，讓你混入書房中了。」

王小克愕了一然，道：「你這樣偉大自我犧牲？」

「小鬼子，你混進過書房，書房裏的情況比我熟，什麼地方可以藏身，什麼地方容易暴露目標，我一點頭緒也沒有，當然由你進去安全得多。」

王小克點了點頭，雖然白小妹在將那隻紅色書虫賣給崔榮生時，也曾和自己踏進過書房，但自從三十二個貴賓抵達後，書房的擺設已經移過，白小妹就算混了進去，在那短短幾秒鐘間，很難立即找到藏身之所。

王小克將書房中的情況想了一遍，覺得除了木櫃之後，實在沒有什麼藏身之地，不過，自從三十餘個貴賓抵達後，房間分配不足，崔榮生已搬到書房中睡覺，也許書房中這時已放了一張床也說不定。

一想到床，王小克心下一喜，如果有床的話，床底下是最安全，最簡便的藏身之所。

「小鬼子，還記得那個錢教授嗎？」白小妹忽然問道。

「錢教授？」

「那天我們去賣紅色書虫時，不是在大門口碰見過他？」

王小克聞言不禁想起一副慈祥的面龐來，道：「我記得了，你突然間提起錢教授幹什麼？」

「我出來的時候，錢教授剛好上去。」白小妹道。

「他以前也找過姓崔的，有什麼奇怪。」王小克淡淡地說。

「不，記得上一次嗎，他很和藹地和我們打招呼，可是這一次臉上却罩着寒霜，手中提着公事包，好像滿懷心事的樣子。」白小妹道：「我和他打招呼，他睬也不睬我，逕自向崔先生的書房走去。」

「算了吧！」王小克道：「咱們還是去看那本書中究竟有什麼秘密為是！」

說着，王小克領先向小徑走去。

兩人爬上了那段斜坡甚高的山徑後，已經氣喘如牛，但並沒有坐下歇息，逕自向那座石屋走過去。

王小克在石屋前站定，望了白小妹一眼，心忽然跳了起來。

「怎麼了？」白小妹見王小克站着不動手，詫異地問。

王小克吸了一口氣，慢慢蹲下地下，撥開地上的泥土，果然看到一塊大石板。

大石板的下面，便是那本會發出聲音的書了，本來只要撥開石板，書中的秘密便可一覽無遺，然而，王小克竟然遲疑着沒有動手。

「小鬼子，你究竟在幹什麼？」

王小克呆了一呆，連他自己也不明白，何以一顆心會怦然跳了起來。

他咬了咬牙齦，提了口氣，把石板撥開。在石板的下面，端端正正地放着一本書。

書的封面是幾個燙金英文字，王小克和白小妹不認得，但從它的訂裝和厚度看來，必定是一本專門性或者學術性的書籍無疑。

王小克伸出了手，緩緩地將那本書取了出來，小心翼翼地揭開它。

在王小克想像中，書中可能另有乾坤，要不就是一具電子儀器，要不就是書中心挖空，存放着什麼物事，然而，那本書完完整整地，全是一頁一頁，密密麻麻地印着英文字。

王小克揭了又揭，發現那只是一本普通到無可再普通的英文書，別說沒有通訊儀器存放其中，連沙也沒有一顆！

他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心下大感詫異。

一個疑問立即升了上來：書中既然沒有秘密，那麼，昨天晚上崔榮生究竟在和什麼人說話。

王小克仍不死心，將那本書捧在手中，翻了又翻，查了又查，一點特別都沒有，連地上的小坑也檢查過了，一樣沒有可疑的發現。

他嘆了一口氣，把書本放回地上低陷的小坑中。

剎那間，王小克和白小妹都沒有出聲，他們腦際間一片迷茫：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除了用「鬼」來解釋昨天晚上所看見的事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解釋？

王小克將石板撥回，又撥上了泥土，然後站起身來。

「小妹，姓崔的有再來過嗎？」

白小妹搖了搖頭。

王小克苦笑一下，指着地下，說：「可是……可是那實在只是一本書！」

白小妹也微皺着眉，半晌才道：「只有看今晚了。」

× × ×

王小克一動也不動地伏在床底下，從這邊望去，可以看到崔榮生那張流綫型的書枱。

想到剛才的一幕，王小克不禁冷汗直流，要不是安徒生教授突然間出現，單憑白小妹的「影响力」，崔榮生怎會轉過身去？而自己又怎會趁那幾秒鐘的時間，竄進了書房？

幾乎在他剛攢到床底，還不曾安排好位置姿勢的時候，崔榮生便跟着踏進來。

王小克暗想：只要自己猶疑一秒鐘，甚至半秒鐘，都有可能被崔榮生發現。

崔榮生一踏進書房後，立時坐到書枱去翻閱着一些文件，但頻頻地看着手錶。

幾點鐘了？王小克不知道，他甚至連呼吸也屏住了氣息，生怕被崔榮生發覺，當然不會轉動身子去看腕錶上的時間。

手腕支持着身體的重量，開始有點酸麻，感覺中，大半句鐘過了，王小克仍然不敢稍動。

當他潛進別墅時，已經是晚上十時剛過，崔榮生習慣在深夜十一時召見「試驗者」，今天晚上大概也不會例外吧？

書房裏靜得可以，王小克甚至可以聽到崔榮生過重的呼吸聲。

從崔榮生的呼吸聲聽來，他似乎比自己還要緊張，顯然地崔榮生並不希望慘劇一幕接着一幕地發生——他是身不由己！

王小克急切地想知道，「他們」到底是誰，為什麼有這樣大的威力，同時，「他們」的計劃和發明將會是什麼，竟然要勞動舉世知名的三十餘個科學家專程趕來而且還要接受「試驗」，看看合不合格？

忽然，崔榮生站起身來，向那幅國畫走去，撥開國畫，從夾萬中拿了一件物事出來，放在書枱上。

那件物事一映入王小克的眼中，他不由一愕，那是放着十二枝試管的木架！

試管裏，隱約看得到全放着一隻紅色書虫！

王小克心中一動，那兩隻失去了的紅色書虫，顯然被崔榮生找回了！

體積那樣小的書虫，除非懂得人性自己回來，否則怎樣去找？王小克心下的疑惑越來越甚。

崔榮生又在書枱後面的高背椅上坐了下來，面對着木架子，道：「可以開始了嗎？」

王小克正感奇怪，崔榮生怎會和書虫講話，只聽得一個怪叫般的聲音道：「開始吧！」

一聽到那個聲音，王小克心中陡地一亮，昨天晚上和崔榮生在石屋前談話的，不正是這種聲音嗎？

剎那間，王小克弄糊塗了，書虫竟然懂得人話？自己莫非在夢中？

然而，手臂傳來的痲痺感，却告訴他不是在做夢——他就在床底下偷窺秘密！

只見崔榮生伸手在書枱左邊的一個儀器板上一按，鋼門緩緩地打了開來。

由於地上鋪着厚厚的地氈，王小克聽不到脚步聲，只是感覺到有人踏進了書房來。

當那人在崔榮生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時，王小克心下一凛，竟是錢教授！

錢教授背向着王小克，將一個手提包放在脚旁，道：「崔先生，你葫蘆裏究竟是在賣什麼藥，可以揭盅了吧？」

崔榮生淡淡一笑，道：「錢教授，首先我要向你道歉，最近經常勞動你親自到舍下來，但又沒有邀請你參加研究。」

錢教授道：「崔先生，我習慣早睡，如果有什麼重要的話，請說吧。」

崔榮生站起身來，在房裏踱着步，只聽他說道：「錢教授，你知道我為什麼不邀請你參加研究家父所留下來的方程式的原因嗎？」

「那還用得着講？你現在有三十餘個全世界最傑出的科學家。」

崔榮生道：「這只是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

「為什麼？」

「因為你是家父生前的好朋友、我……我才沒有邀請你。」

「我明白你的好意了，」錢教授道：「你怕我會像那三個外國科學家一樣。」

「你……你怎麼知道？」崔榮生聲音微顫。

「我只是猜想而已，」錢教授淡淡一笑，道：「可是你剛才的話替我証實了我的想法。」

崔榮生嘆了一口氣，道：「他們的遭遇，我寄予萬二分的同情。」

「我的呢？」

崔榮生在他面前站定，正色道：「錢教授，你願意接受試驗嗎？」

錢教授沉吟了一下，道：「在我進入這間房之前，我並不知道原來是來接受試驗的，那是什麼試驗？」

崔榮生踱回書枱後，坐了下來，道：「好吧，我一定要從頭講起，你——反不反對？」

「請說。」

錢教授點了點頭。

崔榮生指着那盛放着十二枝試管的木架子，道：「錢教授，你看到試管裏的書虫嗎？」

「牠們是紅色的！」崔榮生道：「你也是生物學家，可曾見過紅色書虫？」

錢教授不由托了托眼鏡框，湊上前去仔細一看，只聽他低呼一聲，道：「果然是紅色的！」

「牠們不是地球上的品種。」

錢教授楞了一楞，愕然問：「你說什麼？」

「牠們是來自外太空的生物，」崔榮生道：「也許應該說牠們是另一個星球上的『人』！」

錢教授托了托眼鏡框，凝視着崔榮生，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錢教授，你是研究科學的，自然知道宇宙之大，到底大到什麼限度，」崔榮生正色道：「在整個宇宙中，除了地球有

生物存在之外，其他星球同樣也會有生物的。」

錢教授點了點頭，訥訥地問：「牠…牠們是從那一個星球來的？」

錢教授這個問題正問中了王小克心中同樣的問題，他豎起了耳朵，只聽崔榮生道：「在美國阿歷桑那高原東北角，有一個直徑差不多一哩，深五百七十呎的殞石洞，據科學家研究所得，那可能是兩萬年以前，外太空一塊重數百萬噸，直徑兩百餘呎的殞石掉下來所造成的。」

崔榮生頓了一頓，又道：「那塊殞石的熱度凡數千度，據說比太陽的表面還要熱，它向地球墮下來時，由於熱度和速度過高，因此深深陷入地底數千呎之下，那種威力，就像一顆五又二分之一米格噸的炸彈一樣，一九零二年，一個煤礦工程師名叫冄尼爾・摩里尤・巴連格，曾經向地心攢掘，希望掘到什麼鑛物，經過數十年的攢探，仍然沒有什麼結果，錢教授，這些紅色書虫，就是跟着那塊殞石，降臨到地球的。」

「這……這樣說來，牠們起碼有………有兩萬年的壽命了！」

「不錯，可是，時間的計算只是我們地球上自己的計算方法而已，我們覺得兩萬年太久，在別的星球生物看來，可能只等於我們的兩年，兩個月，甚至兩天呢？」崔榮生道。

錢教授緩緩地點着頭，道：「你的假設有理由，時間的計算法的確是我們自創的。」

「錢教授，你可知道牠們居住的星球，離我們地球多遠？」崔榮生接着道：「以我們地球的速度和時間計算法，是整整兩百萬光年！」

「那……那是銀河系以外的星球，」錢教授低呼了起來。

「不錯，離我們銀河系最近的一個旋轉型天河，正是兩百萬光年，」崔榮生道：「不過，我們人類以爲光的速度最快，但對於他們來說，光的速度並不是最快，他們的『文化』和科學，至少比我們人類先進了一百萬年。」

錢教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沒有出聲。

伏在床底下的王小克，也聽得入了神，崔榮生又道：「牠們在兩萬年前降臨地球，數目一共四十四個，可是由於地球上的環境不適宜牠們生存，現在只剩下了三十二個。」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其他的二十個在什麼地方？忽然，他想起了石屋前，石板下的那一本書，莫非牠們藏身在書脊之中？

「可是……那……那樣高的熱度，牠……們怎樣活得了？」

崔榮生淡淡地說：「這都是我們人類推己度人的想法，好像我們一直認爲，只有有空氣的環境下生物才能生存，換過來說，也許氧氣正是其他星球的生物的尅星呢？我們認爲生物缺乏不了水和陽光，但對其他星球的生物來說，水和空氣也許可以令牠們致命也說不定。

「同樣的，我們認爲生物在數千度熱力下不能生存，牠們也許覺得熱度越高，生機越蓬勃呢？我們人類實在太幼稚，太天眞了，經常以自己的眼光看別人，其實這是最錯誤的！」

錢教授點了點頭。

「剛才我所作的只不過是一個譬諭，事實上牠們降臨地球時，是有一層外殼保護的，那層外殼可以耐受數萬度的高熱，可是——」崔榮生道：「一接觸到空氣，那層外殼便失了作用。」

錢教授道：「崔先生，你還沒有講到主題哩。」

「錢教授，主題是：我們怎樣帮忙牠們回去！」崔榮生道。

錢教授差點自椅上彈跳起身，道：「你在開玩笑！我們人類目前只能到月球上去走走，距離我們兩百萬光年的星球，用什麼東西送牠們回去？」

「錢教授，我們人類比牠們落後了一百萬年，我剛才說過的，是不是？」

錢教授點了點頭。

「而科學家的進步，是幾何式的，好像我們人類近五十年來的科技，便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是不是？」崔榮生問道。

錢教授又點了點頭。

「好了，一百萬年後的人類，科學將會進步到什麼程度，你猜得到嗎？」

錢教授沉吟了一下，道：「也許……也許那時候我們人類已經發明了超光速火箭，可以遨遊外太空，甚至到距離我們數十萬光年的星球去。」

「是啊！我們人類在一百萬年以後，科學可能會進步到這種地步，比我們先進一百萬年的生物，牠們的科技，當然可以很容易達到。」

「你……你是說，牠們在旁協助？」

崔榮生點着頭，道：「不錯，用牠們先進的科技，我們的人力，可以製造出一種超光速的火箭，將牠們送回老家。」

「這……這可能嗎？」

「當然可能，」崔榮生道：「絕對可能！只要找到適當的人選，有了足够的財力，隨時可以動手。」

錢教授緘默了。

半晌，他問道：「崔先生，令尊一直在從事着牠們的計劃，是不是？」

崔榮生點了點頭，道：「是的，本來，家父很快可以將他的『研究』公佈出來，讓當世第一大國出資建造這種超光速火箭，可是，他忽然改變了主意。」

「就因爲改變了主意，所以被牠們殺了？」錢教授問。

崔榮生黯然地點着頭，道：「因爲牠們的存在，不能讓地球人知道。」

「爲什麼？」

「試想想，如果地球人知道了牠們的存在，豈非把牠們當成標本奇珍，永遠放在展覽室，實驗室中，永遠回不了老家？」崔榮生道：「我們地球人的劣根性，牠們是瞭解得十分透澈的。」

「那三名科學家的遭遇，也是牠們下的手了？」錢教授問。

「唔，」崔榮生黯然地道：「我無能爲力，因爲他們不合格。」

「不合格？」錢教授詫異地問：「這話怎樣說？」

「錢教授，如果每一個人都可以担任這項差使的話，我也不必他求了，」崔榮

生道：「好像我，不就是現成的人選嗎？何必千里迢迢地，到外國去請這麼多科學家來呢？」

錢教授凝視着崔榮生，等待他續說下去。

「這個人選的先決條件，必須在科技界有超卓的地位，如若不然，他突然間宣佈這種『超音速』火箭發明的時候，人們一定會懷疑，一個人沒有理由一步登天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錢教授點着頭，道：「說下去。」

「由於『超音速』的火箭需要動用空前浩大的金錢和人力，因此，只有當世大國，好像美國和蘇聯才經得起！」崔榮生說道：「而這個提出建造計劃和藍圖的科學家，平日必須已經有超卓的表現，才能博取國家的信任，撥出巨欵和人力，是不是？」

錢教授點點頭，崔榮生又道：「火箭基地裏的安全措施十分嚴密，平常人當然難以進入其中，當火箭建造好後，牠們怎樣被安排上去呢？

「你知道，太空署的職員受過特殊訓練，在火箭升空之前，要經過極其繁複和精密的檢查，火箭裏面，甚至容不得半粒沙塵，何況是三十隻紅色書虫？

「因此，生物學家便要協助這個計劃了，他可以提出携帶書虫到外太空試驗的建議，在此之前，我們不是利用過白老鼠，甲由甚至猴子嗎？

「錢教授，如果你合格參加這個計劃，牠們首先要使你成爲一個蜚聲國際的生物學家，使你每說一句話，每一樣發現都令人類的視野擴大。而這需要慢慢地來，起碼要兩三年，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年紀太大，健康情況不好的，便不及格了。

「當然，太年輕的也不成，科學不比藝術，靠的是學識和經驗，有了基本的科學知識，才可以接受更高深的學問，你認爲對不對？」

錢教授點了點頭。

崔榮生苦笑了一下，道：「在牠們眼中，我們人類對於科學這門學問，簡直還在幼稚園階段，我們只懂得皮毛，而一個人的知識，是循序漸進，絕無可能一夜之間突然跨越以往凡數萬倍的。」

他又說：「總而言之，這個人選很難找，但牠們同時需要四個，即物理學家，火箭專家，生物學家和太空專家，當然，如果條件足够的話，那是多多益善。」

錢教授皺起了眉頭，道：「原來令尊那個方程式只是一個幌子。」

「不，其實也有作用的，」崔榮生道：「將來可以藉『生物可否在缺氧之下生存』，將牠們當作『實驗品』送上太空，當然，牠們是一去不回頭的。」

「相信令尊的方程式是牠們教的？」

崔榮生赧然一笑，道：「老實說，家父近十年來在科學範疇裏的一切成就，都是牠們『栽培』的，牠們首先要將家父造成一個繼往開來，沒有人像他這樣博學多才，天才橫溢的科學家，然後才可以實現計劃。」

「如果人選找到，我們人類的科技豈非刹那間邁進了一百萬年？」

崔榮生淡淡一笑，道：「家父就以爲這個便宜才答應的，怎知——」說到這裏，忽然把下面的話咽住了。

錢教授凝視着他道：「怎知如何？」

「錢教授，總而言之，我們的知識是沒有可能一步跨百級的，計劃完成後，我們充其量進步一百年左右而已，家父不滿足，但我想深一層，這筆生意倒是做得過的。」

錢教授道：「當時你爲什麼不向令尊提出來呢？」

「唉！」崔榮生嘆了一口氣，道：「我是在他老人家死後兩個月，才發現牠們的存在的，他……他一直瞞着我，使我以爲他在科學上的成就，靠的都是自己。」

「崔先生，你以爲我會及格嗎？」

「但願你及格，」崔榮生苦笑着：「否則——」

錢教授面色一變，顫聲道：「否則我的下場將會和那三個科學家一樣？」

「我怕是的。」

聽到這裏，王小克已經明白了一切，心中不禁爲錢教授着急。

「現在，我們可以開始試驗了嗎？」崔榮生拿起了那個木架子。

錢教授苦笑一下，道：「我還有選擇麼？」

只見崔榮生抽起了一個試管，拔開木塞，道：「錢教授，這是試驗你的領悟力和智力的，牠是生物學專家。」

說着，把那隻紅色書虫倒在錢教授的頭上。

錢教授身子起了一陣微顫，閉起了眼睛，半晌，那隻紅色書虫自動跳回試管裏，崔榮生急忙把木塞蓋住了。

錢教授睜開了眼睛，道：「好奇怪，牠剛才問了我很多有關生物的常識。」

「你都答得來嗎？」

錢教授慘然一笑，道：「慚愧，那是在我知識限度以外的問題，看來我是不及格了。」

「慢着，這只是一個試題而已，」崔榮生打開抽屜，拿出一些文件，道：「錢教授，你試試研究一下這些東西。」

錢教授接了過來，細心翻閱着。

王小克見他們聚精匯神地研究着，這才換了一個姿勢，他心中想：如果不是親耳聽到，還眞懷疑他們是在討論一篇科學幻想小說的題材哩！

他忽然又想：那些外太空的生物，爲什麼要「住」在書中？當人選爲牠們完成了計劃時，難道得自牠們的學識會突然消失？牠們不怕離開地球後，協助牠們的科學家，會將牠們在地球上生存了兩萬餘年的事揭露出來？

對於最後這個疑問，王小克立刻爲自己找到了答案，因爲他忽然想到一句古老的話：過海便是神仙。

是的，那時候，牠們已經離開了地球，地球人不能將牠們當作標本一般供奉起來，就算牠們在地球上生活過的秘密揭露，也是沒有關係的了！

人類的科技雖然比牠們落後了一百萬年，但畢竟是「地頭虫」，沒有人類的協助，牠們怎可能回老家去。

一想到這點，王小克還是爲生爲人類而覺得驕傲。

這時，王小克也明白爲什麼崔榮生最初催促周探長偵查乃父死因，幾個月後，忽然又轉變態度，阻止周探長查案了！

當初在舊書攤碰到崔榮生神色張惶，翻查書本時，必定是其中有一隻書虫走失的原故。

王小克心底下的疑團盡去，代之的是又喜又驚，喜的是外太空還有生物存在，生爲地球人也不愁寂寞了，而如果計劃實現後，人類科學家平白進步了一百年，說不定水星土星火星的秘密都可以揭開，驚的則是萬一沒有一位科學家及格的話，豈非全都要非死即瘋？

他緊緊望住錢教授的背影。

和王小克同樣緊張的，還有一個崔榮生，他身爲主人，雖然外太空的「書虫」殺人的方法也十分先進，但死亡事件接二連三地在自己的別墅中發生，畢竟脫不了關係。

同時，假使所有的科學家都不及格而喪失記憶的話，對科學界也是一種損失，同時，人類的科技不但不可能進步，甚至還要爲這許多最傑出的科學家之死而滯留在一定的階段了。

崔榮生也想到中途變卦，但每一次都被外太空的「人」說服。他自己雖然沒有什麼科學知識，但也知道自己肩負着一個成可以促使人類邁前一百年，敗可以使科學界大損精華的責任！

崔榮生緊張地望住錢教授。

良久，錢教授才抬起了頭來，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太深奧了！」

「據牠們說，道……這些只是牠們最初級的學問而已，就像我們的一加一等於二。」

「好吧，我不及格了！」錢教授將那些文件拋在書枱上，道：「牠們要怎樣對付我？」

崔榮生神色慘然，朝着那木架子道：

「錢教授也令你們失望了，是不是？」

「如果他要領會我們的知識，」有一個細小得幾乎聽不到的聲音道：「起碼還要十年。」

崔榮生嘆了一口氣，道：「那還不錯，起碼比賓臣院長少了二十年，比哈遜氏博士，彼得博士少了十年。」

「可是他今年幾歲？」那聲音問道。

「我今年已五十八歲。」錢教授答。

「十年後才六十八歲，」崔榮生急忙道：「我猜錢教授一定行的。」

「可惜錢教授有嚴重的心臟病，哮喘和風濕病，」那聲音道：「他最多只能再活三年，而且，我們要在五年內回去，否則，地球上的氧氣勢必消滅了我們！」

太空生物　盡付一炬

王小克這才明白牠們爲何兩萬年也挨過了，何必急在這幾年回去的原因。

那聲音又道：「錢教授，對不起，我們只好使你忘了今天晚上你所見到和聽到的一切了。」

錢教授聞言身子起了一陣微顫，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之下，也不可能保持鎮定。

崔榮生忽然叫了起來：「且慢！」

「崔先生，你有什麼話說？」那聲音問道。

「我求求你們，不要令錢教授像彼得博士一樣，好不好？」崔榮生道：「最好只令他忘記今晚所聽到的這部份記憶，別使他成爲白痴。」

室裏沉默了片刻，在這片刻間，崔榮生，錢教授和伏在床底下的王小克，都屏住了氣息，等待那外太空高等生物——紅色書虫的判決。

「爲了我們的安全起見，很難答應這個條件。」那聲音道。

錢教授臉色一變，崔榮生道：「錢教授是著名的學者，你們可以叫他發誓，他一定不會把今天晚上所聽到的一切洩漏出去的。」

那聲音冷笑着，道：「崔榮生，在你們人類未曾啓蒙時，我們已經住在這地球上了，兩萬餘年來，我們已經深徹地瞭解你們人類的劣根性！」

「什……什麼劣根性？」崔榮生訥訥地問。

「你們絕對不會保守什麼秘密，你們反覆無常，不顧信義！」

「你們聽我說，錢教授他——」

崔榮生的話還沒說下去，那聲音便截止了他，道：「不用多說了！」

倏地，錢教授自椅上彈跳起身，飛快地往那道鋼門奔去。他一面奔逃，一面竭斯底里地叫了起來。

這一下變故大出崔榮生和王小克意料之外，王小克一呆之下，立時明白這是錢教授唯一可走的路——逃！

換作自己，也會掙扎逃生的，只見崔榮生站起身來，那聲音焦急地道：「阻止他，別讓他逃走了！」

然而，錢教授此時，已經來到鋼門之前，一伸手，抓住了鋼門的門柄，向下一按。

就在這個時候，崔榮生亦追了上來，一把揪住錢教授的後領，錢教授叫了起來：「放開我！放開我！」

然而，錢教授年近花甲，崔榮生却是年輕力壯，錢教授後領被他抓着，那裏還逃得出去？

崔榮生正想把錢教授拉回位子，冷不防背後生風，有件重物向腰間襲來。他絕料不到書房中有第三者，一時閃避不及，腰間着了一擊，痛得五指一鬆，錢教授趁機刹那拉開鋼門，逃了出去。

原來王小克見錢教授差一點便可逃過刼運，不料却被崔榮生自後追上，急切間也不考慮到自己安危，自床底下爬了出來，隨手取過書架上一本厚厚的書，向崔榮生腰間擊去。

崔榮生回頭一望，見是被自己開除了的王小克，不由愕了一然，王小克動手之時，已經想到下一步應該怎樣做，趁他一呆之下，倏地縮身自他袴下穿了過去，從門縫間溜了出書房。

崔榮生大吃一驚，向外追去，然而王小克去勢十分快捷，追到廳中時，王小克已向別墅外逃去。

「抓住那姓錢的！」那聲音隱約傳進崔榮生的耳際，急忙向四週一望，却看不到錢教授的影子。

崔榮生站在當地呆呆出怔，照說，錢

教授不過先王小克出房三四秒鐘，他老態龍鍾，動作絕無王小克之快，那有可能刹那間不見踪跡？

大廳中甬道四通八達，有的是通向傭人宿舍，有的通向廚房，有的通向客廳，刹那間，崔榮生拿不定主意該向那條甬道追去才好。

忽然，崔榮生瞥眼見到通向傭人宿舍的甬道轉角間人影一閃，心下不由一喜，追上前去。

那人影非但不逃，反而迎了上來，崔榮生定眼一看，却是唇紅齒白，苗條纖秀的白小妹。

「崔先生，什麼事？」白小妹眨着兩隻美眸問。

「你……你怎麼還沒睡？」崔榮生忽然想起她和王小克是一路，懷疑之心油然而生。

「我聽到有人在大叫，以爲又發生了什麼事，所以出來看看。」

「沒什麼？」崔榮生向前望了一眼，忽然又問：「你看到錢教授嗎？」

「錢教授？那一位錢教授？」

崔榮生搖頭嘆了一口氣，轉身回房，鋼門「砰」地一聲關上了，又隔絕了兩個世界。

白小妹站着等了一會，見四週再無動靜，於是躡足回房。

她輕輕地關上房門，低聲道：「錢教授，你可以出來了！」

半响，錢教授顫顫巍巍地自床底下爬了出來，滿面驚慌之色，道：「崔……崔先生呢？」

「他回房去了。」

錢教授這才吁了一口氣，拍拍身上的灰塵，暗呼好險。

「剛才那個救我的小朋友，是不是你的同件？」錢教授問。

「是的，」白小妹滿面疑惑之色，道：「錢教授，剛才書房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錢教授苦笑了一下，就算自己說出來，她會相信嗎？說不定以爲自己在向她講科學幻想故事哩！

事實上如非自己親自經歷過，就算有人告訴自己：外太空一個距離地球凡兩百萬光年的星球上，有生物誤闖地球，現在正在設法利用牠們的智慧，地球上的人力和物資設計一種超光速十倍的火箭載牠們回去，自己也會斥爲無稽之談。

人類的望遠鏡雖然造得越來越大，天文知識也越來越多，科學更是一日千里地在進步着，然而，却還不足以去和距離兩百萬年之外的一個星球上的高等生物打交道，或者相信牠們的存在！

錢教授逐漸定過神來，道：「小妹妹，我……我想我該走啦。」

「好的，你跟我來。」白小妹說着打開房門，向外窺伺了一會，才道：「外面沒有人，出來吧。」

她領着錢教授向外走去，來到後花園中，輕輕地吹了一下口哨。

口哨聲甫落，左邊花叢間竄出一條人影，白小妹向他迎了上去，道：「小鬼子——」話說到一半，忽然怔住了！

那個自黑暗中竄出來的那裏是什麼小鬼子，正是崔家忠僕阿高！

阿高嘴角泛着狡黠的笑意，向兩人走了過來。

「高……高大哥，你——」白小妹知道事有蹊蹺，向後連連退步。

錢教授也看清楚出來的是個彪形大漢，而且是崔榮生的僕人，心下一凛，轉身便逃。怎知阿高趨上前去，自袋中取出一把裝了滅聲器的手槍，道：「別動，否則我開槍！」

錢教授僵立於地，阿高又向白小妹望來，道：「你也別動，否則我殺了你！」

「高……高大哥，小鬼子呢？」白小妹訥訥問，原來她和王小克相約定事後在後花園相會，並以口哨作暗號，怎知出來的却是阿高，不禁暗暗爲王小克的安危担心。

「哼，若不是怕打草驚蛇，早已宰了他！」阿高冷冷地道。

白小妹聞言才放下心來，暗想他們的目標大概在錢教授的身上，因此沒有着力追拿王小克。

「走吧！」阿高手指一揚，向裏指了一指。兩人只得向別墅裏走去。

阿高將他們押到了自己房中，拿起了室內綫電話，道：「少爺，人逮到了。」

「老的還是少的？」崔榮生的聲音自電話裏傳來。

「一個老的，一個少的，但却是個女的。」阿高望了白小妹一眼，答道。

白小妹心下恍然，原來崔榮生入房之後，用內綫電話通知阿高追查，自己一時大意，竟然送羊入虎口，可是她仍然不知道剛才房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暗想再大的罪過無非和王小克串同混進書房而已，並不爲自己的安危担心。

然而，錢教授此時已嚇得牙關交戰，豆大的汗珠自額上滴了下來。

「錢教授，你別怕，他們再大胆也不會隨便殺人的。」白小妹安慰他。

錢教授苦笑了一下，對於一個終生研究科學而又有所成就的學者來說，有時毀了他的「記憶」，也即是學問知識，簡直比殺了他更難受。

「把他們帶進來！」崔榮生吩咐。

「是！」

兩人被阿高押到書房之前，鋼門緩緩地打了開來，阿高用力一推，說道：「進來！」

錢教授慘然一笑，踏進書房……。

×　×　×

王小克亡命價般向下山的馬路跑去，而且不斷地回頭觀看。

由於經過一番奔跑，他的心劇烈地跳着。

一想到剛才若非自己眉精眼企，說不定此時已經落在阿高手中的情況時，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他一面向前跑着，一面想：阿高怎會埋伏在後花園中？

最要緊的，是白小妹和錢教授安全。從剛才的情形看來，阿高手中有槍，而且是裝了滅聲器，殺傷力極大的點四五口徑，自己若非走快一步，阿高發射起來，那裏還有命在？

下山的路越來越斜，王小克心慌意亂

，右脚踢到一塊石子，滑跌下地。

「啊呀」一聲，王小克撲下石屎路，手向膝蓋摸去，着手處一陣劇痛，竟然擦傷了皮膚，鮮血流了出來。

王小克向前望去，距離市區還有好幾里路，如果走步跑下山的話，起碼還要一兩個小時，然而，膝蓋已經擦傷了，傷口處鮮血汩汩流了出來，若不及時包裹消毒，發起炎來，或者破傷風菌，那可不是玩要的。

他一拐一拐地往附近一塊山石坐了下來，咬着牙齦，將傷口處的褲脚撕了下來，綁在大腿上。

這時候，最好有一架汽車經過，把自己載下山去。

已經是凌晨一時多，附近全是荒嶺野谷，那裏有汽車的影子？正在暗暗叫苦，忽然前面傳來一陣汽車馬達聲，心下一喜，支撐着站起身來。

兩道車燈由弱轉強，王小克正想大聲呼叫，忽然念頭一閃：會不會是崔榮生的車子？聲到口邊急忙咽回，而且一拐一拐地跳回山石後面。

車子越來越近，王小克瞇着眼向前望去，隱約看得出那是一架客貨兩用車，在「崔氏別墅」中，並無這種車輛，急忙又自石後跑了出來，叫道：「喂，喂，停車，停車！」

客貨兩用車的司機聞聲將車子停了下來，見是一個小孩，探首出來，問道：「什麼事？」

王小克向司機露出一個友善的笑容，道：「這位大哥，是不是要到市區去？」

司機點了點頭，道：「是的。」

「能不能送我一程？」王小克見他臉上有猶疑的神色，急忙又補充了一句，道：「只要送我到可以截車的地方便行。」

那司機這才勉強地點了點頭，道：「上車吧。」

王小克攀上車子，在他身旁坐下，道：「謝謝。」

二十分鐘後，車子已經來到市區，這時已是深夜，市區中心鮮有人踪，王小克見不遠處的街口有一個的士站，向司機道：「這位大哥，你在前面街口停一停，好嗎？」

王小克匆匆下了車，向的士站一拐一拐地跑去，終於上了一架的士，道：「警察總部。」

司機詫異地望了王小克一眼，暗想這小孩子三更半夜到警察總部去，究竟有什麼事。

「快一點。」王小克催促他。

的士司機這才開動了車子，警察總部離附近只有幾分鐘的車程，王小克付了車資，向總部大門奔去。

換作以前，值日警官未必會和王小克打招呼，但自從他帮周探長破過幾件案後，警局上下人等都認得這位眉清目秀的「小鬼子」王小克，值日警官方軍曹遠遠便和他打了個招呼。

「周探長在嗎？」王小克問。

方軍曹望了望腕錶，道：「小鬼子，你有沒有攪錯，現在是什麼時間，周探長有可能二十四小時服務嗎？」

「他……他不在？」

「當然了，」方軍曹道：「這當兒，周探長大概已經見他的老祖宗周公去！」

王小克道：「我可以借打個電話？」

方軍曹打笑着說：「可以是可以，但千萬不要將它打爛。」

王小克那裏有心情和他說笑，急忙奔向電話機去，撥了周探長家裏的電話。

電話剛响了一下，周探長便來接聽，但從他的聲音聽來，顯然好夢正酣。

「我是小鬼子，」王小克道：「姓崔的事我全知道了。」

周探長聞言精神一振，睡意盡消，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說來話長，周探長，你可不可以來一來？」

「你在那裏？」

「總部。」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好，我立刻來！」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才吁了一口氣，在一張長沙發上坐了下來。

不久，周探長匆匆而來，將王小克請進了探長室，燃上一口烟，道：「好，究竟你查到了什麼？」

「姓崔的原來是個間接兇手！」王小克道：「賓臣院長，哈遜氏博士，還有彼得博士，都是他害的！」

周探長雙眉一揚，道：「哦？」

王小克於是將那「紅色書虫」的眞正身份，以及牠們如何在兩萬年以前便降臨地球，正想利用地球人類的人力造出超光速十倍以上的火箭，將牠們送回距離地球兩百萬光年的外太空去說了出來。

周探長緊皺着眉，等王小克叙述完畢，才緩緩地站起身來，在室中踱着步。

「探長，咱們要趕快呀！」王小克說道。

「快？快什麼？」

「錢敎授如今還在別墅中，咱們要快點去救他才成！」

周探長道：「小鬼子，你剛才所說的都是實話？」

「什麼！難道你以爲我在編故事？」王小克又急又氣，站起身來，道：「你不信的話——」

周探長揮手阻止他說下去，道：「首先我問你，牠們用什麼方法殺人？」

「我——我怎知道？」

「姑勿論牠們是什麼東西，我們講求的是証據，殺人的證據！」

「可是，如果不及時阻止的話，那三十餘個科學家，將會被牠們殺光！」

「小鬼子，你相信在兩萬年以前，便有什麼外太空的『高等生物』降臨我們地球上麼？」周探長問。

王小克瞪目結舌，訥訥地問：「你……你不相信！」

「小鬼子，剛才你所說的，根本就像科學幻想小說一樣，一個稍有點學問和知識的人，是不會相信的。」

「那却是事實。」

周探長搖着頭，道：「除非有証據拿出來，否則沒有人會相信的。」

「好！那麼你立刻和我到姓崔的那幢別墅去，那些『紅色書虫』，還有錢敎授，都是証據！」王小克道：「你信不過我

，可是錢敎授是個德高望重的學者，他的話你總信得過。」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和你跑一趟。」說着打開門，領先向前走去。

「周探長，你不多帶幾個人去？」

「幹什麼？」周探長詫異地道：「崔氏別墅現在住着三十位著名科學家，我們以前派過便衣去暗中保護，但姓崔的反而說我們打擾了他們，上面發過命令，叫我們不准再去騷擾他們，這次我和你去，如果沒什麼發現的話，上面怪責下來，哼，哼！」說着苦笑一下。

王小克見他始總在懷疑自己剛才所叙述的一切，心下不禁又急又氣，但想到眞相等一下立刻可以大白，便忍住了氣，隨周探長來到他的車子之前。

半小時後，車子已經來到崔氏別墅大門外，只見別墅中燈火全熄，闃無聲息，周探長咬唇沉吟了半晌，才按了按汽車喇叭。

半晌，阿高惺忪着睡眼前來應門，見是周探長，愕了一愕，問道：「探長有什麼貴幹？」

周探長望了身畔的王小克一眼，道：「剛才這裏發生過什麼事麼？」

「沒有啊！」阿高臉上露出茫然的神色，道：「發生過什麼事？」

周探長猶疑了一下，道：「我們——我們可以進去看看麼？」

「全睡着了，少爺吩咐過，無論甚麼人都不准騷擾貴賓們。」阿高道。

「錢敎授在嗎？」王小克忽然問。

「在的，」阿高瞥了王小克一眼，道：「啊，小鬼子，你不是給少爺炒了魷魚嗎？又回來幹甚麼？」

王小克臉上一紅，道：「剛才，我看見你們少爺要向錢敎授下……下毒手。」

阿高神色一變，道：「胡說八道，錢敎授是我們這裏唯一的本市貴賓，沒有人向他下毒手。」

這時，崔榮生的聲音忽然自後傳來，他道：「阿高，甚麼人？」

「是周探長和姓王的小孩子。」阿高轉頭回答。

「他們想幹甚麼？」

「他們說要進來看看錢敎授。」

崔榮生身披晨褸，自內走了出來，態度出乎王小克和周探長意料之外，竟然十分和藹親熱，他道：「啊，探長深夜造訪究竟有甚麼事？」

「我……我想看看錢敎授，聽說有人要對他不利。」周探長道。

「那有這樣的事？」崔榮生道：「錢敎授好端端地在客房裏睡覺，你們如果不信，請進來看看吧。」

周探長瞥了王小克一眼，王小克急忙道：「好的，我們就進去看看。」

阿高打開了鐵閘，崔榮生說道：「請進。」

王小克和周探長隨着崔榮生踏進客廳，崔榮生朝着阿高道：「你進去看看錢敎授睡着了沒有。」

「是，少爺。」阿高答應一聲，轉身跨上梯級，王小克留意到他在彼得博士以前住的「一〇九」號房門前停了下來，敲着門。

門打開了，錢敎授探首出來，阿高向他說了句話，他立時隨着阿高下樓。

王小克一見了錢敎授，立時趨上前去，道：「錢敎授，你沒有事吧？」

「甚麼事？」錢敎授詫異地望着王小克，「你是誰？這樣晚來找我有何事？」

王小克呆了一呆，急忙道：「錢敎授，難道你忘了剛才在書房裏發生的事麼？他們說要毀了你的——」說到這裏，腦中念頭一閃，不由暗叫不妙！

照錢敎授臉上茫然的神色看來，他的確忘記了剛才在書房中所發生的事，這一點，不但王小克看了出來，連周探長也看出來了。

周探長站起身來，道：「小鬼子，咱們可以走了。」

「不，」王小克仍不死心，向錢敎授說道：「剛才……剛才你不是進過書房去麼？」

錢敎授點了點頭，道：「是啊，怎麼了？」

「崔先生有沒有拿一種紅色書虫給你看？」王小克又問。

「有的。」

周探長聞言停下脚步，望定了錢敎授，希望得到進一步的証據。

「那些書虫，其實是外太空的高等生物，牠們隨着一塊龐大無朋的殞石，在兩萬年前降落到地球上，」王小克指住崔榮生，道：「崔先生說，牠們正在物色地球上傑出的科學家，爲牠們製造超光速火箭回去——」

「小朋友，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錢敎授疑惑地望住王小克，道：「你是不是科學幻想連環圖書看多了？」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照這種情況看來，錢敎授若非和「他們」妥協，便是被毀掉部份記憶，否則他臉上的表情不會這樣逼眞。

「王小克，我知道你被我炒了魷魚後心有不甘，可是，爲我增加麻煩也用不着出動周探長啊！」崔榮生道。

「錢敎授，」周探長插口問：「剛才你到崔先生的書房中幹甚麼？」

「哦！我們只不過研究崔維明敎授所留下來的一個方程式而已，」錢敎授道：「那眞是一項偉大的發明！」

「沒有別的事發生？」周探長問。

錢敎授仰首想了一會，笑着搖頭，道：「我年紀雖然大了，但相信發生於頃刻間的事，還不致完全忘掉吧？」

周探長拉了王小克一把，道：「我們打擾了，晚安！」

「晚安。」錢敎授溫和地回禮。

離開崔氏別墅後，王小克急不及待地問周探長道：「探長，錢敎授被牠們破壞了記憶力，剛才我聽到崔榮生向牠們這樣要求的，可是牠們不答應，後來，大概發現我會把這個秘密宣洩出去，所以才讓步的。」

「小鬼子，就算我相信了你全部的話，却又怎樣？」周探長跨上車去，道：「難道可以拘捕崔榮生？並將那些所謂外太空高等生物毀滅？」

「總不成看着全世界最傑出的科學家

們被他們毀掉！」王小克咬着牙說。

「小鬼子，爲了崔榮生老子崔維明的死，我已經受了不少氣，」周探長道：「姓崔的不好惹，咱們還是忘了它吧！」

「如果慘劇再上演呢？」

「這個——」周探長說着發動了汽車馬達，說道：「如果像以往的慘劇一樣，發現不到一點痕跡的話，那也是無奈伊何的。」

王小克腦中忽然閃出了一個疑問，緘默了。

「小鬼子，你很不服氣，是不是？」周探長見王小克咬着唇默默無言，笑道：「多管閒事是沒有甚麼益處的，算吧！」

「可是你委托我調查姓崔的事！」

「哦？」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只要他不再利用金副局長來壓我，我吃飽了飯不會多睡一覺？那是過去的事了。」

王小克嘟起了嘴，他知道，這件事還沒有過去，相反地正在開始。

他下了決定，再到水塘旁石屋前的石板下查一查，也許能找到那些紅色書虫。

先前，王小克眼中閃出的疑問就是：爲甚麼牠們不聚在一起而要分散開來？

周探長把王小克送了回家，車子一溜烟走了。

王小克一步步拾級而上，剛才忘記查問一下白小妹的安危，不過，錢教授既然安全無恙，不悉內情的白小妹自然更無問題。

這天晚上，王小克翻來側去難以入眠，腦中不斷想着那些「高等生物」的問題，他忽然想到，如果牠們也施術使自己忘記這一切，那麼，牠們的存在豈不是永遠成爲沒有人知道的秘密？

同時，他又暗暗好奇，那些外太空的高等生物自稱在科學方面先進了地球人類一百萬年，倘若科學的進展是以幾何級式的話，牠們的科學到底發展到什麼程度？

王小克的想像力不能說不豐富，然而，却難以想像到牠們以什麼做粮食，有沒有婚姻制度，有沒有宗教，錢幣，娛樂等等。

他想到崔榮生所說的那番話，覺得很有道理，是的，人類的知識實在太幼稚了，一直以其他星球有沒有水，空氣和陽光來推測是否有生物的存在——因爲這三樣東西是人類生存的起碼條件。

人類的生存，對於其他星球的「人」來說，也許正是相反的呢？正如人類不適宜生存於其他的星球之上。

人類只會推己度「人」，自以爲是，對於自己所居住的地球還不能充份瞭解，怎可能瞭解距離地球凡兩百萬光年的其他星球的情況？

崔榮生說得很有道理，時間的計算是人類自己規定的，對於其他的星球，人類的一年也許是「他們」的一秒鐘誰曉得？

如果那些「紅色書虫」把牠們的智慧傳給人類，那麼，人類將會平白進步了一百萬年，可是有這個可能嗎？生性好戰好侵畧的人類，到時可能會派兵侵佔牠們的星球，把戰爭帶到整個宇宙。

整個晚上，王小克在胡思亂想下過去了，直到天露出魚肚白，這才朦朧地睡了過去。

醒來時已經是下午十二時多，如果不是婆婆叫他，還不知道要睡到什麼時候。

他盥洗過後，離開家門，到附近一爿大牌檔喝了杯奶茶，吃了件鷄蛋三文治，埋單離去。

經過電器舖時，聽到電視機正在作「下午新聞簡報」，廣播員的聲音吸引了他：「兩個星期前駕臨本市的三十二位著名學者，又有一名離奇暴斃，死者安徒生博士，五十八歲，美國加州人，係一名物理學家和火箭動力專家，據報，安徒生是今日凌晨四時三十分，在本市著名學者崔維明教授的別墅中暴斃的，崔氏別墅自上週起，已經接通發生了三樁案件……」

王小克向螢光幕望去，正播映着安徒生博士的照片，他未及聽下去，便跑到隔壁一間餐室中，拿起了電話撥給周探長。

然而，周探長並不在，助手回說他辦案去了。王小克放下電話，心裏想，崔氏別墅中接二連三地發生死亡案件，顯然並非巧合，周探長再想袖手旁觀也是不可能了。他伸手截了一架的士，向半山的水塘而去。的士來到水塘附近停了，王小克付過車資，向小徑走去，來到那座石屋之前，蹲下地來，撥開泥土，將石板揭開，不禁呆了一呆——那本書籍已經不見了！

望着土坑出怔，王小克腦間閃了幾個念頭，但只有一個最鮮明，那是：崔榮生將它取去了！正想站起身來，忽然腦頂生風，一件重物迎頭擊下，他閃避不及，立時暈了過去。也不知過了多久才幽幽醒轉，睜眼一看，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阿高的面孔，跟着，看到站在阿高背後的崔榮生，王小克立時打量一下處身環境，竟是一間以石磚砌成的小室。

「我…我在那裏？」王小克摸着頭頂，發覺起了個「高樓」，還在隱隱作痛。

「你從鬼門關兜了一轉！」阿高冷冷地說。

王小克想起在石屋前受襲，原來是他們兩主僕幹的！

「少爺，爲了免却日後麻煩，依我說，還是一刀了結他算了！」阿高轉頭向崔榮生道：「這個小子留着是個後患。」

王小克凜了一然，想不到阿高如此狠毒，急忙向崔榮生望去，只見他雙眉深鎖，沉吟着不出聲，在此生死關頭，王小克那裏還顧其他，先保命要緊，急忙道：「崔先生，別殺我！我發誓不把你們的事拆穿，你們放了我吧！」

崔榮生仍然皺着眉。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猜不透他在打什麼主意。

半晌，崔榮生向阿高道：「你上去吧，等一下周探長他們如果再來，你替我應付一陣。」

「是！」阿高說着推開一道門，王小克乘機向前望去，只見門後是一道石級，這間石室大概是在別墅的地窖中。

崔榮生待阿高離去後，拉了張椅子，坐在王小克之前，道：「你眞的答應我不把這裏的事宣洩出去？」

王小克眼前露出一絲曙光，急忙點頭，道：「我可以發誓！」

崔榮生嘆了一口氣，道：「我信得過你嗎？你眞的能守秘密嗎？」

性命攸關，王小克急忙答道：「當然

信得過，我會守秘密的。」

崔榮生搓着手，道：「如果他們知道你落在我的手中，早已命我殺了你，對了，你怎知道石屋前有東西埋藏着？」

「我……我……」王小克訥訥地答道：「有一次跟在你背後發現的。」

崔榮生臉色一變，道：「原來你早已知道了牠們的存在！」

「不，當時我並不知道那是什麼，是……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

崔榮生點了點頭，道：「王小克，你是個聰明的孩子，昨天晚上我在書房中和錢教授所說的話，你全聽到，也明白？」

王小克點着頭，道：「錢教授不是被牠們毀去了部份記憶？」

「是的，」崔榮生道：「如果不是你突然出現，牠們豈肯這樣做？因爲一個人腦的構造十分奇特，能聽到和見到的事，雖然暫時可以忘記，但一經觸發，又會恢復記憶……」

「所以他們昨天晚上又害了安徒生博士？」王小克問道。

崔榮生艱澀地答：「是的。」

「崔先生，牠們這樣地殘殺人類，你……你爲什麼不加阻止？」

崔榮生苦笑道：「如果能阻止的話，我早阻止了，我現在是無能爲力，除了聽牠們的命令之外，再無第二種選擇。」

「爲——爲什麼？」王小克不解地問：「難道你不可以離開牠們嗎？」

「你不知道牠們的神通，我父親所以成爲著名學者，都是牠們『栽培』的，崔榮生喃喃地道：「以牠們的智慧，要使一個人『出人頭地』和名成利就，根本是易如反掌的事，譬如說，牠們只要幇人『發明』一件東西取得專利權，便可以頓成巨富，而且名聞遐邇。

「我們是人，我們深切地瞭解人的劣根性，只要許以若干好處，有種人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我離開牠們，牠們可以另外再找傀儡，萬一找到的是一個大壞蛋，不但甘心被牠們差遣利用，還憑牠們的智慧做出喪盡天良，不利於全人類的事，那時豈不更糟？

「試想一想，如果現代的人回到一千年前的古代，他的智識是否可以駕馭那時候的人？同時，他所製造出來的機槍大炮，是否比刀劍利箭更厲害百倍？他若要征服那時的人，是否易如反掌。」

王小克明白他的譬喻，點了點頭。

「所以，我盡量遷就牠們，但願將牠們送回外太空，別再在地球上多生禍端，那便求之不得了。」崔榮生嘆了一口氣，又道：「我父親是死在牠們的手中，你以爲我不想替家父報仇麼？」

王小克聞言垂下頭來，這樣說來，崔榮生是犧牲了小我，希望可以爲人類摒除有可能最兇猛的敵人！

在那些外太空高等生物的眼中，地球人根本就等於我們看石器時代的人類一樣！設若一隊裝備了最現代化武器的軍隊和石器時代的人作戰，一挺機槍便能取得壓倒性的勝利！

如今，人類是石器時代的人，而那些外太空的高等生物，却是等於一隊有現代化武器的軍隊！

崔榮生又道：「牠們所以不敢明目張膽地屠殺人類，因爲人類還有被牠們利用的價值，地球上的物資，只有地球人可以利用，同時，超光速的火箭，也只有人類的人力可以造得出來，牠們雖然有比我們想像中更大的知識，但在地球上無用武之地，倘若想建設什麼物事，還要有賴於我們！」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忽然問道：「難道我們不能想法子消滅牠們嗎？」

崔榮生呆了一呆，喃喃地道：「消滅牠們？」

「是啊！有句成語叫作『虎……虎落什麼陽被犬欺』，牠們不習慣地球上的環境，或許地球上有令牠們致命的東西也說不定。」

「空氣是牠們至命的東西，所以，牠們要居住在試管中，」崔榮生道：「不過，只要暴露在空氣中不超過地球時間一年，也不會立卽死去。」

「我們何不設法使牠們暴露在空氣中一年以上？」王小克精神一振，問道。

崔榮生搖了搖頭，道：「牠們比人類更精明，先父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他曾經試過這個法子來消滅牠們，結果呢？死掉了四個，其他的逃掉了，而他老人家也突然暴斃了。」

「那些在石屋前面地下的書虫，就是逃掉的那一批？」王小克問。

「唔，不過牠們也另外有活命的寶貝，那是藏身於書本中。」崔榮生道。

「爲什麼？」王小克不解地。

「我也不明白，大概書籍的油墨味適合牠們生存吧？」崔榮生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書籍，牠們想活下去，也不太難。」

王小克緘默了，這樣說來，消滅牠們根本毫無辦法。

「好了，我也要去了。」崔榮生站起身來。

「崔先生，」王小克對他的觀感刹那間轉變過來，柔聲問：「我有什麼可以幇忙你的地方？」

「別把牠們的存在說出去，否則，意想不到的禍端可能會降臨在全人類頭上。」崔榮生苦笑一下道：「爲了提防你言出無心，所以，還是請你在這兒住一個時期，三餐我會命人送來。」

崔榮生說完，打開房門離去了，王小克等他脚步聲消失，立時趨上前去，然而木門無柄，崔榮生又在外面反鎖住了，只得嘆了一口氣，坐回床上。

如今，王小克已經明白了整件事的原因始末，却依然沒有應對之策——現在面對着的，是一羣知識水平超過地球人一百萬年的高等生物啊！

王小克和衣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出怔，有個如同蚊叫的聲音傳進了他的耳朵：「小鬼子，你還認得我嗎？」

王小克心頭一跳，循聲音望去，只見白色床單之上，有一個小紅點在蠕蠕而動，正是那種太空的高等生物「紅色書虫」！

「你……你是——」王小克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

「我是環型學博士，你可以叫我六二五。」那紅色書虫道。

「什麼環型學博士？」王小克呆呆地問道。

「卽是你們地球上的天文學家，原子學家，」六二五道：「不過我們叫『環型學』，凡是圍繞着一個中心旋轉的，都歸這一門科學。」

王小克對科學一竅不通，却坐直起身，道：「你……你怎會認識我？」

「我在你家中住過。」

王小克「啊」地一聲叫了出來，道：「原來你是我以五百元賣給崔先生的那隻紅色書虫。」

「不錯。」

王小克俯下首來凝望着牠，暗暗奇怪爲何牠的聲音這般細小，但聽在耳中却這般清晰。

「你爲什麼不和牠們在一起？」王小克問。

「我那些同伴？」六二五道：「牠們和我合不來。」

王小克呆了呆，想不到外太空的高等生物相互間也和人類一般相處得不融洽。

「小鬼子，崔先生把你關在這裏到底想幹什麼？」六二五問。

王小克聳了聳肩，說道：「我也不大清楚，大概是怕我到外面揭穿你們的秘密吧？」

「唉！崔先生是地球人，爲什麼要被我們利用去對付自己人呢？」六二五道：「牠們在這兩萬年來，一直記掛着回去，可是……可是……」

「可是什麼？」

「唉！地球人根本沒有能力替我們製造那種火箭的！」六二五聲音黯然，道：「牠們是在做夢！」

「建造運送你們回去的火箭，工程是很大麼？」王小克問。

「倒也不是，不過有幾種混合金屬的材料，地球上根本沒有，如果要提煉的話，以地球上的科技水準看來，起碼還要三萬年，才可以提煉成功！」六二五道：「我曾經將這一點提出來告訴牠們，可是牠們不相信，說是與其待在地球上等死，倒不如碰碰運氣。」

王小克這才知道原來那些「紅色書虫」對於返回牠們所屬的星球也沒有絕對的把握，問道：「聽說你們如果在這幾年間不回去，便會被地球上的空氣殺死，是不是？」

六二五道：「是的，最多還有兩年，我們再也支持不下去了。」

王小克心下一動，這樣看來，那些「紅色書虫」一定會在這兩年間出盡千方百計利用地球人類爲牠們建造那種超光速火箭。可以想見的是，這兩年內必定會有不少事故發生，如果不及時阻止牠們的話，地球上可能會來一場開天闢地以來最大的災禍。

「你——你爲什麼叫六二五？」王小克好奇地問。

「我們並不像你們有姓名，我們是以自己的學系而編號的，」六二五道：「在我們星球上，一共有七萬五千多科學系，分得很清楚每人專攻一兩系成爲專家。」

王小克點了點頭，暗想這倒和地球上差不多，好像彼得博士，他就是專攻生物學系的，不過地球上的學問還很幼稚，那有七萬五千種以上的專門科學？

隔了半晌，王小克又問：「你爲什麼和牠們合不來？」

六二五道：「牠們歸家心切，不顧一切，不理後果地胡來，我勸牠們又不聽，所以，我離開了牠們，如果不是你把我送回來，這時候，我可能已在外面自生自滅了。」

隔一會，六二五又道：「不過牠們也絕對缺少不了我，兩萬年前，我們一共有四個『六二五』來到地球，可是其中三個已經在一千年前的一次火災中死掉了，現只在剩下我一個。如果牠們想實行計劃，必定要利用『環型學』，所以，才四處找我。」

王小克凝望着六二五，想不到體積只有幾毫釐的牠，担當的是如此重要角色。他同時想到爲何崔榮生會登報徵求紅色書虫的原因，大概是六二五的同伴建議的。

「六二五，既然你不同意牠們的做法，那麼，應該用什麼法子來阻止牠們呢？」王小克問。

六二五沒有回答，牠轉了一個身跳到地上去，王小克眼一花便不見了牠踪跡。

忽然，六二五的聲音傳進了他的耳畔：「辦法是有的，但只有一個，不過我不會教你，我們『環型星球』的生物在這四千萬年以來，已經不再自相殘殺了。」

然後，王小克再也聽不到牠的聲音。

他坐在床沿呆呆出怔，腦際間不斷想着「六二五」所說的話：「辦法是有的，但只有一個……」

到底是什麼辦法？應該和崔榮生談談，他雖然爲牠們利用，但出發點還是爲了人類，如果有辦法阻止牠們摧殘人類科學界的精英的話，他會肯的。

正想應該用什麼方法通知崔榮生下來和自己談話時，門打開了，阿高走了進來，手中捧着一個食物盆。

「高大哥！」王小克討好地喚了聲。

阿高冷冷瞥了王小克一眼，把食物盆放在枱上，轉身便欲離去。

「高大哥，你可以替我請崔先生下來一趟嗎？」王小克問。

「幹什麼？」

王小克道：「我——我有件事想和他商量商量。」

「他沒有空。」

「高大哥，請你帮帮忙，這是很重要的事！」王小克哀求他。

「難道他請律師爲自己辯護的事就不重要麼？」阿高說。

王小克聞言呆了一呆，訥訥地問：「崔先生他——」

「你的朋友，那位周探長半個小時之前將他拘捕了！」阿高說。

王小克吃了一驚道：「爲什麼？」

「錢教授又離奇暴斃了！」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那些外太空的高等生物果然不肯放過錢教授。

照這種情形看來，他更應該立刻找崔榮生商量一下阻止之法。

「高大哥，那麼，讓我出去見他，好不好？」

「不行，」阿高道：「少爺吩咐過，

你不能離開地牢的。」說完，轉身踏出石屋，「嘭」地一聲將石門關上了。

王小克又急又氣，但有什麼法子？

食物盆上的菜餚根本吸引不了他，王小克在室中踱來踱去，既然阿高不肯放人，那麼自己就該想法子逃出這間石室的！

然而，石屋中沒有窗戶，除了那扇反鎖的門之外，根本別無出路！

他緩緩地走到石門之後，蹲下身來，打算視察一下石門的構造，忽然，一個熟悉的聲音自門後傳來。

「小鬼子，你在裏面麼？」是白小妹的聲音。

王小克眼前一亮，急忙道：「是的，小妹！」

門外靜了一會，白小妹又道：「別急，我們會想法子救你出來的。」

王小克心下一寬，但一想到白小妹口中的「我們」兩字，不禁暗暗奇怪，除了她之外，還有誰？

大約過了十分鐘，門外傳來「拍」地一聲，然後，門推了開來，王小克首先看到的是手中拿着一把大型剪草刀的林毛毛，然後是白小妹，阿發和幾個和他住在一間房的「臨時童工」。

白小妹見王小克安然無恙，大喜過望，趨上前來道：「小鬼子，你沒事吧？」

「小妹，崔先生呢？我要見他！」

衆人都是愕了一愕，暗想他是被崔榮生囚禁起來的，好不容易救了他出來，却反而要去找崔榮生。

「他被周探長帶走。」白小妹回答。

「那麼，我到周探長那裏去見他！」王小克說着衝了出去。然而，當王小克匆匆忙趕到警局時，周探長回說崔榮生已被他的法律顧問姚律師保釋出去了！

王小克氣喘喘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周探長道：「小鬼子，你是否又有了什麼發現？」

「那種外太空的高等生物跟我講過話！」王小克道。

周探長先是呆了一呆，隨卽笑了起來，道：「牠們竟然會說地球話，而且還是中文？」

王小克聽得周探長話中有諷刺之意，心下有氣，道：「周探長，我不是在和你開玩笑，人類卽將有一場大浩刼了！」

「是嗎？」周探長燃上了一口烟，緩緩地問道：「什麼浩刼？」

「那些外太空生物將會作垂死掙扎，冀圖返回牠們的老家。」

「牠們？牠們到底有多少數目？」

「兩萬年前是四十多個，後來陸續地死去了，一千年前，有三個是喪生於一場火災之中——」說到這裏，王小克心念一動，道：「火災，對了，是火災！」說着，從沙發上彈跳起身，衝出探長室。

「喂，小鬼子，你在幹什麼？」周探長自後追了上來。

然而，王小克並不理他，逕自跳上了一輛的士，向司機說出崔氏別墅的地址。

的士來到「崔氏別墅」時，王小克便意味到氣氛有點不對，別墅前的草坪上往日都有不少貴賓在作日光浴，但當時草坪上闃無一人。當他踏進別墅的大廳時，更加確定別墅中有事故發生了！大廳中擠滿了人，而人人臉上的神色都是張惶失措。

他心中想，莫非又有那一位學者遭受了外太空高等生物的毒手？

王小克一眼瞥見白小妹和阿發站在一旁，於是走上去問：「小妹，又發生了什麼事？」

「崔先生他……他死了！」

王小克心中一震，訥訥地道：「崔先生他……他也死了？」

「就在十分鐘之前。」

王小克趨上前去，只見阿高站在書房鐵門之前，正在向幾位貴賓解釋着，看樣子是不准他們踏進書房。

王小克向阿高走了過去，道：「高大哥，崔先生又被牠們害死了？」

阿高臉色一變，道：「你……你怎麼出來的？」

「我在問你，崔先生是不是被牠們害死的？」王小克沉聲問。他腦際間閃電般盤思，那些「高等生物」若非找到另一個傀儡，是不會下手將崔榮生殺死的！

從阿高臉上的神色看來，崔榮生當然是被牠們所殺，說不定阿高便是牠們選定的「接班人」！

阿高雖然沒有什麼知識學問，但越是沒有知識和學問的人，越是會聽候差遣，做出有知識的人所不肯做出來的事的！

阿高臉上的肌肉抽搐着，從這一點，王小克更加確定了，他道：「高大哥，我可以進去和你談幾句話嗎？」

阿高眼眶中閃過一陣狡黠的光芒，道：「好。」兩人進入書房中後，王小克發現崔榮生伏在書枱上一動也不動，手中緊緊地抓着個一電話筒，可見是正在和人通電話時暴斃的！用不着說，崔榮生一定是突然決定把那些外太空高等生物的存在告訴人而遭毒手！

王小克緩緩地踏上前，忽然，阿高右臂向他頸脖劈下，但王小克早有防備，像狡兔一般竄上前，一面叫道：「高大哥，你和牠們合作是沒有好處的！」

阿高不理，追了上來，王小克一面在書架間逃來逃去，一面高聲叫道：「你看，崔老先生和崔先生的下場不就是一個證明麼？」然而，阿高睜大着雙眼，眼睛裏全是殺機！王小克暗嘆了一聲，取出火柴來劃着火，拋到地氈上。

那地氈一着火便蔓延開來，阿高見勢大驚，急忙奔上前來撲火，但王小克朝着一個書架用力一推，書架倒了下來，把阿高壓在下面，再也動彈不得。這時，室中已經瀰漫了烟霧，王小克屏住呼吸，打開書房的鐵門，竄出房來，立時又把鐵門關上，轉身向負責調節空氣的林毛毛道：「林毛毛，加强書房中的空氣調節！」

林毛毛答應一聲，轉身離去。

王小克望着自動反鎖上了的書房鐵門，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這時，別墅外傳來警車聲，周探長匆匆忙奔了進來，道：「小鬼子，崔先生剛才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說是要告訴我一個秘密，可是還沒說下去便沒有聲音了，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王小克淡淡一笑，就算自已將「怎麼一回事」說了出來，自認頭腦澄清，充滿科學智識的周探長會信麼？（全文完）

單拾兒傳奇故事續篇

浮玉風雲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葫蘆寶笈現　浮玉風雲籠

微曦衝破了晨霧，一綫綫一條條的橘紅光箭，自晴空中倒掛下來，山巒湖海林野間，蔚成一片奇觀。

驀地傳來一陣如敲韻板的疾暴蹄聲，曾過五湖横越關山的「紅雲玉影」，在一片青烟籠罩下閃過，當人們定神凝目想看個清楚時，這人和馬早已遠出十里以外。

紅雲飄過了碎石路，踏臨西天目山咽喉要道的「叫口嶺」，倏忽自嶺頭傳來一聲歡呼——單哥哥，呼聲中，倩影飛翔半空直撲而下。

紅雲玉影隨聲而停，現露出那一襲青衫精神煥發的馬上人——單十二（單拾兒），他滾鞍下馬，雙臂歡舉，恰和由空撲落的倩影相擁，星眸閃光，默默無言，誰說不是玉姑娘，玉姑娘鬆脫柔荑，嫣然一笑道：「事辦好了？」

「嗯，」單十二開朗的報之一笑道：「全好了，很順當。」

「推算日子，單哥哥是該回來了。」

「玉妹莫非就爲了接我才……」

「誰說的？」玉姑娘粉臉兒一紅，道：「我是接琴姊的，她人呢？」

「啊！琴妹她……」單十二話說出口，也想及琴姑娘必是緊追自己回了家，才要說明，玉姑娘已經咯咯一笑接上話。

「單哥哥裝糊塗。」

「玉妹，回去再談吧，大哥和羅漢都好？」

玉姑娘頷首作答，他們手牽手緩步行，任由寶馬隨後，踏上那熟悉的環山小徑時，單十二又開口道：「我心急着回來，計算要傍晚才能到，沒想火雲眞快。」

玉姑娘含笑一掃單十二，道：「現在離天黑少說還有一個時辰，單哥哥正好趕上吃我做的點心。」

單十二笑應着，舉目看到羅漢雙臂抱在胸前氣沖沖的站在門口，羅漢也看到了單十二，甩步迎來，一面接過韁繩，一面說道：「二叔您可回來了！」

單十二摸着羅漢的頭，說道：「怎麼，嫌二叔回來晚了？我問你，你是和誰生氣？」

羅漢果然正在生氣，聞言恨聲道：「別提了，碰上了個不講理的老太婆，還有一個小姑娘，眞氣死人啦。」

玉姑娘笑道：「不致於氣的昏了頭，連話全說不清楚吧，究竟是怎麼回事？」

羅漢被玉姑娘說的也覺好笑，道：「四姑，妳不知道，我眞的快叫她們氣瘋了，妳不是從東方老前輩遺物中拿回來個酒葫蘆嗎，午飯後師父歇晌，我一時高興，拿了它到嶺前去打酒，留着晚上給師父喝，誰知道正打酒的時候，旁邊過來了個老太婆，竟還看中了這個葫蘆，說什麼也要買它，好說歹說不行，那個小姑娘更鬼，趁我說話分了心，一把搶去葫蘆就跑，我一急縱身去追，赫！那小姑娘好横……」

玉姑娘噗哧一笑道：「總不會是叫人家姑娘給打了吧？」

羅漢哼了一聲道：「她敢，她是把酒

胡蘆高高舉起，威脅我說若我再敢往前一步，她就把胡蘆摔碎，看我能够怎樣，我沒有辦法，祇好騙她們說這要師父作主，告訴她們這裏的住址，請她們來家裏談，不想那老太婆竟然不信，多虧酒店主人證明是實，那老的一個才叫小的把胡蘆還給我，那姑娘在還我胡蘆的時候，竟恨聲說『回頭要沒有個公道還我們娘兒們，小鬼！當心你這一身皮！』四姑娘，她竟敢叫我『小鬼』，妳說氣不氣人？我回來跟師父一說，不想又挨了一頓罵，實在氣不過，所以站在門口等她們，不料二叔正好回來，二叔，您的事可是……」

「二弟！」簡雲已聞聲而出。

單十二歡然施禮，他們弟兄業已心神相會，不須虛套，所以簡雲邊扶單十二起身，邊指羅漢道：「瞧你小子這小心眼，人家既然說來，自然會來，就算非打上一架不可，也該等人家來後先禮後兵，你却悄悄地在門口等人家，怎麼，還想來了就動手？哼！難怪人家姑娘叫你小鬼！」

羅漢被師父教訓的低下頭去，玉姑娘笑着問道：「那位姑娘多大啦？」

「誰知道，瓜子臉，大眼睛，一條又黑又長的大辮子，比我矮了半個頭，敢叫我小鬼，哼！」羅漢像是滿有道理，又像是十分委屈。

簡雲笑罵道：「看你多沒出息，人家多大不知道，可是瓜子臉，大眼睛，和那辮子的黑白長短，却看了個清楚，叫你聲小鬼人家還算客氣，要碰上像你四姑這樣的，不結結實實的揍你一頓才怪！」

羅漢臉紅了，牽着火雲一溜烟似的去了後面，餵好馬他也該做晚飯啦，單十二看羅漢跑沒了影子，才轉對簡雲道：「大哥，看來這隻酒葫蘆要惹些閒是非了！」

簡雲一笑道：「誰說的不是，準備着夜半三更接待客人吧！」說着連玉姑娘都會心的笑個不停。

堂屋落座，單十二不待簡雲和玉姑娘動問，把成都天王府中遭遇說了一遍，然後話鋒轉到琴姑娘身上，簡雲和玉姑娘這才知道琴姑娘竟是於天王的愛女，都半玩半認眞的恭賀單十二，單十二却對沿途未能和琴姑娘相逢，深感遺憾而惆悵。

飯後，羅漢在簡雲房中專心翻看那「龍騰寶笈」，原本直到現在，玉姑娘和羅漢也沒能打開這件佛門奇寶。

初更乍過，簡雲吩咐羅漢道：「把寶笈放好，今夜那位叫你小鬼的瓜子臉要來，準備一下，師父替你上上眼，好好的相模相模。」

羅漢一怔道：「她半夜來幹什麼？師父替我相模……」他恍然大悟，臉紅話頓改道：「哼，像老虎樣兒，理她才怪！」

單十二哈哈兩聲道：「你沒聽說過那個傳俗了的笑話嗎？深山的老和尚帶着小和尚下山進城，小和尚耳目全新，見一樣問一樣，問到一位俏姑娘，老和尚騙他說那就是餓了會吃人的老虎，回山之後，老和尚問徒弟，所見之物最喜愛的那一樣，小和尚立刻回答，說他最喜愛那隻老虎，所以說老虎雖兇，有時候也滿可愛的！」

羅漢一急道：「二叔也說這個，眞是的！」說着捧起寶笈跑向玉姑娘那邊去了，引的簡雲和單十二大笑不已。

二更天過，燈熄火滅，今夜雲遮月，天地一片黑，移時，一陣極爲輕微的夜行風聲傳進簡雲院內，室中悄然聲响，後窗有人緩緩推動，可惜裏面挿了獨頭竹栓，推不開，刹那，有人推門，怪道，門竟隨之綻破一綫，來人好胆量，似飛燕若飄風，兩團影子閃進房中，後面那個影子回身重將堂屋房門掩閉，室內又成一片漆黑！

兩團黑影小心而無聲的向前移動，突然一聲輕响傳到，兩團黑影倏忽伏臥，一星亮火起自影後，玉姑娘背對不速客，坦然而大方的點燃了燈火，道：「請坐，我們已恭候多時了！」

兩團黑影變作了瞠目相對，誰說不是那羅漢口中講過的老婆婆和瓜子臉，她們一時大意，想走已難，牆角邊早已安放了兩把太師椅一隻小茶几，老婆婆目光向室內一掃，含着毫不在乎的冷笑，一拉瓜子臉，大方的落座。

玉姑娘仍是以背相對，揚聲喊道：「羅漢，客來了還不敬茶！」

羅漢不知是在那裏高應一聲，老婆婆冷哼一聲才要開口，玉姑娘像是能瞧見身背後似的一擺手道：「老人家有話請稍待再講，先請用茶。」

羅漢乖巧，一步邁了進來，一隻手托着隻雕花大木盤兒，有四樣甜點心和二盞蓋碗茶，單單地把那碟豆沙千層糕放在瓜子臉面前，笑了笑轉身退下。

玉姑娘這才緩移脚步轉向來客，道：「白天羅侄兒回來，曾說得罪了老人家和姑娘，料想您會前來問罪，所以罰他趕做了四樣點心待客，他對姑娘尤其抱歉，費了不少工夫給姑娘做了這盒豆沙千層糕，爲的就是賠罪，姑娘妳可別客氣，要不吃光了回頭他準會急的哭。」

瓜子臉上那對亮星星般的大眼睛一眨，咯咯笑了，好大方，撮着小銀叉兒，叉起一片糕來，櫻唇微啓，露出兩行貝齒，輕咬沙糕，細嚼細嚥，端的惹人愛煞。

年紀大不過十七八，天眞自然穩重端莊，那老婆婆除掉髮白如銀外，仍難掩住年輕時的俊俏。

老婆婆時正打量玉姑娘，玉姑娘可巧也在看老婆婆，四目一對彼此一笑，老婆婆開了口，道：「姑娘可要恕過我祖孫娘兒倆私闖貴府的罪過，這是不得已，姑娘貴姓？」

玉姑娘道：「姓名等會兒再談，我們十分歡迎老人家駕臨，所以老人家用不着客套，請先用些兒茶點，請。」

老婆婆雙目陡射寒光，往四碟點心上一掃，心一橫，寧可上當吃了死，也不能被別人瞧小了自己，小銀叉一揚，小半兒油炸三絲春捲進了口，怪，玉姑娘僅是默然含笑，相對無語，老婆婆索然吃飽了再說，於是房中除極爲輕微的嚼物聲外，不聞其他聲响。

當老婆婆吃完了一隻春捲時，玉姑娘揚聲道：「羅漢，把那個酒葫蘆拿來。」

羅漢應聲走進，把葫蘆放在桌上，這次他僅僅退到後門旁，並沒有出去。

玉姑娘捧起酒葫蘆說道：「羅侄兒說，老人家和姑娘看中了它，非買不可，不知是眞是假？」

老婆婆臉上一紅道：「內中另有緣故

，姑娘可願告訴我這酒葫蘆得自何人之手嗎？」

「可以，不過老人家必須先說明白，非買不可的道理才行。」

老婆婆雙眉一挑，已然有些不悅，玉姑娘仍是微笑相對，那瓜子臉兒却看了老婆婆一眼道：「奶奶您眞是的，反正要講個清楚，誰先講誰後講還不是一樣？」話鋒微頓，轉向玉姑娘道：「這葫蘆是我們家的東西，那附在葫蘆上看似飾物的『金線蛇筋』和兩塊珮玉，更是我阿爺寸步不離的玩意兒，我阿爺在二十年前遭人暗算，死在江湖，那時我爹還沒有生我，阿爺死時曾說了半句話，是……」

「够了丫頭！」老婆婆阻止住了瓜子臉兒姑娘的話，道：「現在該咱們請教人家了！」

玉姑娘一笑，說道：「請問老人家貴姓？」

老婆婆霍地起座，厲聲喝道：「什麼人藏在裏間？」

羅漢笑着接口道：「老太太，您可眞够不講道理的了，好像我們家裏不該再有人似的，裏間裏是我師父和單二叔，大概給吵醒了，您要問的事我師父和二叔全可以回答清楚。」

簡雲已在裏間說道：「你這小子放着覺不睡，夜半三更的和誰在說閒話兒？」

羅漢一吐舌頭道：「師父，二叔，您兩位快請起來吧，咱們家裏來了客人，就是白天一心要想强買酒葫蘆的那兩位，現在可好了，趕情這酒葫蘆是人家的東西，點心和茶人家沒領半分情，該怎麼回答是師父您的事，徒兒可要去睡了。」

「混賬東西，誰說那葫蘆是師父原有的東西來着？替我好好的侍候客人，我就出來！」

「早知道眞是人家的東西，白天乾脆給人家不就結啦，省下點心省下茶葉，也省得我不能睡覺。」羅漢嘮叨起來，瓜子臉兒的姑娘，抿着嘴直笑。

簡雲突然沉聲喝道：「你一個人在搗什麼鬼話？」

「沒有呀，我什麼也沒說。」羅漢吐吐舌頭撒了謊，瓜子臉兒的姑娘忍不住了，噗哧笑出聲來，老婆婆臉一板眼一瞪，瓜子臉兒姑娘臉上飛起朵朵紅雲，低下頭去。

簡雲和單十二出來了，老婆婆一瞬不瞬的注視着他倆，簡雲拱手道：「女英雄說葫蘆是貴府之物，貴姓？」

老婆婆欠欠身軀當作行禮，道：「老身一家就祇留下祖孫娘兒倆個，大仇未報，强敵未除，恕老身不能不多上一份小心，看來令師徒不像對頭人，可能先把名姓賜下？」

簡雲一笑道：「當然可以，在下簡雲字松璞，這是我二義弟單十二，四義妹古英玉，蠢徒羅漢。」

老婆婆聞言臉上換了笑容，起身道：「原來是簡大俠，恕我『湘江漁婆』冒昧造訪之罪。」

簡雲哈哈大笑道：「江湖上何人不知『湘江老漁』郭毅夫婦的俠名，郭大娘不必客氣，請坐。」

郭婆婆先叫孫女兒郭雙珠向衆人見禮，然後談到那酒葫蘆的往事，二十年前湘江老漁郭毅訪友吳越，歸來途中被仇家暗算重傷，勉强掙扎着返回故里，已經去死不遠，僅拚力說出「酒葫蘆在……」這四個字，就撒手人寰，郭婆婆這才發現郭毅寸步不離的酒葫蘆沒帶回家中。

十五年前，郭婆婆率子、媳天涯訪查殺夫仇人，將孫兒繼業孫女雙珠安置在娘家，不幸一夜中敵調虎離山之計，等發覺上當，疾馳接應子、媳，已遲半步，媳婦已死，愛子也氣如游絲，怪的是臨終當兒，所說的半句話，竟然也是「阿爸那隻酒葫蘆關係……」郭婆婆在運靈回鄉時，娘家又傳不幸消息，孫兒繼業被騙子拐去，下落不明，郭婆婆在遭遇層層打擊，欲哭無淚，掩埋了子媳後，發誓海角天涯索仇並訪愛孫下落，自此江湖中沒人再見到過郭婆婆和雙珠祖孫。

不料事隔十多年，她和孫兒到達了西天目，巧又巧發現失踪二十多年的酒葫蘆，自是非追究到底不可，若非當時就看出羅漢一臉稚樸正氣，早就對羅漢下手了。

經過之事已經說出，簡雲也將酒葫蘆到手的經過述明，郭婆婆怎能相信，况東方淳已死，死無對證，言語間不由帶出三分惱意，簡雲由之怒容相對，郭婆婆拍案站起，眼見誤會已成，單十二才待解勸幾句，羅漢已捧起酒葫蘆來說道：「郭老太太先別生氣，我師父和四姑說的都是實話，雖說東方老俠已死，但仍然有法解開這啞謎兒！」

爭論倏止，大家都看着羅漢，看他有個什麼好的辦法破解此謎，不想羅漢竟把酒葫蘆捧到雙珠姑娘身前，誠懇的說道：「姑娘，妳可相信我羅漢不說謊？」

雙珠姑娘閃着一對星亮的大眼珠兒，含羞的點點頭。

羅漢又道：「那妳先收下這個酒葫蘆。」他不管雙珠姑娘願不願意，把酒葫蘆塞到姑娘懷裏。

姑娘的臉紅成火雲，但眞的抱住了酒葫蘆。

羅漢肅色抬頭面對郭婆婆道：「晚輩認爲這隻酒葫蘆才是破解啞謎的東西，因爲葫蘆旣是郭老前輩寸步不離之物，却怎會在遇難時不在身側，說不定就是爲了這隻葫蘆，郭老前輩才遭到暗算，祇要……祇要……祇要……」

他連說了三次「祇要」，但究竟祇要怎樣却說不出來，越急越是沒有主意，雙珠姑娘替他解了圍，星眸一閃道：「羅漢講的有理，奶奶……」

郭婆婆沉哼出聲，雙珠漲紅了臉，馬上改口道：「羅少俠說的極有可能，酒葫蘆就許藏着秘密，所以引得賊子暗下毒手，阿爺早見及此，遂將葫蘆寄存好友府中，譬如東方老俠……」

郭婆婆哼了一聲叱斥道：「除非那賊子是瞎了狗眼，這大的一個葫蘆，帶沒帶在身上會看不見，再說妳爹和娘根本就沒有葫蘆，又是怎麼死的？傻丫頭妳差多了，別叫人家三言五語的一說就信爲眞！」

雙珠語塞，簡雲和單十二及玉姑娘也無話可接，羅漢更是急的直打頭，郭婆婆薑老辣，從雙珠手上取過酒葫蘆，順手放在桌上道：「這隻葫蘆還是存在此地吧，

我苦老婆子也通情理，不能是非不問把拿着葫蘆的人全當成冤家，好在我已經知道葫蘆的下落，不忙着在今夜非取走不可，我苦老婆子現在向諸位告別了，等把亡夫死因查明之後再來拜候。」話說完，拉着雙珠姑娘大步離衆而去，竟使簡雲等人來不及送別。

單十二事先根本就沒注意這個酒葫蘆，如今捧到燈下極仔細的觀察，他首先把酒空乾，翻覆看過多時後，搖頭道：「怪是眞够怪的，這隻葫蘆沒什麼出奇地方，表皮的赤紅顏色，却不是日久所致，亦非天成，而是有人以極細的手工油上一層永不褪色上好的『福漆』！」

「如此說來，羅漢這小子胡說亂道反而矇對了？」簡雲接話，半信半疑。

單十二沒置可否，目光重又貫注在葫蘆上，道：「話雖如此，不過外面在凹肚上這根帶子和兩塊珮玉，却是罕見的東西，這就像是一個蓬頭垢面赤足草鞋的人，身上穿着一件綾綢衣衫般，極不倫類更不調合，顯然不是原有之物，內中必有他情，可惜東方老俠業已作古，想找出個中內情怕是不容易了！」

玉姑娘十分懊悔一時高興取來這個酒葫蘆，惹出這種棘手的事來，簡雲安慰她說事由天定，羅漢突然問道：「郭老夫人爲什麼不把葫蘆帶走呢？」

單十二笑道：「這個我也許能猜個八九不離十。」

簡雲和玉姑娘不由同聲問道：「是爲什麼？」

單十二淡淡地說道：「郭老太話雖說是好聽，其實却是當她接去葫蘆注目之後，立刻認出不是原物，也可以說是假的，她當然不會取走，遂借個緣故仍舊留給我們！」

羅漢拍手道：「對了，白天我搶的快，雙珠沒機會交給郭老夫人檢看。」

衆人恍然，對單十二料事如神越加佩服，詎料羅漢話鋒乍出，單十二竟搖頭正色道：「事實不然，郭老太是上了當，這隻葫蘆如假包換！」

大家一聽全傻了，不由全盯着單十二，單十二慨然又道：「這葫蘆本身不知藏了些什麼秘密，才迫使湘江老漁郭毅，匠心獨出把它的表面變換成現在的樣兒，又怕日久無法分別眞僞，遂忍痛將金錢蛇筋和兩塊珮玉作爲附件，當時必然有不少江湖好手，在打這葫蘆的主意，但皆不知郭毅更有先見抽樑換柱，這些人中某一甚至二，三位，雖將郭毅殺傷，事後發現已上大當，再想找這隻眞的葫蘆，已斷線索，由這簡單的推斷，我另外又有了發現。」

玉姑娘急問道：「什麼發現？」

單十二聲調微揚，道：「郭毅所以能在身受重傷之下逃得活命，全靠身畔那隻假的葫蘆！」

玉姑娘不以爲然道：「這怎見得？」

單十二笑道：「兇手志在葫蘆，到手匆忙，難分眞假，祗顧檢看東西，郭毅恰好趁機脫身。」

「那郭毅子，媳又怎會遭人暗算呢？」玉姑娘問到肯節眼上了。

「郭老太率子，媳索仇時，已隔郭毅慘死多年，昔日兇手早已發現葫蘆眞象，錯當原品仍爲郭氏收藏，遂誘開郭老太而擒其子，媳苦刑逼供，由之郭老太才在愛子臨死之前又聽到有關葫蘆的半句話！」

單十二推斷的入情入理。

「這麼說來，三哥，葫蘆藏秘仍未外洩了？」

「對，葫蘆怎樣落於東方老俠之手，固然無法獲知，但自郭毅喪命至今，葫蘆方始爲玉妹無心取歸是實，所以內藏秘密不會外洩，不過若是消息傳入江湖，必將引出巧取豪奪之事，昔日元兇亦可能因之顯形，假如進而解破箇中秘密，更可能震驚天下！」

單十二的論斷推測，雖使衆人心服，但仍有所疑，羅漢坦直的問道：「二叔您從什麼地方看出這隻葫蘆是眞正原物？」

單十二掃了羅漢一眼道：「這事簡單，不過二叔却要考考你，現在三更已過四鼓沒到，就以天亮爲限，你若找得出箇中緣故，有賞，反之受罰，如何？」

羅漢笑道：「二叔，那可要祗限葫蘆上有的才行。」

單十二點頭道：「當然，我還可以先告訴你個範圍，你過來。」

羅漢走過去，單十二把葫蘆遞給他，並附耳說了幾句話，羅漢臉上出現會心的微笑，一手捧着葫蘆，一手端起桌上明燈往裏間走去。

簡雲雙眉一皺，才待喝罵羅漢偷懶，怎將堂屋燭燈拿走，不料羅漢急行慌忙，已將燭火閃滅，於是這一明兩暗之間房內頓卽變作一片烏黑，伸手難見五指。

簡雲怒聲道：「混小子……」話沒說完，驀地覺出一物悄然遞到，接取手中，方知竟是羅漢捧抱着的酒葫蘆，頓知必有事故，院外也傳來單十二的話聲！

「主人就在朋友的身後，不必費心代我守護門窗了！」語含嘲諷，簡雲輕呼一聲慚愧！

接着，瓦面微响，陡地玉姑娘嬌叱道：「請你下去，我單哥哥吩咐過，房上不是來客該走的道路！」

敢情玉姑娘早已隱身房上阻敵，嬌叱乍住，一聲疼呼後跟着是聲重物落地的震動聲！

突然，房後轉角處一聲嘻嘻，有人說道：「躺下吧朋友，羅漢就仗着你去領二叔的賞呢！」

「噗通」聲緊隨着羅漢的話聲傳到，不問可知，那賊兒已被擒獲，適時單十二和玉姑娘笑聲遠震，笑聲中一陣擂鼓蹄聲由近而遠消失。

房中，簡雲已點亮了燈火，正好單十二和玉姑娘雙雙進來，簡雲拇指一伸道：「二弟，我算是服了你，羅漢呢？他好像捉住了一個賊人嘛……」

玉姑娘搶着答話道：「何止一個，一共來了五個，一個也沒能跑的了，裏面一個功夫最好的是匪首，單哥哥跟我打上賭，叫羅漢騎着我那匹『脂胭玉』，送人給郭老太去了。」

「送人？他可上什麼地方去找郭老太呀？」

「說的是呀大哥，可是單哥哥偏說郭老太現在準在東方老俠遺宅裏，要羅漢把人送去，單哥哥還有把握的說，天不亮郭

老太準會前來，大哥你不知道，單哥哥此舉旨在成全羅漢和雙珠姑娘。」

「喔？」簡雲久經江湖，一點就透，笑道：「不知四妹妳和二弟賭的是什麼東道？」

「沒什麼東道。」玉姑娘不知何故竟被問紅了臉，答話很快，但又補充道：「祗不過是賭一句話！」

「很好，我說二弟，我這當大哥的應該處處公平，所以現在要說句公平話，這場賭應該作罷！」

單十二笑道：「作罷，這明明是大哥偏向玉妹嘛！」

「不，我絕對公平，此賭作罷！」

「作罷就作罷，不過大哥却要還小弟一份人情才行！」

「我欠你什麼人情來着？」

「當然欠，若是一切不出小弟所料，羅漢平空得了一位嬌妻，大哥平添一件喜事，這人情還小嗎？」

簡雲先是一楞，繼之一喜，眼珠一轉故意把臉一扳道：「好極了，眞要如此我說二弟，咱們哥兒倆個這個賬可就算不完了，我好好的師徒相守，你平空多事硬從我手中把個寶貝徒弟拉走，剩我半老頭子一個人孤獨凄凉，還說這是人情，你聽清楚，祗要羅漢成家一走，我的吃喝穿用；要一總算到你頭上，咱們先講好，省得事到臨頭賴賬！」

這番話引的玉姑娘咯咯嬌笑難止，單十二却俏皮的說道：「天下不講道理的人，可全叫我碰上啦，有這樣兒的橫師父，就有那樣兒的蠻徒弟，羅漢臨走不但不感激我成全之德，反而提出條件，說事若不成要學我那『凌虛彈指週天打穴』的手法，事要成功，我非敎他『佛影幻化空手入双』的本領不可，做來做去我這次是做了份賠老本的生意，誰叫我多管閒事來着，你們師徒怎麼說我怎麼答應，不過下次看看什麼人還敢招惹你們！」

說的簡雲忍俊不止，玉姑娘笑痛了肚子，談笑間，簡雲突然想起一件事來，神色不由肅然，道：「二弟，我們似乎有個感覺，浮玉西峯旦夕間卽將風急雲湧……」

單十二頷首接口道：「大哥，這不是感覺，而是事實，今年『禪源寺』香期禮佛，不同往年！」

簡雲不由壓低聲調道：「二弟可知內情？」

單十二才要回答，一陣急促的鐵騎奔騰聲入耳，止於後院馬道上，接着羅漢面帶喜色滿頭大汗大步進屋，玉姑娘笑問道：「事情如何，羅漢？」

羅漢笑嘻嘻地答道：「四姑，妳輸慘了，二叔像個神仙，一切盡如所料！」

簡雲笑罵道：「沒出息的東西，『一切盡如所料』，也包括你小子和郭姑娘的事嗎？你大概是喜歡的瘋了頭，說話沒頭沒尾，你可眞費力氣，一頭大汗，你自己不心疼自己可以，你四姑可還心疼那匹寶馬呢！」

羅漢俊臉漲紅的成了「紫茄子」，用手擦着額頭汗水，不知說什麼好了。

玉姑娘掩着小嘴兒直笑，好半天才喘匀了說道：「別聽你師父的，馬沒有關係，你辦的事如何了？」

「人送去的時候，她們果然正在房裏東搜西翻，等我說出詳情，郭老夫人詫異中滿臉驚服的神色，再三要羅漢代向師父，二叔和四姑致歉，並請四姑娘能答應暫將東方老俠的那座宅院借給她們，祗住幾天，現在正問那個老賊的口供，說事完就親來拜謝，然後我上馬就回來了。」

「你小子敢當着爲師的面，在你二叔和四姑娘臉前搗鬼，哼！」

「沒有呀師父。」

「還說沒有，我問你，總共十幾里路，寶馬往返轉瞬間事，就算你稍作逗留，也早該回來了，小子你往窗外面看看天色，都朦朦亮明，說老實話，你和人家郭姑娘幹什麼去了？」

「徒兒說的全是實話，是郭老夫要人姑娘送我，邊走邊談想不到已經走出了那片樹林，我又再送她回去，然後騎馬趕回來，所以稍稍晚了些兒。」

單十二和玉姑娘都大笑不止，簡雲笑着指罵道：「混小子，笨虫，幹什麼不把馬留給郭老太，你陪着雙珠姑娘走回來，豈非一舉兩得，也省的你出這一身臭汗，再有這種事讓師父給你安排，滾，刷完了馬自己去洗個澡，換身乾淨衣服，做幾樣可口的菜，等着接待人家姑娘！」

說着說着，簡雲自己都笑了，羅漢如逢大赦，三步當作兩步跑開了，又引的三人一陣大笑。

笑聲中，簡雲突然向單十二道：「二弟，這可是你安排的妙着，說不得回頭還要你替羅漢辦個圓滿。」

單十二笑應着，客人尚未抵步，羅漢正在忙事，三人一夜未眠，趁機趺坐調息，週天自循神煥氣新。

羅漢把該準備全辦好了，換上一身新衣服，是件月素色暗襯出龍騰鳳飛底花的長衫，杏帕束髮，越顯的文質彬彬瀟洒脫俗，滿面喜色精神百倍，簡雲等三人，無不會心而笑。

宿鳥醒飛，晨間清氣，一片雲，斜飛過天際，靜靜停住，旭日波起，寸寸跳升，邊，像金盤沿兒，反扣着，霎眼成了半個火球，再看，霞采四耀瑞華輪轉，稍移雙目，滾滾圓，什麼也不像，人間根本沒有像它的東西，也許初生赤子的那顆心堪可比擬，因爲它那份乾淨無私和熱誠，世人何處去找！

郭老太和雙珠姑娘來了，態度不像昨夜。

她祖孫兩位，雖是滿面欣喜，但仍掩飾不住哭成紅腫的雙睛，堂屋內雙雙鄭重拜謝恩情，簡雲謙虛過後，道：「女英雄可會追問出當家老俠慘變的始末來？」

郭老太恨聲道：「問出來了，包括主兇及幕後主使的四夫，有件事要簡大俠多担待的，按說那賊應該送交簡大俠發落，祗因此賊是殺子兇手，所以老身已把他開膛摘心遙祭了亡兒在天之靈！」

簡雲淡然的點點頭，單十二暗皺雙眉，玉姑娘直覺得郭老太好狠，羅漢倒茶沏水得空就偷瞄雙珠姑娘兩眼，別的事和話根本沒掛在心上。

郭老太大概是看出來單十二等人的心意，帶着似乎解釋但却仍是悲憤的聲調說道：「此賊已經失去全身功力，等於待宰

的羔羊，開膛摘心聽來是我老婆子忒狠了些，但這般東西無一不是當年『烏衣帮』中的漏網淫賊，惡行難以髮數，千刀萬剮都不爲多，開膛摘心實在說還存仁厚！」

單十二恍然道：「原來如此，這就不怪老太妳了，晚輩曾聽傳言，說烏衣帮昔日殘匪不但業已死灰復燃並和『內行廠』的一般東西們暗中勾結，莫非暗算郭老英雄的主謀，是內行廠的匹夫們？」

郭老太恨聲道：「誰說不是，這群匹夫們仗着官家的勢力，無惡不作，苦婆子兩代血仇已顧不了許多，京畿道上說不得要鬧它一個醒風血雨！」

羅漢不懂這些事，不由問道：「師父，什麼是烏衣帮和內行廠呀？」

簡雲一瞪眼道：「你小子慣踹師父的『蹩脚』，那壺水不開提那一壺，這些玩意兒去問你二叔，師父老了，不再想學新鮮東西，乾脆點講，你問的事師父也不知道！」

這些話說笑了大家夥，單十二心裏明白，大哥不是不知道這些事，祗因羅漢小孩子心性，若來個打破沙鍋問（紋）到底，根本無法應付，遂笑對羅漢道：「你師父偷懶，其實身爲俠義道中人，是該清楚這些免的吃虧，『烏衣帮』是江湖上的一個帮口，本來的名稱叫『玄陰三煞帮』，因爲除了黑白兩名帮主外，其餘自『玄武，白骨，赤睽』三堂六堂主，暨門下近千帮匪，一概身穿黑衣烏巾幪面，所以江湖中人改稱其爲烏衣帮，帮中弟子十之八九爲極惡淫毒之輩，自然也有出污泥不染的鐵漢子。」

羅漢哦了一聲，有些不好意思的低聲問道：「內行廠是什麼帮口？」

單十二一笑搖頭道：「內行廠不是江湖帮會了，它是官家設置的一個機構，專司伺察之責！」單十二不甚願意往深裏解說，因爲不容易剖解的中肯。

羅漢可不管這些，面帶憤慨道：「二叔，小侄這可不明白了，難道『內行廠』的人，就可以借官家勢力任意殺戮良善無辜？『言官』所司何事，就任彼輩擾民橫行？」

單十二慨嘆一聲道：「你懂的不少，二叔乾脆給你解說個清楚，免得前後心有所疑，而輕舉妄動！」

他這「輕舉妄動」一語，是看出羅漢心存要爲雙珠姑娘盡份復仇力量而言，旨在使羅漢知道警惕。

羅漢心裏有數，向二叔點點頭，單十二一笑才接着又道：「說起內行廠的經過，眞是話長了，要從本朝開創時代談起才行，在太祖及惠帝時候，南京應天府漂水人『齊泰』，對邊防事務，獨具卓絕的見識，因而得到太祖的信任和重用，惠帝卽位後，他和黃子澄，方孝儒同參國政，他們當時目睹諸王擁兵自重，遲早必爲朝綱大患，遂密議削藩而去諸王兵權大事！」

簡雲此時突然長吁一聲道：「方孝儒種禍於此！」

單十二頷首而嘆，道：「大哥莫非與方氏一族……」

「二弟，寒家爲方氏遠親。」話聲一頓，尷尬一笑又道：「別爲我打斷了正題，二弟請講下去。」

「是，那時燕王聽慧智謀過人，早有遠志，並已在惠帝左右親信太監中，安揷了耳目，專一刺探宮中大事，削藩之議乍定，消息卻已外洩，羣藩兵亂繼起，燕王遂用僧人姚文廣爲戰守機密策劃之人，藉『靖難』二字，兵壓京畿，謀奪了惠帝的皇位。

「成祖繼位之後，對昔日謀探建文帝秘密的宦官功臣無可爲報，遂建立『東廠』於北京東安門北，令嬖暱宦官提督事務，專爲緝訪大臣衆藩謀逆及奸惡事，與宮廷『錦衣衞』（卽俗傳之『西廠』）平均了權勢。

「錦衣衞（西廠）和東廠，一爲對官家負責，一爲直接對內廷稟呈，其實一而二，二而一，都是官家設置偵私發奸的機構，起初到能競競業業，後來因管轄權勢太過廣大，迫得聘用江湖武夫，結局落得比朋爲奸暗立派系，終至歛聚枉法日甚一日！如今宦官劉瑾得太后寵信，東西兩廠外再設『內行廠』而自領，廣集江湖不肖之徒，私結權黨，勢力通天，矯旨殘民，賄賂公行，任意加罪王公百卿，謀害殘殺無日無之，百姓談虎變色，大臣人人自危，雖東西兩廠中人，亦在內行廠伺察之下，威權之重，古今無與倫比，彼時恰爲江湖中『烏衣帮』（亦卽玄陰三煞帮）黑，白兩帮主，被一奇客所迫忍恨整頓門戶，一般窮兇極惡之徒，多已爲奇客逼令誅戮，僥倖漏網的三五餘孽，則全部投靠權宦內行廠中，以惡濟惡，狼狽爲奸，假官勢而爲盜行，江湖上黑道中的一般好手，泰半被羅致廠內，明爭，民難與官鬥，暗謀，對方高手如雲，牽一髮而動全身，劉瑾不死則內行廠斷難絕滅，朝政亦必日非，所以二叔認爲郭大俠之仇報復困難，更必須前往京師，若無妥善安排，最好是暫莫衝動！」

（作者曾遇讀友多位，每每因說部中談及宮廷衞士事詢及明朝東西廠種種，此係部份先進同文璣文喩海，岳藻如江，卓立千古鴻文之功，唯因皆係半爪一鱗畧述精義難窺全豹，故玉鑫借單十二之口詳述陳東，西廠並內行廠事，後劉瑾伏誅，西廠及內行廠俱革，「自此至明朝亡國再未復置」惟留東廠如故，後肅寧無賴少年魏忠賢，爲博徒所苦，恚而自宮，變姓改名爲「李進忠」後，於萬曆中選入宮並復姓，他諂事魏朝，朝素與皇長孫乳媼客氏私，及忠賢進又通焉，長孫繼位是爲明熹宗，因客氏故遷忠賢爲司禮秉筆太監，繼長東廠事，勢權無比而欺君矯旨，媚之者稱其爲九千歲，爭立生祠，族黨襁褓中兒多封師保，思宗繼位，發其奸謀欽旨逮治，魏懼自縊死，詔磔其屍，自此東廠亦解，而大明朝兩百多年的錦繡江山，也繼之淪亡，有識之士曾云：三廠宦官之禍，爲大明淪亡之因！誠一針見血之言，而作甬者卻出自成祖！）

郭老太明白單十二不惜口舌旨在詳述利害，用意不外使自己多加警惕，遂含笑頷首以示感激，然後轉對玉姑娘道：「聽已死老賊所言，近日內尚有昔日烏衣帮中高手，今爲官家鷹犬，當年曾經謀刦亡夫葫蘆的兇手多名將到西天目，苦婆子必須手刄賊衆，想暫借東方老人贈與姑娘的住

所居留幾日，不知可否？」

玉姑娘立卽應諾，簡雲站起來笑對郭老太道：「簡雲想和女英雄談件事情，可否借一步講話？」

郭老太詫然下隨簡雲到了裏間，低談片刻，雙雙含笑步出，由郭老太出面，說明雙珠和羅漢二人，已由長者作主訂結終身，大禮要等姑娘復仇之後行之。

雙珠姑娘羞紅了雙頰，把頭扎在老奶奶懷中不再抬起，羅漢轉身要走，簡雲笑罵道：「你小子敢給我走，還不回來恭恭敬敬的對老太磕三個頭！」

羅漢無奈，緊低頭快叩首，然後起身就跑，惹得衆人一陣大笑，郭老太因大家都未安眠，起身告辭，羅漢躲在後院沒有出來，簡雲提及此間事了，香期過去，將件郭老太祖孫前往京畿，全力相助後，互揖而別。

羅漢這時從後院出來，悄向簡雲道：「師父可曾把那酒葫蘆交給老太？」

簡雲笑罵道：「你小子剛才幹什麼去了？現在跑出來放『馬後跑』，師父怎記得這多事，哼，我看你是成心要借着去送葫蘆見見心上人！」

羅漢急了，說道：「師父你眞是的，徒兒是偶然想起二叔所說，葫蘆暗藏機密，這應該告訴老太，想辦法去解開機密內容……」

簡雲接口道：「不錯，告訴你小子，我已和老太約好，居留西天目期間，到咱們這裏來用飯，今後飯菜別忘記多準備些，晚飯時也別忘了提醒爲師葫蘆的事。」說着和單十二回房休息去了。

玉姑娘也回到暗間，羅漢獨自一人抱着酒葫蘆坐在堂屋，翻來覆去的檢看不停，在毫無發現下，雙目漸澀，終於緊抱着葫蘆走進夢鄉。

玉姑娘一覺醒來，暗笑羅漢孩子氣，從他手中輕輕取下葫蘆，聽聽簡雲房中尚無動靜，甚感無聊的又回到自己房內，把葫蘆放在桃木枕旁，突然想起東方淳臨死的遺言，最後斷續的五個字是「龍……角眼……鱗……那……」頓觸靈機，取出龍騰寶笈，仔細貫注龍騰雲海的那條龍，怎麼看怎麼覺得僅僅是條雕刻深些活像的龍罷了，沒啥秘密或出奇地方，兩隻龍角，一隻半隱雲中，一隻現露雲海之外，不由用手觸摸那隻現露出來的龍角，順撫到角尖端，再逆摸到龍頭，小指甲尖無心掛在雕刻極深的紋路上，那隻龍角竟隨之揭下，驚喜間，再揭半隱的一隻，竟也隨手掉落，於是寶笈上露出來兩個深難指量的孔洞！

孔洞直透子盒母盒相合的裏層，玉姑娘找來一支細長竹筷，直通到洞底，撥，揷，挑，壓，划，施盡了方法，依然無法將寶笈子母雙匣分開，不禁失望萬分。

她搖頭而嘆，東方淳遺言「眼，鱗」二字閃過腦海，玉指輕點，一對龍睛拈下，所露孔洞，深淺竟與龍角相同，於是她不問南北東西的見鱗就扯，結果扯下了大大小小六百六十六片龍鱗，寶笈外面的母匣上，滿成了大小寬窄不同的洞眼，當最後一片龍鱗揭落後，子匣竟毫不費力的自動滑出，玉姑娘大喜過望，心神波動，但瞬卽穩靜住了過份的激動。

時間費了不少，首先調均氣息，激動自然平復。

想起單十二曾說寶笈母匣藏有極大的玄妙機密，匣中何物大可緩看，先研究這母匣要緊。

她翻來覆去觀察母匣，除洞孔大小寬窄不一而深淺相同外，別無奇處，再看取下來的角，眼及鱗片，發現背面刻有細紋，似爲文字。

遂將所取下來大小不一六百六十六片桃木，全數翻轉過來，竟難以對攏，她不灰心，小心的仔細的慢慢的在擺排百數次後，終於將所有木片合縫，成爲一枚「舍利」，出現極爲工正的字跡！

玉姑娘壓下心房的怦動，仔細看那文字，竟是佛家最具威力的「降龍伏虎九九禪手」和「天禪化身」無上輕功的眞訣，最末一行刻着——子匣前後兩面，刻有八十一圖，爲九九禪手式路，兩側三十二圖，爲天禪化身起騰飛縱之勢，子匣內朱色小瓶中，有「廻天丸」十粒，一粒足抵二十年內力熬練之功，服後照訣按圖運行，行遍三十次周天，神功必成，九十日靜坐復修，自得眞諦！

奇遇！奇緣！玉姑娘緩緩閉上星眸，虔誠的默祝上蒼，然後輕啓子匣，匣中果有朱色小瓶，不知何物製成，鮮紅如正熟的櫻桃，晶瑩若懸岩冰柱，粒粒小丸隱現其中，開塞取數，僅有九粒。

她黛眉微蹙下，頓悟所缺一粒必係東方淳服用。

匣中除朱瓶外，平放着三部古書和一卷手抄秘册，三部古書爲「冶金術，萬宗劍訣，彌勒手功」，手抄秘册是東方淳四十年來的大事記詳。

她畧加翻閱手册，發現了東方淳結義經過，和郭毅葫蘆奧秘始末，及羅漢所獲那面奇異鐵牌的出處，她沉思久久，傾出一粒廻天丸服下，然後按匣載口訣誦默背熟，子母雙匣依舊相合，分將鱗，甲等木片復原，靜坐照口訣運行眞氣，不知經過多少時間，直到聽見羅漢驚呼之聲方始眞氣歸穴步出暗間。

簡雲和單十二也被驚呼聲叫醒，羅漢才要稟陳什麼，玉姑娘已含笑說道：「別着急，葫蘆在我床上，去拿出來，然後我可以告訴你秘密何在，保你傍晚老太來時，準能獲得雙珠的青睞。」

羅漢大喜，笑奔暗間捧出葫蘆，適巧單十二和簡雲步入堂屋，目光恰對玉姑娘，單十二神色一凝，暗覺詫然，總共半日之隔，玉妹妹臉上竟隱透瑞華，目含清瑩深澈的神光，像是平空多了十幾二十年內功修爲一般，忖思其由，頓有所得，笑問道：「玉妹平空獲得了什麼奇緣，半日之隔竟功力猛進？」

玉姑娘絕不是個自私的人，但不知何故竟不回答，只淡然一笑，羅漢這時遞上葫蘆。

玉姑娘接去之後並不解釋，卻令羅漢去把鐵牌拿來，鐵牌取到，玉姑娘指着業已放於長案上的葫蘆，肅色對羅漢道：「葫蘆的奧妙正和你二叔說的一樣，只要小心的刮去油漆而不傷葫蘆，秘密自現，等郭老太來時，你原樣的說上一遍，好處就到手了。」

（未完）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

羽林箭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壤王郎王岩，前往宜城侯府，拜訪萬飄萍，說出因途遇三次伏擊，已被捲進漩渦，願助萬飄萍平反寃獄，萬飄萍帶他往當日發生血案的書房查看，王岩細看一遍，指出當日陷害者爲一女子，因閣樓有女人足印足資證實，王萬二人正商議如何偵查之際，忽報蘭陵郡主駕到，王岩遂避之出府。蘭陵郡主向萬飄萍責詢王岩下落，王岩突在府外着人送進一便條，蘭陵郡主閱後，循便條所示，前往一座土山，果見王岩，蘭陵郡主怨氣冲冲的向王岩責問，何以約她到此——

蛇山遇雙姝　火巷晤紅娘

蘭陵郡主面色一沉道：「說你的理由！」

王岩淡淡道：「月映碧波，風號古木，無邊夜景，配合這天籟樂章，環視擾攘人世之中，誰能享受這神仙般的清福？」

蘭陵郡主冷冷道：「原來你還是一位詩人！」

王岩道：「詩人麼，在下不敢自詡，只畧微懂得一點人生眞正的享受而已。」

蘭陵郡主道：「你找我來就是爲了說這些？」

王岩道：「我還能說甚麼？一個江湖浪子，面對着尊貴無比的蘭陵郡主，如若一言不愼，四週那些虎視眈眈的官大人還能放過我麼？」

蘭陵郡主面色一霽道：「好極，天壤王郎，果然不凡，小桃兒叫他們先回城去。」

小桃兒一怔道：「郡主！妳……」

蘭陵郡主道：「聽我的話，去！」

小桃兒不敢違拗，只得退下山巔，去傳達郡主的命令。

待小桃兒去遠，蘭陵郡主才微微一笑道：「還有什麼礙眼之事麼？」

王岩道：「礙眼之事沒有，小意見倒有一個。」

蘭陵郡主道：「那就說吧，咱們正需要開誠相見。」

王岩道：「很好，我問妳，王某在妳蘭陵郡主的眼中，到底是什麼身份？」

蘭陵郡主道：「這還用說？難道你忘了大洪山之事了？」

王岩道：「這麼說郡主將咱們視同敵體，認爲王某是妳未來的丈夫？」

蘭陵郡主道：「不錯。」

王岩道：「那麼適才那些伏兵又該怎樣解釋？」

蘭陵郡主冷冷一哼，說道：「我曾說過，我不希望將我的終身付託給一個與我作對之人。」

王岩冷哼一聲道：「妳憑什麼如此專橫？就因爲妳那尊貴的身份？告訴妳，夫婦是五倫之一，妳如果承認王某是妳未來的丈夫，妳就得聽王某的，妳該知道，王某不是軟骨虫，賤丈夫！」

蘭陵郡主打從有記憶以來，就從未受過如此聲色俱厲的敎訓，她氣得臉色慘白，嬌軀亂顫，半晌說不出話來。

良久，她才撇撇嘴道：「你是決定要與我作對了？」

王岩道：「我什麼事跟妳作對了？我想幫助萬飄萍緝獲殺妳舅父的眞兇，也等於是爲令舅復仇，走遍天下，也不能說我是跟妳作對。八人抬不過一個理字，妳爲什麼不自已檢討一下？」

蘭陵郡主嬌叱一聲道：「好，姓王的，從現在起，咱們就是生死仇家，本郡主要不將你碎屍萬段就誓不爲人了！」

王岩仰天一陣豪笑道：「很好，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不過王某也有一點要警告於妳，一個江湖浪子，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叫妳那些狗腿子，今後對妳多加一份小心！」

語音甫落，身形驟起，一閃之間，便隱入林中消失不見。

×　　　×

月兒悄悄地隱入雲端，土山上蒙上一層灰朦朦的夜色。

寒風震撼着樹枝，洒下幾滴凉嗖嗖的露水。

那露水飄上了蘭陵郡主粉頰，令人分不出它是淚珠還是露水。

她似乎拒抗不了凌厲寒氣，酥肩在不停的抽搐着，如果說她是在哭泣也未嘗不可。

一個時辰，她沒有移動半分，這位金枝玉葉的郡主，遭受到她從未想到過的嚴重打擊。

「郡主……」

是小桃兒，她早已回來了，也瞧見了適才全部的經過。

勸麼？她不敢，這一聲郡主，還是她橫了心才能怯怯的喊出的。

總算蘭陵郡主沒有遷怒於她，只是未加睬理罷了。

「回去吧，郡主！夜深寒重……」

蘭陵郡主以絹帕抹去粉頰上的水珠，緩緩轉過身形道：「妳什麼時候來的？」

小桃兒訥訥道：「小婢……小婢來了一會兒。」

蘭陵郡主長長一吁，說道：「妳都瞧見了……」

小桃兒道：「這個……咳，小婢只瞧見了一點……」

蘭陵郡主面色一沉道：「回去！」

小桃兒打了一個哆嗦，小心翼翼的跟着她的主人馳下土山，對這位性情乖張的主兒，她實在打從心眼裏怯懼。

× ×

「我做錯了麼？今後應該如何應付這艱巨的未來？」

王岩在另一個樹林之中口心相問，現在的處境，使他有點舉步踟躕。

對蘭陵郡主，他沒有絲毫相愛之意，也壓根兒不想成家，更不會要一個這般高貴的女人。

「誰願當軟骨虫，賤丈夫，來仰一個女人的鼻息？」

但為了好奇，為了那小鳥依人般的萬飄萍已贏得他同情之心。縱然受點委屈，他還是願意的。

承認做蘭陵郡主的未來丈夫，是他從權的策畧，他斷定五原王絕不會將千金之軀的愛女，嫁給一個江湖浪子的。

不過這位頤指氣使，生性乖張的郡主，實在不易駕馭。除了一切聽她的，看來別無選擇。

天壞王郎不是任何人呵叱之人，而且要幫助萬飄萍就不能夠完全聽蘭陵郡主。

因此，他在人性之中找弱點，土山一會，他投下了重大的賭注。

也許蘭陵郡主當眞將他當做生死仇家，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憑五原王，憑西廠，他可能四海難容，更不必說幫助萬飄萍了。

天壞王郎，經過不少大風大浪。但這次他遇到的是颶風，他縱然智慧如海，功力通玄，也感到有點窮於應付。

最後，他長長吁了一聲，拍拍衣衫立起身形，當他目光觸及手腕，竟驚駭得跳了起來。

他左腕之上，不知何時纏上一條綠油油的小蛇，似乎是其毒無比的竹葉青，牠三角形的小頭昂然高擧，紅信伸吐，形狀噁心已極。

他可以冒險揮出袖中的手叉子，或者以彈指的方式，擊斃這條毒蛇。

但毒蛇纏上手腕，他還矇然不知。可見這條毒蛇絕非等閑。

他猜想八成是遭人暗算，那施放毒蛇之人，說不定就在附近。

因此，他不敢輕擧妄動，毒蛇既未咬他，那人必是另有目的。

他猜的不錯，一陣令人毛髮悚然的冷笑之聲，適時飄進他的耳鼓。

「天壞王郎，嘿嘿，見面不如聞名，原來不過如此！」

是一個女人的聲音，來自右側五十步外。

那兒有不少樹叢枯草，無法瞧到對方的身形。

他微微一笑道：「夫人說的不錯，天壞王郎實在算不了什麼，惟一足堪自慰之點，就是從不以下流手段暗算他人。」

「好小子，你一張嘴倒是强硬得很，不知道你的手腕經不經得青兒一噬？」

「夫人這條青兒很毒麼？」

「不錯，只要牠咬你一口，你縱然具有金鋼不壞之身，也難以活過七步！」

「哦，痛快一死，倒是人生一件樂事，夫人何不叫青兒咬在下一口試試？」

「哼，想得倒美，可惜我却不願叫你痛快一死！」

「這個麼，在下倒有點不信。」

「你憑什麼不信？」

「很簡單，在下如若要殺死牠，牠自然狠狠的咬在下一口，夫人不願叫在下痛快一死豈不難以如願！」

「你錯了，青兒只要輕輕咬你一口，你就會立即全身痳痺，並於一個時辰之內，濃瘡遍體，那時你會慢慢的癢，輕輕的痛，由皮肉至骨髓，由外表到內心，嘿嘿……嘿嘿……而且，三天，五天，甚至十天，半月，你還死不了，嘿嘿……」

這女人像夜梟似的聲音，說得十分緩慢，但每一個字都像一根長針，扎進王岩的肌肉，扎進他的內心，他在慄着，汗水由三萬六千根毛孔中淌了出來。

他不怕死，却不能不憚忌此等折磨。

人在矮簷下，誰能不低頭？現在，他屈服了。

「妳要怎樣？」

「嗯，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

「不錯，實在有趣。」

「哦，你也認為有趣？」

「夫人忘了一句諺語了？英雄所見畧同。」

「好，先說說你的吧。」

「有趣的十分之多，最使在下激賞的，莫過於夫人殺人嫁禍的高明手法。」

「嗯，說下去。」

「我相信夫人擁有的奪命飛騰，能使牠附身之人，變做為禍世間的毒人。」

「不錯，我確實擁有此種奇蛇。」

「但如果當眞將飛騰附於常太監的身上，就無法構成宜城侯擅殺黃門之罪。」

「啊，你……」

「聽我說，夫人，妳藉天光反射，將飛騰的幻影投射於常太監的鳳眼穴上，於是宜城侯就含寃莫白，不得不負那謀殺之名了！」

「姓王的，你……太聰明了，我只得改變初衷！」

她語音未落，忽然刀光急閃，一個小頭輕悄悄的落於地面。

它不是王岩的人頭，而是纏於他左腕上的那個蛇頭。

這是一場高度的智慧之戰，那迄未現身的女人，終於棋差一着，被王岩獲得一次重大的勝利。

因為，她太過自信了，認為她一箭雙鵰的殺人手法，完美得毫無瘕疵，縱然是斷獄老手，也不可能識破她這精心的傑作的。

現在估不到姓王的毛頭小伙子，居然

如同目覩，一語道破，她怎能不心神狂震，而弄得步法大亂呢！

她那條毒蛇，必須聽候她的指示才能採取行動，她的心神一亂，自然給王岩抓住可乘之機了。

手叉子剁掉蛇頭，左臂微震，同時甩掉蛇身，腳下輕輕一點，像風一般向那叢林撲去。

他的動作够快，但搜遍叢林，那裏還有半絲人影。

「好一隻狡猾的狐狸，總有一天王某要妳現出原形的。」

他氣憤的冷哼了幾聲，才轉身走向來路。

忽然，他腳下一窒，向一條人影冷冷的瞧看着。

月掛西山，無限清輝，照在那豐盈如花的嬌靨之上。

她冷肅得像一尊女神，只有那雪白的衣衫在夜風中獵獵作响。

她是蘭陵郡主，身後還跟着小桃兒。

王岩只是微微一怔，仍然邁動腳步，沿湖緩緩走去。

「站住。」

這一聲嬌叱，是蘭陵郡主所發，王岩聳聳肩，終於停了下來，道：「怎麼，現在就要將在下碎屍萬段？」

蘭陵郡主面色一變道：「姓王的，你不要欺人太甚！」

王岩道：「在下說錯了麼？那麼郡主叫住在下又是為了什麼？」

蘭陵郡主蓮步輕移，走到王岩身前五尺之處，秀眉一挑，投給他一瞥惱而又微帶幽怨的眼神，說道：「問你一聲難道不行？」

王岩道：「行，郡主請問。」

蘭陵郡主道：「適才那女人是誰？」

王岩道：「郡主認為在下應該知道她是誰？」

蘭陵郡主道：「不錯，否則你怎會稱她為夫人？」

這話不無道理，一個從未謀面之人，怎能從聲音就斷定她是夫人？

王岩微微一笑道：「這個十分簡單，因為她的仇家是一位年逾半百之人。再說，在下第一次以夫人相稱，只是一種試驗，她既不出言否認，就必然是一個已婚的婦人了。」

蘭陵郡主神色微楞道：「好理由，可是我還不能盡信。」

王岩淡淡道：「信不信是郡主的事，王某不便相强……」

蘭陵郡主怒道：「王岩，你敢一再對我如此傲慢！」

王岩道：「在下生性如此，實在無可奈何。」

蘭陵郡主哼了一聲道：「一個人總要有點自知之明，難道你眞想與王府鬥鬥不成！」

王岩面色一沉道：「郡主太不明白江湖人的性格了，譬如在下吧，無親無友，孑然一身，只有不值幾文的一條性命。再說，刀尖上舐血，咱們是家常便飯，惹翻了連皇帝老子也敢鬥，一個五原王算得了什麼！」

蘭陵郡主呆了一呆道：「算你够狠。不過，我還有一件事要警告於你。」

王岩道：「在下在聽着。」

蘭陵郡主道：「還是那句話，不准你再接近萬飄萍。」

王岩道：「辦不到！」

蘭陵郡主面色一變道：「你不想救她們父女了？」

王岩道：「我接近萬姑娘，正是要救她們父女。」

蘭陵郡主咳了一聲道：「你適才跟那女人的談話我都聽到了，待我返回京師，就會請我爹放出宜城侯，但不准你接近萬飄萍是我惟一的條件，你如果不聽勸告，萬氏父女的生命只怕很難保全！」

王岩大怒道：「妳在威脅我？」

蘭陵郡主道：「不管你怎樣想法，我說的絕非恫嚇之言，如若不信，你可能遺恨終身！」

蘭陵郡主這一招够絕，王岩空有沖天之怒，却有點發揮不得。

固然，替萬飄萍偵破寃案，他大半是為了好奇，誰知他後來當眞有點喜愛於她，蘭陵郡主開出的條件，實在是大殺風景了。

如若因為他不聽勸告，致使萬氏父女丟掉生命，他豈不變做害死萬氏父女的間接兇手！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實為我而死，這叫他怎能心安？

沉默半晌，他忍不住高聲大叫道：「為甚麼？妳說。」

蘭陵郡主道：「不為什麼，我只是高與如此而已。」

王岩毅然道：「好，我答允妳，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蘭陵郡主道：「什麼條件？」

王岩道：「我不接近萬姑娘，但必須等待宜城侯無罪開釋，返回家門之後，我才離開武昌。」

蘭陵郡主微作思忖道：「好，咱們一言為定。」

王岩不願再跟這位心性乖僻的王府郡主囉嗦，返身一躍，向武昌城急馳而去。

× ×

蛇山，又名高冠山，一名高觀山，在武昌城的東隅，是黃鶴山的支阜。

蛇山之上，東有鳳凰窩，西有烏龍池及清風明月二井，都是歷朝所留下名勝。

假日登臨其上，那江漢會合，以及三鎭鼎足而立的盛況盡收眼底，確是遊人憑古弔今的理想之地。

是一個已初時分，雖已年關迫近，遊山的人還眞個不少。

但遊客中以婦女為多，而且大部份是到廟上燒香許願的。

這般香客之中，有兩名綺年玉貌，穿得花枝招展的女郎，她們剛剛跨進廟門，其中一名年歲較長的便輕聲一吁道：「許久沒有爬山了，這一趟可眞有點累人。」

另一女郎道：「娘也是的，死了一條蛇兒還要燒那門子的香！」

年歲稍長的女郎道：「這也難怪，妳知道娘對青兒花了多少精神？」

年輕一點的女郎道：「所以娘恨死那小子了，二姊，咱們想個法子，替娘出口氣。」

稍長的女郎道：「別担心，他逃不出

娘的掌握的。」

她們談話的語聲十分清脆，好像故意讓人聽到似的，此時進入觀音娘娘殿，話聲也停了下來。

來觀音娘娘殿進香的多半是婦女，也有一些陪着妻子或母親的男人。

當那風姿可人的姊妹進殿之後，一名面目冷嘯，身着輕裘的中年漢子，也跟到殿門之外，他向她們瞥了一眼，便轉身緩步而去。

這幢小相國寺原本不大（後經兵燹，迄未重建），不足半炷香的時間，便將全寺瀏覽無遺。

着輕裘的中年漢子在山門外佇足閑眺，似乎對那洪流滾滾的揚子江，流露出無限依戀之情。

然後他隨着部份遊客步下蛇山，眼光有意無意之間，向適才到觀音殿進香的一雙窈窕背影投下一瞥。

由蛇山迤邐向西，經長街轉入火巷口，那兩名動人的姑娘，由巷口轉了進去。

中年漢子也許被她倆風姿所迷，在巷口微一遲疑，仍遠遠的跟進火巷。

進巷約莫十丈，他忽然感到腰際抵到一個硬物，一股銀鈴般的笑聲，同時響了起來。

「識相一點，朋友，這可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刀！」

精促穴遭人罩着，只要內力一吐，不是寶刀，同樣也會送命，這句警告是多餘的。

穿輕裘的中年漢子淡淡道：「不要怕，姑娘，雖然妳太過失禮，在下可不願辣手摧花。」

「誰怕你了？哼。」

噗的一聲，刀尖穿透輕裘，差一點傷到皮膚，總算她運勁頗有分寸，刀尖及時停了下來。

中年漢子微微一笑道：「就算妳不怕吧，能告訴我爲了什麼嗎？」

「別反穿皮襖裝羊了，你應該心裏明白。」

中年漢子大笑道：「明白？哈哈，在下幾乎糊塗死了。」

「少廢話，待會有人告訴你，走。」

刀尖輕輕一送，他怎能不乖乖的向前走！不過他終於明白了，因爲那兩名進香的姑娘又轉了回來。

那年歲稍長的少女向中年漢子睨了一眼道：「大姐，咱們跑斷了腿，引來的似乎不是正點子！」

用刀尖抵住中年漢子的姑娘道：「不管是不是，總能問出一點眉目的。」

於是，在三位姑娘的前呼後擁下，他來到一座陳設簡陋的廳堂之上。

上方坐着一位四旬上下的紫衣麗人，雖是徐娘半老，依然眉目如畫，而一顰一笑之間，猶具有動人心弦的魔力。

在紫衣麗人的身後，還有兩名少女，瞧年歲，較進香的的兩人還輕，最多不過十六七歲左右。

擁他進來的三位姑娘，已收回抵着他精促穴的寶刀，他扭頭瞧瞧那位被稱爲大姐的姑娘，目光所及，頓覺眼前一亮。

杏仁型的臉兒，嵌上一對閃閃發光的大眼珠，一雙秀眉，像貼着兩彎新月似的，櫻桃小嘴之上，紅紅的像塗着丹朱，這些已經够迷人的了，而她那凸凹得恰到好處的身段，更是上蒼的傑作。

這位艷絕塵俗的姑娘，却穿着一身淡雅宜人的天青衣衫，她的年齡在五名少女中最大，但也不過二十四五而已。

她略帶羞澀的瞥了中年漢子一眼，再回顧紫衣麗人道：「娘！這人打從小相國寺起，就一路跟着二妹三妹……」

紫衣麗人早已從頭到尾將中年漢子打量一遍，此時面色一寒道：「你是誰？」

中年漢子道：「蘇海。」

紫衣麗人一怔道：「蘇海？中原江湖道上，似乎沒有聽到你這號人物？」

蘇海冷冷道：「妳說對了，我原本不是江湖中人。」

紫衣麗人道：「聽閣下的口音，也不像當地土著。」

蘇海說道：「不錯，難道這有什麼不對？」

紫衣麗人哼了一聲道：「閣下似乎狂得很，你到底是誰？」

蘇海哈哈一笑道：「我還沒有問妳們持刀脅迫究是什麼存心，妳倒迫供似的對蘇某審問起來了！」

紫衣麗人一長身，右手纖纖五指，忽然抓向蘇海的腕脈，來勢之急，眞個快如閃電。

蘇海面色一變，他想退，但却遲了半分。

腕脈被扣，似乎更激起蘇海的怒火，別瞧他武功不濟，嗓門却大得嚇人。

「妳想造反？告訴妳，得罪了蘇某，嘿嘿，今後，妳就別想過一天安身的日子了！」

紫衣麗人先點上他的穴道，再放開扣着的腕脈，櫻唇一撇，冷冷道：「閣下當眞有這麼大的權力？」

蘇海傲然道：「蘇某話已說明，信不信只好由妳。」

一個穴道受制，身入人手之人，還能目無餘子，滿身傲氣，他如果不是瘋子，必然是大有來頭。因此，紫衣麗人遲疑了，她不怕開罪任何江湖門派，却不願得罪官場中人。

於是，她試探着溫聲詢問道：「也許咱們是一場誤會，但閣下總得抖露一下身份。」

「在西廠，在汪大人的手下有幾個蘇海？妳不認識咱家，也該有個耳聞！」

「啊，原來是蘇公公，這實在太過意外了，蘇公公不在京師納福，跑到這兒作甚？」

「哼，妳一個婦道人家知道什麼，還不快解開我的穴道？」

「不要緊，一個時辰之後，蘇公公的穴道會自動解開的。雪娃，妳去準備一點酒菜，蘇公公是貴人，咱們應該盡一點地主之誼。」

雪娃就是那位穿天青衣衫，被稱爲大姐的絕色女郎，她應了一聲，便招呼另外二女姍姍而去。

片刻之後，紫衣麗人與蘇海坐上了主客之位，皓腕一伸，端起面前的酒杯，拋給蘇海一記甜甜的媚笑。

「蘇公公，適才多有得罪，倘望大度

海涵。來，賤妾敬你一杯。」

「不敢當，小小的誤會，過去了不提也罷。」

他們互相對酌，酒到杯乾，像無醉不歸似的。

良久，紫衣麗人又是一聲輕笑道：「妾賤到現在還有點不解，公公跟着二三兩個丫頭，究竟爲了什麼？」

「這個……咳，食色人之天性，誰叫她們生得那般迷人？嘿嘿……」

「哦，只是……太監對於人道……」

「這也沒有什麼奇怪的，跛者不忘履，盲者不忘視，太監也是一個有血有肉之人。」

「公公說的是，咱們乾。」

「好……好的，咱們……乾……」

蘇海說的不錯，食色天性，面對紫衣麗人那撩人的風姿，他早就應該醉了，何況在那烈酒之中，她們還做了一點手脚。

這一杯下去，他果然倒了下來，原本含糊不清的口齒，此時已寂然不聞了。

紫衣麗人霍的站了起來，但神色微微一呆，又頹然坐了下去，她緊鎖着雙眉，像是突然發現了什麼爲難之事。

半晌，她目光四掠，最後停留在雪娃的嬌靨之上，道：「雪娃……」

「娘有什麼吩咐？」

「妳瞧這自稱蘇海之人，當眞是一個太監麼？」

「這個……女兒瞧看不出。」

「不錯，瞧外表，他頷下無鬚，確與太監有幾分相似，但娘却嗅出他有着正常男人的强烈氣味。」

「那該怎麼辦？」

「自然是要實際查看了，這樣吧，雪娃，帶他到妳房裏去，順便……照顧他一下。」

「娘……這個不太方便吧。」

「這有什麼不方便的？妳也老大不小了，難道還怕一個不能人道的男人？不要怕，快扶他去吧。」

一個從未接觸過男人的少女，當她扶着一個醉漢，進入她的閨房之時，這是何等尷尬，何等困難之事？

而且，她還要查人私隱，瞧瞧他究竟是不是一個虛有其表的男人，她處境的窘迫，實在不是筆墨所能描述的。

現在，她將蘇海放倒於床榻之上，然後吁出一口大氣，像風一般奔近房門。

她的心頭像小鹿般的亂闖，呼吸也感到十分迫急，她甚至不敢再瞧他一眼，緊緊倚着房門，以支持她軟弱無力的嬌軀。

天色逐漸黑了下來，她的情緒也漸趨平定。

她知道時間的拖延是不利的，如果迷藥失效，如果他清醒過來，那……

於是，她擰轉身，偷偷向床榻一瞥，雖然蘇海仍憨睡如死，姿態沒有半分改變，她的心頭却不由自主的狂跳起來。

又是一陣遲疑，她才提着脚跟，輕悄悄的走近床榻，一雙星目，向他呆呆的打量着。

然後，她推他一把，使他仰面而臥，他沒有醒，像一個失去生命的軀殼一般。

她的胆量大了起來，纖掌以火中取栗的速度，掏向他緊要之處。

「啊……」

她像摸觸到條毒蛇，駭得嬌軀亂顫。她要驚呼，却未能發出半點聲息，她那隻纖纖玉手，竟也無法收它回來。

她本能的以左手劈出一掌，掌緣如刀，猛劈蘇海的天靈，但突然腰際一麻，全身力道倏然消失，同時脚下一個踉蹌，嬌軀竟滾進蘇海的懷抱之中。

這是一個糟得不能再糟的處境，如果有地洞可鑽，她決不會遲疑的，可惜她已受制於人，除了任憑宰割，毫無選擇的餘地。

這自然是蘇海的傑作了，他雙臂一緊，在雪娃的粉頰上香了一下，然後輕輕一笑道：「雪娃，這可不能怨我，妳該知道除了妻子對丈夫，誰能做出那等動作？」

他拍開了雪娃的穴道，雙手在她那高山平原之間，不斷的遊移着。

她穴道已解，恢復了自衞之力，但她除了驚惶不安的扭動顫抖，似乎已失去抗拒的勇氣。

「放開我，你……快逃……」

她沒有呼救，却以輕得只能蘇海聽見的聲音叫他快逃，顯然，她動了情，在蘇海雙手撫摸下屈服了。

蘇海微微一笑道：「逃？我爲什麼要逃？佳人入懷，溫香在抱，人生還有什麼比這更美麗的？哼，縱然刀在頸子上，妳也別想叫我離開！」

雪娃一嘆道：「你不知道我娘的厲害，所以這麼不知死活，如果她知道你不是太監，只怕你會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蘇海道：「妳不會不告訴她麼？難道妳忍心叫我去死？」

雪娃道：「那麼你老實一點，否則她會瞧出來的。」

蘇海道：「我不信，她怎樣能瞧得出來？」

雪娃道：「這個……咳，我……我不便說……」

蘇海道：「好，我相信妳就是，告訴我，妳娘是誰？」

雪娃道：「你這人眞壞，我還沒有問你，你倒問起我來了。」

蘇海道：「我不是告訴過妳娘麼？我叫蘇海……」

雪娃一哼道：「是皇宮的太監，西廠汪大人的得力部屬，哼，你冒充蘇海，闖到咱們這兒來，必沒有安着什麼好心。」

蘇海道：「對不起，雪娃，冒充蘇海是眞，至少不會對妳有什麼不好打算。」

雪娃道：「你總有一個理由吧，說說看。」

蘇海道：「理由很簡單，我聽到妳的兩個妹妹稱讚妳，所以想來見識見識。」

雪娃櫻唇一撇道：「騙人不要本錢，鬼才相信。」

她語音未了，忽然面色一變道：「不好，娘……娘來了！」

提到娘來了，她已經牙齦顫抖，身如篩糠，紅紅的嬌靨，刹那之間變得一片慘白，可見在淫威之下，她對紫衣麗人是如何的畏懼了。

蘇海冷冷一哼，突然一指彈出，拍的一聲輕響，一隻罕見的黑色蜘蛛，已由樑上墜落地面。

（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慕容美·文
董培新·圖

天殺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星申無害存心除暴，私下偵得竹葉青蔡三、屍狼胡文豪、黑刀徐逞、喪門鈎丁六四人，殘忍怙惡，遂假公子爲名，着他們四人跟隨入城公幹，他引着蔡三趕一段路，進入樹林，謊言天殺帮主對蔡身份起疑，誆騙得蔡三自動取出六千両銀票以証所報身份，申無害一把將銀票揣入懷中，蔡三自是不甘，邀請後到的徐、胡、丁三人助拳，願將得回銀票均分，胡、丁、徐三人貪念陡起，羣起向申無害聯手攻擊，申無害佯裝害怕，飛縱出林，胡文豪跟踪追到，首爲申殺死，蔡三趕到，睹狀大怒——

雙手除三害　片語救魔頭

竹葉青蔡三在徐丁兩人發話之際，第一個躍身撲出，雙掌掄揮，密如雨點，全身骨節均發出有如乾柴撲火般的必必之聲，可見這厮的一身功力，確非天字組中一班帮徒所能望其項背。

黑刀徐逞和喪門鈎丁六一個比一個陰險，兩人見竹葉青蔡三在正面進攻上已佔優勢，立即一遞眼色，分別繞去申無害身後。

申無害因爲還想到城裏去一趟，不願跟這幾個傢伙糾纏得太久，他知道要想叫這幾個傢伙露絕招，只有一個方法，險中弄險，讓這幾個傢伙嘗上一點甜頭！

所以當徐丁兩名帮徒繞向他身後時，他聲色不動，只當毫無所覺。

竹葉青蔡三爲方便徐丁兩人偷襲，雙掌一緊，攻勢益猛，申無害佯作不支，步步後退。

喪門鈎丁六眼看時機成熟，驀地一長身，飛撲而出，雙鈎齊舉，如螳螂揚臂，夾着兩道閃閃藍光，凌空剁下！

申無害容得雙鈎臨近頂門數寸處，方踉蹌側身，向黑刀徐逞把守的方位跌跌絆絆的撞了過去。

黑刀徐逞大喜。心想：好小子，大爺正手癢得緊，你來了正好讓大爺煞煞癮！刀把一緊，右臂橫揮，一刀平平向申無害肩頸之間掃切過去。

申無害脚下不穩，加以背腹受敵，這一刀眼看無論如何閃避不開，人頭落地，無疑已是指顧間事。

喪門鈎丁六雖然雙鈎劈空，見狀却不得由高興異常，哈哈大笑道：「徐老大，這件功勞，算是你的了！等銀子到了手，百花樓小弟請客，小艷秋和蘇蘇那兩個妞兒……」

一聲慘叫，打斷了他的話頭。

喪門鈎丁六呆住了！

竹葉青蔡三雙眼突出，雙手護腰，正在慢慢的向一邊倒下去，黑刀徐逞正好砍在他的腰眼，橫身兩人之間的申無害，則已不知去向！

黑刀徐逞因爲用刀過猛，刀鋒嵌入竹葉青蔡三的腰眼骨，一時竟無法拔出來，他怕遭敵人暗算，雙手已經鬆開，正帶着滿臉震駭的表情，張惶地向後退去。

喪門鈎丁六又驚又急，連忙問道：「那……那小子呢？」

黑刀徐逞手一抬，眼中露出恐怖的光芒，嘴巴張得大大的，但却未能說得出話來。

喪門鉤丁六正待轉身搜索，肩上忽然有人輕輕拍了一下，笑着說道：「小子在這裏！」

喪門鉤丁六魂飛魄散，本能地向前一伏身，雙鉤掃地，力沉雙臂，縮起雙腿，奮力向後蹬出！

申無害笑讚道：「好腿法！」

話說之間，喪門鉤丁六的一條身軀，突然平平飛起，去勢之疾，有如流矢，像一個正寫的大字向黑刀徐逞當胸一頭撞了過去！

喪門鉤丁六大叫道：「小子腕力太强，小弟收不住勢，徐兄快接小弟一把！」

但是，黑刀徐逞似乎已經嚇呆了，木頭人般站在那裏，直到丁六一頭撞上胸口，他才猛然驚覺過來。

可是，已經太遲了。

他唯一能幫忙的，就是拚盡全力，一掌向丁六腦袋砍下。他的肋骨保住了，但丁六的腦袋却開了花！

只剩下一個失去兵刃的徐逞，申無害當然不願再多耗時間。

他跟着掠身而至，單掌輕輕一送，徐逞亦告了結。四人之中，就算這位徐逞最幸運，死得沒有一點痛苦。

×　　×

申無害到了城裏，第一件事是回復本來面目，然後向馬行裏租了一馬匹，飛騎出城，直奔北邙。

不出他的預料，黃山蕭家主婢和十方羅漢果然還沒有離開北邙。

十方羅漢等人見他到來，無不大感意外。

千面書生廖公侯問他道：「最近城中鬧得風風雨雨的什麼天殺帮，難道眞是申兄的傑作？」

申無害笑笑道：「說起來話太長了，小弟有事在身，無法從頭解釋，那只能這樣告訴各位，小弟目前在該帮只是一名普通徒衆，帮主則另有其人！」

十方羅漢說道：「原來是別人冒名行事？」

申無害點點頭，一面從身上取出那六千兩銀票道：「小弟今天趕來，是爲了兩件事。」他將銀票遞給十方羅漢，接着道：「這又是一筆不義之財，仍跟上次那些黃金一樣，請大掌門人全權處理。另外，小弟想向各位打聽一個人！」

十方羅漢道：「什麼人？」

申無害於是將無情金劍請來的那個怪老頭詳詳細細的描述了一遍。

衆人聽了，無不愕然，顯然都不知道怪老頭是誰。

千面書生廖公侯忽然轉身向一名弟子說道：「箕光，你去藏書樓把那本冊子取來。」

那名弟子去後不久，匆匆捧來一部厚達數寸的冊子。

十方羅漢訝道：「這是什麼冊子？」

千面書生廖公侯笑道：「本派的傳家之寶，你們看過就知道了！」

說着，從那名弟子手上將冊子接過來，交給了申無害。

申無害翻開一看，不覺爲之一呆。

原來冊中盡是栩栩如生的畫像，而第一幅畫像不是別人，正是此刻就坐在他對面的十方羅漢百里窮！

十方羅漢一咦道：「這——？」

申無害已經明白過來了。

北邙一派，以易容術知名武林，這本冊子，無疑就是該派據以摹擬的舊本。

這原是一個門派最大的秘密，而今這位千面書生竟不吝公開於外人之前，這不禁使申無害對這位千面書生油然生出一股崇敬之心！

十方羅漢等人緊跟着也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從衆人的神色看來，大家這時顯然都跟申無害有着相同的感覺。

申無害繼續翻下，百了大師，三絕道人，君山醉翁史思義等人果然盡在其中。

千面書生廖公侯笑道：「這本冊子厚達五百多頁，這樣翻下去未免太吃力。申兄說的怪老頭，可能是一個隱伏已久的老魔頭，如果申兄將圖冊反過來，從後面査起，也許會快一些。」

申無害覺得言之有理，於是依言將圖冊反轉，那知才掀開底頁第一面，他的視綫就給上面一幅人像吸引住了！

千面書生廖公侯探身過來，笑着道：「再往下翻，還早得很，這些……」

申無害注目搖頭道：「不用再翻了，這幅像相當傳神，就是這個老傢伙！」

千面書生廖公侯一呆道：「申兄沒有認錯人？」

申無害又搖了一下頭道：「絕不會錯，我記得清清楚楚，禿頭，濃眉，眼窩內陷，就是這個老傢伙……這老傢伙叫什麼……天絕叟聶三公？」

十方羅漢聽到天絕叟聶三公幾個字，一個個全忍不住帶着訝異之色聚攏過來。

醉翁史思義道：「這老魔不是早在十年前就去世了嗎？」

千面書生廖公侯沉吟了片刻，忽然點點頭道：「這也不無可能。須知這魔頭一身玄功已臻神化之境，當年傳出死訊時，不過六十來歲，如說噩耗是假，並不足無異。」他頓了一下，又道：「不過，這一點申兄可要留意，如果這老魔眞的尚在人世，以後遇上這老魔，最好小心爲上，這老魔實在是個難惹的人物，根據上一代的傳說，似乎從來還沒有一個人在這老傢伙手底下討過便宜！」

十方羅漢忽然豪情萬丈地一躍而起道：「走！老弟。要飯的劍傷已癒，已經可以湊合湊合了，待我老要飯的去帮你老弟鬥鬥這個老魔頭！」

申無害微笑着搖搖頭道：「諸位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打聽這個老傢伙，只是爲了好奇，在申某人的名單上，並沒有這老傢伙的名字。」

他頓了一下又笑道：「即使跟這老傢伙非拚一下不可，也不是目前這時候。」

千面書生廖公侯道：「老弟既然來了，就在這裏住上幾天再走如何？」

醉翁史思義道：「對，對，對，聽說你老弟酒量不錯，趁此機會正好較量一下，須知老漢也不是一個弱者……」

十方羅漢哈哈大笑道：「算了吧！你老兒的酒量，要飯的已經敎領過了。你還

是留着去唬別人吧，在我們申老弟面前，決輪不着你擺威風。」

醉翁兩眼一瞪道：「如果你化子不服氣，咱們重新比過怎樣？」

申無害站起身來，拱拱手笑道：「盛情心領。申某人一時還閒不下來，以後有機會，定當奉陪！」

那個叫小鶯的丫頭忽然插口道：「申少俠說過要去黃山，什麼時候去呀？」

百媚仙子臉孔一紅，欲予阻攔，已是不及。

申無害笑笑道：「當然要去——」

十方羅漢搶着大笑道：「好極了，到時候要飯的一定當陪客！」

×　　×

申無害回到楊家莊時，已是黃昏時分，正好碰着方姓漢子和黑心書生準備出發前往北邙後山那座天殺總宮。

如何提醒這個傢伙小心不落陷阱，而又不致於傷害到那個三郎的生命呢？

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他心頭，但就是找不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來，現在方姓漢子馬上就要走，他的腦海裏，還是一片空白。

方姓漢子似乎顯得很高興，向他交代道：「這裏請張頭兒照料一下，我要進宮去了！」

申無害也露出高興的樣子道：「好的，請代向帮主問好！」

方姓漢子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接着轉向黑心書生道：「時間不早了，我們走吧！」

申無害目送兩人身形於院門口消失，心頭相當不是滋味，因爲這尙是他入關三年多以來，第一次碰上難題無法解決。

可是，他有什麼辦法呢？

如果換上別人，這件事也許算不了什麼難題，如今麻煩就出在這個姓方的根本不懂什麼叫容忍，而他又不願爲了保全這廝一命，白白犧牲掉那四千兩黃金……

申無害輕輕嘆了口氣，轉身便擬返回西廂。

就在轉身舉步的這一刹那，這位天殺星腦海中靈光一閃，突然想起一個人來。

他突然想起那個早先入宮的百步鏢楊全達！

是的，這是唯一的一絲希望。說不定能藉那個生死情況不明的百步鏢來救下這姓方的一條性命！於是，他急忙追出院外，高聲道：「副座留步！」

方姓漢子轉過身來道：「什麼事？」

申無害快步走過去，笑道：「我想麻煩副座，入宮……如果見到我們那位楊隊長，請副座帶個口信給他，就說他入宮之前托張某人替他辦的事，張某人已經替他辦好了，東西如今放在張某人這裏，隨時等他來拿。」

方姓漢子點頭道：「好！我記住告訴他一聲就是了。」

申無害回到西廂，心頭如釋重負。

不管怎麼說，他總算已經盡了力量，底下就得看這個方姓漢子機警的程度如何了。他猜想那個什麼三郎一定不敢對這方姓漢子採取激烈的手段，到時候這姓方的只要向他一問起百步鏢楊全達，那位西貝天殺星由於做賊心虛，同時又因爲一時交不出人來，必然會因言詞支吾而引起姓方的疑心，而這姓方的因爲懾於天殺星之威名，儘管心底泛着疑問，亦必不致遽爾反臉，在雙方各懷鬼胎，互有顧忌的情形之下，這姓方的一場血光之災，說不定就會因此避免！

至於那個什麼三郎離開天殺星總宮之後，會不會帶着那四千兩黃金遠走高飛？

他以後又去那裏再找這小子？

關於這一點，他毫不担心。

因爲他早從鬼影子焦戈口中獲悉，那個什麼三郎只不過是整個集團中的一份子，黑道上的規矩，有時比國法還嚴，他相信那小子不管多麼陰險奸詐，也絕不敢將陰陽翁孫一缺這個老魔頭摔開一邊！

所以，如今他只須像一名垂釣者一樣，耐着性子，靜靜地等待。

只要他的一雙眼睛始終不離開陰陽翁孫一缺這個浮標，就不必担心那個什麼三郎以及那四千兩黃金滑脫掌握！

他的這種想法並沒有錯。

只可惜有一件事，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由於馬姓漢子之媒介，使三郎那小子在無意中又結識了一個叫花娘的女人……

×　　×

今夜月色很好。

晴空萬里無雲，上絃月斜懸天際，明亮得就像一把剛剛經過打磨的匕首。

黑心書生已記不清在這條山路上來往過多少次了。

他對這條山路上的一木一石，比什麼人都是熟悉；別說是這麼好的月色，就是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他走在這條山路上，也沒有什麼困難。

可是，今晚的情形，却似乎有點不一樣。自從翻過第一座山頭，這位黑心書生的神色，就起了變化。

當登上第二座山頭時，他面對着脚底下那一片銀白色的山坡，經過一陣猶豫，終於停下脚步。

方姓漢子有點奇怪道：「走錯路？」

黑心書生搖搖頭，同時以衣袖拭了一下額角，方姓漢子這才發覺他額角上已經冒出汗水。

這種天氣只走了這麼一點路，也會冒汗？

方姓漢子益發感覺奇怪道：「累？」

黑心書生又搖了一下頭。

方姓漢子道：「既不是走錯了路，又不是跑累了，爲什麼停下來不走？」

黑心書生就像出洞耗子似的，兩眼骨碌碌地轉動，四下裏張望了一回，才壓着嗓門道：「副座……我想……」

方姓漢子道：「幹嗎這樣吞吞吐吐的？有話說出來啊！」

黑心書生期期地道：「小弟……剛才……在路上忽然想起一件事。」

方姓漢子道：「想起一件什麼事？」

黑心書生道：「我們……我們……或許已經上了別人的圈套也不一定。」

方姓漢子道：「什麼圈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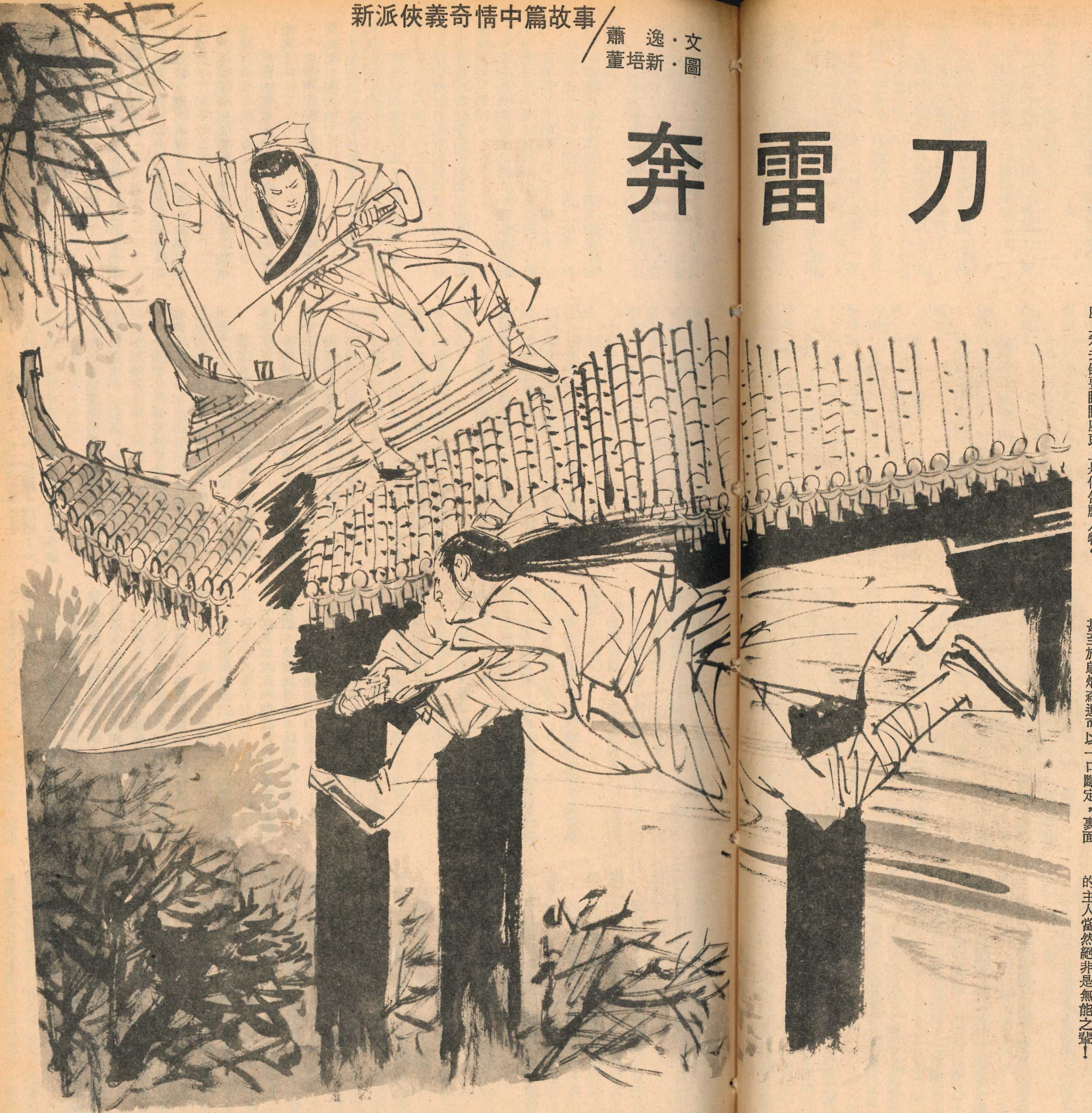
黑心書生又拭了一下額角道：「小弟回想起來，實在後悔得很，後悔當初實在不該把那個姓宋的丫頭帶到這裏來。」

方姓漢子沒有開口。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奔雷刀

蕭逸・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苗七蒙刦富濟貧，失手被擒，被判極刑，臨刑前得「關西裘姓漢子冒死相救，逃離法場，裘姓漢子之甘冒萬險而拯救苗七蒙，並非對其有所偏愛，實欲使苗七蒙一身絕世神功，助其誅殺仇人，苗七蒙身受其救命之恩，對裘姓漢子要求他往殺鄔熖森，心雖不願，但亦勉强允諾，鄔熖森擅長太平金刀，爲人仗義疏財，好打不平，附近鄉民，毋不口碑載道，自迷戀的娼妓死後，常悒悒不樂，那日又依慣例，到獅子橋一間酒館買醉，不料日常愛坐的一副座位，正被一青年所佔——

錯殺仁義漢 誤報挾恩人

堂倌身子向前欺了一下，更小聲的說：「——這人非要那個座不可，看樣子是個外鄉客！」

鄔熖森點點頭，那堂倌道：「大爺你不來，我們不敢說話，你來了，我就叫他騰個座——」

鄔熖森一把抓住那堂倌的胳膊道：「用不着，隨便坐也行！」

那堂倌咧嘴笑道：「你老眞是大人不見小人怪，倒是小號太失禮了！」

鄔熖森微微一笑，坐下來道：「照昨天的樣子，來一隻五香燒鷄十角子酒！」

堂倌答應着，退了下去！

鄔熖森的目光很自然的可就向着亭角座上看去倒要瞧瞧座頭上是個什麼人物？

他似乎微微的怔了一下——

座頭上大馬金刀的坐着一個偉岸的長髮漢子，二十六七歲，和自己年歲相彷彿，長眉俊目，英俊豪邁，只看這份長像，先令人生有好感！

這個人面前只擺着兩個小盤子，一盤牛肉干，一盤炒花生，可是却喝了六七角酒——

他目光凌厲，隱隱似有殺機，却又似有一種無名的沉鬱懊惱着他，不時的喝上一口悶酒，凝目池中，若有所思！

這人桌上置着一個藍布長包，內行人如鄔熖森者流，只要一眼即可看知裏面的是兵刃！

甚至於鄔熖森還可以一口斷定，裏面包的是一口刀！

鄔熖森是刀中聖手，一手「太平刀法」走遍大江南北，至今日爲止，尙還不曾遇見敵手。

他的本能，遇見了與自己性習相近的本行，總不免心裏先就有三分的喜悅！

只是此刻却又不然，因爲這個人佔了他的座頭！

鄔熖森精銳的目光，直直的盯着對方的那口刀，透過那層包刀的布，他甚至於可以看見隱隱的刀上霞光，再者這口刀的式樣，也大異於一般，分明是一口罕見的寶刀，如非彼此陌生，鄔熖森眞恨不能討來看看。

他並沒有這麼做！他那雙精銳的目光，由刀身上轉向刀的主人——

可以想見的，能够持有這樣的一口刀的主人當然絕非是無能之輩！

「太平金刀」鄔熖森先前的敵意，不覺消失了一些！

這時正逢堂倌上來酒菜，鄔熖森遂向那堂倌道：「給我辦件事！」

堂倌哈着腰道：「爺你關照！」

鄔熖森手指亭角座頭，道：「去爲我把那位朋友請過來，不可怠慢！」

「這——」堂倌心裏雖犯着嘀咕，可是，不敢不遵，答應了一聲，步向亭角座上！

長髮漢子倒是沒搭什麼駕子，一請就過來了。

鄔熖森趕忙站起來，抱拳道：「兄台請坐！」

長髮漢子點點頭，坐了下來，他手裏抓住那口纏布的刀！

鄔熖森扭臉向夥計道：「上幾個菜，拿酒！」

堂倌答應着退下去，鄔熖森這才坐下來！

長髮漢子目光凝視着面前的酒杯，雖然方才他的目光早已經接觸過鄔熖森，可是瞬間却又避開。

鄔熖森笑態可掬的道：「還未請敎兄台貴姓？大名是——？」

長髮漢子吶吶道：「田！田！田上草！」

「田兄——」鄔熖森心裏嘀咕着「田上草」這個不倫不類的名字確是少見，却也並不爲異。

「聽兄台的口音，像是外鄉客？」

「不錯！」姓田的吶吶道：「足下莫非是本地人？」

「不不！」鄔熖森忙道：「在下世居楚中，只不過客居本府罷了！」

姓田的長髮漢子點一點頭，說道：「這麼說，足下就是人稱的『刀聖』鄔熖森兄了？」

鄔熖森抬頭哈哈笑了幾聲，抱拳道：「那是朋友們的謬賞，何敢以刀聖自居？田兄你取笑了！」

「豈敢！」長髮漢子冷冷的說道：「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鄔朋友如無傑出之刀法，焉能會有此盛譽？眞是失敬，失敬！」

鄔熖森道：「田兄弟，你必也是此道高手了？」

長髮漢子一怔，抬頭看向他，不解的道：「鄔朋友認得我？」

鄔熖森知道他錯會了意，笑道：「在下雖不識得兄台高人，但却認得兄台這口刀——」

說時手指向長髮漢子緊抓在手上那個長形包裹，哈哈一笑，道：「小弟不敏，却知田兄手中刀大非凡品，不知可肯賜閱一回否？」

長髮漢子點點頭道：「鄔朋友當眞是好眼力，只是這裏不便，須要換個地方，方不致驚動了俗客！」

鄔熖森頻頻點頭道：「說的是，說的是……小弟倒是忽畧了這點，不急，不急——」

說笑間，酒保已送來了酒菜，鄔熖森像是與緻頗高，頻頻勸飲，姓田的漢子却是懷有滿腹的心事，鬱鬱寡歡，經不住鄔熖森的頻頻勸飲，遂暫時拋下了心事，開懷暢飲起來。

二人俱是酒中豪客，酒到杯乾，轉瞬間已盡酒數斤。

最後的一角酒注入杯中後，姓田的長髮漢子雙手端杯站起道：「鄔朋友，飲下這杯酒後，我們就看刀去！」

鄔熖森朗笑道：「好！」

二人一乾而盡，鄔熖森站起身來，已有八分的酒意，身形一蹌，却用一隻手搭在了長髮漢子的肩頭之上，高叫道：「酒保！」

一堂倌張惶跑上，道：「大爺你老醉了？」

鄔熖森道：「胡說，吩咐下去，備一艘畫舫，我要與這位田爺遊……湖！」

堂倌恭聲應道：「是……是……」

那堂倌退下之後，鄔熖森眉頭微微一皺道：「鄔兄，你的酒喝多了！」

鄔熖森搖搖頭道：「不多……不多……誠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田兄，今夕你我須盡興一遊！」

長髮漢子一隻手把扶着鄔熖森側身，面色十分沉悶，長長的嘆息了一聲，不再多言！

二人行至湖邊，果見一船孃搖着一艘畫舫向岸邊靠近，鄔熖森在先長髮漢子在後，二人相繼登舟。

船孃嬌聲問道：「請問大爺，到那裏去呢？」

鄔熖森道：「去小神洲！」

長髮漢子道：「且慢！」

鄔熖森道：「小神洲風景絕佳，正可與田兄一遊，足能盡興！」

長髮漢子微微一笑，吩咐船孃道：「船娘子妳且在湖裏打上幾個轉兒，再去小神洲不遲！」

鄔熖森道：「這又爲何？」

長髮漢子哈哈一笑，十分淒涼的道：「小弟第一次來獅子橋，總要各處玩上一趟才好！」

鄔熖森哈哈大笑道：「一湖殘荷有啥看頭？難得田兄有此雅興，我們就先遊湖吧！」

那船孃一直等得鄔熖森答應之後，才欣然從命，把那艘畫舫，向湖面駛去！

此刻日落西山，秋風瑟瑟，人在畫船上，四大皆空，只覺得份外的寒冷！

長髮漢子好像有滿腹的心事，一雙長眉緊緊的皺着。

繞湖三圈之後，畫船慢慢向小神洲行進了！

站在船板之上的長髮漢子，忽的回過頭來，目注向鄔熖森道：「鄔兄的酒醒了！我們就可去小神洲一遊了！」

鄔熖森怔了一下道：「田兄可有什麼不適麼？」

長髮漢子微微搖頭，苦笑道：「在下心有苦衷，只是難以啓齒！」

鄔熖森道：「如肯賜告，在下願爲分憂！」

姓田的長髮漢子，冷森森的一笑，說道：「鄔兄不愧是血性中人，我們該上岸了——」

畫舫在一片葦叢邊輕輕攏岸，二人相繼登岸。

分開了長過一人的蘆葦，只見一片蒼翠的松柏，點綴在青色山脈之間，草坪上星羅着供人踏足的石板。

遠遠有一座紅色的亭子聳立着，景緻果然不俗！

鄔熖森似乎覺得開朗，臉上不時的現出笑容！

長髮漢子更顯得陰沉，自一登岸開始，他臉上已失去了笑容！

二人步上了紅亭！

長髮漢子難以克制的長長輕嘆了一聲，把手裏的那口纏有布條的長刀緩緩的擱置桌上。

鄔熖森忽然目注，道：「田兄可願把寶刀賞下一觀？」

長髮漢子道：「正要請敎！」

說罷雙手把刀奉上。

鄔熖森接過，先不開視，只在手裏掂了掂份量，遂即讚不絕口地說道：「好刀，好刀——」

解開了布帶，先見霞光耀眼的連鞘刀身——

那鄔熖森不愧是刀中聖手，看到此不禁內心怦然一動，轉目向長髮漢子，道：「我——如果眼力不差，田兄你這口刀，莫非是……太平門中的……」

姆指一按刀上寶石，刀鞘「嗆啷！」一聲雙捲而開，現出了秋水長泓的刀鋒，森森冷氣上襲眉梢！

鄔熖森面色一變，頻頻點頭道：「這就不錯了……」

轉看向長髮漢子，十分詫異的道：「這是飛苗門不傳之寶，奔雷刀！」

「哈——」長髮漢子狂笑一聲，道：「兄台好眼力！」

鄔熖森面色一沉道：「何以會落在了田兄你的手上？」

長髮漢子伸手自鄔熖森手上，把刀接了過來，哈哈的道：「依鄔兄之意，這口刀又該在誰手上才是正理？」

鄔熖森笑了一下，道：「田兄不必見怒，據在下所知，飛苗門中以此奔雷刀視爲拱璧，從不假手與人，門主苗九公晚年罹疾而故，這口奔雷刀就傳於他那個獨生的兒子！」

長髮漢子嘿嘿一笑，道：「鄔兄好見識！」

鄔熖森忽地一驚，道：「不提此事倒也罷了，田兄你可知日前出斬的那個苗七蒙麼？」

長髮人霍地抬頭，拂面長髮「刷！」的一聲甩向腦後。

鄔熖森道：「這苗七蒙據說就是飛苗帮的末世弟子，也就是苗九公的哲嗣！」

說到這裏呆了一下，上下打量着長髮漢子道：「田兄……你——？」

長髮人霍地站起來，道：「既然鄔兄已然認出，小弟也就不再隱瞞，鄔兄所說的苗七蒙，正是在下！」

「啊——」鄔熖森眼睛睜得極大。

從極度的驚慌失措之中回復到了平靜，鄔熖森打量着眼前這個人，雙手抱拳，微笑點頭道：「這就是了……苗兄——你是我心目中素所景仰之人，在下何幸爲之，在此得識高人！」

苗七蒙怪笑了一聲，笑聲裏充滿了淒涼惆悵！

「太晚了——」他笑聲一歛道：「兄我論交於今日此時，太晚了！」

鄔熖森一怔，說道：「苗兄的意思，是……？」

苗七蒙冷冷一笑，道：「常言道得好：受人所託，忠人之事，小弟今日來會見鄔兄，並非無由——」

說到這裏，目光微闔，長長的嘆息一聲。

鄔熖森一驚，道：「什麼事？苗兄你直言無妨！」

苗七蒙喟然一聲長嘆道：「小弟此來，乃在受人所託取鄔兄項上人頭！」

鄔熖森陡的一驚，那隻按着亭欄的手微微一振，全身倏地拔起，飄身亭外——

他站身之後，狂笑道：「姓苗的，你說什麼？」

苗七蒙大步跨出，鼻中冷哼一聲道：「在下受人所託，是來取你性命，鄔朋友，你亮刀吧！」

掌中刀迎風一幌，只聽得「嗆啷！」一聲脆響，刀身兩側的附鞘，已然兩邊捲起，現出閃閃青鋒！

鄔熖森長眉一挑，說道：「苗七蒙，你說清楚一點……到底是那一個人差你來的？」

苗七蒙冷笑道：「這我可就不清楚了——俗謂受人所託，忠人之事，你我此番兵刄所見，已無緩和餘地，鄔兄請海涵小弟之不通人情！」

鄔熖森怔了一下，由不勝驚訝表情之中拉回到了現實，他不失爲大家風度的點點頭，冷冷的一笑道：「既然如此，也就不必多說了！」

苗七蒙輕聲一嘆，道：「鄔兄！請亮刀吧！」

「不勞費心！」

鄔熖森兩掌各向衣內一探，陡然向外揮出，像是兩條黃綾似的，在他雙掌之間，已多了一對黃光顫顫的軟刀！

「苗兄弟！」鄔熖森冷笑着道：「有道是羞刀難入鞘，兄弟這雙太平金刀一旦出手，只怕不見血氣，難以返回，苗兄弟，你仔細着點吧！」

苗七蒙道：「小弟敗在鄔兄手中，甘願一死，鄔兄如敗在小弟手中——」

「甘願送上這顆人頭！」

鄔熖森話一出口，身子微微向下一蹲，却把一對柔若綾緞的金刀，雙搭在臂，一副視死如歸之態！

此番豪情看在苗七蒙眼中，不禁深深爲之感動。

他原是血性中人，平日所敬重的亦是血性中人，却料想不到此刻面對的血性朋友，却是不得不兵刄相見，彼此要分上一個你死我活！

眼前已經無從選擇——

苗七蒙無奈把一腔悲悵惆恨，深深的壓制在內心，二人四隻眸子緊緊盯視着，防備着彼此的第一招出擊！

苗七蒙足下輕邁，跨出亭欄——

此時暮色沉沉，四野肅默！

二人都知道大敵當前，不敢掉以輕心，尤其出手這第一招最爲要緊，極小的一點疏忽，往往也許賠上性命！

鄔熖森的那一對太平金刀，堪稱世所罕見，雙刀俱都有二尺左右長短，薄如紙

靱，像是一雙長條狀的帶子，其上光華，金中帶紫，看上去流光燦爛，不勝鋒利之至！

苗七蒙雖然在內心深處，藏有幾分歉疚，可是臨戰之先，却有無限豪情，像他們這般的武林高手，平素都自負極甚，絕無戰場敗陣的打算！

四隻眼睛，就像是磁石引針般的對視着——

鄔焰森向左跨出兩步，足下雙踏「子」「午」，苗七蒙冷冷一笑，由中挺前一步！

鄔焰森道：「你想刀走中鋒，大可不必！」

苗七蒙倒抽一口冷氣，始知鄔焰森大非凡夫！

他也老實不客氣的予以點破，道：「鄔朋友你的左右穿心，也空費心思！」

鄔焰森面色一怔，冷冷一笑，二人針鋒相對，旗鼓相當，四隻眼睛彼此目注着不敢稍瞬。

苗七蒙道：「久仰鄔兄二十四手伏魔金刀，天下少敵，何不展出令小弟茅塞頓開！」

鄔焰森哈哈一笑邊：「二十四手金刀出手容易收手難，一經展開，只怕——」

說到這裏輕輕一笑，不再接下！

苗七蒙還是生平第一次，爲人這麽當面奚落，可是他胸有城竹，却是不愠不怒，他甚至於已看出鄔焰森即將要出手了。

當年他在飛苗帮內，身受父親教授飛苗門不傳的刀法之始，先受有三年嚴格的注目聽風之術——憑藉着這一特殊的造詣，日後使得他在刀法上才至高人一等！

那是一種說不出的奧秘學問，只能感受於內，却不能形諸於面，訴之於覺！

總之，在面對面的注視之下，苗七蒙發覺到鄔焰森的左脚後跟微微上企！

憑着這一點微微的昭示，他却已經知道鄔焰森即將出手的方向與下手的部位必在自己左面胸側！

這一念頭方經觸及，果見對面的強人鄔焰森起身若電，幾乎看不清他是怎麽一個來勢，一雙光華燦爛的金刀，已抖得畢直，雙刀採取一致，直向苗七蒙左面心腔部位上雙刺而來！

快到極點！狠到絕頂，果不愧是刀中聖手！

只是他的對手苗七蒙太過於精明了，甚至於在他出手之先，已窺出了先機，是以鄔焰森凌厲的刀招，居然無以爲逞！

兩條金黃泛有紫紅色的刀光，乍然吐出去，眞比閃電還要快！就在幾乎已經觸及苗七蒙衣邊的一刹那間，苗七蒙的右手那口奔雷刀，「刷！」地一聲，作圓形的劃了出去！

「嗆！」——一聲輕震！

高手對招，不同於一般凡夫也就在此，他們雙方都有一致的見解！絕不容許招式用老了。

是以在奔雷刀的刀鋒方一觸及那雙太平金刀的刀身之上一刹那，鄔焰森已生生的把一雙吐出的刀鋒疾收回來——

鄔焰森已經知道了！

他知道自己面前這個人——苗七蒙，身負奇技，是自己平生第一個大敵，由於一絲的輕敵之心，而使得他在第一招出手之時，已落於下風，甚至於有性命之憂。

果然他的憂慮並非多餘，雙刀撤回尙未及一半，對方苗七蒙的刀身，已泛出了一大片刺目寒光，像是一道經天長虹般的，直向鄔燄森面門上捲來！

鄔燄森嚇得倒抽了一口冷氣，對方那口奔雷刀尙未近身，已感覺到冷森森的刀氣襲面——

他到底不愧是一流的刀手！

隨着奔雷刀的出勢，他的身子，就像是一股輕烟般的飄了出去，足足拔起了兩丈上下，正好落在亭頂尖端，可是奔雷刀的刀風，却如同一道强力的閃電劃了出去，刀鋒緊擦着鄔燄森的衣邊斬落而下，「克查！」一聲爆響，紅亭一角應勢而落！

長虹般的刀光一吐即收，再看苗七蒙身子仍然停立在原處未動，那口閃閃白光的奔雷刀，抱持前胸，方才所見長虹般的刀光，分明是他運足內力驅馳的刀氣——

只此一端，已足使得自詡超人的鄔燄森爲之胆戰心驚，瞠目變色！

苗七蒙的身手一經展開，絕不中途而止。

這時，就見他足下一點，如同竄飛而起的一隻怒鷹，奇快無比的已躍向亭尖之上！

他的第二刀——「鳳舞狂龍」緊接着施出，刀上光華如噴泉般的怒伸而出！直向亭尖上的鄔燄森身上捲到，其勢銳不可當！

鄔燄森在戰兢中，一振雙腕，遂自展出金刀二十四式中的「左右分叙」！

兩口軟硬隨心的金刀左右齊上，迎着苗七蒙來襲的那口金刀一剪一絞，「嗆啷！」的一聲脆響——

這可是不同凡响的一擊！

就在這雙方接觸的一刹那間，鄔燄森的身子由空中一個倒折之勢，翻身直下。

鄔燄森嘴裏發出了一聲長嘯，只見他左足尖點地，整個人像狂風裏的一片秋葉似的，打了一個疾轉，已把身子猛然的捲到了苗七蒙跟前。

雙方生死存亡，決定勝負的一擊，就此展開！

鄔燄森的雙刀出了一手怪絕今古的絕招——

隨着鄔燄森暴長而立的身子，兩口金刀刀柄相擊，一上一下同時分出。

「哧——」刀風疾勁中，雙刀上各自吐出長有數尺的凌厲刀勢，一上一下，一奔咽喉，一奔小腹，猛然的向着苗七蒙攻了過去！

這一手端的是厲害至極，令人防不勝防！

刀風過處，苗七蒙凹腹吸胸，仰頸收肩，在這一刹間他整個的人身，就像是一把弓般的彎了出去，鄔燄森的這一手「蘆花翻白燕子飛」自出道以來還是第三次施展對敵！

猶記得前兩番施展，一次是對付河南的「鬼太歲」孫七，一次是對付「多臂哪吒」盛秋平，這兩個人皆是名噪一時有名的兇狠，可是在鄔燄森的這一手「蘆花翻白燕子飛」下，已經雙雙作古。

這一次，鄔燄森是第三次施展。

由於時間，部位，機智的會合，這一手「蘆花翻白燕子飛」，他自信施展得天衣無縫，依照常例，苗七蒙要想逃得性命，只怕難逾登天！

刀身在上下分出的一刹間，極爲美妙，凌厲的刀風，像是剪子般的，「哧——」的一聲，劃開了苗七蒙的上下衣襟，功力僅僅只差毫厘就可制苗七蒙於死地！

苗七蒙由不得也驚震出了一身的冷汗來！

他勝了！

雖然對於鄔燄森他由衷的敬仰，可是他却不能中止住掌中這口殺人的刀！

就在他吸凹的胸腹突然彈回之際，掌中那口寒光閃閃的奔雷刀，已經「蛇」形的遞出！

出刀的勢子，堪堪令鄔燄森爲之絕倒的！

鄔燄森——當他已經發覺到自己最得意的那手「蘆花翻白燕子飛」，未能斬殺對方於刀下時，他已經知道自己是輸定的了！

失敗的代價往往是「死亡」，這是多麽大的賭注！

鄔燄森的雙刀，雖然猶在作最後的掙扎——他想去封鎖苗七蒙的那口刀！

可是——苗七蒙的刀像是一條蛇般的滑溜！在鄔燄森的雙刀縫隙之間一連數轉，等到鄔燄森發覺到大勢不妙之時，眼前光華大盛，對方的那口奔雷刀，已霍然的出現眼前。

鄔燄森打了個冷戰，不及出聲，刀光旋轉中，項上那顆六陽魁首的人頭，滴溜溜打了個轉兒，已落向塵埃！

可能是死不瞑目！鄔燄森下半截身子，一連搶出了六七步外，兀自直立不倒，大股的鮮血由他頸頸上的那個碗大洞口裏狂噴而出！

那是一種慘不忍睹情景！

苗七蒙一刀得手，臉色猝變！

他身子搶前幾步，一把緊緊的抱住了鄔燄森的失頭軀體，痛呼了一聲：「鄔兄——」已然泣不成聲。

由鄔燄森頸腔內衝出的血水，足足噴起有丈許高，幻爲一天血雨，簌簌飄落而下。

血水，把苗七蒙一身衣服，都染紅的了。

緊緊抱着鄔燄森的軀體，苗七蒙心如刀絞——他到底不似婦人般的軟弱！

把屍體擺平在地，找到了鄔燄森那顆滾落一邊人頭，用一塊事先預備好油綢子包裹起來！

死者雙目怒凸，瞪視着——一副死不瞑目的樣子！

苗七蒙木然竚立在亭前，長長的吸了一口拂面的冷風，追憶着剛才自己出手的一刀——「蛇行七步」，內心中是不寒而慄！

他用衣袖內側，把臉上的血漬擦了一下……

慢慢轉過身來，打量鄔燄森倒在地上的屍體……

這時候小神洲外，响起了一片嘩嘩的水聲，似乎有船要攏岸了。

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含着無限的愧疚，莫名的恐慌，他縱身而起，沿着延出的嶺峰，一路縱馳如飛而逝！

×　　　×

午夜，月光分外顯得明亮。

獅子街東側——「馬家花園」門前，忽然出現了一條人影，身法是那麽靈巧，像一陣風似的飄閃而近。

站定下身子，月光正映着他的臉。

這個人正是日間刀殺鄔燄森的苗七蒙——他不愧是一個劍及履及，說到作到的硬漢！

在完成了殺人的使命之後，他提着鄔燄森血淋淋的一顆人頭，來到馬家花園找尋那個託交自己任務的朋友。

花園裏枝葉扶疏，夜風襲過，花枝微顫，發出一片悉悉瑟瑟聲音。

苗七蒙左右打量了一番，把那個包在油布包裹人頭，在腰帶上紮了一下，身子一晃，已掠牆而入。

好大的一所宅院！

據說這馬家花園的主人馬世昌，爲前朝名相，因貪墨誤國，以至滿門抄斬，這所宅院的第二度主人，傳說是某領兵大員，官拜提督的楊姓將軍，可是遷入不久，這位楊姓將軍，却又落得通敵叛國的罪名，罪延九族，是以滿門抄斬！

楊姓將軍之後，這馬家花園三易其主，主人易到本地的一個商人，是本府最大的一個綢緞商人秦泰安，家財萬貫，富可敵國！

說來確是奇怪之至！

這位大名秦泰安的商人，可是一點也不泰安，住進這所馬家花園之後，不到一年，全家上下悉患了一種怪病，不及半年，全家上百的人，倒死了一半，下餘的人被迫遷移一空！

這「馬家花園」可就又空了下來了，第四度的空了下來，人們交相談論着這所凶宅的來龍去脈，却再也沒有一個胆敢以生命犯險住進來了。

「馬家花園」自此成爲名符其實的一所凶宅，自此也就永遠的空了下來！

苗七蒙在園子裏踏了半轉，把那顆腰間人頭繫在一棵花樹下——

「事情幹成了麽？」

聲音是姓裘的口音，傳自西側的閣樓上。

聲到人到，一條人影像夜蝠竄樑般的襲了過來。

苗七蒙後退了一步，那人已來到了眼前——一身黑色的夜行衣靠，一張馬也似的長臉，可不就是那個大刼法場，一身是胆的關西漢子！

二人距離丈許左右，姓裘的關西漢子站住脚，抱抱拳，道：「辛苦，苗兄弟不愧是信人君子！」

苗七蒙點點頭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能有反悔之理！」

說到此，長刀一舉，已然挑住了繫掛在樹梢上的人頭，陡地一擲——「刷！」一聲，那顆裏有人頭的油綢子包裹向着姓裘的面門飛到！

姓裘的一抬手接住，掂了掂，後退幾步，匆匆解開來，立時就有一股血腥之氣上衝鼻樑！

關西漢子似乎還要看得更清楚一點，右手插入衣內摸出了千里火，就空一幌，「哧——」火苗子射出尺把長短，火光裏，他辨認着那顆人頭。

苗七蒙冷冷的道：「恩兄請仔細驗看，可是姓鄔的那顆六陽魁首？」

姓裘的向空打了個哈哈，連聲道：「幹的好，幹的好！苗老弟，你不愧是武林第一刀！」

「豈敢！」苗七蒙抱了一下拳，道：「恩兄還有別的差遣沒有？」

「豈敢『差遣』二字？」姓裘的哈哈笑道：「沒有了，再也沒有了！」

「那麼小弟告辭了！」

「你這裡就要走？」

「如果恩兄別無差遣的話，小弟這就去了！」

「你慢走一步！」

姓裘的上前幾步，輕輕在苗七蒙肩上拍了一下，道：「愚兄在馬家廳內，已備有水酒一席，要與兄弟你痛飲一番！」

苗七蒙怔了一下，嘆息一聲，道：「恩兄太客氣了，只是小弟此刻那裏還有心情飲酒！」

姓裘的冷冷道：「是因那鄔餤森？」

苗七蒙長嘆一聲，低頭不語！

姓裘的目光裏現出了一片凌厲，微一轉瞬，又變爲和平，輕哂道：「姓鄔的平日爲惡多端，死有餘辜，你又何必爲他悲哀，再說哈——」

他笑聲裏，充滿了得意：「……再說，鄔餤森是死在你的刀下，你又何必貓哭耗子假慈悲？」

苗七蒙倏地抬頭，直視向他——

如果不是姓裘的有恩於他，只憑他這句話，苗七蒙就放不過他。

只是眼前，他却莫可奈何！

他十分痛心的道：「那是我……不能失信於你！」

「這就是了！」姓裘的笑容裏充滿了狡黠，「死的死了！傷心何用？」

苗七蒙苦笑，道：「鄔餤森生平事跡，我最不清楚，印像裏，好像並非是個惡人！」

「兄弟！」姓裘的拍着他的肩道：「死了就算了，何必記掛在心，走，咱們屋裏喝酒去！」

苗七蒙並不隨行，掙了一下道：「我不去了！」

那姓裘的神色一楞，面色顯得頗是不悅！

苗七蒙道：「裘兄只請將大名賜告，以便永留心扉！」

那姓裘的關西漢子聆聽之後，發出了一連串嘿嘿的沉笑，冷聲道：「你我總算是一見投緣，有些緣份，你要問我的名字麼？」

苗七蒙道：「應該請教！」

姓裘的這一瞬間，那張長臉上顯現出的陰煞暴戾表情，更爲顯著。

「好，我就告訴你！」他冷冷的道：「我名裘天池——」

苗七蒙聽後陡地一驚，說道：「裘天池？」

關西漢子哈哈一笑道：「不錯，你認得我？」

苗七蒙吶吶道：「莫非是人稱『長安三鳥』的裘天……池？」

裘天池嘿嘿一笑道：「苗兄弟，你的記性不錯，只是江湖上謠傳紛紜，不可置信，且莫誤會了我裘天池的爲人！」

苗七蒙刹時之間，臉色大變——

蓋因爲「長安三鳥」之匪號，他早已聞名，悉知是陝中最具惡跡的三名滾馬大盜，裘天池正是三盜之首，有「血大鵬」之稱……

江湖上無論黑白兩道，對於這三個人，都深痛惡絕，三人行踪所過，燒殺刼擄，無所不爲，構成莫大禍害，是以足跡所經，地方上必然與起軒然大波，官府繪影圖形，偵騎遍佈，以期緝拿此三人歸案，但是傳說這「長安三鳥」由於武功極高，多年來雖屢經官軍圍剿，却仍能安然如故，逍遙法外！

黑白兩道一些所謂的俠義份子，由於「長安三鳥」行爲過於惡劣，乃至發起除惡運動，曾聯手對付過此三人，可是不但無功，反而折損了多人。

「長安三鳥」的惡名，乃至遍傳江湖，稍具閱歷之士，無不知悉甚清——

是以在苗七蒙乍然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焉能不爲之大吃一驚？

面前的這個人，武林公認的敗類——自己的救命恩人……

莫怪乎，苗七蒙一時無言以對！

苗七蒙暗地裏打了個冷戰，才又回到了眼前的現實，他强作笑容，勉强點點頭道：「原來如此，裴恩兄的大名我記下了，就此告辭！」

言罷抱拳，正待轉身而去！

「血大鵬」裘天池上前一步，道：「慢着！」

苗七蒙面色一冷，說道：「裘兄，有何見教？」

裘天池冷森森的笑道：「我還有兩位兄弟要爲你引見一下！」

苗七蒙寒下臉道：「我看不必——」

話方出口，只聽得西面花架子上一人怪笑道：「姓苗的，何必急着想走，咱們交情還沒有完呢！」

花架子克察的響了一聲，一條灰白色的人影像是一隻冲霄大鶴般的，陡地拔空直起，足足拔起了五六丈高下！

在如霜的月色裏，這人起在空中的身子，施展了一手「細胸巧翻雲」，隨地一個折翻，輕飄飄的已經落向地面，不偏不倚，正好落在苗裘之間！

這一手輕功，對方自然是有意在苗七蒙的面前炫耀，平心而論，却也是造詣不凡。

苗七蒙胸有成竹，目光一打量來人，見是一個三十上下，中等身材，身穿一襲灰白色長衫的削瘦漢子。

這人一頭亂髮不修，雙目深陷，只是目光深邃，配上一隻弓也似彎的鼻子，整個臉上，浮現出一種險沉暴戾，一眼看上去，即知是一極惡之輩！

這人兩隻手向着苗七蒙一拱，油腔滑調的道：「這位想必就是苗七蒙苗朋友了，失敬，失敬！」

苗七蒙勉强的抱拳道：「不敢！」

一旁的裘天池却他爲介紹道：「這是

我拜弟，人稱『沒翅鵰』謝羽！」

苗七蒙耳朵裏聽說過這麼一個人，强忍着心內的不快，點點頭！

「沒翅鵰」謝羽怪聲的一笑道：「怎麼，苗老弟你這就想走麼？」

苗七蒙見對方和自己第一次見面，居然口稱自己爲老弟，心裏老大的不樂，只是碍着裘天池却不便發作！

「沒翅鵰」謝羽一雙鴿子眼，上上下下打量着他，怪笑一聲道：「苗老弟你爲我們哥兒三個除了這個大敵，我們眞應該好好謝謝你才對！」

「那倒不必！」苗七蒙冷笑道：「在下欠了裘恩兄一份人情，以此相抵，不足稱謝！」

謝羽嘿嘿冷笑道：「好說，好說，兄弟前聞苗朋友你刀法驚人還不怎麼相信，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哈！失敬！失敬！」

話聲方住，樹帽子嘩啦！一响，空中又拔起了一條人影，起落之間，如同野鳥穿林，交睫的當兒，已來了面前。

來人瘦高的身軀，一如「血大鵬」裘天池，背部畧微有點彎曲，濃眉細眼，滿臉于思，後背地方交插的揹着一對冰鐵枴，右肋部位配置着一件豹皮囊。

由年歲上看過去，差不多亦在三旬左右。

這人身子一落下來，嘴裏啞聲笑道：「小弟來遲一步，各位原諒！」

「血大鵬」裘天池道：「這位就是苗七蒙英雄，還不見過？」

來人啞聲一笑，沉聲說道：「失敬！失敬！」

苗七蒙知悉來人必是「長安三鳥」之一，只是却不知他的綽號大名。

裘天池代爲介紹道：「這是我三拜弟『勾魂梟』姜平，他對於老弟你是由衷的欽佩！」

苗七蒙平心而論，對這哥兒三個實在是談不上什麼好感，自從得悉三人匪號之後，更不禁生出無比的厭惡，偏偏談個沒完，一時不能脫身。

當時鼻中哼了一聲，勉强抱一下拳！

「勾魂梟」姜平看着苗七蒙齜牙一笑道：「苗朋友好厲害的一刀！高明！高明之至！」

苗七蒙一怔，說道：「姜朋友如何得知？」

「勾魂梟」姜平仰天一笑，道：「我怎能不知？苗朋友你與姓鄔的在湖心亭杯酒論交之時，不才就在附近，後來去小神洲，不才也沒敢遠離，再後來你們動了刀，不才就來了個居高臨下！」

說到這裏聳了一下肩膀，啞着嗓子沉聲怪笑道：「……不才倒不是對苗朋友你心存監視，而是想乘機助苗朋友你一臂之力，誰知道朋友你刀法驚人，簡直是用不着我多此一舉！」

一旁的「血大鵬」裘天池不耐道：「好了……好了……姜老三，我要姓鄔的那半截身子，你可帶來了？」

「勾魂梟」姜平險笑一下，道：「裘老大，你顧慮的還眞週到，只恨我晚了一步！」

各人聆聽之下，都不禁吃了一驚！

裘天池濃眉一揚，道：「你是說姓鄔的妹子——？」

姜平冷笑着哼了一聲，道：「誰說不是？」

裘天池呆了一下，道：「爲什麼不就手收拾了她？」

姜平「吃吃」一笑道：「裘老大你太抬高我了，就憑我？嘿嘿！三個也不是那丫頭對手呀！」

苗七蒙在一旁聽得暗暗驚心，恍然道「怎麼？鄔焰森還有個妹妹……？」

「沒翅鵰」謝羽嘻嘻一笑道：「怎麼老弟你知道鄔焰森却不知道他妹子？」

苗七蒙苦笑着搖搖頭道：「我倒沒聽……說過！」

謝羽冷笑一聲，道：「那麼，你可知道『紫流星』鄔明珠這個女人？」

苗七蒙搖搖頭道：「也沒聽說過！」

謝羽笑了一下，道：「這也難怪，這個丫頭一向是出沒大漠南北，新近才入中原不久，太平刀鄔焰森與他這個妹子，聽說感情很不好，是以多年來很少來往！」

苗七蒙忍不住問：「她武功如何？」

「那還用說？」謝羽竪了一下姆指道：「好樣的，有『古今來去一枝花』的稱呼，論功夫就連她哥哥也比她差遠了！」

苗七蒙暗吃了一驚，心中盤算着自己結上了這個樑子誠爲不智，日後只怕與這個鄔明珠脫不了干休！

「血大鵬」裘天池一笑道：「苗兄弟，俗謂好男不跟女鬥，鄔明珠這個騷丫頭我雖是沒見過，可是出了名的難惹，雖然說她和她哥哥過去感情不好，却也不能不爲兄報仇——」

頓了一下，他嘿嘿低笑了幾聲，道：「……看起來，這個樑子你是結上了！」

苗七蒙道：「事已至此又能奈何？」

「沒翅鵰」謝羽道：「老弟！不怕你生氣，現在你是黑牌人物，到處都有賞緝你歸案的告示，我們哥兒三哥風頭比起你來差多啦！」

苗七蒙鼈着一肚子氣，沒有發作，冷冷一笑，抱拳道：「多謝賢昆仲關懷，告辭！」

身子才轉過一半，却爲那個叫「勾魂梟」姜平的瘦漢攔住！

苗七蒙面色一沉道：「姜朋友這是幹什麼？莫非這馬家花園來得去不得麼？」

「勾魂梟」姜平眼看裘天池，却向着苗七蒙嘻嘻一笑道：「苗朋友，我們兄弟說了半天，這點意思你還不明白？」

苗七蒙雙目一瞪道：「什麼意思？」

姜平猥瑣的道：「你先靜一下，我們到屋裏去談談好不好？」

苗七蒙目光一掃裘天池，見他臉上現出一片狡黠的笑容，心知其中必有內情。

當時冷笑道：「我這就要走，有話姜兄請快說！」

一旁的裘天池哈哈笑道：「兄弟，裘某人可沒有錯待你呀！」

苗七蒙冷笑道：「我們有言在先，這件事做完之後，各自東西，爲什麼又中途變卦？」

裘天池冷冷的道：「我們實在是爲兄弟你作想，外面風聲太緊，又何況鄔明珠那個女人放你不過！」（未完）



新派奇情技擊鬥智故事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洗心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震川正與臥雲居士彭大先生互逞心機，智鬥八卦陣之際，無雙門的無影毒神童子希到來，要請彭大先生前往無雙門，彭大先生不允，與之動手，被童子希施出無影之毒迷倒地上，周震川救下彭大先生，技折童子希，迫他服下藥丸，命他十日內送解藥來給彭大先生，童子希走後，周震川以玉露丸救醒彭大先生，借得三山令，借九指神偷莫木森辭去，莫木森返回遵義，周震川依着彭大先生的指示，往馬場找尋褚大頭，抵埗後，暗隨褚三公子來到褚家，在莊外見褚大頭率衆恭迎——

密傳三山令　夜謁假死人

周震川微微一愣，道：「褚大俠……。」

褚勁藩哈哈一笑道：「大俠請勿見疑，老朽已經知道大俠要來了，只是小兒有眼無珠，倒叫大俠見笑了。」

周震川莞爾一笑，抱拳道：「在下出口無心，失言之處，尚望老前輩寬宥。」

褚勁藩連連搖手道：「不敢！不敢！大俠莫說只叫老朽一聲褚大頭，就叫老朽褚癩子亦無不可，嘻！嘻！嘻嘻！」忽然回頭一招手，喝道：「你們還不過來，見過……。」話到口中，却不知道周震川的姓名，尷尬的一笑，說不下去了。

看他爲人，豪是豪邁極了，只是有點粗枝大葉，周震川心中一動，暗中一皺眉頭，忖道：「像他這種性格的人，怎能負担得了彭大先生的任務？」心中不免有點懷疑。

周震川笑了一笑，接口道：「在下周震川！」

褚勁藩點頭大聲道：「快來見過周大叔！」

周震川只見應聲走過來三人，除了那褚三少爺之外，另外兩人，都已是三十歲左右了，一齊向他欠身見禮，那三少爺這時是一臉腆嘿，低頭不語。

周震川搶前攔住他們三人，道：「不敢當，不敢當，在下比三位年紀都輕，咱們是兄弟相稱。」

褚勁藩指着三個兒子，逐次道：「這是老大褚龍，老二褚虎，老三褚彪，他最是差勁，以後還請周大俠多多指教。」

周震川接着向他們一抱拳，道：「小弟今後有煩三位大哥之處甚多，尚請三位多多賜教是幸。」

褚勁藩一把拉住周震川手臂道：「別和他們孩子們客氣了，請！」拉着周震川便進了莊子，請周震川直入內堂，褚龍褚虎褚彪三人默默的跟在後面隨行，他們還是第一次看見父親這樣尊敬一位外來客人，心中說不出的疑訝。

最後請周震川進了一座花廳，肅客上座，褚勁藩這時面容一整肅然道：「大先生已有密令傳下，請見示來意，老朽父子，但憑吩咐。」

周震川微微一笑，懷中取出「三山令」當胸一捧，站起身來，高舉齊眉，道：「請褚大俠見過『三山令』！」

褚勁藩率領三子向「三山令」行了參見之禮，周震川一收「三山令」，帶笑道：「賢父子請坐。」

褚勁藩躬身謝命，在下首落了座，他三個兒子不敢無禮，轉身站到褚勁藩身後。

周震川朗目神光奕奕，向褚勁藩面上一定，道：「在下承蒙大先生賦權執掌『三山

令」，欲請褚大俠鼎力相助……。」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維在下欲進行之事，凶險無比，褚大俠可三思而後見復。」

褚勁藩掀眉一笑道：「老朽自幼便隨大先生走南闖北，不但這條命是大先生所賜，就這個家也是大先生所成，老朽沒有什麽可想的，大俠吩咐就是。」

周震川一笑道：「那請老前輩對三位公子略作交待，便隨在下一同前往吧！」

周震川未來馬場之前，原以爲褚大頭只是單身一人，隱於囂塵，及見他有家有業，生活過得甚是正常，如此將他捲入這淌渾水，說不定就是家破人亡，因此心生不忍之念，把原來的腹案，作了修正，準備先帶去他一個人再說。

周震川話聲一落，褚勁藩剛點頭應了一聲：「遵命！……」褚龍已是抱拳截口道：「周大叔，小侄有一言，不知當說不當說……。」

一語未了，褚勁藩已怒喝一聲，道：「閉了你的鳥嘴，這裏那有你們說話的餘地。」

周震川一笑，攔住褚勁藩道：「褚老前輩，褚兄有話，就讓他說吧。」

褚勁藩對大先生付托的人周震川是有着無比的尊敬與盲目的信仰，周震川這一開口，褚勁藩立時應了一聲：「是。」

褚龍先望了乃父一眼，見乃父再無阻止之意，才欠身道：「不知周大叔有何重大之事，小侄能否相代隨行。」

周震川一片好心，倒惹得褚家兄弟爲褚勁藩担心不已，爲了消除他們心理上的疑慮，只好實話實說，道：「事情是這樣的，最近有一批窮兇極惡之徒，來到本省，爲非作歹，在下與他們勢同水火，各不相容，因此向彭大先生請得『三山令』意欲聯絡道上朋友，與他們週旋到底，因此前來相煩令尊臂助，專負聯絡之責，不知龍兄對各地情形是否盡皆熟習？」

褚龍眉頭微微一皺，說道：「這個……小侄……。只怕家父，也帮不了多大的忙……。」

一語未了，褚勁藩大喝一聲，道：「你知道什麽？」

褚龍叫了一聲，道：「爸，你老人家已經二十多年沒有離開馬場一步了，你老人家可不能誤了周大叔大事。」

褚勁藩哈哈一笑，道：「你們對你父親是太不瞭解了，這都是彭大先生的安排，你們知道什麽……。」

話鋒一轉，笑向周震川道：「大俠的意思，是只要老朽負責爲大俠結合本省道上朋友？」

周震川點頭道：「在下正是此意。」

褚勁藩道：「這件事情簡單，老朽立可報命，大俠請隨老朽來！」

說着起身向外面走去，褚龍不便再說什麽，只有向周震川抱拳致意，周震川隨着褚勁藩翻山越嶺，走了兩個多時辰，在萬山叢中到了一座茅屋之前。

星光隱約中，只見屋簷之下，掛了不少獸皮乾肉，一眼就看得出來，這是一戶獵戶人家。

他們兩人身形一駐，只見暗影中飛矢也似的射出二條黑影，向他們撲來，那二條黑影發動之時，悄沒聲的，顯得沒有一點君子風度，待得臨近他們兩人，忽的「汪！汪！汪！」發出一串哮吠，原來只是二條獵犬。

周震川明知這戶人家是友非敵，自是不會對那獵犬施展重手法，只見他左右手同出，屈指分彈，不但點住了撲向他的那條獵犬，同時也制住了撲向褚勁藩那條獵犬。

隨之只聽暗影中有人發出一聲冷笑，道：「朋友，你們是何方神聖？報出字號來。」

褚勁藩敞笑一聲，道：「瞎了眼的東西，你難道連老夫都看不出來麽？」

「啊！原來是你這大頭鬼。」首先現身走出來一個乾薑似的小老頭子，從另外二個不同方位，各走出二位二十左右的少年人。

那乾薑似的老人哈哈一笑，道：「今天是什麽風，把你這家居納福的老太爺吹到我這賤地來。」

褚勁藩一笑，道：「小狗子，你也閒了幾十年了，現在，有得活你幹了。」

話聲一落，接着一指周震川道：「先見過周大俠！」

那乾薑老人臉上掠過一道驚訝之色，接着神情一肅，雙手抱拳道：「小老兒尤四海，見過周大俠。」

周震川抱拳回禮之際，褚勁藩一旁又道：「尤四海爲大先生昔年座下神差鬼使，大俠的事，吩咐他就是。」

周震川隨又取出「三山令」向尤四海一照，道：「請尤大俠聽令！」

尤四海一見「三山令」，神情之間一肅，躬身道：「尤四海在！」

周震川知道「三山令」有「三山令」的尊嚴，不能隨便，面色一正，朗聲道：「『三山令』到，唯周震川之命是遵，不得有誤！」

尤四海恭聲道：「屬下遵命！」

周震川一收「三山令」，換上一副笑容，抱拳說道：「在下周震川，見過尤大俠！」

尤四海閃身讓過周震川一禮，道：「大俠身負『三山令』，有如彭大先生親臨，四海不敢，請大俠不要多禮。」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公私有別，你我今後相處之日甚長，有勞之處尤多，尤大使這一客氣，以後在下有什麽小事情就不便相托了。」

褚勁藩一笑道：「周大俠說得是，小狗子不要過於拘泥。」

尤四海敬的是「三山令」，經褚勁藩這樣一說，也就不再矜持，點頭一笑道：「那麽小老兒就有僭了。」

話聲微微一頓，目光閃動之間，心念急轉，話鋒一轉，接着道：「褚老大，你可有大先生的消息？」

褚勁藩道：「有，大先生另有手諭發下，凡我雲貴道上，以後無論公誼私交，都應唯周大俠之命是聽，如有陽奉陰違之處，大先生將親自嚴懲不貸，並要你轉知全體同道遵照奉行。」

尤四海面容一肅，應聲：「是！」

褚勁藩接着向周震川一抱拳道：「老朽任務到此爲止，不奉陪了，改日另請大

俠賞光蒞臨寒舍，暢飲歡聚。」說着，轉身疾馳而去。

經此一來，周震川已漸漸看出彭大先生乃是一個極善組織之人，平日之時，已有萬全之備，心中不勝欣喜之至。

周震川與尤四海同入屋內，商量了一陣，周震川告辭出來，臉上更是充滿了信心。

一夜奔波，回到遵義已是夜盡天明的時候了。

他運功調息了一陣，疲憊盡復，外面又响起了老花子施雷的呼聲道：「周少俠，不好了，老偷兒的麻煩又來了。」

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聽得周震川雙眉一蹙，起身走出房外，接住老花子施雷問道：「老偷兒昨晚出了事？」

老花子施雷道：「現在雖然還沒有出事，但事情馬上就要出了。」

周震川劍眉一凝，說道：「此話怎樣講？」

老花子施雷道：「不知是什麽人，認出了老偷兒，他落脚在遵義的消息，已經傳遍了江湖，許多要找老偷兒算帳的人，正從四方八面，蜂擁而來，最先趕到的一批『青城七子』，已經從四川趕來，到了三叉河，此外，峨嵋，華山，四川唐家……也都派了人，兼程趕來，好人難做，看來這次老偷兒要吃不消了……。」

一語未了，九指神偷莫木森飄身而到，接口笑道：「他們來就來吧，我老偷兒難道會怕了他們不成。」

周震川一笑道：「你老哥幾十年來怕過誰來，只是你老哥不是要從新做起麽？這就不是怕不怕的問題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難道要我束手被擒不成。」

周震川道：「這當然也不是辦法……這件事由小弟來安排好不好？」

九指神偷莫木森點頭一嘆，說道：「好，那就看你的吧，……昨晚的結果如何？」

周震川笑笑道：「一切都非常順利，大約明後天就可以見到成效了。」

老花子施雷聽得一陣糊塗，接口道：「別弄啞謎了好不好。」

周震川道：「這件事情，當然要向您說個明白。」接着，便把昨晚的一切，一一告訴了老花子施雷。

老花子施雷望着九指神偷莫木森一笑，道：「眞是人不可貌相，水不可斗量，想不到，你老偷兒與彭大先生竟是知己之交？」

九指神偷莫木森笑道：「別看你是花子頭，你想不到的事情，還多着哩！」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反問老花子施雷道：「我老偷兒就有一件事要問你，看你知不知道。」

老花子施雷察言觀色，見老偷兒問話的神色，神秘之中顯得甚是鄭重，不免心中暗暗一震，道：「什麽事？」

九指神偷莫木森緩緩的道：「有位天南異丐唐北斗，你知不知道其人？」

老花子施雷聽後，忽然哈哈大笑道：「那是老花子的一位師叔，你說我知道不知道！」

九指神偷冷笑一聲，道：「你知道他多少？他現在在那裏？」

老花子施雷雙目閃動，微微一笑，道：「二十年前，他就早已物化了……老偷兒，我看你是沒話找話說，故作驚人之語。」

九指神偷莫木森笑了一笑，道：「令師叔是怎樣死的，你可曾知道？」

老花子施雷臉色忽然一變，道：「你問這個幹什麽？這個時候你還有心思來算這筆陳年老帳！」

天南異丐之死，在丐帮來說，實是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所以他死得很秘密，死後丐帮中人也不願再提起他。

九指神偷莫木森，面色莊嚴凝重的說道：「因爲有人要來找你老花子算老帳來了！」

老花子施雷意會到九指神偷莫木森絕不是無中生有，故作驚人之筆，心神一凛，驚愕失色，道：「你……」

九指神偷莫木森語重千斤地道：「天南異丐唐北斗目前就在遵義不遠處的秘谷之內，你信也不信？」

老花子施雷嘴巴一張，似是又要大笑起來，九指神偷莫木森冷喝一聲，道：「你再想想，他是眞的死了麽？」

老花子施雷猛然被喚起了二十年前的零亂記憶，只記得他這位師叔行爲不正，犯了武林大忌，罪該處死，記得那一次還是他隨同老帮主在一處深山秘洞之內找到了他那師叔，老帮主命他守在洞外，隻身入洞，和他激戰了半天。

後來，老帮主出得洞來，身上還帶了好幾處傷，只說了一句：「他死了！」便帶着他離開了那秘洞，當時，他也就沒機會進入洞中去一看究竟。

接着，老帮主也就將帮主大位傳給了他，飄然而去，不知所往。

九指神偷莫木森不提起此事，倒從來沒有起過疑心，如今被九指神偷這樣一說，老花子施雷心中一震，立時銳敏的想到好幾種可能的結果……。

老花子施雷暗嘆了一聲，仍希望不是事實地反問道：「你看到了他？」

九指神偷莫木森有力地點頭道：「我親眼見到了他，……他雖然已經不是老樣子，但我相信絕不會走眼。」

九指神偷莫木森吃的是什麽飯，他的專業眼睛，也就是他說話的保証，使得老花子施雷想自己欺騙自己都無以憑藉，心情猛震之下，顫聲說道：「你眞的看到了他？」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正面色，說道：「這樣重大之事，難道老夫還會誆騙你老花子不成！……」

話聲微微一頓，臉色一緩，接着道：「不過老夫也不善自己臉上站金，老夫之發現令師叔，完全是巧中之巧，無意得來，倒不是有意栽花。」接着，他就把見到天南異丐的經過，三言兩語說了出來。

原來，九指神偷莫木森昨天與周震川分手之後，原是一心一意回奔遵義，那知經過無人荒野之地時，迎面遇見一羣行踪可疑之人，九指神偷躲身得快，未被他們發現，但他却看出其中爲首一人，身形輪廓，在自己腦中頗有印像，一時之間，却又想不起他是什麽人來。

於是，心中一動，轉身向那批人暗躡了下去。

行不多遠，又發現無影毒神童子希也走上了同一條路，他們兩路會合之後，無影毒神童子希對那爲首之人，執禮甚是恭敬，顯見那人非比等閒。

最後，他們一行人，進入了一座秘谷，九指神偷莫木森也展開分身化影神偷絕技，滲進了那秘谷，後來，從他們語氣言談之中，仔細觀察了半天，才恍然記起他是什麼人來，他不正是久傳早已物故的天南異丐唐北斗麼！

九指神偷莫木森這一發現之後，可不敢驚動他們，悄悄的退身回來，略爲調息了一下，見施知府沒有什麼異狀，這才過來說明此事。

老花子施雷神情緊張的道：「他在裏面是什麼身份？」

九指神偷莫木森說道：「他的地位可眞不低，乃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門主！」

老花子施雷長嘆了一聲，惶惑不安之色，溢於言表，口中呵呵！却是說不出一個字來。

周震川沉吟了一陣道：「施幫主，您這裏現在有多少人手可用？」

老花子施雷苦笑一聲，道：「老夫來時，沒想到事情的發展會這樣出人意料之外，只帶了六七個有力人手前來，同時，在這貴州境內，敝幫的實力也最弱……如要結合一支實力强大的陣營，最快也要半月之期。」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笑，說道：「等到你的人手結合好之後，只怕我們大家也都完了。」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沒關係，我想天南異丐既然來了，說不定他還會來找你，只要你應付得當，與他虛與委蛇一陣，給我一點時間，使我沒有後顧之憂，我就可以放手對付他們了。」

老花子施雷電目閃閃，哼！的一聲，說道：「但他要過份了，我老花子可絕對做不來。」

周震川道：「天南異丐是你老前輩尊長啊！就是讓他一點，也沒有人敢說你老前輩不對。」

老花子施雷沉吟不語，周震川的話，只能點到爲止，不便再多說，話鋒一轉，轉向九指神偷莫木森道：「老哥哥，你現在走不走得開？」

九指神偷莫木森眼睛一翻道：「你不是要我躲避他們吧？」

周震川道：「你過去對付他們的手段，是硬碰硬？」

九指神偷莫木森被說得老臉一紅，笑道：「我總不能躲一輩子呀！……」

接着，胸脯一挺，說道：「從今以後，我也要抬頭挺胸，叫人認識認識我莫某人了。」

周震川道：「小弟的着眼點，正是如此，所以，現在想帶你去見一個人，只要有他一句話，你以後就可以省掉不少麻煩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迷惑的道：「那是什麼人？」他眞不相信，周震川夾袋裏還另外有王牌。

周震川一笑，站了起來道：「我們去了，你自會知道！」舉步向外面走去，走到門首忽然回頭向老花子施雷道：「老前輩，晚輩暫時也不回來此地了。」

老花子施雷待問明白原因，周震川與九指神偷莫木森已經消失了身形。

老花子施雷自聽說天南異丐唐北斗竟然未曾身死，心中雜念紛陳，一天都靜不下心來，他自當幫主以來，這些日子，是他最困難的了。

晚上，時間已經過了三更天，他躺在床上，睜大着一雙眼睛，就是沒有絲毫睡意。

窗前的明月光，給他帶來了無盡的往事回憶，歷歷如繪，都在眼前。

驀地，窗前月華之中，忽然現出了一條人影，那人影出現得很突然，但却大胆得很，竟然重重的乾咳了一聲，顯然是有意通知他，有人來了。

老花子施雷暗暗心驚於來人的胆大，他更不能失了幫主的身份，緩緩從床上坐了起來，先舉目向外凝視了片刻，然後，喝聲道：「什麼人？」

「小弟胡乙安，前來拜候師兄！」

胡乙安不正是天南異丐唐師叔的親傳弟子，自唐師叔出事之後，他也隨之脫離丐幫而去，不知所終，如今此時此地突然出現，已証明九指神偷所說的話，一點不錯了。

老花子施雷鎭定了一下心神，打開房門走了出去，只見胡乙安頭上光禿了一半，面貌神情，還沒有多大的改變，尤其一雙眼睛，神光十足，顯見這些年來，武功方面有長足的進境。

胡乙安凝目打量了老花子施雷一眼之後，哈哈一笑，走到老花子施雷身前，抱拳一禮，道：「師兄鴻圖大展，威震江湖，不知還認得我這不成材的師弟麼？」

老花子施雷一笑，道：「咱們師兄弟快二十年不見了吧？」

胡乙安道：「可不是，已經二十一年了哩！」

老花子施雷一面請胡乙安進入房中，一面問道：「師弟一別之後，音訊杳然，好不叫愚兄惦念，師弟今日突然而來，不知有何見教？」

胡乙安淡淡一笑道：「小弟聽得師兄，近來連遭拂逆之事，你我師兄弟，一向交情至篤，如手如足，小弟不能坐視，因此前來相助師兄一臂之力。」

老花子施雷暗笑一聲，道：「多謝師弟關懷之情。」

胡乙安笑了一笑，說道：「自已兄弟，何謝之有，……但不知師兄近來情況如何？」

老花子施雷料想他知道的或許比自己更多，因此落得大方，實話實說，統統告訴了胡乙安，接着，長嘆一聲，道：「愚兄得皇甫姑娘與周少俠仗義相助，原已情勢好轉，爭回主動，不料，皇甫姑娘與周少俠之間，突然弄得感情破裂，皇甫姑娘絕裾而去，而愚兄的大好希望，也如曇花一現……唉，說來好不令人心煩。」

胡乙安微微一皺眉頭，陪着同聲一嘆，接着慰藉地道：「師兄吉人，自有天相，您也不要煩心，事情自有轉機……。」

話聲微微一頓，忽然道：「小弟有幾個朋友，就在離此不遠之處，不知師兄願不願去見他們？」

老花子施雷眉頭微微一皺，道：「這……師弟你不能請他們前來相晤麼？」老花子幫主身份，不僅是個人面子問題，更需要顧慮全幫的聲威。

胡乙安淡淡的一笑，道：「小弟知道師兄身份有關，諸多不便，但如果把他們請來，則目標太大，不能出奇攻勝了，師兄以私人身份，去見見他們，又有何妨，……其實，他們都是前輩人物。對師兄……。」意到而止，下面的話，就沒再說下去了。

老花子施雷暗驚於周震川的先見之明，這位師弟之來，其用意何在，已是明若觀火，當下想了一想，忖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就去看看他們的虛實也好。」

打定主意，接着哈哈一笑，道：「師弟說得是，愚兄就隨你去一趟吧！」

話聲一落，接着猛喝一聲，道：「値勤弟子何在？」

暗影中閃身現出一條人影，飛射而到，欠身一禮，道：「幫主有何吩咐？」

老花子施雷一揮手，道：「去找九長老來。」

那値勤弟子應聲退了下去，不久九長老秦子明在房外通名請見。

老花子施雷吩吩一聲：「進來！」

九長老秦子明一進來，老花子施雷，便指着胡乙安，說道：「老九，你看這位是誰？」

秦子明望着胡乙安楞了一楞，忽然大喜道：「你……你是胡師兄！」

胡乙安笑道：「老九，你的眼睛眞利，一眼就被你看出來了。」

秦子明熱情深溢的一口氣問道：「胡師兄，你這幾十年來那裏去了？爲什麼把大家都忘了，也不捎個信回來……。」

看樣子，眞不知有多少話要問，老花子施雷截口道：「老九，有話將來慢慢再談吧……本座馬上就要和胡師弟出去一趟，幫中事，你小心看顧了。」

秦子明口中應了一聲：「是！」停止了問不完的話。

胡乙安隨卽站了起來，道：「老九，我們以後相處的日子還長得很，現在我要先陪幫主師兄出去了。」

老花子施雷與胡乙安走出房外，老花子施雷身子一偏，道：「胡師弟，你走前面，好領路。」

胡乙安恭恭敬敬的一欠身道：「小弟遵命，有僭了！」

飛身而起，借着一彎新月，出了遵義，向一處深山之內奔去。

兩人放腿奔行了十餘里地，胡乙安突然身形一歛，道：「師兄請慢行一步，小弟有幾句話……。」

老花子施雷止住身形，道：「師弟有什麼話，儘管請說！」

胡乙安道：「小弟不敢相瞞師兄，要見師兄的，實在就是家師。」

老花子施雷雖然已從九指神偷莫木森口中預有所聞，這時仍不免驚愕了半天，迷惑的道：「令師是……？」

胡乙安笑了一笑，說道：「師兄想到那裏去了，小弟的師父，不就是您唐師叔麼？」

老花子施雷驚「啊！」一聲，道：「唐師叔！他老人家不是……。」

胡乙安道：「大師伯當年並沒有把家師怎麼樣，因此家師投桃報李，特爲師兄作主而來，請師兄不要誤會！」

老花子施雷慢慢鎭定了下來，一笑道：「師叔無恙，師弟爲什麼不早說。」

胡乙安道：「家師之來，還不願引起對方注意，所以不敢提前相告，尙請師兄勿罪。」

老花子施雷一笑道：「師弟顧慮得是，我們快去吧，不要使他老人家等得太久了。」

胡乙安身形正待縱動，忽然，眉頭一皺，目光一閃，向路旁的一座山石後望去，冷喝一聲，喝道：「什麼人，還不現身出來！」

喝聲中，探懷揚腕，一點藍光，破空而出。

那點藍光打在山石之上，但聞一聲輕輕暴響，月光之下，似是有一蓬藍光捲地而起，立時罩住了那山石四週。

那道藍焰，若有若無，甚是輕淡，看似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散開來後，只聽一聲驚叫之聲，自山石之後，發了出來，接着，只見一條人影，由山石後面，直冲而起。

胡乙安突然冷笑了一聲，兩臂一振，宛似一隻巨鳥騰空，身法迅捷已極，眨眼之間，已追上了那人，接着，只見他右手一翻，背上寶刀出鞘，撒出一片刀光，向那人捲去。

雙方升落之勢，均極快速，快的人目不暇接，但聞一陣鏗鏗金鐵交擊之聲，刀光頓歛，兩條人影，乍合卽分，同時由空中飄落實地。

老花子施雷凝神望去，只見一個身穿青色道袍，手橫長劍的老道士，卓立在月光之下。

胡乙安冷笑一聲，道：「好一個牛鼻子雜毛老道，爲何暗暗追踪我們？你是何門何派，還不報上名來！」

那青袍老道冷笑一聲，道：「貧道乃青城……。」

胡乙安怒喝一聲，道：「好一個青城牛鼻子，好不知江湖禮數，待老夫敎訓敎訓你！」話聲出口，刀光隨起，迎頭劈了下去……。

老花子施雷一聽那道士報出青城字號，欲待喝止時。那青城道士已然和胡乙安打在一團，不可交開了。

胡乙安有意不讓那青城道士還手，手中砍山刀，連續擊出，但見一片流動的刀光，有如移山倒海般，齊向那青城道士攻去。

那青城道士也非常了得，冷笑一聲，舞動青鋼長劍，幻起朵朵劍花，迎住了胡乙安。

片刻之間，兩人便打了二三十招。

胡乙安似是有意在老花子施雷面前，賣弄他這幾十年來的成就，刀勢綿綿不絕，攻勢異常强銳，打過幾十招，依然毫不減色，甚或愈戰愈勇，刀勢更爲强烈，相

形之下，那青城道士的劍光，漸被胡乙安所壓制，愈來愈小，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攻之力了。

老花子施雷對他們兩人打鬥情形，十分留神，神色之間，甚至比他們當事人，顯得更爲緊張。

老花子施雷雖然沒有見過那道士，心念轉動之間，已看出那道士必是青城七子之一，因此心中甚是不安。

如果那道士眞被胡乙安所傷，必然要激起青城派强烈的仇恨之心，他居心叵測，顯然存心不善……。

老花子施雷正忖思之間，忽聽胡乙安大喝一聲，手中刀光更盛，颼！颼！颼！連環三刀，殺得那青城道士登！登！登！一連退了六七步，兀自穩不住陣脚。

胡乙安得勢不饒人，冷笑聲中，身形一矮，刀光席地暴長，向那青城道士雙脚掃去。

那青城道士原已被逼得身法失據，脚步零亂，胡乙安這一招「秋風乍起」，來勢又猛又疾，他已是萬難抗拒，眼看就將傷於胡乙安刀鋒之下了……。

老花子施雷，却是再也無法坐視，猛然大喝一聲，道：「胡師弟，不可出手傷人。」

聲到人到，老花子施雷一條人影已橫裏直衝過來，右掌一招，先把那青城道士推得滾了出去，同時，左手一起，截向胡乙安手中刀背。

那青城道士人已橫飛了出去，胡乙安頓時失去攻擊目標，他身形一斜，刀鋒一立，讓過老花子施雷切來一掌，哈哈一笑，還刀入鞘，道：「師兄，你放心，小弟還不屑出手傷他！」

這句話簡直比砍下了那道士雙腿，還叫那道士難過，只見那道士臉上一陣劇變，但他到底是修爲有素的玄門之士，硬把一腔怒火，忍了下去，不再答話，轉身飛起，二三個起落，隱入一個山角之中不見了。

胡乙安望着那道士微微一笑，道：「小弟久聞青城七子，如何了不起，今日一見，也不過爾爾，好不叫小弟失望。」

老花子施雷暗笑一聲，忖道：「敢情你已知道那道士來歷，這樣做分明是替我老花子樹敵絕人了。」

他心中雖然甚是不樂，但想起周震川臨走之言，只好盡量控制自己的愛惡，一笑道：「愚兄見了師弟今日的身手，放眼江湖之中，只怕很少敵手了，眞是可喜可賀，將來定爲本帮帶來無上光輝。」

胡乙安笑了一笑，頗有得色地說道：「勝過青城七子，算不了什麼！……咱們就過不少時間了，得趕快走一步。」說着，繼續領着老花子施雷，向着山林深處奔去。

又走了一程，胡乙安忽然指着前面一片黑壓壓的樹林，道：「前面就到了。」

老花子施雷打量了四週一下形勢，顯然不是九指神偷莫木森口中所說的那處地方，行進之間，也沒有樁卡警戒，一直進入那片樹林之中，更無任何人現身出來問話。

深入樹林二三十丈，停身在一棟茅屋之前，屋內燈光外射，隱有談話之聲，透出戶外。

現在，差不多已經將近五更天了。

胡乙安舉手拍了一下門扉，開門現身出來是一個勁裝大漢，見了胡乙安抱拳行了一禮。

胡乙安道：「通稟上去，就說丐帮施帮主來了。」

那漢子打量了老花子施雷一眼，微微一拱手道：「久仰！久仰！」

那漢子正待轉身之際，忽聞屋內傳出一聲笑聲道：「不用啦！快請你施師兄進來吧！」聲音不大，但却入耳驚心，直叩心弦。

老花子施雷暗暗吃了一驚，心中忖道：「聽他說話的聲音，不剛不柔，但却內蘊無窮巨力，撼人心神，難道二十年未見，他已練成神功不成……。」

念中隨着胡乙安進入了屋內，抬眼前廳之中，却不見有人在座，穿過前廳，後面有一座更大的大廳，燈火輝煌中，竹椅之上，坐着三個老人。

當中一人，青袍白髮，面目清癯，正是早年丐帮的天南異丐唐北斗。

天南異丐唐北斗年輕時長得甚是俊秀，如今年紀雖然已老，但另有老年人的高雅氣質，如果只看他的外貌，他實在是一個非常可敬的老人。

另外二人，在左的一位長着一張白裏透藍的靑面，眉目之間，似是瀰漫着一層輕霧，令人一見之下，產生一種陰悚悚之感。

在右的一位，長得粗眉大眼，骨格高大，坐在椅子上比誰都高出一個頭，凶光熠熠的，是屬於四肢特別發達之流的人。

老花子施雷向天南異丐唐北斗長揖一禮，道：「弟子一向不知師叔隱修何處名山，致疎拜候，尙望師叔見宥。」

天南異丐唐北斗胸垂長髯，拂髯一笑，道：「不要客氣，一旁坐下。」一派老氣橫秋。

老花子施雷已是六十左右的人了，天南異丐雖是他的師叔，但只大了十四五歲，老花子施雷坦然置之，謝了座，一旁坐下。

天南異丐唐北斗接着問道：「你師父近來可好？」

老花子施雷暗中想道：「他這一問，不知是眞的不知道？還是明知故問……」

微微猶豫了一下，欠身道：「家師二十年前，將丐帮交由弟子執掌之後，便飄然隱世而去，至今音訊杳然，弟子甚是愧疚。」

天南異丐唐北斗若有其事的「啊！」了一聲，道：「這就難怪了，帮中沒有一個强有力的人維護你，怪不得你處處受人欺凌。」

老花子施雷領導丐帮以來，幹得並不壞，只是這一次爲了自己私事，弄得有點不大順當，但這也不能說是處處受人欺凌，天南異丐這話實在說得未免過火了。

老花子施雷正待答話，天南異丐唐北斗嘆息了一聲，接着又道：「想起令師當日對老夫的一片深情至意，老夫不知道也還吧了，如今既然知道了你的處境，老夫豈能坐視不替你出頭。」

不知道他是眞的感恩還是假的感恩，

但從他話中，使老花子施雷瞭解了一個疑點，那就是這天南異丐唐北斗之能死裏逃生，完全是師父暗中留了情。

老花子施雷微微一笑，道：「多謝師叔關注，但弟子對目前的事故，還處理得了，不敢勞師叔費神。」

天南異丐唐北斗不以爲忤的一笑，道：「你眞處理得了麼？……。」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老夫也知道，你最近請來兩個得力帮手，什麼？……一個叫周……？」

這是一種表示他尊長的姿態，並不是說他眞不記得周震川與皇甫秀華的姓名，他故意這樣一頓，留給老花子施雷補充。

老花子施雷自是看得非常明白，他現在是完全聽了周震川的話，捺住一口窩囊氣，與他虛與委蛇，接口道：「周震川與皇甫秀華。」

天南異丐唐北斗點頭道：「是了，就是他們兩人，聽說他們一身功夫很是不錯，只是年紀大輕了，該辦的事沒有辦好，又給你惹了不少麻煩上身，可是？」

老花子施雷不明深意的一楞道：「他們給弟子惹來了什麼麻煩？」

天南異丐唐北斗一笑道：「賢侄，我看你眞是糊塗得可以了，你可知道最近有許多武林朋友，紛紛趕到遵義來，爲的是什麼？」

老花子施雷身爲平日消息最靈通的丐帮帮主，當然不能說不知道，只得硬着頭皮道：「聽說他們都是來找九指神偷莫木森……。」

天南異丐唐北斗笑了一笑，道：「這算不算他們兩人給你帶來的麻煩？」

老花子施雷關於這一點，却不能再承認了，一搖頭道：「這個與他們無關吧！他們也在找莫木森哩！」

天南異丐唐北斗雙眉一揚，道：「你是眞不知道？還是故意與老夫裝糊塗？」

老花子施雷忍住一肚子氣，道：「你老人家是什麼意思，弟子眞不知道。」

天南異丐唐北斗話聲一沉道：「老夫問你，知府衙門有一位護院武師，經常去找你和周震川的那人，是什麼人？」

老花子施雷暗暗一凛，忖道：「難道他們已經摸清楚了莫老兒不成？……」

不管他們是不是已經摸清了莫老兒，但話已經說出口，自然不能再承認，一本初衷地道：「那是小兒的一個心腹衞士，爲彼此之間，相互連絡。」

天南異丐唐北斗微哼一聲，道：「不見得吧！」

老花子施雷道：「如果另有內情，弟子就不知道了。」

天南異丐唐北斗面色一轉，忽然點了一下頭，道：「也許你被瞞在鼓裏，眞還不知道，老夫老實告訴你。那人極可能就是九指神偷莫木森那老偷兒。」

至少，他的語氣，還不能確定他就是九指神偷莫木森，老花子施雷暗暗一笑，吁了一口氣，道：「他如果就是莫老兒，那就令人百思莫解了，據說，那人跟隨小兒已經有了四五年了。」

天南異丐唐北斗笑了一笑，道：「這就是老偷兒的本事，否則，老偷兒怎能處處逢凶化吉，從不失手……」

話聲頓了一頓，話鋒一轉，道：「不管那人是不是老偷兒，老夫總覺得你應該站在丐帮的立場多想一想，不宜再和皇甫秀華和周震川他們交往了……。」

老花子施雷截口叫了一聲，道：「師叔！……」

天南異丐唐北斗一揮手，道：「你先聽老夫把話說完！……周震川他們年輕識淺，遇事衝動。但憑血氣之勇，盲目妄行，眞要弄到不可收拾的時候，他們可以抖手一走了之，但賢侄你，身負全帮重責，你能把祖師爺千辛萬苦建立的這份基業，就此斷送麼？」

這番話說得相當有理，他如果立身無愧，別無他意，倒是金玉良言值得敬佩。

但是，從他對周震川的批評，其用心如何，可想而知了。

老花子施雷與周震川相處了不少日子，對周震川的爲人如何，他是除了敬服之外，再無半個字可以批評，當下暗笑了一聲，道：「依師叔的意思呢？」率性順着他的話，作進一步的刺探。

天南異丐唐北斗道：「當然，像周震川他們那種人，血氣方剛，一言不合，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你也划不着和他們反目斷交，遇事疏遠他們就是了。」

老花子施雷雙眉一皺道：「可是內人他們所中的毒，沒有皇甫姑娘……。」

一語未了，天南異丐唐北斗哈哈一笑，道：「沒有皇甫秀華那毛頭丫頭，師叔就沒辦法了麼？老實告訴你，你的難題師叔已經替你釜底抽薪，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爲無事了。」

老花子施雷一怔道：「師叔……？」

天南異丐唐北斗笑道：「你的問題，師叔已經替你完全解決了。」

老花子施雷可眞有點不敢相信了，迷惑的道：「你老人家已經替弟子完全解決了？」

天南異丐唐北斗做聲一笑，道：「你不相信，是不是？……。」

接着，大喝一聲，道：「來人！把梁慧娟與老夫帶上來！」

外面一聲呼應，便見一個大漢領着梁慧娟走了進來。

老花子施雷舉目向梁慧娟望去，只見梁慧娟一臉蒼白，虛弱得脚步都抬不起來，顯然，已是吃足了苦頭了。

梁慧娟一進來，便撲倒在地，拜伏天南異丐唐北斗身前呼聲道：「老爺子，我要說的都已經說了，就請你老人家饒了小女子吧！」

天南異丐唐北斗一指老花子施雷道：「你可認得施帮主？」

梁慧娟轉身向着老花子施雷一拜道：「施帮主，請你饒了我吧！」

天南異丐唐北斗道：「你把你們計算施老夫人的事，說給施帮主聽聽吧！」

梁慧娟於是說出一番來，原來，梁慧娟之與施老夫人相識，完全是有計劃的安排，目的就是想先控制施老夫人之後，然後影响老花子施雷，聽命於他們，爲他們奔走效力。這些話其實說不說，老花子施雷他們早就知道了，這時由梁慧娟口中說出來，不過更証實老花子施雷他們的看法的正確性。

（未完）

新派奇情技擊偵探故事

香羅帶

高庸・文
天心・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應林百合的密約，前往會晤，郭長風說服林百合，私自跟隨他前往紅石堡，救出林元暉，以明白黑衣女人爲何定欲買兇殺死林元暉的眞象。郭長風得到林百合首肯後，懷着與奮心情奔返客寓，詎見小强僞扮他的容貌，說要安排李代桃僵，以誘吳姥姥，郭長風只好依計化裝爲小强，未幾吳姥姥果到來，見小强僞裝的郭長風僵臥床上，便放出毒蠅，郭長風救之已遲，迫得出手制服吳姥姥，要她交出解藥，吳姥姥堅說沒有解藥，郭長風大怒，聲稱要用毒手段對她——

失策遭暗算　患難遇高人

吳姥姥哼道：「你有什麼手段，儘管使出來，老婆子大不了拚着一死，你那位結拜兄弟也休想活命。」

郭長風道：「我倒不信，你還有什麼辦法能够殺他？」

吳姥姥道：「別忘了春梅那隻竹籃中，還有兩罐『三日血蠅』，如果瓦罐一破，房裏的强哥兒就準死無疑了。」

郭長風道：「你以爲我會讓她有機會弄破瓦罐麼？」

吳姥姥道：「可是，你雙手扣着咱們兩人的穴道，全都不能放鬆，祇要你任何一隻手畧鬆一下，咱們就有機會置他於死地。」

郭長風道：「如果我不鬆手呢？」

吳姥姥道：「你不鬆手，就無法對付咱們，這樣僵持下去，受罪的，只是强哥兒。」

這話顯然不假，因爲房中的慘呼聲巳經漸漸轉變成悲號和呻吟，其聲虛弱顫抖，似是正熬受着極大痛苦。

郭長風大聲叫道：「小强，你怎麼樣了？」

連問數聲，却不聞回應。

吳姥姥道：「他此時正被毒蠅啃嚙，遭受着無限痛苦，時間逾久，痛苦逾深，郭大俠，你忍心坐視不救嗎？」

郭長風厲聲吼道：「我要你拿出解藥來！」

喝聲中，十指畧一用力，指尖竟陷入兩人的「肩井」和「腕脈」骨縫內。

春梅忍不住哀呼出聲，直疼得面如白紙，遍體冷汗，身子搖搖欲倒……

吳姥姥額上也沁出汗珠，却咬牙强忍痛楚，顫聲道：「你殺了咱們也是白費，咱們身上根本沒有解藥。」

郭長風道：「你以爲我不敢殺你嗎？我只要手上再加一分力，就能把你們的骨頭活活揑碎。」

吳姥姥陰沉地道：「老婆子倒勸你先鬆一鬆手，別讓春梅無意中摔破了那兩隻瓦罐。」

郭長風一扭頭，果見春梅正搖幌欲倒，手裏那隻竹籃，眼看就快墮落地上……

如果竹籃墮地，難保不將瓦罐弄裂，

那時，「血蠅」勢必破封盡出，小强就死定了。

郭長風無奈，只得把扣住春梅腕脈的五指畧爲放鬆了些。

吳姥姥陰惻惻一笑，道：「春梅，小心呀！郭大俠已經對你手下留情，你可千萬別把瓦罐掉破了！」

春梅點點頭，長吁一口氣，待臉色漸漸復原，突然一抬手，竟將竹籃高舉過頂，作勢欲摔……

郭長風驚喝道：「住手！你若敢動一動，別怪我先廢了吳老婆子！」

春梅揚了揚眉，道：「哼！你要我不摔破瓦罐，就得放開咱們，否則，咱們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郭長風道：「我已經說過，只要你們交出解藥，就放你們走。」

春梅道：「可是，咱們身上的確沒有解藥，你要咱們拿什麼給你……」

吳姥姥截口道：「丫頭，別跟他嚕嗦，動手！」

一聲令下，春梅果然不再猶豫，一抖手，將竹籃用力擲了出去。

這一來，郭長風不禁大驚失色。

他固然可以立下毒手，先殺吳姥姥或春梅，但若讓竹籃墜地，瓦罐破裂，小强也將活不成了。

形勢逼使他必須在兩者之間作一選擇，只有先救小强。

郭長風大喝一聲，雙臂震動，當場將吳姥姥和春梅摔出三丈以外，一頓腳，身形破空射起，直向竹籃追去。

就在竹籃即將落地的刹那，長臂一探，及時挽住了竹籃子上的提柄，一個翻身，腳落實地。

總算他應變快，手臂長，間不容髮之際，沒讓籃內瓦罐摔破，自己却驚出了一身冷汗。

這時，吳姥姥和春梅早已趁機脫身，雙雙越牆遁去。

郭長風顧不得追趕，急忙進屋看視小强。

踏進臥室，一般血腥氣撲面而來。

只見小强遍體血污，直挺挺躺在床上，成百盈千的「三目血蠅」，正聚集在潰爛的肌膚上盡情吮吸着。

小强似已陷入昏迷，除了一聲聲虛弱的呻吟，竟毫不反抗任憑「血蠅」啃嚙。

郭長風看得又是心驚，又是鼻酸，連忙解下自已的外衣，奮力撲打驅趕，無奈「血蠅」爲數太多，撲不勝撲，仍然緊緊圍繞床前，揮之不去。

郭長風無計可施，只得用一條被褥將小强連頭帶腳一齊裹住，再去院中摘來許多竹葉，憑自己精純的暗器手法，以竹葉作鏢，向那些飛舞的「血蠅」凌空攢射。

這辦法雖然吃力，却很有效，一枚竹葉出手，總能射落三五隻「血蠅」，半個更次之後，總算將成千「血蠅」，全部射落。

郭長風長長吁了一口氣，忙又解開被褥，檢視小强的傷勢。

可憐小强已體無完膚，奄奄一息了。

郭長風含淚低叫道：「小强，你覺得怎樣？還能聽見我的說話麼？」

小强兩眼浮腫，目光僅餘一綫，吃力地點了點頭，輕輕道：「六哥——」

只說了兩個字，淚水已滾落在傷痕斑斑的臉頰上。

郭長風哽聲道：「都是我害了你，小强，這場災難，本來應該是我承受的，可是，你……」

小强喘息着道：「不……六哥，這不能怪你，是我自己願意的……我忘恩負義，這就是應得的懲罰……」

郭長風忙道：「別這樣說，你本來不會受苦，祇怪我太疏忽，我沒有想到那老婆子會施放『三目血蠅』。」

小强嘆息道：「我也沒有想到……那東西好毒，一被叮上，眞氣先就散了，令人連躱避的機會也沒有……」

郭長風道：「你現在覺得怎麼樣？除了外傷，內腑可有什麼不適的感覺？」

小强道：「還好！我只覺得頭有些暈，跟口渴，身子裏空空地，好像血已流光了。」

郭長風道：「這是失血太多的關係，我先替你倒杯茶，你閉上眼睛，好好休息一會。」

說着，忙去倒了一杯冷茶，用湯匙一點一點餵給小强解渴。

失血過多的人，必然口渴，但不宜喝太多的水，尤其不可喝得太快。郭長風這樣做，是爲了怕他喝水過急，引起虛脫。

一杯茶喝完，小强閉目休息片刻，精神似乎畧爲振作了些，便問道：「我好像聽見六哥已經將吳姥姥擒住了，對嗎？」

郭長風道：「不錯……」

小强潰爛的臉上，立即浮現出一抹淒凉笑意，輕吁道：「謝天謝地，我這一身傷總算沒有白受，六哥，問出她們藏身的地方了麼？」

郭長風不忍使他失望，只好含糊地點點頭，道：「你要好好休息，別爲這些事操心，等天亮以後我再去替你配藥……」

小强奮然道：「不！我的傷不要緊，吳姥姥的口供却是大事，你不要管我，先去詢問她們的來歷吧！」

郭長風道：「不必問，我已經知道她們的來歷了。」

小强道：「眞的麼？她們是誰？」

郭長風信口答道：「她們是『毒魔君』藍彤的門下，擅于飼養各種毒物，剛才施放的，名叫『三目血蠅』，據說那東西產自天竺，能在頃間毒斃一隻大象，直到血枯肉盡，僅剩下一副骨頭……」

他特別對「三目血蠅」詳加描述，乃是想藉此轉移小强的注意，以便將吳姥姥脫逃的事掩飾過去。

誰知小强却對「三目血蠅」的故事絲毫不感興趣，祇盯着問道：「究竟誰是『毒魔君』的門下？是吳姥姥？還是那黑衣少女？」

郭長風道：「她們都和藍彤有關。」

小强又道：「那麼，她們跟林元暉之間，又有什麼仇恨呢？」

郭長風一怔，幾乎答不上話來，只得繼續胡謅道：「據說仇恨是因情而起，那黑衣少女有一位親人，名叫『小玉』，當初被林元暉始亂終棄，憂憤而死，如今黑衣少女長大了，決心殺死林元暉，爲親人報仇。」

小强道：「她們既是『毒魔君』門下，儘可使用毒物對付林元暉，爲什麼不惜代價，反求外人去行刺？這不是多此一舉嗎？」

郭長風笑了笑，道：「下毒必須先有內應，並非想像那樣容易，何况，林元暉的岳家紅石堡，又是以丹藥著名的神醫，她們大約怕下毒不能得手，才想到僱人行刺。」

小强道：「六哥，說到現在，你還沒有告訴我，黑衣少女到底姓甚名誰？」

郭長風實在「謅」不下去了，祇好故作追悔之狀，跌足道：「糟糕！我只顧查詢她們的來歷，竟忘記問她的姓名了！」

小强道：「吳姥姥不是被咱們擒住了麼？現在問她還來得及。」

郭長風苦笑道：「來不及了……剛才……我已經放她走了……」

小强吃驚道：「爲什麼放了她？」

郭長風道：「因爲……她已經說出跟林元暉結仇的原因，如果所說是眞的，林元暉當年確曾負過心，咱們沒有理由阻止她報仇，只好暫時放她回去……」

小强大感失望，長嘆一聲，道：「這麼說，今夜一番心血，竟是白費了！」

郭長風忙道：「並沒有白費，至少，咱們已經大畧瞭解黑衣少女向林元暉尋仇的原因。」

小强搖搖頭，道：「那祇是一面之詞，怎能深信？」

郭長風道：「咱們可以向林元暉查證，如果她們說的是假話，再要擒她也並不困難。」

小强道：「可是，咱們連林元暉的面都見不到，又向何處去查證眞假？」

郭長風微微一笑道：「放心吧！我已經安排妥當，絕對能够見到林元暉……」

接着，便把如何說服林百合，同往紅石堡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小强聽了，不禁半信半疑，道：「你眞的有把握，她會偷偷跟咱們私探紅石堡？不會把消息告訴秦天祥？」

郭長風道：「這一點，大可不必担心，我担心的是你的傷勢，此去紅石堡，必須借重你的『蜘蛛功』，萬一你……」

小强道：「不要緊，祇求我能活着抵達紅石堡，即使拚着一死，也要送你們渡過那千丈峭壁。」

郭長風聽他出言不吉，暗暗皺了皺眉頭，說道：「現在你且安心養傷吧，總得等你的外傷痊癒以後，咱們才能够動身上路。」

小强道：「六哥不是已經跟林百合約好，今天傍晚在樊城渡口見面嗎？」

郭長風道：「那沒有關係，我可以告訴她延期……」

「不！」小强毅然道：「時機一逝難再求，千萬不能爲了等我就誤大事，否則，我寧願舉掌自盡，死在你的面前。」

郭長風苦笑道：「我當然也希望早些動身，但——」

小强截口道：「六哥，我的外傷，不是三五天能够痊癒的，在路上，一樣可以服藥治療，咱們一邊趕路，一邊療傷，抵達紅石堡時，或許傷勢已經好了。」

郭長風沉吟了一下，道：「待天亮以後，我先替你配些藥來，看情形再說！」

小强道：「何必等待天亮？咱們現在就過江去，樊城一樣能配到藥。」

郭長風道：「急也不在這一時刻，何况天色未亮，即使趕到江邊，也找不到渡船。」

小强道：「咱們寧可去江邊等候天亮，總比枯守在這裏好，客店內的夥計，可能都是黑衣少女或寞寂山莊的眼綫，天亮以後，消息傳揚出去，反會橫生枝節。」

郭長風想了想，也認爲這顧慮不無道理，便點點頭道：「好吧！我先送你過江到樊城去，至于今天能不能動身上路，且等跟林百合見面以後再作决定吧！」

於是，用床單結成一副「背兜」，將小强負在背上，只携帶簡單的行囊，越墻離開了七賢樓客棧。

臨去時，故意留下幾件換洗衣物，以免店夥起疑，但因那兩隻盛藏「三目血蠅」的瓦罐，一時沒有妥善方法毁去，只好帶在身邊。

抵達江邊，天色猶未亮。

郭長風想找一處隱蔽地方安頓小强，便沿着江岸一路尋去。

正走着，忽見前面一片蘆葦叢中，隱隱有燈光透出，近前一看，却是一艘小漁船，孤零零泊在淺灘旁。

那是一隻簡陋的薄底船，無帆無桅，只有兩柄木槳，竹篾編的船篷，也已經陳舊不堪。

船頭上，一燈熒熒，有個鬚髮俱白的老頭，正在燈下補漁網。

郭長風暗忖：這倒是個最安全的藏身處所。

當下，邁步上前，輕咳了一聲，拱手道：「老人家，打擾了！」

白髮老頭好像嚇了一跳，連忙抛下漁網，舉燈照視，詫道：「深更半夜，客人要到那裏去？」

郭長風道：「在下是藥材商人，想去樊城看一批貨，不料同伴途中患病，就誤了行程，城裏無處投宿，又找不到船隻渡江，老人家是能否行個方便？」

老頭道：「你現在要過江去？」

郭長風道：「不錯，老人家若肯送咱們過江，自當重重酬謝。」

老頭道：「送你們過江倒沒有關係，祇是天還未亮，我這艘船又小，萬一在江面上發生事故，實在太危險，依我看，客人還是等天明搭渡船過去，比較妥當。」

郭長風道：「在下也知道夜間行船不便，可是，距天亮還有個把時辰，咱們無處可去，能不能請老人家行行好，讓咱們在船上休息一會？」

老頭道：「當然可以，祇是小舟狹窄，客人若不嫌棄，就請上來吧！」

接着，又向船艙內叫道：「石娃子，快起來，把床鋪讓給客人休息。」

艙裏應了一聲，鑽出來一個黑牛般的男孩子。

這男孩年紀只有十四五歲，却長得身軀粗壯，肌膚黝黑，宛如一頭小熊，濃眉寬鼻，方臉厚唇，一看就是有幾分憨氣的樣子。

郭長風想不到艙裏還有人，忙道：「眞對不起，爲了咱們，竟害這位小兄弟無

處睡覺。」

老頭道：「沒關係，他已經睡了整整一天，也該起來了。」

那男孩揉着眼睛道：「誰說睡了整整一天？人家晌午才睡的，頂多祇睡了七八個時辰。」

老頭道：「那還不够嗎？別嘀咕，快帮忙接病人上船來。」

郭長風道：「不用了，我自己揹着上來吧……」

話沒說完，那男孩已經「噗通」一聲跳下船來，濺了郭長風滿臉泥漿。

敢情船邊蘆葦塘中，全是鬆軟的爛泥污水，郭長風却未留意到。

那男孩子站在齊腰泥水中，伸出雙手道：「來！把人遞給我！」

郭長風本可一躍而上，爲了不願顯露武功，只得解下小强，用床單裹住，輕輕遞了過去。

不料那男孩竟像搬麵粉袋似的，順手接過，就「蓬」地一聲摔在船板上。

這一下摔得不輕，直把小强摔得滋牙咧嘴，痛哼出聲……

老頭喝道：「石娃子！手脚放輕點，有病的人怎經得起這樣折騰！」

男孩却怔楞地道：「有病？有什麼病？我怎麼從來沒生過病？」

郭長風心知他是個楞人，怨也無用，連忙涉水登船，急急將小强抱進艙裏。

船艙實在小得可憐，所謂「床鋪」，祇不過一張篾蓆而已，兩人併肩躺下，連翻身都困難。

郭長風安頓好小强，自己只得退出艙外，盤膝而坐。

老頭道：「船上太狹窄了，二位只好委屈些。」

郭長風笑道：「老人家別客氣，這時候，能得一蓆之地，已經感激不盡了。」接着，又問道：「老人家貴姓？這位小兄弟想必是令孫吧？」

老頭道：「我姓田，這孩子是個沒爹沒娘的孤兒，從小由我扶養長大，所以也跟着我姓田，小名叫做『石頭』。」

郭長風道：「小兄弟好結實！今年有十五歲了麼？」

田老爹道：「虛歲才十四，空長了個大個子，祇是有些憨，剛才沒有傷着令友吧？」

郭長風忙道：「不要緊，小孩子嘛，這怎能怪他。」

那名叫「石頭」的男孩正在船邊洗脚，聽了這話，突然接口道：「憑什麼要怪我？又不是我害他生病的！」

田老爹叱道：「大人說話，你小孩子少岔嘴！」

石頭撇撇嘴，低聲道：「不岔就不岔嘴嘛，反正你們大人都是對的，說來說去，總是小孩子倒霉！」

郭長風見他傻兮兮地，倒覺得挺喜歡，笑道：「小兄弟這副體格，倒是個練武的好材料……」

石頭一聽這話，立刻從舷邊跳了起來，一把拉住郭長風的衣袖，大聲道：「你說的可是眞心話？」

郭長風道：「當然是眞話。」

石頭放了郭長風，又去拉住田老爹，道：「爺爺，你聽見了嗎？連他都這麼說，可見柳大叔沒有騙咱們，我明天就去拜師練武，你說好不好？」

田老爹搖搖頭道：「不行！」

石頭嘟着嘴道：「爺爺，爲什麼不行？人人都說我應該練武，祇有你老人家說不行？」

田老爹沉聲喝道：「我是你爺爺，我說不行就不行，難道你連爺爺的話都不聽了？」

石頭挨了一頓罵，好像洩氣的皮球，快快放手，低頭無語。

郭長風詫道：「這孩子天性淳厚，體格雄健，正是練武的資質，老爹爲什麼要堅決反對呢？」

田老爹淡淡一笑，道：「我何嘗不知道這些，正因這孩子天性太過淳厚，我才不肯讓他去練武。」

郭長風道：「老爹這麼說，想必另有理由？」

田老爹道：「理由很簡單，一個人要練武並不難，難在練了一身武功之後，不仗以爲惡，加害無辜，天下武功高强之輩，多如恒河沙數，能够憑武功行道江湖，鋤奸衞國的，都找不出幾人來，這是什麼緣故？祇因芸芸衆生，爭强好勝者多，守正不阿者少，若練武是爲了恃勢凌人，爲非作歹，倒不如庸庸一生，休沾惹血腥是非的好。」

這番話，非僅立論精微，而且寓意深長，簡直不像出自一名漁夫之口。

郭長風不覺聳然動容，道：「老爹對於武林人物的習性，似乎有很深的體驗，莫非當年也曾涉足過江湖？」

田老爹搖搖頭，道：「我雖未親身涉足江湖，但活了這把年紀，聽也聽得够多了，試問古今英雄豪俠，幾人能獲善終？反不如一葉扁舟，隨波逐流，結網待魚，典衣沽酒，生活雖嫌清苦些，倒也平靜安祥，自得其樂。」

郭長風輕哦了一聲，道：「聽老爹的口氣，分明是一位高人隱士了？」

田老爹笑道：「這可不敢當，高人隱士必有所長，我除了捕魚之外，什麼也不會。」

郭長風道：「世上儘多深藏不露的高人，故示庸儒的隱士。」

田老爹斜目而視，說道：「你看我像嗎？」

郭長風道：「在下只知道老爹決不像一個眞正捕魚爲生的漁夫。」

田老爹道：「噢？你認爲我像什麼人？難道像一位身懷絕技的風塵隱俠？」

說着，竟哈哈大笑起來。

郭長風却絲毫沒有笑，肅然道：「老爹，能否請你站起身來，將左脚給在下看一看？」

田老爹道：「你想看什麼？」

郭長風道：「在下忽然想起一位武林前輩高人，那位前輩，也姓田，名繼烈，人稱『千里追風』，一身輕功絕技，名震武林，無人堪與匹敵……」

田老爹臉上笑容漸漸消失，代之是一片驚愕之色。

郭長風繼續說道：「……可惜他中年以後，左腿忽然患染一種怪病，筋骨變形

，肌肉日漸萎縮，非但無法再施展輕功，最後竟成了殘廢，他心灰意冷之餘，從此退隱，已有二十餘年未在江湖中出現。」

田老爹詫異地道：「你年紀不大，怎麼知道二十多年前的事？」

郭長風道：「自然是聽人傳說的，不過，在下深信那位前輩一定還活在世上，祇是他自已遭受過如此重大的挫折，對練武已經失去信心，所以也不願後代再練武功。」

田老爹忽又露齒一笑，道：「說了半天，敢情你是懷疑我就是那位『千里追風』田繼烈？」

郭長風點頭道：「不錯，在下正是此意。」

田老爹搖了搖頭道：「你猜錯了，我雖然也姓田，却不是你所說的那位武林高人。」

郭長風道：「除非老爹願意讓我看看你的左腿，我才相信。」

田老爹笑了笑，道：「好吧！你一定要看，就給你看看吧！」

說着，掀了衣衫下擺，緩緩的伸出左脚。

郭長風凝目望去，不禁一怔，原來田老爹那隻左脚伸得筆直，何曾有變形萎縮的徵狀？

田老爹徐徐道：「現在你相信了吧？天下姓田的人很多，未必都是——」

話猶未畢，郭長風突然上身一俯，閃電般探出右手，直向他左腿抓去。

田老爹一驚之下，未及細想，本能地一縮腿，雙掌急按船舷身子已破空飛起。

只見他凌空一個翻身，便輕盈地飄落在船首尖端，小舟竟連幌也沒幌動一下。

郭長風大笑着站起身來，抱拳一拱，道：「天下姓田的人雖然很多，具備如此高明身手的，却沒有第二人。」

田老爹悵然良久，終於長嘆了一口氣，舉步走了回來。

他每一跨步，身體便不由自主向右傾斜，顯而易見，左脚是一隻假腿。

這時，最高興的，莫過於田石頭了。

憨小子連忙上前攙扶，又笑又怨道：「爺爺，你好壞喲！自己武功這麼高，也不肯教教人家……」

田繼烈苦笑着搖搖頭，却對郭長風道：「閣下眞是害人不淺，二十餘年秘密一旦揭破，從此將再無寧日了。」

郭長風笑道：「老前輩應該感謝晚輩才對，『千里追風』絕世身法，從此有了傳人，可喜可賀！」

田繼烈道：「你揭穿了老朽的秘密，也該表明自己的眞正身份了，難道還要騙咱們說是藥材商人麼？」

郭長風欠身道：「實不相瞞，晚輩郭長風。」

田繼烈訝然道：「莫非就是武林中稱爲『魔手』的郭大俠？」

郭長風道：「老前輩面前，怎敢當『大俠』兩字。」

田繼烈長吁一聲，道：「這麼說，老朽被識破秘密還不算太寃，久聞你是當今第一暗器名家，方才的出手，果然迅快絕倫，不同凡俗。」

郭長風笑道：「老前輩退隱了多年，身法仍然輕靈美妙，不愧『千里追風』的盛譽。」

田繼烈捻鬚大笑，道：「過獎！過獎！剛才是你存心相試，手底留了餘地，否則，老朽不跌進江裏才怪哩！」

兩人重新見禮，大有惺惺相惜，相見恨晚之意。

接着，田繼烈問起到襄陽來的原因。

郭長風毫不隱瞞，由金陵受僱行刺開始，到小强被「三月血蠅」所傷爲止，將經過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田繼烈聽了，面色凝重地道：「關於那位黑衣少女和林元暉之間的恩怨，我不願妄加揣測，但我要奉勸你一句話，私探『紅石堡』的事，你最好要三思而行，千萬不可莽撞。」

郭長風道：「老前輩的意思，是說那『紅石堡』地勢險峻，很難進去？」

田繼烈道：「不僅地勢險峻，而且堡中高手如雲，機關遍佈，要想從那兒救人出來，實在太難了。」

郭長風道：「莫非老前輩曾經去過紅石堡？」

田繼烈沉重地點點頭，道：「不瞞你說，我曾經先後去過紅石堡兩次，第一次連吊橋都無法越過，第二次雖然僥倖進入堡內，却險些不能活着逃出來，從那次失敗以後，我才決心將左腿斬斷，換裝了這條木製的假腿。」

郭長風詫道：「紅石堡和老前輩的左腿有何關係？」

田繼烈道：「我這條左腿自從患染怪病，遍求名醫，都無法查出病因，當時聽說紅石堡的『子母金丹』，乃是療傷聖藥，能治百病，我爲了求治腿病，便親自找去紅石堡……」

郭長風道：「見到了秦天祥沒有？」

田繼烈恨恨道：「見是見到了，可是那匹夫推說『子母金丹』只治內傷，不治外傷，竟連堡門也沒讓我進去便扯起了吊橋，任憑我苦苦哀求，全都置之不理。」

郭長風道：「後來呢？」

田繼烈道：「後來，我又轉託一位跟秦天祥頗有交情的朋友出面，代爲情商懇求，也被那匹夫一口拒絕，我一氣之下，就趁夜潛入了紅石堡，準備偷他一粒，不料却險些被困在機關內，身上連中數十枚弩矢，才負傷逃了出來，從此，自知病癒無望，只得聽從一位醫者的勸告，將左腿鋸去，匿隱偷生。」

郭長風聽了，却欣然而喜，道：「多謝老前賜告這番經過，此去紅石堡，晚輩一定要順手偷它幾十粒『子母金丹』出來，廣贈天下同道，替老前輩出出這一口怨氣。」

田繼烈道：「你知道了紅石堡的兇險，還要去麼？」

郭長風道：「爲什麼不去？當年老前輩既然孤身進入堡中，至少証明紅石堡並不如傳說的兇險。」

田繼烈道：「可是，你別忘了，我當年是負傷逃出來的。」

郭長風道：「那是因爲老前輩左腿本已染病，行動不便，又無人接應，才落得功敗垂成，晚輩有此前車之鑑，步步小心，就不致再蹈覆轍了。」　（未完）

民初遊俠傳

朱羽·文
董培新·圖

三日驚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趙飛爲馮朋解危後，要他寄語辛老四約期決鬥，那晚，趙飛參加了薛子秋和常德勝的秘密會議，趙飛願挺身相助，協力參加保護蔡將軍的行動，散會後，趙飛往找銀娃子，要她說服孟駝子帮忙，將辛老四一班人迷昏，銀娃子滿口應允。碧色茶樓，人山人海，全都要來觀看劉慶雲、劉惠蘭演出的美人脫衣，劉慶雲演出了一套五鬼大搬運的戲法之後，美人脫衣跟着上演，劉慶雲持魔術棒在劉惠蘭面前一幌，只見她那身上玄色披風立刻飄落下地，就連駝背老孟都看得傻了眼——

人人存機心　步步有陷阱

劉慶雲不停地舞弄着魔術棒，以嘹亮的聲音道：「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我老劉這套美人脫衣學自法國戲法大師。要是有那位看客瞧出一點破綻，奉送各位大洋五百，我老劉這個寶貝女兒惠蘭也奉送給他……」

茶客一陣熱烈的鼓掌，掩蓋了他的話。

「現在，」劉慶雲提高嗓門：「請那位看客過來帮個忙。」立刻有一個好事之徒排衆而出，二十多歲年紀，短裝，上衣鬆開兩個鈕扣，滿面剽悍之色。

「勞駕！」劉慶雲先打了一聲招呼，然後遞給那小伙子一根繩子。「請將我女兒反縛起來。」

那小伙子毫不客氣，反翦劉惠蘭的雙手，將她綑了個結結實實。

劉慶雲又將綑縛部位向衆人交代明白，然後將劉惠蘭送進了垂掛的帳幔之中。

衆看客頓時靜了下來，一個個眼睛瞪得像銅鈴。只等這位魔術大師一聲魔咒，大姑娘就會變成一隻赤裸裸的去毛白羊了。

劉慶雲口中唸唸有辭，突然將手中魔術棒朝垂掛的帳幔處一點，復又大喝一聲。一團綠影自帳幔內飛了出來，落到劉慶雲手中，他輕輕一抖開，原來是劉惠蘭穿的那條綠色長褲。緊接着，翠綠色小夾襖也飛了出來。

茶客們掌聲雷動，久久不輟。劉慶雲含笑鞠躬，然後掀開帳幔，劉惠蘭走了出來。

雙手仍然反翦着，繩索綑綁如故。那身翠綠褂褲是如何脫下來的實在令人費解。不過茶客們並不滿意，因爲劉惠蘭身上又穿着一套水紅色的褂褲，大家並沒有見到她那身細皮白肉。

「喂！老劉！」茶客中站起來一個彪形大漢，氣咻咻地嚷叫：「這他媽的那裏是美人脫衣，是他媽的美人換衣嘛！」

「別忙！別忙！」劉慶雲含笑回答：「衣服得一件一件地慢慢脫……各位！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有錢的帮忙，無錢的帮場……」

又是那一套，大家心裏有數，莫不紛紛向臉盆裏扔錢，這位戲法大師再度豐收。

劉惠蘭又走進了帳幔，如此進出三次，終於脫得只剩下一條大紅短褲，粉紅肚兜，露出了兩截白嫩的大腿和一抹賽雪似的酥胸。在那種年頭，貪婪的茶客們也算是開了眼界啦！

茶客們雖然還在鼓噪，劉氏父女却已鞠躬下台了。雖已是晌午過後，有些茶客爲了搶副好座頭，連午飯都沒有吃，這會兒開了眼界，也就紛紛離去。而劉慶雲父女倆也帶着他們賺來的利市錢回到了客棧。

一進門，店小二就趨前低聲道：「劉爺！有客。」看神態，這個店小二必然得過劉慶雲的好處，才會這樣必恭必敬，由此可見，姓劉的也的確有一套籠絡人心的手法。

「男客女客？」劉慶雲神情間微微一楞。

「男的，他說姓趙。」

「人呢？」

「在劉爺房裏。」

劉慶雲雙眉一抬，似乎想埋怨那店小二，繼而又忍下了，回頭向劉惠蘭打了一個只有他們才明白的眼色，一個人大步向後院走去。

來到房門口，劉慶雲還下意識地摸了摸藏在腰間的短槍，這才推開了房門。

不速之客是趙飛，他爲什麼會來拜訪劉慶雲，倒眞是一件令人想不透的事。

劉慶雲自然也不認識趙飛，彼此打量了一陣，他才拱拱手，以遲疑的語氣道：

「趙兄一向在那裏得意？」

趙飛很沉靜地道：「初出茅廬，談不上得意二字。小弟有一個換帖大哥姓高名占元，曾經屢次談起劉大師，所以方才在碧色茶樓一見劉大師的高明手法，就知道絕不會認錯人……」

「哦！」劉慶雲滿面欣喜之色，揚掌在趙飛的肩頭上連連拍了兩下。「原來是占元大哥的契弟，哈哈！强將手下無弱兵，棒！棒！」

「劉大哥！」趙飛很恭敬地道：「你和占元大哥的交情已非一天，既然在這兒有幸遇上您，您可一定要帮我一個忙。」

「老弟！你說。」

「我有個堂兄趙桐去年在這兒被人打了黑槍。」

「哦！」劉慶雲很善於表情。

「是本地地頭蛇刀疤辛老四幹的。」

「聽說過這個人。」

「此人工心計，性狡詐，而且黨徒甚衆……」

「老弟用什麼兵器？」

「飛刀。」

「過時了！」劉慶雲多少有些老大自居的味道。「這事交給大哥，不出一個對時，準定放倒他。」

「不！我要手刃仇家。」

「好！我將辛老四抓到你面前來。」

「多謝劉大哥！」趙飛十分恭敬地長身一拜。「請到前堂，待小弟奉請一杯，以表心意。」

「好！好！好！」劉慶雲樂得哈哈大笑，扯開了嗓門叫道：「惠蘭！快來見趙……得叫叔叔才行。」

「不興！」劉惠蘭嬌滴滴地出現了，先沖着趙飛來了一個媚眼：「若是叫叔叔，只怕將他喊老了。」

「這位是……？」面對一個風情萬千的大姑娘，趙飛畧顯靦覥之色。

「小女惠蘭。」劉慶雲扳下了面孔，一副作老子的正經神色。「沒大沒小的，快喊趙叔叔。」

「是！爹！」劉惠蘭顯得挺不情願地樣子，趦趄了半晌，才勉强地喊了一聲：「趙叔叔！」

「不敢！不敢！」趙飛連連拱手。

「趙叔叔！」劉惠蘭這一聲的喊叫比方才嗲得多了，而且面上也佈滿了嬌媚的笑容，更大胆地挨在趙飛的身邊坐下，「方才我正要進來的時候，好像聽你跟爹說，你和一個名叫刀疤辛老四的地頭蛇有樑子？」

「嗯！他殺人越貨，被害者是我的堂兄。」

「這個仇非報不可，不過我要告訴您一個消息……」劉惠蘭故意壓低了聲音，顯得非常神秘的樣子，「辛老四人多勢衆，您可要小心。」

趙飛笑了笑，道：「妳眞細心。不過，妳初來乍到，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

「昨晚我到碧色茶樓去和那個駝背老頭子接洽場子，看見一個人騎着馬急匆匆地跑來，說有急事要找一個姓馮的，又說那個姓馮的是昨天早上來到碧色寨找一個名叫刀疤辛老四的人……」

趙飛原來還有些覺得劉惠蘭太過嘵舌，此刻却突然勾起了無限的興趣，不待她的話說完，就連忙搶着問道：「惠蘭！妳可記得那個人的模樣兒？」

「記得！燒成灰我也認得出。」

「惠蘭！妳若是再看見他，就想法子釘他的梢，看他落脚何處……」

劉慶雲打岔道：「不必如此麻煩，這椿事交給我辦，包管在三天之內將辛老四生擒活捉，送到你老弟面前，聽候發落。……惠蘭！去叫店家送點酒菜來，我要和趙老弟乾幾杯。」

「是！」劉惠蘭挺不情願地離座而起，她似乎已經不甘再作這個假女兒了。

待劉惠蘭出去之後，劉慶雲坐到了趙飛的身邊，輕言細語地道：「老弟！我這一輩子只有占元那麼一個知已，你們是結拜兄弟，我自然也拿你老弟當親兄弟看待。所以我要和你談點機密大事。」

「小弟洗耳恭聽。」

「看你像是一個性情粗豪的漢子，想不到說話如此文謅謅，跟你劉大哥別來這一套。我告訴你，」劉慶雲將嗓門壓得像蚊子叫：「劉大哥如今已不再是江湖混混，已經在某方面當差啦！」

「某方面！」趙飛心頭暗驚，面上的神色却依然很平靜。「那一方面？」

劉慶雲諱莫如深地道：「那一方面，我可不能告訴你。不過你老弟大可以放心，你的劉大哥既然決心退出江湖，改邪歸正，就絕對不可能再幹傷天害理，抹煞良心的事啦！」

「那是再好不過，」趙飛心頭稍寬，探索地問道：「劉大哥告訴我這些，不會沒有原因吧？」

劉慶雲將座椅往前挪動，顯然要向趙飛說出極爲機密的話；就在這個時候，門外忽然响起一聲輕咳。

劉慶雲雖然上了年紀，身手却非常快，彈身而起，左手飛快拉開了房門，右手向門外一探，就抓進來一個身裁矮小，形容猥瑣的人。

「你是幹什麼的？」劉慶雲厲聲問。

那人嚇得渾身發抖，雙手抱拳連拱，求饒道：「小的方才在碧色茶樓看大師的戲法看得迷了心竅，想來看看劉姑娘的豐姿，下次不敢……下次不敢……」

一面告饒，一面動作俐落地塞了一個紙團到劉慶雲的手裏。

在江湖上混久了，不但目利，耳銳，鼻子也特別尖，劉慶雲嗅到那人身上散發出一股藥材味，就已料定對方可能是張紹基的手下，紙團一入手，這種猜想就更加肯定了。將那人用力一推，沉叱道：「快滾！要看到茶樓去看，若是再到這兒來東張西瞧，當心敲斷你狗腿。」

那人鼠竄而逃，劉慶雲還惡狠狠地追了出去。其實他是趁機會展閱那個紙團上寫了些什麼。

「蒙自道尹周杭之近身侍衞馮朋前來本地，絕大可能係執行刺蔡計劃，速予消除，用智爲上。另據可靠消息稱，蔡某所乘之車將於明日午後三時過碧色寨，晚宿阿迷州。方案速訂，免誤良機。閱後付之丙丁。知名不具。

劉慶雲雙手連搓，團紙立刻成爲齏粉，隨手一揚，四下紛飛，這份精湛內功，倒有些令人咋舌。

他轉身回到房中，只見趙飛仍是很沉靜地坐在那兒，遂苦笑道：「若不是因爲有重任在身，這種無賴，今天就得爬回去了。」

趙飛來拜訪劉慶雲的動機，只因爲他是契兄高占元的好友，想借他一臂之力，以達成常德勝和薛隊長交給自己的使命，聽到劉慶雲那番閃爍的言語後，心中不禁存了幾分戒心，因此不再多口，靜靜在等待對方出言。

「老弟！」劉慶雲又在原先的位子上坐了下來，壓低了聲音道：「江湖中人本來不夠格參與國家大事。可是，如今時代變了，生爲一個中國人，那就不能不管中國的事，你說對不對？」

趙飛含含糊糊地道：「劉大哥！小弟少讀書，對於國家大事是一竅不通。」

「讓我慢慢告訴你，老袁想當皇帝，聽說沒有？」

「那個老袁？」趙飛是決心糊塗裝到底。

「就是咱們中國的大總統。想想看：革命黨人好不容易將滿清政府推翻，創立了民國，他又要登寶座，當皇帝，這成什麼話？」

「唔，」趙飛漫應着。

「所以說，就有許多人想要反對他；其中，以雲南省早先的蔡都督和現任的唐都督最有力量。」劉慶雲越說越有勁，聲音也越來越低：「蔡都督已經逃出了北京，前兩天到了海防，正要趕到昆明去與唐都督會合。唐都督則是急得不得了，然而蔡都督不到，他又不敢輕舉妄動。老袁自然明白這種情勢，所以電令他派在雲南省潛伏的密探，找機會刺殺蔡都督。」

「哦！」趙飛故意顯得吃驚的樣子。「那麼唐都督就該派兵出動保護蔡都督才是啊！」

「老弟！」劉慶雲老氣橫秋地道：「你可大錯特錯了。姓蔡的逃出北京，他的反意自然已明，但是老袁還摸不透唐都督的眞正動向，若是唐都督公然派兵保護蔡都督迎接他去昆明，那就完全擺明了，蔡，唐二人未會合商妥大計之前，老袁先一步下令四川，貴州，兩廣的駐軍出動，那時四面受敵，滇軍是絕對吃不消的。」

「唔！」未完全摸清楚劉慶雲的心意之前，趙飛還是不敢隨便接話。

「我代表的某一方面，是希望雲南省起義護國的，所以派出我老劉前來暗中保護蔡都督。」劉慶雲明明是接受張紹基的邀請前來刺殺蔡都督的，他反而說成了保護。可見他沒有將趙飛當自己人，不但此也，他必然還在施展什麼詭計。

趙飛算是鬆了一口氣，這位在他心目中仰慕已久的江湖老大哥最少不會成爲他的敵人。他挑起了大拇指讚道：「劉大哥！你眞了不起。」

「別誇我，老弟！」劉慶雲突然流露出一面孔憂戚之色。「我目前遭遇到兩大困難。」

「那兩大困難？」趙飛的語氣並不過份急切，然而私心中却渴欲知道答案。

「第一，」劉慶雲豎起一根指頭，慢條斯理地道：「昆明方面一定暗中派得有人保護蔡都督，照說我該和他們聯繫，却苦於無法搭上綫。」

趙飛幾乎要脫口說出常德勝和薛子秋，却又忍住了。默不作聲地等待下文。

劉慶雲停歇了一陣，又接着說道：「第二，圖謀行刺蔡都督的一夥人我已經查出來了，但是對方人多勢衆，我一個人眞怕對付不了。」

「哦？那夥人是誰？」

「馮朋爲首，辛老四副之，手底下怕有十幾支槍。」

「原來是他們！」趙飛吸了一口氣，以漫不經意的語氣道：「這批江湖人物只不過是出面的殺手，幕後想必還有主使人吧？」

「當然，」劉慶雲壓低了嗓門，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蒙自道尹周杭就是老袁派在雲南潛伏的奸細，幕後主持人必定是他。」

「何以見得？」

「馮朋原是江湖中人，去年作了周大人的近身侍衞。他跑到碧色寨和辛老四這夥人混在一起幹啥？老弟仔細想想就會明白了。」說到這兒，劉慶雲還裝模作樣地嘆了一口氣：「唉！本地的保安隊好像是聾子的耳朵——擺着好看的，不然，將這些傢伙一網打盡，蔡都督沿途就不會受驚險了。」

趙飛幾次三番想告訴劉慶雲，要他趕快去和保安隊隊長薛子秋去連絡，終於還是沒有出口。又很謹愼地問道：「劉大哥，對於這些事，你都握有眞憑實據？」

「當然。」劉慶雲的語氣非常肯定。

「那麼，劉大哥就可以去向保安隊檢舉……」

劉慶雲連連搖手打斷了他的話：「使不得！使不得！辛老四這帮人刦人越貨，坐地分贓，保安隊也有一份。萬一那位麻子隊長和辛老四他們聲同一氣，我豈不是成了飛蛾撲火，自取滅亡？」

趙飛雖然明知薛子秋就不是那種人，却又不便說出來。於是以試探的語氣道：「以劉大哥的意思，這事該如何辦呢？」

「必須借重老弟一臂之力。」

「劉大哥過份抬舉小弟了。」

「趙老弟！」劉慶雲一本正經地道：「冲着高大哥的交情，我絕對不說客氣話。在茶館中，我也曾聽到一點風言風語：聽說福旺嫂對你老弟十分關照，而她又是麻子隊長跟前的大紅人，你老弟不妨先托她在薛隊長面前探探口風，然後咱們再作計較。有一點你老弟又得留意——千萬不要洩漏我的眞實身份。」

趙飛點頭應道：「好！小弟會盡力而爲。」

「還有，蔡都督何時路過此地，還不一定，萬一有個風吹草動，你可要帮我的忙。」

「放心！」趙飛豪爽地拍着胸脯。「我盡力而爲就是。」

老江湖與新出道在各方面都顯示不同，劉慶雲安排得眞是恰到好處，他這裏和

趙飛的談話剛一結束，劉惠蘭就引領着店小二送來了酒菜。

然而身為客人的趙飛却站了起來，告辭道：「劉大哥，改日再拜領，容小弟先走一步。」

「這是那裏話？」劉惠蘭笑瞇瞇地勾住了他的胳臂，「這些菜是我親自站在廚下監督大師父做出來的，你無論如何要嚐一嚐啊！」

「不了！」趙飛一扭身子，不着痕跡地擺脫了劉惠蘭那隻手。「劉大哥交下了重任，我若是不早點辦好，我就會坐立不安……」

「對！對！對！」劉慶雲接上了腔：「趙老弟的脾氣跟我一樣。咱們改天再聚也是一樣。」

送走了趙飛，劉慶雲面上流露出得意之色。劉惠蘭却在一邊潑他的冷水：「別得意！姓趙的目露精光，分明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他不一定會上你的當。」

「妳懂個啥？」劉慶雲掄起了眼睛。「高占元這一輩子沒有服過任何人，就只服我變把戲的老劉。他在姓趙的面前一定將我誇上了天。姓趙的初出道，招子淺，不將我老劉看成玉皇大帝才怪。」

「哼！」劉惠蘭打從鼻孔裏出冷氣。「別以為你的如意算盤打得妙，我看吶，到頭來別人比你高，反而算計了你。」

「怎麼？」劉慶雲一點也沒有冒火，冷冷問道：「莫非你還有什麼高招？」

「由我去釘住姓趙的，年輕氣盛的江湖漢子大都吃軟不吃硬。」

劉慶雲瞇起了眼睛，一根手指險些戳到她的鼻尖上，一個字一個字地道：「妳仔細聽清楚，想找小白臉，可得等我死了。我派給妳的差事是找麻子老薛，將妳的媚功用到他的身上去吧！」

劉惠蘭冷笑道：「你以為我會那麼聽話？」

「惠蘭！我希望妳不要作傻事。」

「我已經跟你作了好幾年的傻事了，你要老千，我作幌子，你作殺手，我作護拖，也不知缺了多少德，造了多少孽。」

「怎麼回事？」老奸巨滑的劉慶雲突然換上了笑臉，「在這個節骨眼上跟我鬧情緒了，別火！就這一票，往後咱們就吃香喝辣啦！」

「我既不想吃香的，也不想喝辣的，只求你拿我當人待。」

「好啦！好啦！消消氣。」劉慶雲那雙擅長變戲法的手，開始在她背脊處輕攏慢撚。「待會兒上保安隊去打個轉，明為拜訪，暗地裏却是找機會和麻子搭上綫。多用點媚功，拉住那小子，咱們的大事就已成了一半。」

劉惠蘭道：「好！我去。不過你得依我一件事。」

變戲法的都懂得揣摩別人的心理，劉慶雲是變戲法的老手，跑江湖是老資格，他深深明白，女人家一旦拿起蹺來，可眞不好鬥。只得含笑道：「惠蘭！我對妳怎麼樣，反正妳心裏也有數。說吧！妳想要什麼，我就給妳些什麼。別說妳是提一個要求，就是提一百個要求，一千個要求，我也都答應。」

劉惠蘭目光中射出一絲詭譎的光芒，咯咯嬌笑道：「我的劉大爺！在江湖上您的字號可說是叮噹響亮，說了話可要算數啊！」

「說一不二，」劉慶雲豪氣萬千地拍着胸脯。「要什麼儘管開出來。」

「我要你開籠放鳥。」

劉慶雲楞住了，眼睛越瞇越細，突然暴睜，像利刀般的目光投射在劉惠蘭的臉上，厲聲道：「妳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你心頭明白。」

「我還是希望妳說得更清楚一點。」

「自從十七歲那年被你壞了開始，多年來跟你東流西蕩，你拿我當人看待嗎？」劉惠蘭目光冷峻，語聲嚴厲：「劉大爺！我是個人，不是一件東西，由你高興怎麼擺就怎麼擺……」

「惠蘭！」劉慶雲吼了起來，大概心有顧忌，又將嗓門壓了下去：「多年來我待妳不薄啊！」

「不錯，吃的是雞鴨魚肉，穿的是綾羅綢緞。」劉惠蘭面上流露出悽涼的冷笑。「然而你是將我看成玩物，自己玩了不算，只要有必要，甚至送給別人玩。劉慶雲！你……你太殘忍了！」

劉慶雲眞想重重摑她兩個耳光，狠狠踢她兩腳，而他也明白這個曾經被他蹂躪多年的女人在此時此地有莫大的用處。因此一口怒氣忍下，換上了濃郁的笑容，輕言細語地道：「惠蘭！妳是說我一向待妳不好？」

「好不好姑且不談，」對方換上了笑臉，劉惠蘭也只得緩和了語氣：「我只是厭倦了這種生活，東流西蕩的日子過够了。我要正正經經地嫁人，生兒育女，作一個規規矩矩的女人！」

「難得！難得！」劉慶雲的面色顯得一本正經。「在江湖上打過滾的人，有這份改邪歸正的心就不容易了。惠蘭！妳放心，我一定成全妳，不過……」

劉惠蘭很快地接口道：「不用你打招呼，好聚好散，我絕對不在這個節骨眼上扯你的後腿，好歹帮你完成這趟買賣。」

「惠蘭！」劉慶雲扶着她的肩膀，輕輕搖幌。「沒話說，我不知道該怎樣感激妳……」

「別跟我來這一套，就算是眞心眞意也不必。」劉惠蘭的態度很誠意，神情却很冷，「這趟買賣不比尋常，咱們能不能全身而退還是問題，總之一句話，埋骨此地，算我命苦，若是逃過此刦，你可一定要還我自由。」

「說話算數。」劉慶雲用力地拍打着胸脯。

「來！」劉惠蘭斟上兩杯酒，「乾一杯。」二人各乾一個滿杯，自然是各有滋味不同，也各人有各人的如意算盤。

劉慶雲老謀深算，絕對不會在這種火候不到的年輕婦道人家面前，發火爆脾氣，笑容滿面地說道：「惠蘭！麻子老薛那邊……？」

「我這就去。」劉惠蘭倒挺乾脆，扭頭就走了出去。

× ×

保安隊隊部今天的氣氛顯得特別有些不同，崗哨並沒有增加，然而在隊長辦公室的門口却有便衣人員在逡巡，甚至窗戶

處也有人在那兒徘徊，可以肯定，薛隊長一定在召集秘密會議。

不錯，四巨頭正在密商大計，常德勝，薛隊長，姚隊附，再加上一個外來的路客趙飛。

只聽常德勝緩慢地說道：「對於這個消息的正確與否，我們一定要一步一步地加以研判，絕不能出絲毫差錯，首先，要弄清楚的是，這個劉慶雲對於那位高占元老哥是不是百般信任？」

趙飛肯定地說道：「這一點，絕不會錯。」

「好！」常德勝點了點頭，又接着道：「第二，憑趙兄的觀察，姓劉的為某方面工作的眞實性有多少？」

趙飛沉吟了一陣，道：「從他的口氣中可以聽出，大概不會假。」

薛子秋這時開了心，說道：「老常！我看咱們還得弄清楚他到底在為那一方面工作？」

「這不是問題。」常德勝很有把握地道：「所謂某方面一定是南邊的革命組織，否則絕不會保護蔡都督。」

「既然如此，我們就可以和他搭上綫，」薛子秋欣喜地說道：「一旦動起來，姓劉的比咱們要方便得多，也不會引人注目。」

「且慢！」常德勝雙手一搖，神色極為凝重地道：「常言道，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這件事一定要格外小心。姓劉的掌握在我們手裏，我們隨時隨地可以和他搭上綫，不必急於一時。萬一對方是個『西貝』貨，可就出大漏子了。」

「對！」姚隊附一直沉默不語，這會兒才雙掌一擊，接上了腔：「這事咱們得拿穩了才能動。」

「另外一件事可就嚴重了，」常德勝的嗓門越來越低：「若說辛老四那夥人見錢眼開，不知天高地厚，接下這樁亡命的差事，還有得說，若說蒙自道尹周杭也參與謀刺的事，問題就大了。」

「老常！」薛子秋提出了意見：「你得趕緊給唐團長去個電報，請示機宜。」

「不行！」常德勝連連搖頭。「在這兒拍電報，只有鐵路車站一個地方，萬一洩漏機密，那還了得？」

「那該怎麼辦呢？」薛子秋又開始着急了，雙手連連地搓。

「臨行之時，唐團長一再交代，不管任何情況，要由我全權決定，我看還是這樣，」說到這裏，常德勝瞟了趙飛一眼。「還是請趙兄趕快設法打進去，查出一個眞憑實據。」

「好吧！」趙飛站了起來。「我立刻就進行，只怕萬一辦不好，我也只有以一死向各位謝罪了。」

「這是什麼話？」薛子秋緊緊地握着趙飛的手。「祝你馬到成功。」

「托福！」趙飛滿面笑容。雖然他明知入虎穴是多麼艱難的一樁事，却具備了無比的勇氣。

送走這位江湖漢子，三個身負保安之責的帶隊官，再度展開了密商。

很少說話的姚隊附，這時提出了一個使舉座皆驚的問題：「常參謀！薛隊長！有一件事我不得不提醒二位，姓趙的明明跟辛老四有殺兄的血海深仇，他的話怎麼可以相信呢？」

「鳳起！」薛子秋很客氣地叫着姚隊附的別號。「我老薛看人還不會走眼，姓趙的是個血性漢子，絕不會滿嘴跑火車，胡說八道。」

姚隊附嘿嘿笑道：「隊長！你既然這樣說，我也就沒話可說了。不過，江湖上的人物是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講義氣的愈來愈少，奸詐之徒愈來愈多，咱們還是小心一點為妙。」

常德勝瞟了姚隊附一眼，言外有意地道：「咱們穿二尺五，吃公粮的人，講究的是當機立斷。如今情勢如弓上弦，刀出鞘，緩不得了。老薛，姚隊附的意見也不能說全無道理，咱們多加小心就是。」

薛子秋不知在想什麼，一句話沒說。

「怎麼啦？」常德勝推了他一把。「老薛！你在想什麼？」

薛子秋突地站了起來，目光熠亮，振聲道：「老常！咱們辦錯了一件事，說什麼也不該教趙飛跑到辛老四那夥人當中去臥底……」

「你發現什麼不對勁的地方了麼？」常德勝的眉頭不禁皺了起來。

薛子秋連連跺足道：「此去無異是飛蛾撲火，老常！我看還是追他回來……」

他的話剛說到這兒，屋外突然發生了爭吵的聲音，只聽一個尖細的女人嗓門高高地嚷叫：「我憑什麼不能進去？是不是麻子老薛在裏面又藏了一個女人？」

「是福旺嫂……」常德勝迎了出去。

姚隊附立刻站了起來，附在薛子秋耳邊輕聲道：「隊座！這事由我親自去跑一趟，放心，辛老四那一夥還不敢在大天白日公然殺人。」

「多費心！」薛子秋揮手示意，姚隊附立刻從另一個門退了出去。

緊接着，常德勝就帶着福旺嫂進來。

她一進門就東張西望，看了一陣，才問道：「老姚呢？」

「找他幹嗎？」薛子秋反問。

福旺嫂並未說出一進門就找他的理由，又問道：「方才常參謀還告訴我，說你們三個人在商議軍機大事，老姚人呢？」

「他到那兒去了？」常德勝也追問了一句。

「剛走。」薛子秋指指方才姚隊附走出去的那一道門。

「到那兒去了？」旺福嫂又緊逼着查問。

「妳是在幹嗎喲！」薛子秋嚷了起來：「法官斷案問犯人也沒有妳這樣兇！」

「老薛！」旺福嫂壓低了聲音道：「我告訴你，老姚已經被辛老四收買了。」

「那來的消息？」常德勝搶着問，他似乎比薛子秋還要急。

旺福嫂瞟了他一眼：「常參謀！別問我那來的消息，反正可靠就是。從蒙自來的那個姓馮的，帶來了不少黃貨，先收買了辛老四那一夥人，再由辛老四出面收買了老姚。看樣子……」

「鐵定了！」薛子秋冒出一句：「馮朋友一定是來主持刺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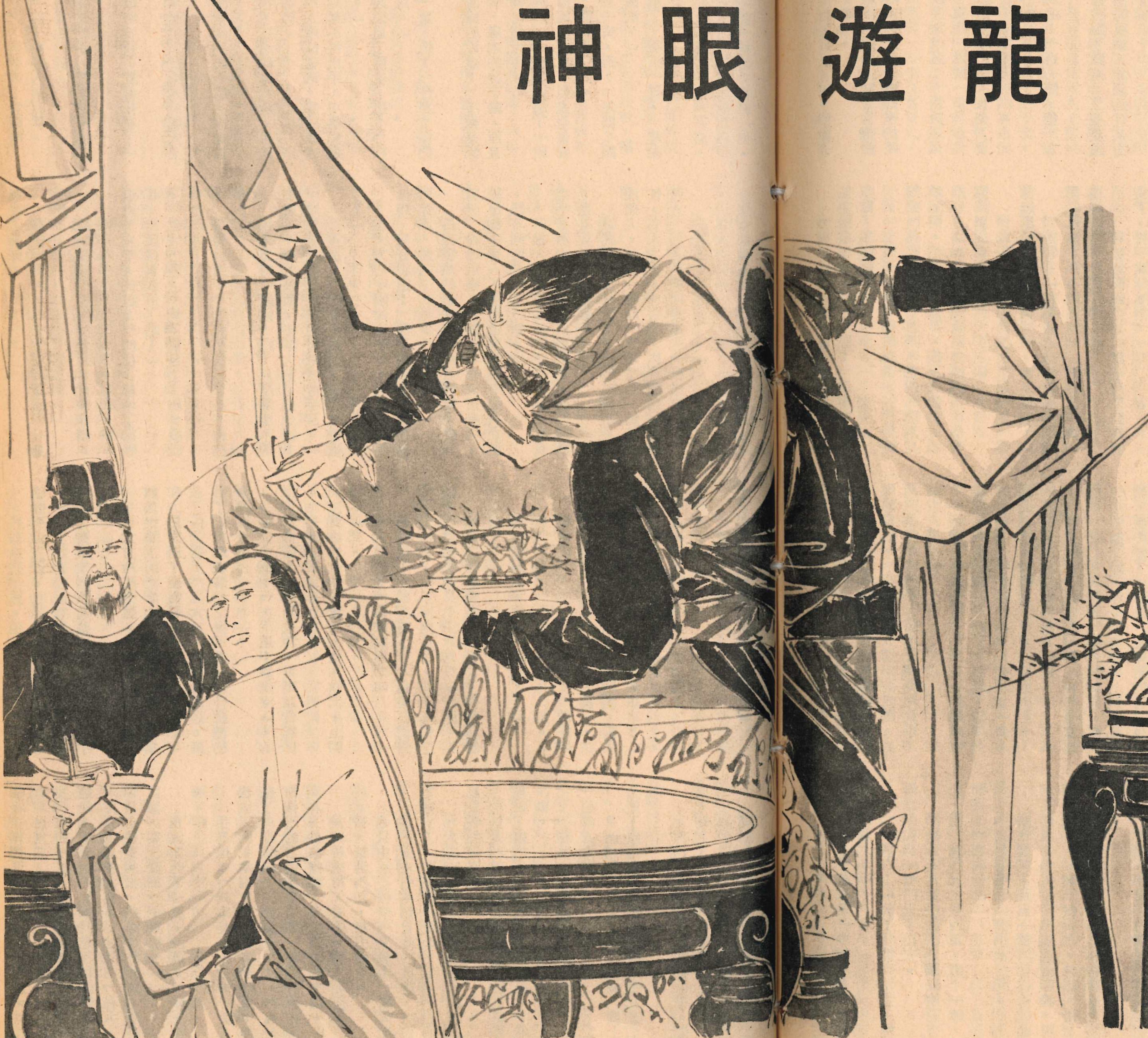
「老薛！」常德勝眉頭深鎖，緩緩問道：「咱們該怎麼辦？」

（未完）

俠情脫俗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楊晉與譚雲正商討要如何挽留岳秀以平息籠罩在應天府中的險惡風雲，岳秀忽然氣沖沖闖進來，取出王府令諭，上寫根據楊玉燕指訴，岳秀夜入王府作奸犯科，已將岳母及其舅方一舟召入王府作質，要岳秀到楊晉家中候命。岳秀細研令諭，看出非是王爺親筆，心知必具陰謀，乃着譚雲、胆叟、頑童外出辦事，便與楊晉在家中坐候王府侍衛。旁晚，王府侍衛包大方果到來，要岳秀跟他往王府，岳秀不允，辯說王府侍衛無權拏人，包大方向楊晉責詢，已奉王爺口諭，是否能够拏人——

＊＊＊＊＊＊＊＊＊＊＊＊＊＊＊＊

玄功擒四衛　龍潭探秘辛

楊晉道：「很難說啊！如是諸位借重七王爺的權勢，自作主張，這就有些麻煩了。」

包大方怒道：「那很容易分辨，諸位請和在下同到王府中瞧瞧如何？」

楊晉笑一笑，道：「我這個總捕頭，沒有接到應天府的令諭，所以，在下不能給你帮忙。」

包大方冷冷說道：「咱們也沒有希望你楊總捕頭帮忙。」

岳秀道：「那麼，四位準備自己拏人了？」

包大方冷冷說道：「怎麼樣？閣下準備拒捕。」

岳秀道：「很難說，在下正在想這件事。」

包大方冷笑一聲，道：「姓岳的，你眞敢出手拒捕麼？」

岳秀揚了揚劍眉，說道：「爲什麼不敢？」

包大方哈哈一笑，道：「這麼說，在下倒要伸量你一下。」

岳秀淡淡一笑，說道：「包侍衛，話是你說的，咱們交量武功，可不能說我拒捕。」

包大方目光轉注到楊晉的臉上，道：「你怎麼說？」

楊晉微微一笑道：「你們如是比武試招，在下倒可以做一個証明的人。」

包大方道：「那很好。」

回目一顧身後三個錦衣大漢，道：「給我拏下。」

一個錦衣大漢，應聲而出，右手一探，抓向岳秀。

岳秀冷笑一聲，身子坐在原地未動，右手指風如剪，橫裏掃了過去。

感覺到一股勁氣，直逼脈門，急急縮腕收手，但已經來不及了，岳秀右手，早已劃過腕脈。

立時間，錦衣大漢，感覺到右臂一麻，伸出的右手，半晌才縮了回去。

另外兩個錦衣大漢怒喝一聲，雙雙出手，拍向岳秀兩側肩頭。

岳秀恍若不知，左手仍然端着一杯酒，送入口中。

直待兩人的掌指，快要搭上肩頭時，岳秀才突然向後一仰，兩個人兩隻手，一齊落空，交叉在岳秀的胸前。

兩人都看着就要得手，雙掌上都加了勁道。

忽然落空，收勢不及，雙掌撞在了一起。

岳秀右手屈指彈出，在兩人的脈穴上，各彈了一指。

兩個人同時感覺到腕穴一痲，半身頓感僵木。

一眨眼，收拾了三名錦衣大漢，岳秀又恢復了原來的形勢。

包大方乃是四人中的領班，看三個人環繞岳秀而立，却都不再出手，不禁怒道：「你們怎麼了。」

三個人齊向後退了兩步，道：「我們右臂已失了作用。」

包大方吃了一驚，道：「什麼？你們被制了穴道。」

三個人愁眉苦臉的說道：「不像是點穴術，整個的右臂，痲木的抬不動，而且，這痲木似是逐漸在擴大中。」

包大方臉上發熱，心底却冒起了一股寒意，暗道：看他輕描淡寫，似是全無着力之處，怎麼一下就傷了三人。

只見岳秀淡淡一笑，道：「怎麼？閣下可否也要出手試試？」

包大方騎虎難下，冷笑一聲，一掌拍向岳秀的前胸之上。

岳秀左手抬起，時機拏的恰到好處。

看去就像是包大方的右手，故意向岳秀的左手中撞去一般，被岳秀輕輕一把，抓住了腕脈。

微微一加力，包大方立時疼出了一身冷汗。

楊晉是看到裝作沒看到，自顧喝酒。

岳秀右手在包大方右臂上輕輕一拂，鬆開了左手，笑道：「四位，都中了截脈手，請想個辦法解了吧！」

包大方臉上一變，說道：「你會截脈手？」

岳秀說道：「怎麼？包兄可是不相信麼？」

包大方暗中運氣一試，只覺那痲木的右臂，不停的擴散，不禁大驚，急急道：「咱們都沒有習過解除截脈穴的手法。」

岳秀道：「四位意見是，要在下帮忙了？」

包大方心中暗的直咬牙，但又不能不低頭，只好說道：「閣下高明，解鈴還需繫鈴人，請閣下高抬貴手了。」

岳秀霍然站起身子，劍眉軒動，俊目放光，冷冷說道：「諸位依仗王府勢力，隨便動手拏人，我還道諸位都有過人之能，想不到竟是不堪一擊。」

但包大方和另外三個漢子，都已感覺到半身痲木，別說和人動手了，就是行動，也有着不便的感覺。

這就叫人在矮簷下，不能不低頭，但四個人，却又一時間，下不了台，怔了一怔，包大方道：「岳秀，你可想到，咱們四人，如是不能回到王府的後果麼？」

岳秀道：「想到了。」

包大方又是一呆，道：「你覺着是個什麼樣的結果？」

岳秀冷笑一聲，道：「七王爺，是一代賢明的王爺，我想不會無緣無故的處死一個人，如是家母和我舅父，有什麼三長兩短，那就是你們這些侍衞們暗中使的手段……」

包大方冷冷接道：「不論你怎麼想，如是太陽下山之前，我們還不回去，令堂和方總鏢頭，就有得一番苦吃了。」

岳秀道：「包大方，你可也想過，傷害了家母和我舅父之後，是一個什麼樣的後果麼？」

包大方道：「在下用不着想。」

岳秀道：「不想也行，我可以告訴你，如是傷害到家母和我舅父，我將殺光你們王府中的侍衞，現在，就在你們身上開始。」

包大方道：「你要造反？」

岳秀道：「就算造反了，也是你們逼的——何況，我不準備造反，殺了你們之後，我們先去面見七王爺自行去請罪。」

包大方厲聲喝道：「楊晉，你聽到他說的話了？」

楊晉點點頭，道：「聽到了。」

包大方道：「那很好，你是人証。」

淡漠的笑一笑，楊晉說道：「最好你們別找我作証，我健忘的厲害，萬一，在公堂之上，我犯了健忘症，說的話，對你們不利，那豈不是一件很大的痲煩事？」

包大方道：「楊晉，你這以下犯上，別說是你了，就是你那主子胡正光，也担待不起。」

楊晉臉色一寒，冷冷說道：「你們能幹，爲什麼被人侵入王府，傷害了蘭妃，事後，你們又破不了案，姓包的，我這應天府總捕頭，是堂堂正正的身份，大風大浪我見的多了，你少給我來這一套，現在開始，我楊某人根本就瞧不到你們。」

岳秀緩緩站起身子，道：「包大方，你口齒硬朗的很，想必有點骨氣，讓我試試看，你怎麼樣一個狠法。」

包大方吃了一驚，說道：「你要幹什麼？」

岳秀道：「我本是深山大澤一遊人，楊大人約我辦案，想不到案子破後，却招來了一身痲煩，你們逼我下水，那也是沒有法子的，既然打了你，那就打個痛快，現在，你先嚐嚐，分筋錯骨的味道。」

他說幹就幹，右手一探，抓住包大方的右臂，暗運內功，指力錯分。

包大方忍不住呀一聲痛出一臉大汗。

緊接着右臂開始自動的收縮，有如萬千把尖刀，在經脈中滑動。

包大方咬牙苦忍，但過了一刻工夫，直着喉嚨叫出來。

那是超越一個人體能所可忍受痛苦的極限，疼的包大方五官開始曲扭，不停的抖動。

不理包大方的慘吼，岳秀走向了另外一個錦衣大漢。

目睹同伴的痛苦之狀，三個人臉上，全變了顏色，不自禁的同時低喝，道：「你……」

岳秀冷凜的接道：「我很公平，你們來了四個，自然都得有着同樣的遭遇。」

右手連揮，錯分了三人右臂的筋骨。

縱然是有着視死如歸的豪氣，但也沒

有承受這種痛苦的體能。

四個人，發出不同的聲音，慘叫，使人有着身置屠場，鬼域的感受。

楊晉放下手中酒杯，瞧四人只疼的嘴眼歪斜，心中也不禁有些驚震，暗道：「看來這分筋錯骨的手法，比起那夾棍，鐵烙的大刑，還難忍受。」

四個人八道眼神，都投注在楊晉的身上。

那是求救的眼光，充滿着祈求。

輕輕咳了一聲，楊晉緩緩說道：「岳老弟，我看……」

岳秀右手連連拂動，四個人傷疼立即止了。

就那輕輕拂動，不但解了錯骨分筋的手法，同時也解了幾人震傷的脈穴。

包大方已經忘去了王府侍衞的身份，舉起錦衣袍袖拭拭臉上的汗水，長長吁了一口氣。

岳秀冷冷道：「四位，這分筋錯骨，不會要一個人的命，大約能疼它個三五日人才會死，諸位剛才只是稍作嚐試。」

四個人臉色還沒有恢復過來，望着岳秀，不知是驚是怕。

包大方長長吁一口氣，低聲說道：「岳少俠，咱們是官身不自由，你要多多原諒。」

岳秀冷笑一聲，說道：「這麼說，四位是作不了主張。」

包大方說道：「是的！咱們是聽命行事？」

岳秀道：「好！諸位想法子帶我去見見那能作主的高人。」

包大方不禁一怔，說道：「那是七王爺……」

岳秀接道：「那我就見見七王爺，勞四位給我商量個辦法出來。」

包大方搖搖頭，道：「難啊！……難啊……」

岳秀冷冷說道：「包大方，我不是跟你們商量，這件事你們能辦到，那是你們的運氣好，辦不到，那你們就很可能身受重傷。」

包大方道：「你眞要殺我們。」

岳秀道：「我不殺你們，但比殺你們更慘。」

身經體受，包大方那裏還有再試的勇氣，急急說道：「在下一定盡心。」

岳秀淡淡一笑，揮揮手，道：「四位，請把腰牌拏出來。」

包大方微微一怔道：「爲什麼？」

岳秀道：「我要你們留個証據，希望你們能盡快的安排好在下見見王爺事。」

包大方急的臉色大變，說道：「見王爺，要給在下一點時間才行，不瞞你少俠說，在下也無法見到七王爺，我得托人轉請……」

岳秀看他情急之狀，心中暗暗點頭，道：「如是見王爺這檔事，困難太多，咱們換個方式也行？」

包大方急急問道：「什麼方式？」

岳秀道：「把家母和舅父放回來。」

包大方道：「這個在下也無權答允，我只能答應你，使他們少吃點苦。」

岳秀道：「什麼人有這樣的權力。」

包大方道：「侍衞總領班。」

岳秀道：「比你的身份高麼？」

包大方道：「那高多了，自從七王爺府中發生了命案之後，七王爺已把派往在江南各地的侍衞，全部調回王府，府中能够高來高去的侍衞，已在五十人以上，這些人，都歸總領班管轄。」

岳秀道：「包大方，你說個條件吧！」

包大方沉吟了一陣，道：「你敢不敢我說的你都辦不到？」

岳秀心中一動，道：「你作內應？」

包大方道：「在下暗中帮忙。」

岳秀冷笑一聲，突然站起身子，在四人前胸上輕輕按了一掌，然後說：「你們回去吧！」

包大方等並無什麼特殊的感覺，暗中運氣查看，並無不適之感，但他們已知岳秀的手段，心中忐忑不安，一皺眉頭，道：「岳兄，這是什麼手法？」

岳秀哈哈一笑，道：「這叫扣穴手，各位內腑已受暗傷，不過，不會立刻發作，七日之後傷發，如不能及時療治，開始嘔血，半月後傷重而死。」

包大方長長吁了一口氣，道：「你還是不肯放過我們？」

岳秀道：「四位，請於今夜三更時分，在王府後院中等我，而且，要替我安排一個身份，在下想在王府中停留幾日，也好隨時照顧四位傷勢，我離開王府之時，就替幾位解開扣穴手的禁制。」

包大方回頭望着三個錦衣大漢，三個人六隻眼也望着包大方。他是四人的領隊身份，這主意應該由他拿。

沉吟了一陣，包大方道：「怎麼樣，岳秀的話，你們都聽到了，咱們是拚着一死呢？還是照他的話作。」

三個錦衣大漢齊聲說道：「咱們願聽領隊的決定。」

這無疑是要包大方答應人家的條件保命。

包大方嘆口氣，沉聲說道：「咱們三更時分在王府花園處候駕。」

岳秀一拱手，道：「三更之前，四位傷勢決然不會轉變，但過了三更之後，傷勢轉入內腑，療治起來，那就比較困難了，四位請吧！」

包大方停下腳步，沉吟了一陣，道：「岳兄，有一件事，咱們不知應該如何處置，還請指點一二！」

岳秀道：「那一定很爲難，不過，你請說吧。」

包大方道：「咱們擒拿不到岳公子，回去應該如何交待。」

岳秀微微一笑，道：「很簡單，就說找不到在下。」

包大方道：「有你岳少俠這句話，咱們就好交代了。」

帶着三個錦衣大漢，轉身而去。

目睹四人去遠，楊晉忍不住微微一笑，道：「岳兄弟，王府侍衞，一向是氣勢凌人，各州各府，都對他們有些敬畏，今天吃了這麼大虧，也算是報應。」

岳秀嘆道：「我本守法良民，實在不願和他們作對，但他們這樣逼我，實非得已了。」

楊晉道：「你既然這麼說了，我也想

武壇柱石

秦紅

新著

半世英雄

本故事爲作者繼「千古英雄人物」、「武林蕩寇誌」故事後，另一鉅著，本書內容走正宗格調，非特筆法清新流暢，而且別具一格，情節變化莫測高深，高潮迭起，書中人物栩栩如生，讀之如騎駿馬，馳騁草原，心胸爲之一開，特別推荐。

◀請留意推出日期▶

奉告你兄弟幾句話，七王爺勢燄太大，難道你眞要和七王爺作對麼？」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在下聽說七王爺是一位很清正的賢王，想不到一個蘭妃之死，竟然對他有如此大的打擊，這中間，恐又非完全的兒女私情了，在下斗胆料斷，找我岳秀，擒我母親，舅父作人質的，未必是七王爺的令諭，也許，他們奉的不是王諭……」

楊晉一掌拍在木案上，接道：「嗯！兄弟，你這麼一提，我倒也想起來，這中間，可能有詐，如若眞的是王爺之命，他們不會這樣輕鬆了事。」

岳秀目光盯注在楊晉的身上，道：「所以，我要到王府瞧瞧，了解一下內情，有一件事，在下覺着，令媛玉燕姑娘也可能遇上了麻煩，但她很聰明……」

楊晉接道：「慚愧啊！慚愧，如是丫頭很聰明，怎麼供出你兄弟。」

其實，他心中焦慮，愁苦，早已坐臥不安，恨不得到王府中去看個明白，但他官場混久了，學會了一套飾掩的能力，盡量掩飾去自己的不安。

岳秀是何許人物，怎會不明內情，淡淡一笑，道：「也許令媛覺着，我岳秀可以幫助她，除了攀我一把之外，只怕很難把消息傳出王府。」

楊晉道：「糊塗，糊塗，但她這一攀，連累到令堂大人和方總鏢頭，豈不是胡作非爲。」

岳秀淡淡一笑，道：「在下初時，確也對楊姑娘有點誤會，但現在想，她確然很聰明，侯門深似海，府衞重重，如何把消息遞出王府，實是大費週折，她能夠想出了這個法子來，實在也是情不得已，你是現在的總捕頭，如若攀上你，那將大費週折。」

楊晉道：「兒女不屑，我這作父親的理應受過……」

岳秀搖了搖頭，接着道：「攀上你，事情牽連太大，說不定，整個連累到應天府，一旦興起大獄，牽連何止數百人，因你楊總捕頭的名氣太大，他們要對付你，必然有週詳的計劃，一紙公文出王府，你楊大人，如不束手就縛，那就要鬧的天翻地覆……」

笑一笑，接道：「岳秀一介布衣，自然放不在他們的眼中，我名不經傳，也無法動上公事，攀我一口，把消息傳到外面，你能夠說她不聽明麼？」

楊晉沉吟了一陣，道：「岳兄弟，你看事情會不會鬧大。」

岳秀道：「很難說，所以，在下要到王府瞧瞧。」

楊晉道：「兄弟，你準備怎麼樣處置這件事？」

岳秀道：「如若眞是王爺的意思，在下準備救了人，再給解說一下誤會，然後，飄然遠走，民不與官鬥，何況他是親王身份，既不能傷他，但咱們一身淸白，也不能束手就縛。」

楊晉道：「好吧！要不要我前往接應呢？」

岳秀道：「用不着了，你最好置身事外，有譚雲和胆叟，頑童幫我，人手已經夠用。」

楊晉道：「好吧！我待命，老弟，有需要我的地方，你通知一聲。」

岳秀沉吟了片刻，道：「但照目下情形判斷，可能七王爺被蒙在鼓中。」

楊晉說道：「果眞如此，你準備怎麼辦？」

岳秀道：「我還沒有拿定主意，這要看七王爺的態度再說。」

楊晉道：「老弟，難得啊！要不是交上了你這麼一位朋友，我眞不知道如何自處。咱們喝幾盅，你休息一下，晚上還要辦事。」

× × ×

三更時分，岳秀如約趕到了王府後宅的西北角處，一提氣，越過了圍牆。

花叢中閃出了包大方，低聲說道：「巡更人立刻就到，岳少俠請隨我來。」

借花叢掩身，舉步行去。

岳秀緊隨他身後，行到了一座瓦舍前面。

包大方一手推開木門，道：「咱們到屋裏說話。」

這本是一間花匠住的房子，此刻却空着無人。

包大方關上木門，低聲說道：「岳少俠，衣服我已經替你準備好了，只不過，這臉上還得化妝一下才成？」

岳秀道：「這個，在下早已想到，勞駕說明那人的形貌膚色，現在王府中是何職位？」

包大方道：「是王府一位三等侍衞，剛到府中不久，認識他的人還不多，個子比你稍矮一些，膚色很黑，所以，岳兄必得在臉上塗些什麼？」

岳秀道：「可有他的圖像麼？」

包大方道：「圖像倒沒有，但我對他的形貌，倒是記的很清楚，可以仔細的說出來。」

岳秀問道：「三等侍衞，都作些什麼事？」

包大方道：「巡夜當值，一天兩班，每班約一個時辰多些。」

岳秀道：「他住的地方，是否還有別人？」

包大方道：「這一點，我也曾化過一番心血，回來之後，連夜把他調出來，替他安排了一個單獨的住處，就在我們隔壁，如今你已不用再當值，只管巡夜。」

岳秀微微一笑，道：「閣下安排的很週到，但不知他叫什麼名字？」

包大方道：「他叫沈明。」

岳秀點點頭，道：「多勞費心，但不知那位眞的沈明那裏去了。」

包大方沉吟了一陣，道：「我派他到鎮江去了。」

岳秀道：「他不會回來麼？」

包大方笑一笑道：「很難回來了。」

岳秀已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也不再多問，心中暗道：一個人面臨到生死存亡的關頭，當眞是什麼事都作得出來。

但聞包大方接道：「岳兄，我們的傷勢？」

岳秀道：「我知道，三四天內，一點也不礙事，五天後，傷勢才開始發作，兄弟離去之前，一定替四位解開被扣鎖的穴道。」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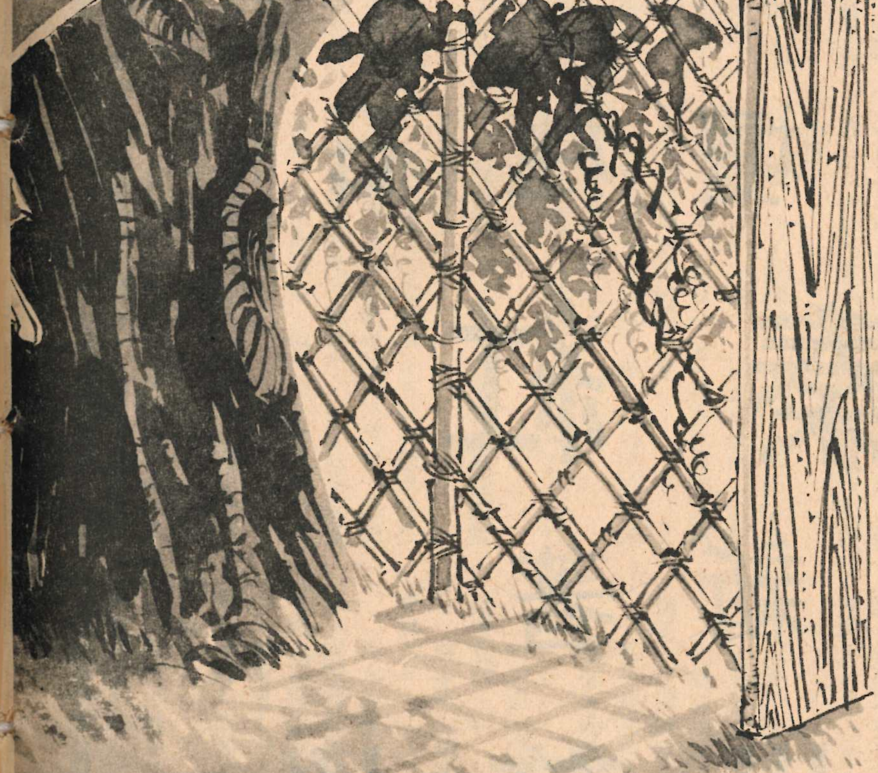
神手無相故事之四

蛇之龍

柳殘陽·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神手無相戰飛羽作客綠楊邨，探望經由他一手從貧窮絕境中拯救出來的佘大龍母子。綠楊邨爲水陸交通要道，一般地痞咸視爲非作歹的最好地方，地痞組織中以熊大年爲首，時向村民及過往客商漁肉，激起佘大龍及一般莊稼青年不滿，舉佘大龍爲首，組織龍帮，專以對付一般地痞，熊大年屢戰不敵，乃邀其兄熊大春助拳，那日雙方相約在龍王廟後決鬥，佘大龍得戰飛羽指示，擊敗熊大春，佘大龍獲勝後，並不以勝利者自居，只告誡彼等一番縱之使去——



泣血忍仇讎　設餌釣狡狐

夕陽西下。

落日餘暉中，絢爛的光彩，使原野的景色，瑰奇艷麗，即或是窮鄉僻壤，也似裝上了一襲五彩錦裳。

黃昏，雖是一天的即將終結，但那彩霞却是這一天的極峯。千百年來，贏得了多少人的讚賞，滿足了多少人的幻想，尤其是騷人墨客的誦揚，與青手男女的憧憬。

王勃不是就有一聯千古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嗎？那是多美的意境？怎能不贏得人們的讚美幻想與憧憬。

尤其是秋日的黃昏，秋老虎即將隱沒，虎煞盡斂，餘威生彩，涼風生自腋底，頓將午時暑苦解盡，人們的一日辛苦亦隨風遠去！

戰飛羽坐在竹籬院中的飯桌前，對滿桌野味菜香，似無觸覺，雙目迷茫中遙望天際，欣賞着那秋日殘霞陷於沉思之中。

這是佘大龍的家，一座三間茅屋，小小獨院的農家。茅屋裏，隨風搖曳，直上天際，如一道灰龍乘坐錦雲繡成的寶輦，披着五彩雲裳，上朝天市。

戰飛羽就正望着這條裊裊灰龍出神！遐想。

秋的晚，日之落，是美麗的，原野，農家是使人嚮往的，尤其是一個處身於江湖之中，整日裏雖奔波在大自然的原野中，然而却無暇欣賞大自然所給與他的享受的武林人物，一旦發覺了大自然所賜是如此的美好，豐厚的，他是有着盡情的享受，一刻也不想放鬆的欲望的。

戰飛羽正是如此！當他發覺了落日餘暉的美好，體會到上天賜予的豐厚時，他即全心全意的投入它的懷抱，浸浴其中，正如一個得到母乳的餓嬰，不到吃飽他是不會放棄的。

何況，戰飛羽所得的，較那嬰兒維護生命的母乳尤多，多的是嬰兒浸淫在懷中的安全感！戰飛羽不但感到大自然給予他安全感，更給予他慰藉，最重要的，落日餘暉更啓示了他的人生。

他體會到他初出江湖，正如朝日。雖光芒萬丈，却毫無炙人之苦，却生意盎然，他有着無比的勇氣。

如今，他在江湖上的聲望地位，正如日中天，炙人灼膚，令人不敢正視，然而他除了幾個知己外，却是孤獨的，尤其是在江湖路上。

他意會到，人不可能永遠保持這種赫赫聲威，終有一天，他也會沒落的，就如這沒落的夕陽，他亦會發出萬道霞光，然而這霞光，這絢爛，這五彩，却是短暫的。緊跟着來的，將是天昏地黑，萬籟俱寂的沉沉夜幕。

這就如人的一生！

不！戰飛羽畢竟與人不同，他欣賞落日餘暉夕陽殘照，不是欣賞他的沒落，而是欣賞他的蓄積，來日的光芒蓄積。

不是嗎？今「日」去了！明「日」還來！

落日餘暉，夕陽殘照，不是人一生的沒落，而是人一生中的一段必經路程！

他已有過幾度的日落了！如被代執役的羣攻，被無恥公子的暗算，連續幾次的中毒，這都是他的日落時機，然而他都有「明日的光輝」重現。

人生是應該與「日頭」一樣的永照人寰的，就是黑夜是人生的終點，然而「日光」還是要藉月光，或熱力，永遠蘊育着大地的。人是可以長生的。

思想奔騰，戰飛羽幾至忘我，連佘老太的輕聲呼喚，他都未曾聽到。

佘老太笑笑，以目示意愛兒大龍！

佘大龍驀地伸手向戰飛羽肩上拍下，口中大呼：「戰大哥，吃飯啦……啊……」

練武人本能的反應，使戰飛羽在聲震耳鼓，掌拍肩頭之時，突地反手鎖住了佘大龍的右腕，直疼得佘大龍驚呼出聲。這才迅速的放手。

看着佘大龍那滿面痛苦之容與左手搓揉右腕的窘狀，戰飛羽歉意的向佘老太笑一笑，低聲道：「大龍，在我出神時，以後切莫如此，因爲……」

佘老太笑容變驚震，瞬又變爲歡愉，瞬間的變化，看在戰飛羽眼中，微露詫色，此時佘老太笑道：「想不到戰大哥的功力，已到了意隨心生，心到藝到的化境，十餘年不見，有此進境，老

身實是驚異，值得爲您恭賀！」

戰飛羽驀地眸瞳中射出兩道熠熠精光，注視着佘老太，仔細的打量。

佘老太笑笑，道：「戰大哥可是奇怪我這當年的貧病將死的婦人，怎會看出你的藝業功力已至化境了嗎？」

戰飛羽點點頭！

佘老太突地長嘆一聲道：「來！時已不早，我們趁太陽未落下去，藉個光邊吃邊談！我正有話要同戰大哥與大龍談呢！這話存在我心裏已十多年了！坐！坐！隨便吃！鄉野粗淡菜肴，或許在你這整日奔波的武林人口中，還可以換換口味！」

戰飛羽收回威懍的眸瞳，坐下，笑道：「我昨日就同大龍講過，我好想吃大娘做的地地道道的家常菜呢！」

佘老太道：「正是，戰大哥這樣，就表現出你沒拿我們當外人，老身所以也就一直未曾講過一句感恩救命的話，你多吃點，多喝點，我心裏會覺着比我說千句萬句感恩圖報的客套話，要好得多！」

戰飛羽豪放的一仰頭，將面前酒喝乾道：「就憑大娘這一句話，我也應該早想到大娘是我武林中人！」

佘老太笑道：「其實，是病魔使我當時變了樣子，要不您在十年多前就會知道了！」

戰飛羽道：「請問大娘，當年在江湖中……」

搖搖手，佘老太口含着一塊鷄肉强咽下去後笑道：「戰大哥，我們不要見外，客套話以後就全免，我提您個醒兒，二十年前，江湖上有一對夫婦，人稱『飛燕金槍』的，聽說過吧！」

戰飛羽面露欽敬及悲凄之容道：「飛燕金槍楊天行大俠夫婦，十餘年前在江湖中如神龍般見首不見尾，行俠仗義使武林宵小爲之銷聲匿跡，出道三年，爲武林俠義道留下了無比的風儀；竟然無聲無息的隱沒於世，後來聽說是遭仇家所殺害，暗算？但却也僅是傳聞！唉！當年我剛出道，只恨無緣得見心儀之高人……啊！大娘提此，敢情您就是……」

佘老太茫然的點點頭，凄苦之色，溢於面容，但旋而搖搖頭，似清一清腦神，隨即笑道：「十多年了，戰大哥，當時你在那小客棧中，拯救我們母子於貧病無助之中，正是我夫婦遭暗算後一年的事。一年的貧病，將我折磨得不成人形，若非你當時援手，恐怕現在有我在否，那就難說了！」

戰飛羽詫異的道：「以楊大俠夫婦的功力怎會？……」

長嘆一聲，佘老太有點自嘲的道：「戰大哥，你也是被江湖傳聞所誤，而對我夫婦估計過高了，其實，我倆可沒那麼神呢？說穿了，眞是一個錢都不值！」

戰飛羽疑惑的道：「怎麼會？」

吃了點菜，咀嚼着，藉以整理紊亂的思緒，然後低沉的望着佘大龍，悠悠的，佘老太道：「這話得從頭說起了！記得那是大龍才三歲的時候！大龍的爹身居御史，因與當道意見不合，而辭官不做，當我們返回故里後，昔日遭彈之仇家，曾買通一武林敗類，前來行刺，爲我所傷！」

戰飛羽道：「您沒有將他擒殺？」

搖搖頭！佘老太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我夫婦一生未殺過人。」

戰飛羽不以爲然的道：「有時候不止是殺一儆百，簡直可說是殺一救千！」

點頭認可，佘老太道：「現在我也贊同戰大哥的看法了，只是那時我倆却總是予人以自新之路！其實，我們的心意未嘗不可以說是對的，但做法却錯了！」

戰飛羽道：「您可是勸說幾句放走他們，對怙惡不悛之人，與天性凉薄，惡毒之輩，恐怕不行。此人是誰？」

緩緩地，佘老太喟嘆道：「說的是，可是那時我們可不是如此想，來行刺的乃是江湖上出名的蜂蠆胡柴。他被我廢了武功！」

目中精光倏閃，戰飛羽道：「這較斃了他猶爲難受，一個練武的人，到了這個地步恐怕恨心要比海還深！」

同意地，佘老太道：「就因爲他臨行時那番惡毒的一誓，激發了我夫婦出道武林勸善懲惡之志，這才改名換姓，以家傳武功，行道江湖，三年中却也做了幾件大快人心，差强人意的事，稍可自慰的是武林中正道之士，莫不明裏暗予我夫婦以臂助，可是就在我們住到那處江湖事非最多的龍蛇雜居之處——武林街的武林店中時，便着了道兒。」

戰飛羽疑惑的望着佘老太，佘大龍急不及待的促聲問道：「娘，爹可是在那兒遭人暗算的？」

凄然的，佘老太道：「正是！」

佘大龍悲聲道：「仇人是誰？怎麼暗算的……」

父仇不共戴天，佘大龍怒急之色，確是驚人，那紫黑的臉膛，在已是些微的殘陽餘暉中，赤紅放光，雙目中透射出一股威凛的煞芒。

佘老太道：「寃家路窄，我夫婦三年來雖贏得了飛燕金槍之名，然而江湖上除非是與我們眞正對手過招的人，在我們亮出兵刃來以後，才能曉得我們是誰，平常是無人知道我們的眞面目的，因爲我們是以眞面目行走江湖，平日裏都是以遊客身份在外遊歷，訪察，行事時却是謀定而後動，常常是百不失一，而且都是戴着精巧的人皮面具！所以行蹤甚難讓人知曉，故而江湖上的人，多以我們爲一對神秘的人物，說穿了，豈不是一文不值！」

佘大龍道：「娘您還沒說暗算您和爹的人是誰呢？」

笑笑，滿意於兒子的孝心，佘老太道：「大龍，我這就說了，不用心急，心急也沒用，暗算之人，已爲你爹親手擊斃，就是那個蜂蠆胡柴。」

恨恨的，佘大龍道：「便宜了這廝，要是叫我逮到他，我會一寸寸的零割了這個惡賊！」

佘老太驚震於自己這個兒子的性格，愣愣的望着佘大龍，久久不語。

戰飛羽道：「那胡柴可是正在那武林街中居住，大娘爲他所見而起報復之心，以楊大俠能親手斃敵來說，可能是他暗中下毒？」

佘老太沉痛的道：「正如戰大哥所說，先夫在發覺遭人暗算後，即欲設法解毒，此時那胡柴却來到我夫婦面前，得意的

嘲弄，先夫一時氣憤，親手將之擊斃，也因而牽動內力引發毒藥循行快捷，以致後來因中毒過深，而無法解除，當我倆人一邊設法解毒，一邊返回故里後，先夫已是不行了！我們在路上就擱了半年，就在這晚剛到家時，我正抱着龍兒與先夫愁容相對，生離死別之時，家中竟然無故起火。緊接着是下人們的驚呼慘叫，先夫在此時只說了一句話：保我龍兒，即與世長辭，戰大哥，在一個夫死子幼，家遭變故，身患毒傷的人，那時能有第二條路走嗎？咬咬牙，狠狠心，將先夫屍身略作安排，即抱着龍兒，衝了出來，茫茫黑夜，兇兇火光，凄凄驚叫，不遑計及其他，逃命保子的心意，支持我逃離的力量，一夜之間，我走了一百餘里，當我以典當隨身釵鈿維生，終至用完之後，我亦已經是奄奄一息的貧病交迫的人了！半年的折磨，我那時還成人形嗎？戰大哥，你說！在那個小客棧中。」

戰飛羽腦海中憶起了小客棧中，一個瘦骨嶙峋的乾枯婦人躺在木板床上，一個堅毅的孩子，雖是滿面菜色，却緊咬着嘴唇，怒瞪着一對黑白分明，恨意滿盈的眸瞳，望着那勢利的店主人，抿嘴不語的情形。

但誰又知道，這貧病臨危的婦人，竟是武林中俠名滿天下的飛燕金槍之一的飛燕楊華英呢。

戰飛羽爲他母子解決一切困難，最後選了這絲楊邨作爲安身之地，房地銀錢都留得足夠母子二人生活一輩子，每隔一年半載，他就會來一次，暗地裏，他並傳授了佘大龍童子功！

如今想想已十餘年了！十餘年來，他向不探詢他們母子的底細，他却是奉母若母，待子若弟，這種胸襟，這種感情，是緣份？抑是戰飛羽的天性？

這頓飯吃的雖不暢意却甚盡情！

佘老太看看都已沒味口了，歉意的道：「戰大哥，我本不該提這些往事的，尤其是在今晚本應我們全家共聚歡樂的時光，但是昨晚你弟兄倆一夜沒睡，你臨時給龍兒傳授交手招式，我想，大龍是不能老死於林泉的了，男兒當有男兒志，何況毀家殺父之仇，也需他自己了結，你在他小時教他童子功，我沒有阻止，即已存了這個心意，是以，你們昨晚的所做所爲，甚至於平日裏大龍在外的所做所爲我都知道，也沒有阻止，也就是這個道理！」

稍停轉面向大龍道：「大龍，你先將飯菜收進去吧！」

大龍應聲而起，迅速的收起，端進屋去。

佘大娘道：「戰大哥假若沒有急要之事，我想請你在這兒多住段時間，對大龍的武功，指點指點！」

戰飛羽道：「大娘，我想過了，我也不客氣，我盡會將我所知傳給大龍弟，不過，我認爲他還是應該以飛燕金槍的後人，行道江湖較好！因爲我所練的功力，不適於他！」

佘老太感激地道：「這個我知道，好在他的內功已經有了火候，只差招式與經驗，十多年我都忍了，我還等不得嗎？」

戰飛羽凝重的道：「大娘若能信得過我，我就自作主張了！」

佘老太一瞪眼道：「這是什麼話，戰大哥！你……」

戰飛羽笑笑道：「對不起，大娘，我說得太簡便了，變成了無頭無尾！我的意思是說，關於報仇尋敵的事……」

佘老太道：「戰大哥，我們夫婦是中年出道，所以吃了江湖經驗不足的虧，您却是從武林中血與汗，酷與毒，詭與詐，煞魔與正義中挺起來的，假若這世上我信不過『神手無相戰飛羽』，那恐怕是再無可信之人了！」

戰飛羽肅然的道：「大娘既如此說，那麼此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佘老太道：「戰大哥，您可否先約畧的說說您的計劃讓我聽聽，我可是心急得很呢！」

戰飛羽沉吟一會，似在思忖整理思緒，然後抬頭道：「第一件事是我想讓大龍弟還是用大娘昔日行道江湖的姓，最好是能打出飛燕金槍的旗號！」

疑惑地，佘老太道：「姓佘姓楊，這都不關緊要，先夫本來就是用我娘家的姓氏！」

恍然，戰飛羽道：「當年敵人是跟蹤追至下的毒手，大娘又因大龍弟的關係，毫無一點綫索，事後因病已未能搜集証據，所以，這是一件懸案，但相信敵人曾追踪過大娘，因大娘以傷毒之人，一夜衝出百里之遙，出乎敵人意外，所以才逃過此一追踪，雖事隔十餘年，敵人只要仍然活在世上，必然還會注意『飛燕金槍』的消息的！」

佘老太點點頭。

戰飛羽道：「所以，我想來個以逸待勞！」

佘老太道：「怎麼個方法！」

戰飛羽道：「讓我想個周全，再稟告您吧！」

佘老太笑笑起身道：「好！好！一切拜托了！天已黑了，我們回屋裏吧！」

戰飛羽隨在身後，佘老太似自語般道：「椎心仇忍十餘年，泣血存孤度餘天，一朝離燕奮金槍，管敎豺狼不安然……」

夜幕中，語聲低微而鏗然……

戰飛羽陪佘老太進入茅屋，佘大龍已將碗筷洗刷乾淨，正將油燈放在正中的那張木桌上●

三人落座，戰飛羽道：「大娘，您體內餘毒，近年來可會發作？」

佘老太笑道：「戰大哥，說來我就感激不盡您那位我未曾謀面，而心儀已久的至交九天回命曲少英大夫，可眞是神醫，上次您帶來的一劑藥服完，不但是十餘年前您以內功迫聚我體內之毒，完全消除，而且有固本培元之功，近年來我之功力似較以往大有進境呢！你代我叩謝曲大俠的恩德吧！」

佘老太的話使戰飛羽想起了他的知已曲少英，這是他戰飛羽生死之交之一，在這世上，與他有這種交情的，眞還不多，算算，不會超過十位。

佘大龍却於此時問道：「大哥，這兩年來您在江湖上可有什麼新鮮事兒吧？」

戰飛羽道：「我曾死過兩次！」

戰飛羽就是這種個性，說的話永遠是

驚人的「結論」，佘大娘與佘大龍雖然明明看到他活生生的坐在面前，但却均遑急的問：「怎麼你……」

戰飛羽笑笑道：「我不是好端端的嗎？大龍！」

佘大龍長吁一口氣道：「您的話太急人了，大哥！」

佘老太也不由得笑自己不够沉穩。

戰飛羽將自己的經歷，約畧的說給了母子二人聽，直聽得二人入了迷，隨着話聲變顏變色，當戰飛羽說完時，天已近二鼓了！

戰飛羽起身道：「我爲了多多瞭解熊大春弟兄，所以在他住的客棧，定了房間，時已不早，我該走了！大娘！」

佘老太道：「這與你計劃有關呢？」

戰飛羽道：「我想很可能有用，但說不定，要看他們的能力是否可爲我們所用而定！」

佘老太起身道：「好吧！我不留你了！明天回來吃飯吧！」

戰飛羽點點頭，辭別母子，踏着大地披着黑黑的衣衫，走回悅來居去！

戰飛羽回到了悅來居。

他的居室正在熊大春弟兄的旁邊！

此時熊氏弟兄與那一批混混尚在後院亭閣中飲酒未返，這一排三間鏤花長窗的客房，均未掌燈，亦無人影。

戰飛羽住的是左首一間。

小二領着他進屋後，在燈光下，戰飛羽看看這間房子，知道這是最好的上房了，他奇怪爲什麼熊大年只住了三間中的兩間？

小二期期的告訴他說，這一間中，曾有過客商死在房內。話說出來，小二可眞怕戰飛羽也不住了！

但戰飛羽却笑笑，滿意小二這個不欺客人的答覆。

戰飛羽調轉話題，突問小二道：「小二哥，綠楊邨每家客棧，都是客滿，爲什麼獨獨你們這一家冷冷淸淸？」

小二哥愁苦的道：「說來爺不相信，這是命運！」

戰飛羽道：「假若你沒事，說說看，反正閒着也是閒着！你坐！」

小二依舊站着，道：「我有什麼事？只要每天將那些煞神三餐伺候好，我也就沒事了！外面有事帳房會叫我的！您若有興我就給爺說來解解悶！」

戰飛羽點頭用眼色鼓勵他！

小二淸淸喉嚨道：「說起來，我們東家在綠楊邨原也是財主，只因人太老實忠厚，做了一批棉花生意，遭了一場天火，運出去的布匹，又碰到翻船，嗨！眞他媽的是禍不單行，陰天偏逢連夜雨，我們東家竟然因此而一病不起，剩下了個寡婦孤兒，老的老小的小，又加各行棧將棧裏伙計高價拉走！我們這兒只剩了伙計五個，爲了東家在時的知遇苦撐這個門面！誰知偏偏又碰到這可惡的痞子熊老二，在這十來天中，來棧中發橫白吃白住！唉……」

戰飛羽道：「你們還有五個人，都是幹什麼的？他們在這兒白吃白住你們怎麼供應？」

小二道：「除了那聾子帳房外，就剩兩個廚房裏的師父，和一個小厮了！」

戰飛羽道：「小二哥您很講義氣，貴姓啊！」

小二道：「大爺您誇獎了！人在世上總得有良心，您別客氣叫我陶二好啦！若不是昨晚大爺的金子我們就撐不住了！」

戰飛羽道：「長此下去，總有一天撐不下去，貴東家怎麼辦？」

小二道：「賣啊，東家早就說了！到那一天就只好忍痛賣了，也說不得什麼祖產不祖產了！」

戰飛羽沉吟一會兒，向小二道：「陶老二，咱們商議件事如何？」

陶二愓聲道：「大爺！您有話儘管吩咐！這麼說陶二可不敢當！」

戰飛羽莊容道：「我想同你東家合夥如何？」

陶二眼睛一亮，詫異地道：「大爺您是說開這客棧？」

搖搖頭，戰飛羽道：「不——」

頓時洩了氣，陶二無精打彩的道：「那麼——」

戰飛羽莊重的，一字字沉聲道：「我是說不止這客棧，連昔日的棉花布匹，外帶着車行！」

眼睛突地放亮陶二道：「什麼——」

話出口，突又洩氣的道：「爺您別開玩笑啦！我們東家已是山窮水盡，那有力量同您合夥做這大的生意？」

凝重的，戰飛羽道：「陶老二，假如能成，你有沒有把握將昔日的伙計，統統找回來！」

陶老二懷疑的道：「爺您不是讓我陶二空歡喜吧！」

戰飛羽道：「你看像嗎？」

陶老二望望戰飛羽，那種使人踏實的，信任的表情，驀地一挺胸道：「爺，只憑您一句話啦！」

戰飛羽欣賞的道：「好吧！你去同你東家講，合夥的條件，只要他出這一座客棧，與相隣的那塊空場，做將來的車行，其餘之事他一概不管，只等着分一半的紅利就行啦！假若他答應，那麼咱們此事就算定了！」

怔了！陶二瞪大雙眼望着戰飛羽，久久始囁嚅地道：「爺！您說是平半分利，我們東家只出這座店，與南隣的那塊空場子？」

戰飛羽道：「怎麼了，是我說的不淸楚嗎？」

猛一拍腦袋，陶二道：「不是！是我怕聽不淸楚，天下有這麼便宜的事？怪！怪！爺！你眞怪！」

戰飛羽道：「你莫管怪不怪！你只去問問你東家成不成就行！」

陶二挺胸，說道：「行啦！大爺！天下便宜事恐怕再找不到了！那有不成之理！我替我們東家答應了！爺您吩咐，怎麼做吧！」

笑笑，戰飛羽極爲欣賞這陶二的態度道：「第一件事，招回伙計的事，全權由你處理，不要怕用錢，車行也要用人，可以多找些，要最得用的！」

話未說完，手上已多了金光閃閃的五條金葉子，向陶二面前一放道：「這些你先拿去換成銀子，明天就用它來先發一個月的定金，定定他們的心！別的用項不够

再拿！」

陶二道：「爺！不够？您以爲要用多少？就憑這些一年的開銷也差不多了！」

戰飛羽道：「用多少，那是你的事，你看着辦，你第二件事是明天就得先去辦好，將悅來居改成飛燕居，車行的招牌用金槍行。」

陶二道：「行！行！這兩件事明天準成！」

戰飛羽道：「其餘的事，待你將客棧，車行弄出個眉目來，我們再商議！時間不早，你也休息吧！」

陶二道：「倒是爺您該休息啦！我嗎？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今夜我不睡啦！我這就去給我們東家送個信，讓他們孤兒寡婦，先吃個定心丸，然後叫廚房裏的老趙老姚去給我拉角去，我要把綠楊邨最好的廚子都給一網打盡！然後，我得去找個掌櫃的，我可不是那塊料！爺我走了！您甜甜！」

小心翼翼地，包起金葉子走了！

戰飛羽仰身倒在床鋪上，一掌熄滅了桌上的油燈，在黑夜中，靜靜的思索着他的下一步棋！

一件毫無綫索的復仇案，憑他的江湖經驗，他知道不適於到處查訪，只有魚餌釣鈎，才有希望，「飛燕金槍」的名號，將是一個響亮的魚餌，雖然這也是茫茫的無邊際的希望，然而是較無頭蒼蠅亂碰要好的多！

假若如此不成，他還需要再設其他方法！時間才是他成功的希望，他知道這是急不得的事，好在其他的事，他暫時可以放下，先將此事佈置個大概再說！

夜是寂靜的，靜夜中，最適於思索，戰飛羽的神思飛揚，種種方法都湧現腦際，他在抉擇實施的先後次序，不管任何一種方法，只要對此事有益，他都將一個個去實施，次序的先後，比用什麼方法更難決定！

就在這寂靜中，他聽到了雜沓的步履聲，與醉語模糊聲，他知道熊大春弟兄回來了！

戰飛羽摒除一切思慮，靜靜的聽去！

原先的嘈雜，至此稍靜，聽到一個道安歇的聲音，混混們都已各自回房安歇，房中只剩下熊氏弟兄在隔壁。

吵雜倏然歸於寂靜，寂靜得戰飛羽能够聽到熊大春與熊大年的酒後粗息聲！

好久好久，才聽到因鼻子太小而聲音模糊的熊大春似囈語般的道：「老二，佘大龍這傢伙，是條漢子，可是他這樣一來，我雖然能向沈頭交代，你可怎麼向你那東家交代？這得想個辦法才行！」

似已朦朧的熊大年，此時似畧淸醒，然却糢糊的道：「管他呢！我們已是保風險這一行了，他姓廖的又能怎樣？再說人家佘大龍在地面上，可眞是安份守己的良民，除了因我們這般弟兄，惹上了人家，可就從沒見人家惹事生非，他姓廖的暗裏出面找我出來同佘大龍作對，究竟安的是什麼心？我們雖測不透，但就恐佘大龍今天對我弟兄的這份豪情，我們也不該同他作對！」

稍停，熊大春道：「只怕由不得你呢！老二！」

床板吱的一聲，熊大年似仰身坐起，語聲淸醒的道：「老大，你這話可是有所見而發？」

熊大春道：「老二，你雖然也在江湖上闖蕩，爲兄的說句不好聽的話，在武林人眼中，你混的這個樣子，却實在是不入流，說句難聽的，痞子，流氓，混混，但就你的所爲，尤其是對事情的看法與判斷，那眞正是白混了這二三十年，就如同個睜眼瞎子一樣！」

熊大年不大自在的，口氣中有點不滿的道：「老大，正話不說，你只派我的不是，這有什麼辦法，我生來就是個得過且過，大刺刺的性子！你倒是說說怎會由不得我啊！」

嘆口氣，熊大春道：「你那個主兒，似非普通人物，在你我面前藏斂些底子，外表同骨子裏不太一樣，我疑惑他是江湖人！」

吃驚的，熊大年道：「眞的？我他媽的難道是流年不利，佘大龍是個扎手貨，想不到這老傢伙也是個魔星，我……該怎……辦？」

久久沒有回聲，似乎是兩人在相對而視，都想不出辦法，終於，還是熊大春的聲音，道：「船到橋頭自然直，明天你就照實向他回報，看他的反應如何？我們休息吧！」

熊大年突然決絕的道：「管他呢，反正我們要在這兒豎旗杆，乾脆不理他不行嗎？」

熊大春教訓的口吻，道：「老二，你不要以爲靠上保風險這行就可以任所欲爲，任何一個幇派行業，除非他自認有把握吃定對方，是不輕易樹敵的，我們怎可在不知對方底細以前，先給保風險惹上隱患，我們還是按理而行，看看他的反應再說吧！」

熊大年道：「好吧，只是保風險在此豎旗杆的事，你打算怎麼辦呢？」

熊大春道：「你在這兒熟，可知道在街面上，有沒有讓渡的門面？不管是租賃，出讓，我們得先找個門頭才行。」

熊大年道：「就這悅來居的東家，遭了意外，只剩個孤兒寡婦守着「大爿產業，明天我去問問看，頂下來算了！」

「不用了！此處業已重起爐灶，倒是『保風險』在此豎旗杆之事很想與賢昆仲磋商一下！」

不知何時，熊氏弟兄房中，進來了戰飛羽。

但熊氏兄弟，雖然認識，可並不知如何稱呼。

熊大春一躍自床上翻身落地，道：「閣下如何稱呼？有何指教？」

戰飛羽道：「戰飛羽……」

熊大春小紅鼻子翕動，瞪大雙眼，張嘴驚呼：「神手無相？」

熊大年雖不知戰飛羽在武林中之盛名，然而看到他老大的驚震之容，知道眼前這位會是公証人的人物，定然是赫赫之輩，故而在一旁肅立，滿面露出的是恭肅之容。

微微一笑，戰飛羽道：「不敢，正是戰某人！」

熊大春驀地抱拳道：「以熊大春在江

湖中這點微末之名，能見到戰大俠，實在是榮幸之極，戰大俠有何吩咐，儘管請說，商量可就太過抬高兄弟了！熊大春實是不敢！」

戰飛羽道：「熊兄太過自抑，江湖上沒有什麼高下，只講一個理字的，所謂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熊兄今日表現實不愧江湖的『信義』，的是條漢子，所以戰飛羽才來與熊兄商量一件事情。」

熊大春豪放的道：「戰大俠瞧得起我熊大春，那是我熊某人的無上光榮，既然戰大俠如此說，我熊大春有什麼好講的，您請吩咐啦！」

笑笑，戰飛羽道：「熊兄來此為保風險立碼頭，可是想在此處包攬棉花，布匹等生意的運行！」

熊大春點點頭。

戰飛羽道：「悅來居自明日開始，即將以『飛燕居』的名義重新開業，隔壁空場，亦以『金槍行』為名，兼作車行生意，若熊兄樂意，我願提供地點，做為『保風險』在綠楊邨之本棧，只有一個條件，那就是保風險所保之一切貨物，對外均以『金槍行』為名！其他毫無條件，只不知熊兄以為如何？」

熊大春道：「為什麼如此，熊大春不便詢問，想戰大俠定然有其原因，我們保風險這一行，向來是不明目張胆的打出旗號，所以用『金槍行』名義一事，兄弟必得找我們沈頭磋商一下，才能回復大俠，您可願給我一段時日讓我去請示一下？」

戰飛羽道：「既然如此，我就等熊兄的佳音了！不打擾了！請安歇吧！」

幌身中，人已無踪，熊大春連一句客套話都未講出口，即不見戰飛羽的影子，以他熊大春的功力來說實在只能算江湖中三四流腳色！他又怎能看得清楚戰飛羽的行動？

熊大年揉揉眼睛，若非白天他已見過戰飛羽，知道是人，他真還以為今晚碰到了鬼！

熊大春望着熊大年那種驚詫的面容道：「老二，你眼福不淺，能夠見到武林當今霸主神手無相戰飛羽，開開眼界吧，這就是真正的武功！」

熊大年道：「神！神！神透了！是怎麼練的……」

熊大春道：「天賦與苦練，你我這種料子，今生是休想了，睡吧！明天你還是照舊回復你那主兒，我得儘快的去見見我們沈頭了！一早就走！和店家講，一切回來算！雖然我這一趟是多餘的跑，但可不能不跑！」

熊大年道：「為什麼？」

熊大春道：「想想看！以保風險的組合中的成員，那一個夠資格同神手無相戰飛羽合夥？沈頭聽到有這麼優厚的條件，還能不答應？不要說是只供應地方，只要求名義，就是說任什麼不出，硬插上一腳，也是求之不得的事，你可知道，神手無相戰飛羽的招牌，在江湖上就是個金字招牌。」

熊大年道：「既然如此，你答應了，就幹起來算了，何必又跑這一趟冤枉路？這不是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嗎？」

熊大春叱道：「你胡說些什麼！幫有幫規，行有行例，我怎可以不知好歹，一味瞎幹！不能說抱上粗腿，就忘規矩！」

× ×

綠楊邨的悅來居更名了！名字好聽得很——飛燕居只是不像個客棧的名字。

悅來居的隔壁空場，也有名字了！在牆上開了道口子，按接上了個大柵欄門，就樹上了塊招牌——金槍行。

裏面空空的，連枝鐵棍也沒有，但却叫金槍行。

綠楊邨各飯館客棧裏的頭等師父，都辭職不幹了，却都一窩風的，去了「飛燕居」。

悅來居所有的老伙計，都回來了！一日之間，粉刷打掃，飛燕居煥然一新，儼然成了綠楊邨的第一家客棧！

可是奇怪，飛燕居與金槍行，却貼出布告三天後開始營業。

綠楊邨出名的買賣人陶老爹當了飛燕居的掌櫃的。聾子帳房不幹了，搬到了那東家照顧寡婦孤兒去了！也帶走了那個店裏的小廝。

飛燕居裏的跑堂內外總管——却是那個能幹的陶二，陶二這兩天是笑口常開，幹起事來，勤快俐落。

第二天一樁最奇怪的事，使綠楊邨的人大為驚異，地面上那些混混，以熊大年為首，脫離了北街暴發戶廖家，也到飛燕居去了！一個個都似變了個人，再也不是歪戴帽子斜瞪眼的樣子！整齊清潔的穿着打扮，穩重有禮的舉止，一股子幹勁，那裏像以往那種遊手好閒的混混樣兒，好像一個個都似另投胎脫生過一次一樣，變成了安份守己的「金槍行」的伙計。

綠楊邨的父老，都額手稱慶！但他們一個個都在議論紛紛，是誰有這大的力量，能將這些平日裏欺壓善良的混混，壓服得如此的服！

謎底，終於要揭開的。

第三天，飛燕居的開業酒筵上，揭開了！

飛燕居的後院，傍着假山四周，排了近百桌的酒席，綠楊邨有頭有臉的人，都到場了！

時間終於到了開席的時候，陶老爹長髯飄拂胸前，在假山的亭閣中央那一席上，站了起來，舉杯向四周居高臨下的照了一圈。

人們都靜悄悄的，等待着他的場面話，因為每一個人都想知道，連他們送禮都不知道真正的東家是誰？

這勿怪他們懷疑，悅來居的老東家死後，已經破產了，遺下的寡婦孤兒是沒有這個力量的。

陶老爹笑嘻嘻的開口了！

「各位鄉親，飛燕居與金槍行開業，承蒙各位光降，陶元業代表我們東家，敬各鄉親一杯！乾——」

一仰頭，掀髯乾盡，照照杯，望望四周，又道：「想各位定然知道，昔日悅來居老東家遭了不幸，本已無力再起，如今換了招牌，當然也換了東家，其實不然，東家還是以前的東家，只是有了合夥人，這位出資的合夥人想必大家都想見見！」

一陣掌聲，歡呼聲，在陶老爹的指引下，亭閣中站起了佘大龍，他向四周一抱

拳，假山下的近百桌客人，都發出了出乎意料的驚嘆聲！

陶老爹的話聲，更驚震了全場：「各位鄉親想必認識我們另一位東家佘大龍，只是有件事，我在這裏特意聲明，我們這位東家，從今天起，不再以佘大龍的名義對外，而以楊大龍的名義對外！」

「啊！」

「啊……」

陶老爺捋髯望望四周，待驚呼聲停止，疑容現於每個人臉上之後，揚聲道：「各位鄉親，你我都是本鄉本土的人，十多年前，我們東家，同他老母來此定居，是有原因的，我們東家的令尊翁諱天行，乃是江湖中人，在江湖中有夫婦雙俠，人稱『飛燕金槍』。後來被仇家暗算，才來本鄉避仇定居，現在我們東家已長成，決定投資開設客棧車行，服務本鄉，畧盡心意，為了紀念先東翁，所以將客棧命名為『飛燕居』，將『車行』叫『金槍行』。」

讚嘆聲，起於四周！

楊大龍抱拳向四周作個羅圈揖，宏聲道：「行棧今後不敢以賺錢為目的，能為鄉親們服務，就是大龍報答鄉親們十餘年來對我母子的照顧，承蒙各位父老鄉親賞光，楊大龍謝啦！敬衆位一杯！」

「乾！」

「乾！」

「……」

起哄的聲音响澈雲霄，楊大龍平日在地方上的為人，贏得了讚美，這個時候，正是人心由衷的表現機會。

在一聲「請」字下，酒筵便開始了！

熱鬧的場面！

喧囂的場面！

在亭閣的一桌上，却有一對銳利的目光，不時的向每一桌，每一個人掃射，那是戰飛羽。

世間無不散的筵席！

熱鬧是臨時的，終歸要趨向平靜！

零亂的局面，自有人去收拾！

當平靜來臨時，夜已深沉！

戰飛羽同楊大龍母子，仍舊回到那三間茅屋！

戰飛羽沉靜地問大龍：「北街的暴發戶，那個大車門的姓廖的，可是本鄉本土之人？大龍！」

大龍點點頭，道：「他是近來發起來的，據說是發在一趟棉花買賣上，本來他是個混混，綠楊邨最早的無賴！戰大哥，可是有什麼發現？」

戰飛羽道：「只有懷疑，沒有發現，今日所來之人，都是安份之人，只有他較為特殊！」

大龍道：「這鎮上，也只有他一家特殊，那些混混，同我們龍帮為敵，就是他在後面撐腰！」

戰飛羽道：「這個我知道，如今熊老二在我們車行裏，對他來說甚是沒面子！假若他惹事生非，應是常情。若他不惹事生非，那就得特別注意他了！」

大龍道：「我在龍王廟敗了熊老大，他若知道還敢惹事生非就不合常情了，那個狗尾巴胡敬，並沒來我們車行，留在他那兒呢！」

戰飛羽驚咦一聲道：「噢，有這等事！那個狗尾巴胡敬，在這一羣中，可說一個最狡猾的東西，他在這種情形之下，反而留在他那兒，這其中定有文章，過幾天，得設法找出原因來，有個叫尖辣子畢慶的，也是其中的一個腳色，心性比狗尾巴正派，以後不妨多運用他！」

大龍道：「其實他們每一個都有些歪才，若能好好運用，是可以派上用場！」

戰飛羽稱讚的望着大龍道：「從這句話，我知你已懂不少事，我很放心。從現在起，你要加緊練習你的武功，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就要派上用場，明天起，叫車篤和楊孤也搬來吧！你們一起練，也好有個伴！」

大龍點點頭。

戰飛羽道：「我還是到棧裏去，我算計着熊大春該回來了！」

當戰飛羽回到飛燕居後，果然見熊大春正在等着他，而且是同着一個瘦小枯乾的四十歲漢子二人在等。

戰飛羽一見，即抱拳道：「沈頭親自駕到，戰某未能遠迎，失禮失禮！」

瘦小枯乾漢子，正是「保風險」的大把頭沈潛，聽戰飛羽如此說，趕緊抱拳道：「戰大俠如此客氣沈潛可就不敢……」

戰飛羽笑笑，道：「好！好！我們既身在江湖，就不來客套，若是用過飯了，咱們就直接談正經的，沒有用過，咱們就叫點來邊吃邊談！」

沈潛道：「不瞞您說，一天水未沾，我們剛到呢！」

戰飛羽即時叫人送來一桌酒菜，三人圍坐一起，邊吃邊談，戰飛羽道：「沈頭既來了，想是同意戰某人的條件！」

沈潛道：「祇是太優厚了！」

戰飛羽道：「當然有求於沈兄，才如此優厚！」

沈潛道：「戰大俠請明說！」

戰飛羽凝重的道：「以金槍行名義，行走江湖，可能為貴行業的弟兄，惹來無窮的禍患！」

沈潛道：「江湖人終日在刀頭舔血，這些是免不了的，祇要值得，那算得了什麼？祇不知何以要金槍行名義行走江湖？這個行名，兄弟感到有點古怪！」

戰飛羽道：「兄弟本意正是如此！」

沈潛道：「戰大俠意思，可是想以此為餌？」

沈潛不愧為一帮之首，一點就透。

戰飛羽反問道：「沈兄可曾聽說過飛燕金槍夫婦雙俠之名？」

沈潛瞪大眼睛，驚異的望向戰飛羽，長吁一口氣緩緩道：「戰大俠，是雙俠夫婦東山再起？還是昔年傳言不實？還是傳言是真？戰大俠要為雙俠復仇？」

戰飛羽道：「雙俠後人要為金槍俠復仇！飛燕俠撫孤有成。」

沈潛道：「飛燕俠楊華英，她仍在人世？」

戰飛羽道：「明日為沈把頭引見！」

一放酒杯，沈潛道：「如果方便，戰大俠何不現在？」

戰飛羽凝視沈潛許久，看到那雙目中那種清澈的渴慕之容，突地長身而起道：

「走！」

沈潛向熊大春道：「熊老大，你在這

兒等我吧！」

相繼出得屋來，戰飛羽在前，沈潛在後，向四周業已靜寂的黑夜，打量一眼，飄然而起，倏忽間，兩條快得如魅影般的二綫灰色長影，消失於夜暗之中。

輕飄飄的，如幽靈般，閃落佘老太所居的籬笆天井之內。戰飛羽輕聲道：「大龍弟開門！」

房中有了應聲。

驀然！戰飛羽身形如離弦之矢，倏忽彈射而起幌眼落於院西竹籬下鷄籠之旁！一條黑影，猛自鷄籠之後，彈射翻出籬外。

戰飛羽身形如鬼魅般一飄而至，隻手划處，拍拍兩聲輕响，緊接着一聲悶哼，戰飛羽自籬外騰身躍落院中，單臂一鬆，一個蜷曲的身形，擲落地面。

戰飛羽輕語一句道：「交給你了，沈兄！」

聲尚在空際滑落，人已如流星趕月，飃然似一支怒矢，射向籬笆，迅捷的向死角處搜索，不停的飄閃，刹時已將半圈，行動之快，直如一綫閃光。

「吱呀」聲中，楊大龍業已將屋門開啓。

沈潛正挾着戰飛羽擄來的黑影站在門外。

楊大龍矇矓的問道：「戰大哥！怎地去而……啊！」

沈潛單臂揚處，倏忽抓向楊大龍的面門。

驚啊聲中，楊大龍雙臂倏提，頭仰身料，閃過來抓，左臂戳向沈潛右脇，右掌迎向來掌，甫至半途，驀地曲指一彈，「叮」一聲中，中指如戟刺戳沈潛掌心。

「好招式！」沈潛大喝聲中，挾着擄來黑影，撤掌旋身，閃過楊大龍兩招，倏忽間，雙腿起處，踢向楊大龍腿胯之間！

滴溜溜全身暴旋，讓過雙脚，返身對正沈潛，楊大龍雙掌下沉，砍向踢來的膝節迎面骨處！

怒嘿一聲，藉勢仰身，將那俘虜置地，單臂一撐，全身滾翻，迅捷的一個鯉魚打挺，翻身立起。

楊大龍挺立當門，沉聲道：「閣下貪夜至此，冒名叫門，突然偷襲，爲的是什麼？說個原因，楊大龍無不接着！」

戰飛羽已如一蓬灰雲，無聲無息的落於院中，沈潛身後。

沈潛渾如未覺，沉聲道：「飛燕金槍的後人，的是不弱，無怪乎熊大春會敗在你手，看來不門上個千百招，沈潛也討不了好去！」

楊大龍怒聲道：「原來閣下是保風險的大把頭沈潛？祇不知何以……」

大龍身後，傳來了佘老太聲音，道：「大龍，還不滾開請沈把頭屋裏說話！」

大龍一側身，戒備的道：「娘——」

佘老太道：「大龍，假如娘老眼不花，門外的沈把頭，可是故人。」

沈潛檢起身旁俘虜，大步進得屋來。

佘老太已將油燈點起，立於桌旁。

一摔手中所挾俘虜，趨前一步，沈潛撲身拜倒，話語喜悅中帶着凄切，道：「不想沈潛尚有拜見恩人之日，眞正是蒼天有眼，祇不知夫人可還記得河中船上的被寃人沈潛不？」

佘老太急道：「沈把頭快別如此，大龍待爲娘請起沈把頭！」

沈潛立起，唏噓道：「十餘年前，自聞恩公夫婦，爲宵小所害，卽欲找尋仇人，爲恩公報仇，祇可惜敵人狡猾，竟然毫無痕跡遺留，我祇道今生已無圖報之日，不想皇天有眼，使沈潛能再見夫人！眞是天佑善人！」

沈潛喜歡得有點顚三倒四的囉嗦了，然而這種心情之下的人却往往是如此的！

戰飛羽進得屋來，聞得話聲，見到沈潛所行，已將沈潛亟欲一見佘老太的原因找出，解了心中之惑。

此時，沈潛却向大龍仔仔細細的望去，從頭到尾，一絲兒不漏，就如同他要選女婿那種目光，直看得大龍全身有點不自在，拉過一把櫈子道：「沈把頭請坐！」

沈潛笑笑謝坐，向佘老太道：「少君的藝業，似已盡得眞傳，可喜可賀，江湖中卽將又見一顆少年彗星！」

佘老太道：「大把頭別太誇獎他了，使得他不知天高地厚，那可就有苦頭好吃了！」

戰飛羽脚尖一踢地上的俘虜，沉聲道：「閣下，說說你來此的目的。」

那人翻身坐起，打量了屋中四人一眼，沉哼一聲，扭頭不語。

佘老太道：「戰六哥，解了這位朋友的穴道吧！既然來此，卽是客人，我們如此，似非待客之道。」

戰飛羽聞聲，遙向那人點去一指，那人應聲躍起。

一身黑衣勁裝，緊裹着一個修長的身軀，匀停結棍，腰中懸一黑皮鏢囊，肩背一支輪形兵刃，白淨無鬚，顴骨高聳，薄薄的嘴唇，一雙骨轆轆的眼睛，正轉動着向屋中四人觀察，對於佘老太這種不問情由，卽放人的作法，大生戒心，看得出他滿提功力，隨時戒備。

佘老太沉聲道：「朋友來此，定有目的，以你行動來看，並非前來行刺，除此外，別無其他理由好說，當係來探查我母子底細而來，其實我母子，並無不可告人之事，朋友想知道些什麼，盡可當面詢問，老身定當奉告。」

詫異的，黑衣人望着佘老太道：「昔年飛燕金槍楊大俠夫婦，行道江湖，卽以話講當面，事無不可對人言，在江湖中排難解紛，贏得了『信義豪俠江湖無兩』的令名，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想來老太卽係當年的飛燕俠楊華英了，在下今晚來此，卽欲證明飛燕俠是眞是假，他的後人有何企圖，憑老太此種行事與言談，在下相信是眞非假，至於企圖如何，事關私人意願，在下不敢再有非份之想！」

佘老太道：「先夫遭人暗算，未亡人遭喪夫毀家之恨，企圖如何！十餘年後，朋友不問可知！老身如此答覆，朋友可還滿意？」

黑衣人道：「對敵友不明之人，老太如此坦然相告，江湖中恐不做第二人想，在下實是欽佩之至，祇是在下在有備之下，全力隱遁而未能逃脫這位之手，倒想請教！」

冷冰冰的，眸瞳中自來絲楊邨後，初次射出了那種寂寞而森寒的煞光，戰飛羽道：「戰飛羽！」

急楞楞在心底打個冷顫，那一個心就如同被一股冰雹擊中，被冰凌浸泛，自心底冒起一股寒意，白淨的面皮，刹時變得青紫，顫抖的道：「神手無相戰飛羽？眞是榮幸！」

佘老太道：「朋友若果再無其他需要知道的，那就請吧！」

大感意外，一雙驚震得失色的眼神，頓時又變成了無比的疑惑，期期的，黑衣人道：「老太竟然不問問我爲何來此察探？抑或是受何人主使？還是……」

溫和的笑笑，佘老太道：「不錯，我問這些對我甚是有利，可是對朋友方便嗎？老身既然向武林公開了身份，又何必爲難朋友呢？你我本無轇轕，你當然是爲朋友而來，陷朋友於不義，非武林人所願爲，亦不當爲，我問豈非白問？」

黑衣人可眞是初次碰到了這種爲敵人設想得如此周到，對事情看得如此透澈，而不願浪費一點心力與時間的人物，不由得雙掌互擊，自語道：「嘿，今天我算是開了眼界，老太昔日令名，實非倖致，聞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謝謝老太了！」

黑衣人抱拳一揖，轉身向外走去，到得門口，突地又停步回首道：「老太連我是什麼人也不問一聲，可有原因？」

佘老太笑道：「這倒是老身失禮之處，倘若朋友願意賜告，老身非常歡迎知道俠名！」

黑衣人方待啓口。一旁的戰飛羽突地開口，沉聲道：「閣下腰中革囊，肩上兵刃，業已告訴我們你乃是『翼輪』陽之秋了！」

一怔，翼輪陽之秋向戰飛羽道：「戰大俠的神手無相，神眼也厲害得很！」

佘老太望着邁步走出的翼輪陽之秋道：「朋友慢走！老身不送了！」

遙遙中，傳來陽之秋的聲音道：「不敢！陽之秋會記得老太的教訓！」

戰飛羽望着陽之秋遠去的夜空出神，暗自忖道：「大龍在擊敗熊大春後，以准許『保風險』在綠楊邨建立碼頭，贏得了熊大春的助力，大娘對陽之秋的處置，與之如出一轍，此種處理事情的方式，大違武林常規，然而却能在無形中，化敵爲友，他們母子的行事方法，看來似是吃虧，骨子裏却是大佔便宜，而他們又不是存心佔便宜，這眞是一種微妙的道理……」

「戰大哥，坐啊！」佘老太的話聲，將戰飛羽自心思中拉回現實，轉身來到桌前坐下。

沈潛突向佘老太道：「自那年聞道恩公遭人暗算，而且又遭到焚莊之後，我卽奔馳去恩公故里暗中察探，想從火後頹垣敗瓦中，得點綫索，但除了灰燼之外，竟然一無所得，也未見有甚麼可疑之人！我在那兒住了十天，就在我走的那天，在灰燼裏，無意中檢到了一件東西，其實是在『留紀念』的心理下，檢拾起來的！但後來，我突然想起了，恩公家中，似不應有此東西，所以我就更爲寶貴的將它收起來了！」

佘老太急問道：「但不知是件什麼東西？」

沈潛自懷中裏衣內掏出一個小包裹，小心的，輕輕的，放在桌上。

小包裹本是一塊紅綾子，四四方方的紅綾子，那紅綾子上的紅顏色，這時却已斑斑剝剝的變成了黃色斑點，汗漬成的斑點，顯然這塊紅綾子，藏在懷裏的時間太久。

本是赤紅的綾子，已經變成了黃紅的斑點綾子，而且都起了毛，發了霉，霉得都經不起重手動它一動！

所以沈潛揭開它的時候是極端的小心，動作是特別的緩慢，生怕將它撕破的！

佘大龍在一旁想着，都快破了的布，何不換一塊？

就在沈潛那緩慢的動作中，漬斑紅綾，終於鋪展在桌子的中央，正正的中央，呈現在衆人面前的，是一個小不及寸半的鐵葫蘆，烏黑的放着暗光，顯見這東西經常被人摩挲，連一絲兒銹痕都沒有。

小鐵葫蘆的椏腰上，纏着根銀絲綫，亮晶晶的發光，在燈影下格外黑白分明。

沈潛道：「廢墟中的殘垣頹瓦中，灰燼沙礫裏，我仔細的尋覔察看了三天，惹起了隣居的懷疑，驚懼，却沒有一個人敢接近我，我想同他們交談，也沒有人願開口，得到的是嘆息與搖頭，最後只有一個半聾的老人，告訴我除了一夜之間毀了佘家以外，在當天晚上火起不久，他們只聽到佘家人的慘呼，同時，在火起的時候，有人在街道上大聲威嚇的呼喊，任何人不得出門，出門就砍下他的腦袋，所以佘家被燒得一乾二淨的第二天中午以後，才有人敢出來，然後將骨灰一個個檢起收殮同埋在一起。」

歇一歇，沈潛又道：「除此之外，那半聾老人，只告訴我說，半年來到這兒探看的，我已是第五位了，在他指引下，我上了一次墳我就走了，走前，我去做最後一次的尋覔，當然想找出點綫索來，可是已然沒有，後來我想，就隨便帶件東西，留着紀念恩公吧！這條白綫在一陣微風中，自地上躍進我的眼簾，拾起了它，遞進懷裏，離開了那使我悲傷，而又失望的地方！」

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是一臉的悲悽與憤怒的混合，尤其是大龍，更是咬得上下牙齒，吱吱作响。那一對大眼睛中蓄滿的淚珠，晶瑩中射出一股狠毒的煞光。

那煞光就如同一個盤踞的毒蛇對準了目的物一樣的兇狠毒厲。

只有戰飛羽，他的兩眼却是緊盯着那銀綫纏繞的小鐵葫蘆，呈現一種迷茫，遙遠的濛濛霧茫，遮蓋着那一雙本是寂寥而森寒的眸瞳。

沈潛幽幽的繼續道：「起初，我對這小葫蘆，每日都摩挲，摩挲着它，就如同看到了恩公，看到了恩公在那隻小船上，將水狼廢了的情景。日子久了，這鐵葫蘆在我心目中，代替了恩公，但是，有一點，我突然間望着這鐵葫蘆出神，對這鐵葫蘆有一種無比的恨意，因爲我想到，以恩公的家庭狀況來說，不該有這麼一個鐵葫蘆，就是有它也不該是在那種地方讓我發現。」

佘老太道：「你在什麼地方發現？」

沈潛道：「在大門口，進門約五六步

的地方！」

佘老太道：「沒有，我從沒見過這東西？可是下人中是否有呢？我就不敢確定了！」

沈濬道：「老太，下人中有會武的嗎？有用這東西當暗器的嗎？」

佘老太驀地仔細的打量着小鐵葫蘆，詫聲道：「暗器？」

沈濬指指那小鐵葫蘆的底部，那圓圓大大的底部中央，然後拿了起來，兩個手指揑着葫蘆的小頭，圓底向上，中指在葫蘆尖上用力一頂道：「看！這底部中央有個小孔，不細看是看不出的！」

這時那底部小孔中，突然冒出了一支細芒，藍汪汪的，顯然淬了劇毒，沈濬繼道：「我是在無意中發現的，差點被它刺着，我曾用這東西刺過一隻老鼠，只那麼眨眨眼的工夫，那隻被刺的老鼠就變了顏色，連一點掙扎都沒有就死去了，從那次後，我更確定恩公家裏不會有這種惡毒的暗器，這與仇人，一定有關，但我却孤陋寡聞得很，向未聽說過，江湖中誰用過這種暗器？」

戰飛羽茫然的目光，突現寒芒，沉聲道：「沈兄，在你之前，去過大娘故居之人，你可曾訪察過是誰？」

沈濬點點頭。

佘老太急聲道：「是誰？」

皺皺眉，沈濬道：「我只知道四位，還有一位，就怎麼也查不出來，其實這四位却是在無意中得知的。」

戰飛羽道：「沈兄說說看！」

沈濬道：「四人中一位是我，其他三位，是我保風險的三位把頭。」

大感意外，佘老太道：「你們幾位把頭都是誰？」

沈濬道：「老太都認識的，我們五位把頭，老二是吹箭馬郞，老太你還記得他吧！」

佘老太道：「怎麼，這小苗子也到中原來了？怎麼同你會在一起的呢？」

沈濬道：「他還不是同我一樣？爲了報恩而來的。老三是那邪枴邊方。」

佘老太道：「好，好，一西一北，都雖是邊疆人，却都也是講義氣的漢子！」

沈濬接着道：「再一位，是我們老五平楚！」

佘老太驚詫的道：「什麼？你是說那個沉默寡言，一杠子打不出個屁來的小伙子？是你們的五把頭？」

沈濬苦笑笑：「老太，還小伙子呢，都快四十歲的人了，他那個不說話的個性，更厲害了，有時候三天我聽不到他吭一聲，同他在一塊兒，眞可以悶死人，說來也巧，他那手下的一帮子，一個個都似是嘴巴上貼着封條，嘿，眞眞是怎麼湊合着來的！」

戰飛羽道：「他可是人稱金口豹子的？你們老四是誰？」

沈濬道：「金口豹子正是他，老四是幻狐裴文璞，老太恐怕不認識了，他是我們五人中，唯一與老太未見過面的，也是唯一沒去過老太故居的。」

佘老太道：「裴把頭，我倒眞是緣慳一面，這樣說起來，還有一人就不知是誰了？」

沈濬道：「到現在爲止，是不知道，我想，也該在最近知道了，戰大俠你說是不？」

戰飛羽道：「是敵是友，他總該露面了，是友我們知道的會快一點，不過十餘年來，沈兄竟無辦法知道他是誰，恐怕就是敵非友了！」

沈濬道：「爲什麼？」

沉聲幽幽的戰飛羽道：「要是朋友，他能放棄尋找敵人嗎？只要他常打聽佘大俠的事，想來你沈兄不會不知吧！」

沈濬道：「對！對！我同老二老三老五，就因爲尋仇人探消息而攪在一起的，保風險這一行業，也多半爲此事方便探察而有的組合，甚至我們有時來個霸王硬上弓的迫使他們讓我們承包，也多數是因爲有可疑綫索而使的絕招。」

戰飛羽道：「對這鐵葫蘆，沈兄至今亦未有眉目嗎？」

沈濬道：「難就難在我不能老拿着這東西問人，況且那不是明着告訴人，我在查這事情嗎？豈不是更糟？要知道，他要是承認此物是他的，那不啻是惹上了整個武林正道之士，戰大俠可知道，近十年來，江湖上除了我是明目張胆的查過此事以外，雖然再沒人明面訪察，但私底下，暗地裏却也有不少人關心此事呢。」

戰飛羽同意的點點頭道：「這點我絕對相信，但壞就壞在這裏，這種整個正道人士暗裏查訪的這股力量，不啻是一道堅硬的銅牆鐵壁似的監牢，硬生生的將昔年焚莊的賊子給縮在一個無形的網裏，再也不敢衝出來，只有躲在裏面隱伏不動，那才最爲安全，所以才給我們增加了無比的困難！」

沈濬略爲想了想戰飛羽的話中含意，突地一拍雙掌交擊道：「對！無怪這十多年來，竟連蛛絲馬跡，却一絲兒不現紋痕，這些武林朋友的仗義言行，倒眞是帮了我們不少的倒忙！既然如此，戰大俠如今打出了恩公的旗號，不是也一樣的白費嗎？仇人就是知道，不是更不敢露頭了嗎？這豈不更難找了？」

戰飛羽道：「沈兄，假若你在知道仇人業已死亡，有人在替你仇人打抱不平，你會挺身而出與它明面決鬥嗎？」

沈濬道：「當然不會，我何必自樹強敵？」

戰飛羽道：「但你若突然間知道仇人並未死去，那麼即將如何？是龜縮？是出而復仇？抑是暗中下手？」

沈濬道：「這要看自身勢力……啊？戰大俠我明白了，你這樣放餌釣魚的方法，明裏看去似是毫不合情合理，骨子裏却眞正的厲害，一個人若知道仇人的行踪，不管如何，在心理上總是不會甘心的，在這種心理之下，不管如何，他都會衡量自己的能力，或明或暗的有所舉動的！」

戰飛羽道：「不但如此，我還想請沈兄，以你『保風險』的力量，設法將他誘使得快一點出來！」

沈濬莊容道：「戰大俠，怎麼個做法，你儘管吩咐，沈濬同保風險的所有弟兄，水裏火裏，就憑你一句話了！」

突地莊容凝視沈濬，戰飛羽道：「冒昧請教大把頭一句無禮的話尙請包涵！」

沈濬激動的說道：「戰大俠，我說句不知輕重的話，以你在武林中的聲望、地位，沈濬實在不配與你在此平起平坐的侃侃而談，但沈濬因爲恩公之爭，可也就顧不得那麼許多了，你願意認爲沈濬還够料子，就……」

戰飛羽凝重的擺擺手道：「好！沈兄，戰飛羽就不再客氣，我想知道，貴行的其餘四位把頭的功力與沈兄比起來如何？十位鋒將與熊老大又如何？」

沈濬雖有詫色，但却甚是乾脆的道：「我們五人各有不同的絕活與缺憾，嚴格的說是半斤八兩，不分軒輊，十鋒將恰恰是依序而排列的，頭鋒將鐵胎弓二郎，僅只較我們老五差了一籌！」

戰飛羽道：「既如此，保風險的平常買賣就請沈兄暫交鐵胎弓二郎主持，五位把頭就請騰身出來，專爲老太保幾趟風險，如何？」

沈濬道：「目的何處？貨物在那裏？十天之內我招集他們來，可行？」

戰飛羽道：「好！目的，貨物，人齊後即告訴你。」

沈濬望望屋外，道：「天已大亮，我這就去交待一下熊老大，馬上我就起身去招他們，老太，我告辭了！」

老太道：「時間不急，事情不也不急，沈大俠就在這兒嚐嚐老身的粗餚淡酒，住兩天再去也不遲！」

沈濬道：「老太，我是個急性子，回來時再叨擾你，戰大俠怎麼？是留……」

戰飛羽道：「我們一同到飛燕居去吧！我還有事呢。」

二人辭出後，在綠楊邨的街道上，尙無人跡之時，已來至飛燕居前，方待敲門，突然一陣得得蹄聲，自遠處傳來，二人同時互望一眼，心中都有一個疑問：「什麼人竟然趕夜路，來到這綠楊邨？飛燕金槍的招牌打出來不久，難道就引來了對此有興趣的人？」

不約而同的，二人雙雙轉身，向蹄聲傳來之處望去。

一匹棗紅色的駿馬，在晨曦中，出現在十字路口，馬上人將馬勒住，向綠楊邨的街道望去，馬是自西邊進邨的，他當然已看清楚東街的情形，所以現在他是在向北望。

從背影中，戰飛羽對馬上人第一個印象，那是爲苗條的女郎，身影使戰飛羽感到似甚熟悉。

當女郎轉過面來時，戰飛羽的雙目一亮，那神色是詫異中帶着一抹驚喜，但却旋卽消失，只因戰飛羽是個不太喜怒形之以色的人，但雖然如此，他的心中，還是一陣激盪，他臉上亦感到有一股熱辣辣的滋味。

幸好沈濬亦正注意那女郎，未曾感覺戰飛羽的那蒼白的面容上，正迎着朝陽抹上了一層紅暈。

但戰飛羽畢竟還是忍不住的自然而然的冲口而出：「會是她？」

沈濬扭頭望向戰飛羽，放口欲語。

（未完）

俠情新派一期完故事

燕子追魂鏢

是

：

臥龍生

最佳新作

故事新　風格清

每篇十萬言

一氣呵成　篇篇獨立

名家筆下　非同凡响

• 請留意696刊出 •

斷劍殘琴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在擂台上，存心要給青城七子難堪，以戒他們狂傲之氣，七子之首玄智子首與麥亮宇動手，詎只一招便爲麥亮宇拏住腕脈，玄智子不甘輸服，驀出左掌拚命，激發麥亮宇怒氣，將他捏碎腕骨摔落台上。玄靈子等六子要聯劍與鬥，爲一遁世三十多年的前輩異人孤獨客喝阻，命他們依約在當晚二更决鬥，孤獨客隨卽要麥亮宇、梅仙、歐陽映雪跟他往一間破廟聊談，麥亮宇等依言隨往，孤獨客詢知麥亮宇師承，知是故人，聞聽經過，更大爲激奮，驀地聽聞廟外有人，孤獨客朗聲招呼他們進來——

一夕驚數變　三英惹禍苗

隨着孤獨客的喊聲，廟門外人影閃動，現出兩位腰佩長劍，身着墨綠衣裙，年約四十許，風姿綽約的中年美婦人。

梅仙一見兩位中年美婦人，心中不由微微一怔，暗忖道：「她兩位怎麼也跑到這裏來了？……」他暗忖中，兩位中年婦人已姍姍地走進廟內，雙雙朝梅仙俛首行禮，說道：「屬下拜見少主。」

梅仙微一欠身，擺手道：「二位鳳姨請少禮。」語聲一頓，凝目問道：「二位鳳姨是何時出來的？」

原來這兩位中年婦人，乃是「長生島」上墨綠，天藍，淡靑，銀灰「八鳳」中的「墨綠雙鳳」碧芝，碧蘭。

碧芝答道：「兩個月前。」

梅仙道：「辦事？」

碧蘭接口說道：「島主聽說少主在江湖上仗義懲奸除惡，巳結下了不少的仇家，有點不放心，怕少主一時大意受了奸惡之徒的詭計暗算，特命屬下二人出來隨侍護衞少主的安全。」

「哦。」梅仙星目一眨，道：「我在江湖上的行動，大概都是苗武傳報回去的消息吧？」

碧芝點頭道：「是的，對少主的行動，苗武每月都有一次詳細的禀報回島。」

梅仙雙眉微皺了皺，道：「苗武實在太愛多事了。」

碧芝含笑說道：「這可不能怪苗武多事，乃是島主的命諭，否則，少主在江湖上若然有個些微的險失，苗武他就是有三個腦袋也吃罪不起。」

這話說的乃是實情，苗武祗不過是一名屬下，長生島設立在廣州城內一處連絡處所的管事，島主既有令諭，梅仙在江湖上的行動，他有多大的胆子敢不往島上禀報？有幾顆腦袋担待得起。

梅仙眨了眨星目，道：「如此說來，近兩個月的日子，二位鳳姨一直暗中跟隨在我身後的了？」

碧芝含笑地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梅仙目光一瞥麥亮宇和歐陽映雪，話題一改，問道：「他二位是誰？二位鳳姨巳經知道了麼？」

碧芝點一點頭。答道：「屬下巳經知道了。」

梅仙道：「那就先上前見過吧。」

碧芝碧蘭立卽齊朝麥亮宇和歐陽映雪俛首檢衽一福，說道：「拜見三少和二公主。」

麥亮宇雖然巳知這兩位中年美婦人是「長生島」的屬下，因爲他是她們少主結拜的三弟，她們才尊敬他，稱呼他爲「三少」。

但是，他自小在苦難中生長，備受世人的冷眼欺凌，從未受人這等尊敬過，是以一見雙鳳雙雙朝他和歐陽映雪二人檢衽行禮拜見，心頭不由有點激動地，連忙欠身還禮，說道：「二位鳳姨請別多禮，在下實在不敢當，更不敢當『三少』的稱呼，在下名叫麥亮宇，二位鳳姨以後請直叫在下的名字好了。」

因爲梅仙稱呼二人「鳳姨」，所以他



也跟着梅仙的口氣稱呼她「鳳姨」。

麥亮宇話音一落，歐陽映雪立刻嬌聲接口讚同地，天眞嬌憨地說道：「三弟的話說得對極了，還有『二公主』的稱呼，聽起來怪蹩扭不舒服的，二位阿姨，我的名字叫歐陽映雪，我師父和二姨都叫我『小雪兒』，妳們二位以後就都叫我小雪兒好了。」

這番話，只聽得雙鳳全都不由雙目異采飛閃，臉上笑意盎然。

碧芝含笑說道：「您二位太客氣了，二位既是我們少主的金蘭盟弟盟妹，今後便就是我們長生島的二公主和三少，我們應該尊稱二位，這是禮。」

這既然是「禮」，麥亮宇也就不再客套多說什麼的，微一抬手，道：「二位鳳姨請坐。」

「墨綠雙鳳」雖是長生島「八鳳」之首，但身份却是島主的侍婢。

按照島規，凡是有島主或是少島主的場合，「八鳳」都只有垂手侍立一邊的份兒。

因此，麥亮宇話聲一落，碧芝立刻又含笑說道：「謝謝三少，我們就這樣站着好了。」

麥亮宇和歐陽映雪並不知道雙鳳是侍婢的身份，也不知道這種島規，聞言，還以爲碧芝這是客氣話。

是以歐陽映雪立即嬌聲接口說道：「二位阿姨，妳們別客氣啦，請坐下來說話吧。」

碧芝方自微一搖頭，梅仙已適時開口說道：「出門在外不比在島上，二位鳳姨無須拘禮，妳們只管坐下說話好了。」

有了梅仙這一句話，碧芝碧蘭立時齊朝梅仙恭敬地說道：「謝謝少主，屬下遵諭。」

雙鳳席地坐下之後，梅仙星目眨動了一下，問道：「二位鳳姨和孤獨客老人家早就認識麼？」

碧芝點頭答道：「兩個月前，在苗武那裏認識的。」

梅仙轉望着孤獨客道：「這麼說，老人家在我躍上擂台的當時，就已經知道我的身份了？」

孤獨客點頭一笑道：「要不，老朽就不會得出面阻止你們老三與靑城道士一對六的那場搏戰了。」

梅仙笑笑道：「老人家可是怕他寡不敵衆？」

孤獨客望了望麥亮宇，說道：「當時老朽並不知道他是你大師伯他們五位的傳人，否則，就讓靑城道士受點教訓出出醜了。」

碧芝雙目忽然一亮，問道：「少主，三少他是五先生的傳人？」

梅仙點頭道：「大師伯和三，四兩位師伯且將一身絕學功力全都傳給了他。」

碧蘭目射驚喜之色地接口道：「包括本島四大絕學中的三大絕學？」

梅仙又點了點頭道：「如非已獲傳三位師伯的三大絕學，他怎敢誇那海口，要憑一雙空手，獨鬥靑城道士六枝長劍的聯手。」

碧芝雙目異采飛閃地說道：「如此，三少他該是本島的弟子了？」

梅仙心念忽然一動，目光轉望着麥亮宇，含笑問道：「三弟，你的意思，怎麼樣？」

麥亮宇微微一怔，問道：「什麼意思怎樣？」

梅仙道：「你願意承認是本島的弟子麼？」

麥亮宇星目眨了眨，道：「大哥，這話你實在不該問。」

梅仙道：「爲什麼不該問？」

麥亮宇正答說道：「我們是結義兄弟，小弟的五位恩師又有三位出身島上，是大哥的師伯，以如此深厚的淵源關係，小弟與是島上的弟子何異？」

梅仙微微一笑，說道：「淵源關係雖是如此，但事實却有所不同。」

麥亮宇問道：「怎樣不同？」

梅仙道：「承認是本島的弟子，從今以後就必須遵守本島的規律，聽從島主的一切令諭，生爲本島弟子，死爲本島之英魂。」

麥亮宇星目眨動地問道：「以大哥的意思，認爲小弟該不該承認呢？」

梅仙道：「我在問你的意思，願意與否由你自己決定。」

麥亮宇默然沉思了稍頃，說道：「大哥，五位恩師既有三位藝出島上，小弟自是願意承認是島上的弟子，遵從一切島規和島主的令諭，但是不是現在。」

梅仙目光微凝地說道：「三弟這不是現在的意思，可是要等到個人恩仇了斷以後？」

麥亮宇微一點頭，說道：「小弟正是這意思。」

× ×

夜，二更多點時分。

「寰宇三英」和孤獨客，「墨綠雙鳳」碧芝碧蘭等六人到達路加山上時，前來等着看熱鬧的江湖豪雄雖已到了二三十人之多，可是靑城七子和「鐵筆秀士」黎靖欽等人却一個未到。

月影移動，時間一分一秒地靜靜地過去，已是二更一刻多了，仍然不見靑城七子等人的踪影。

靑城七子怎地還不來？不守時？……是臨時發生了事故延誤了踐約的時間？還是胆怯？不來了？……

麥亮宇等人心裏在猜疑暗想，等着看熱鬧的二三十位江湖豪雄，也在猜疑的暗想。

等，半個時辰過去了，靑城七子等人仍是一個未到。

麥亮宇抬首望了望天空的星斗，眨眨星目，望着孤獨客說道：「老人家，靑城七子，到現在還沒有來，大概不會來踐約了。」

孤獨客搖頭道：「這似乎不可能，照理他們應該不會不來。」

麥亮宇道：「但是現在已經快到三更了。」

孤獨客微一沉吟道：「那就再等一會兒，等到三更不來就算了。」

麥亮宇忽然一搖頭道：「那可不成，他們仗勢欺人，事情焉能就這樣算了。」

孤獨客目光一凝，問道：「不算了你打算怎樣？」

麥亮宇說道：「前往萬盛莊找他們，問他們爲何不來踐約？給他們一些教訓懲戒。」

孤獨客微微一笑道：「你別去了，去了也是白跑一趟。」

麥亮宇星目一眨道：「老人家可是認爲靑城七子已經離去，不在萬盛莊中？」

「不錯。」孤獨客微一點頭道：「他們既然不來赴約，就決不會仍在萬盛莊中等你去找們。」

麥亮宇想了想道：「老人家這話雖然不錯，但是我仍然要去看看。」

孤獨客眉鋒微皺了皺，道：「你一定要去看看，老朽當然不能攔阻你，不過，老朽要請你答應一件事。」

麥亮宇道：「什麼事？」

孤獨客道：「到了萬盛莊上，不管靑城道士們還在與不在，都只能動口講理，不可出手傷人。」

麥亮宇星目凝注地問道：「老人家，爲什麼？」

孤獨客道：「老朽另有原因。」

麥亮宇道：「什麼原因？」

孤獨客道：「目前還不便說。」

麥亮宇心中暗吸了口氣，說道：「老人家，俗語有云：『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

孤獨客點頭道：「你這話雖然說的是，不過，老朽說的只是目前不便說，並不是永遠。」

麥亮宇星目眨動了一下，口齒微動，但他話未出口，梅仙已經在旁接口說道：「三弟，老人家既這麼說，必然有其道理，你就別再多問，答應老人家好了。」

麥亮宇個性雖然倔強，但並不是個不通情理的人，何況梅仙是他的金蘭大哥，梅仙這麼一說，他自是不好再多說什麼。

於是，他默默地點點頭，未再開口。

× ×

三更將半。

麥亮宇和梅仙，歐陽映雪，孤獨客，「墨綠雙鳳」碧芝碧蘭，還有那些爲了看熱鬧，在路加山等了半夜的江湖人物，到達了萬盛莊黎府的大門外。

黎府的大門，緊閉着，不見一絲兒燈光。

麥亮宇抬眼望了望那兩扇緊閉着的大門，劍眉微挑了挑，隨卽邁步上前舉掌拍門。

「砰！」隨着他的一掌拍下，兩扇大門立時應聲大開，原來裏面沒有上栓。

門開了，可是門內院中的情景，却看得麥亮宇等人全都不禁心神倏起震顫，目射驚駭之色怔住了。

院中地上，躺着九具屍首，個個口角溢血，都是被人以內家重手法震碎臟腑而死。

這九具屍首中有兩具身着道裝，正是靑城七子中的老三玄慧子和老六玄雲子，其餘七具則都是灰衣漢子，也都是「鐵筆秀士」黎靖欽的手下人。

目覩這些情景，麥亮宇等人心中明白了靑城七子等沒有前往赴約的原因，是這裏發生了變故。

可是，靑城七子雖然死了二子，黎靖欽的手下雖然死了七個，還有其他的人呢？未死的靑城五子和黎靖欽父女等人他們那裏去了？怎地一個不見？

梅仙雙眉微蹙了蹙，轉朝身旁的「墨綠雙鳳」碧芝碧蘭二人說道：「二位鳳姨，請到裏面各處去看看還有人沒有？」

碧芝碧蘭二人應了一聲，立時分往各處屋內而去。

片刻工夫之後，碧芝碧蘭已查看完畢出來，齊朝梅仙禀說道：「各處屋內均皆空無一人。」

梅仙道：「也沒有一具屍首？」

碧芝碧蘭同時搖頭答道：「沒有。」

梅仙星目眨了眨，轉向孤獨客問道：「老人家對此事的看法如何？」

孤獨客微微一怔，道：「少主指何事而言？」

梅仙道：「黎靖欽父女和其餘的靑城五子等人那裏去了？」

孤獨客畧一沉思，道：「以老朽的猜料，這只有兩個可能，一是全被擄刦了，一是因爲敵勢太强，無法與敵，逃往別處去了。」

梅仙點頭一笑道：「老人家猜料的甚是，這兩個可能，似乎以前者較大。」

孤獨客點了點頭，沒有接話。

× ×

離開了萬盛莊，踏着夜色，默默地走着。

這時，麥亮宇和梅仙，歐陽映雪，孤獨客，「墨綠雙鳳」等人的心中都在環繞着一個問題，就是這是什麼人下的毒手？黎靖欽父女和其餘的靑城五子等人，究竟是被擄刦了？抑是怎樣了？……

這問題，眼下已成了一團「謎」，這團「謎」，必須要到黎靖欽父女，或者靑城五子等人出現時才能揭開。

驀地，一陣急促的馬蹄聲衝破了夜的靜寂。

麥亮宇等人一齊抬眼望去，只見五騎健馬迎面疾馳奔來，臨近五丈左右，忽地齊收韁勒住。

馬上，是五個頭臉包蒙着黑布，只露着一雙精光灼灼的眼睛的黑衣人。

五個黑衣人十隻眼睛精光電射般地掃視了麥亮宇等人一眼，其中一名爲首的黑衣人突然揚聲說道：「寰宇三英聽令。」

事起突然，「寰宇三英」和孤獨客等人神情全都不禁爲之愕然一怔。

那黑衣人話音一落，立卽探手自懷內取出一塊寫着朱字的白絹，雙手捧着，朗聲唸道：「奉會主令諭，特任命『寰宇三英』老三麥亮宇爲本會執法堂堂主，老大老二爲左右副堂主，共掌執法堂，並賜號『執法三龍』，自卽日起，限於一個月之內，了斷個人的一切恩怨，前往本會總堂晉謁會主，報到就職，不得違誤，副會主古。」

唸罷，身形微長和另四個黑衣人一齊飄身下馬，併肩肅立地朝麥亮宇，梅仙，歐陽映雪三人抱拳拱手躬身一禮，說道：「屬下參見堂主和二位副堂主。」

麥亮宇神情瀟洒地抬手一擺，道：「五位請少禮。」

語鋒微頓，星目倏地一凝，道：「請問貴會是什麼會？」

那爲首的黑衣人道：「黑龍會。」

麥亮宇道：「貴會主是當世武林那一位？」

黑衣人說道：「乃是與堂主有淵源之人。」

麥亮宇眨眨星目，道：「請問他的名號？」

黑衣人道：「請堂主原諒，屬下無法奉告。」

麥亮宇道：「為什麼？」

黑衣人道：「一個月之後，堂主前往總堂謁見會主就知道了。」

麥亮宇兩道劍眉微皺了皺，又問道：「貴會總堂在什麼地方？」

黑衣人道：「堂主前往總堂時，只要往西方行走，屆時自會有人接引。」

麥亮宇沉聲說道：「不能明白告訴我地方？」

黑衣人搖了搖頭，答道：「目前還不能够。」

麥亮宇道：「為什麼？」

黑衣人答道：「會主曾嚴諭本會所有屬下，在本會尚未正式公開現身江湖之前，絕對禁止對外洩露總堂的所在地。」

麥亮宇道：「我也包括在內？」

黑衣人道：「堂主自是不包括在內，但是……」

梅仙接口問道：「怎樣？」

黑衣人微一遲疑道：「因為堂主和二位副堂主尚未謁見會主，正式任職。」

「哦。」麥亮宇星目眨一眨，問道：「尊駕在會中是什麼身份？」

黑衣人恭敬地說道：「執法堂使者，也就是堂主的屬下。」

麥亮宇道：「五位都是？」

黑衣人點頭說道：「尚請堂主多多提携照拂。」

麥亮宇心念忽然一動，問道：「執法堂屬下共有多少人？」

黑衣人道：「三十八人。」

麥亮宇道：「都是些什麼人物？」

黑衣人略微猶豫了一下，道：「天地雙刀，黑白雙煞，鋼斧鋼鎚，四劍，十二使者與十六執事弟子。」

歐陽映雪忽然格格一聲嬌笑，說道：「這些名號，聽起來倒似頗不平凡的樣子，但不知道他們的武學功力如何？是不是堪配？」

黑衣人目光電閃瞥視了歐陽映雪一眼，微微一笑，道：「副堂主休要小瞧了屬下等人……」

他話未說完，歐陽映雪秀眉陡地一揚，截口嬌喝道：「我就小瞧了你，你不服氣麼？」

這句話，火藥味很重，大有挑戰的意思。

五個黑衣人聞言，蒙在黑布裏的臉色，雖然全都不由微微一變，但是「黑龍會」會規森嚴，心裏縱是不服，又怎敢回言頂撞？

因此，黑衣人臉色微微一變之後，立即忍着怒氣地恭聲說道：「屬下不敢，不過……」

歐陽映雪接口道：「怎樣？」

黑衣人暗吸了口氣，冷聲說道：「執法堂屬下，除十六名執事弟子身手稍差以外，其餘之人莫不都是所學功力精湛，當今江湖一流中的一流！」

麥亮宇倏然朗聲一笑道：「如此說來，五位也都是當今江湖一流中的一流。」

黑衣人身形微躬地說道：「在堂主面前，屬下焉敢如此自譽。」

麥亮宇神色淡漠地一笑，旋忽星目寒電飛閃地正容說道：「五位既都是當今江湖一流中的一流，我想與五位作一次切磋印證，領教一下五位的所學功力，五位肯賜教不？」

這話，很出黑衣人意外，黑衣人心中不由微微一窒，道：「這個……」

麥亮宇目光一凝，道：「五位不肯賞臉？」

五名黑衣人相互地望了一眼，另一名黑衣人忽然輕咳了一聲，說道：「堂主武學蓋世，神功無匹，屬下等焉是堂主之敵？而且……」

語鋒微微一頓，接說道：「而且會規森嚴，以下犯上者形同叛會，屬下等縱有天胆也不敢有違會規，尚望堂主原諒屬下等實在無法從命。」

麥亮宇微一沉吟，道：「會規雖然如此，但是印證切磋武學應該例外，不在會規之內。」

那為首的黑衣人接口說道：「堂主說的雖然甚是，但執法堂主職掌會規法令，生殺予奪大權，身份地位僅次於會主，屬下等如遵命與堂主動手，雖是切磋印證武學，亦為會規所不容許，難辭以下犯上之罪責，必受到會規之懲處。」

「哦……」

麥亮宇口中方自輕「哦」了一聲，黑衣人却已接着又道：「堂主想必還有事情要辦，會主令諭既已傳達，屬下等不敢多躭擱堂主的時間，就此告辭了。」

話落，立即與另四個黑衣人齊朝麥亮宇和梅仙歐陽映雪三人抱拳躬身一拱，長身躍上了馬背。

麥亮宇突然揚聲說道：「五位，請慢走。」

黑衣人在馬背上回首問道：「堂主有何教示？」

麥亮宇道：「五位尊姓大名？」

黑衣人道：「屬下鍾兆榮，兄弟三人，外號人稱『祁連三雄』。」

語聲微頓，抬手一指左邊兩匹馬背上的黑衣人，又說道：「他二位是『淮河雙蛟』溫鎮海申光和兄弟。」

「哦……」

「祁連三雄」和「淮河雙蛟」雖然都是成名江湖多年，威霸一方的人物，但是麥亮宇出道江湖才只不過二十多天，見聞不多，對他們自是毫無所知，是以，鍾兆榮報出名號之後，口中只淡淡地輕「哦」了一聲。

可是梅仙就不同了，他心頭不由微感驚異地暗忖道：「這『黑龍會』是個什麼樣的組織？以『祁連三雄』這等人物竟然只是該會執法堂下『使者』的身份，由此可見，該會勢力必然十分龐大，高手極多，而會主亦必是個所學功力奇高之人，但是這人是誰呢？又怎說是與三弟有淵源之人呢？……」

梅仙心裏驚異暗忖間，「祁連三雄」老大鍾兆榮已接着又道：「請問堂主可還有其他什麼教示沒有？」

麥目亮宇星閃電地掃視了五人一瞥，想了想，擺手說道：「沒有了，你們請便吧。」

鍾兆榮在馬背上再次抱拳一拱，抖韁縱騎往來路飛馳而去。

轉眼工夫，已飛馳出百丈以外，消失在夜色中。

歐陽映雪目視「祁連三雄」等五人五騎的背影消失不見之後，口中忽然輕哼了一聲，說道：「這個什麼鬼『黑龍會』，眞是莫名其妙極了。」

梅仙星目一眨，道：「妳可是不願意做副堂主？」

歐陽映雪氣憤地說道：「誰希罕做他們那個勞什子的副堂主。」

梅仙微微一笑道：「妳不希罕，他們還未必一定要妳做呢。」

歐陽映雪道：「那他們為什麼要請我們？」

梅仙道：「他們是為了三弟。」

「為了三弟？……」歐陽映雪不由愕然一怔，不解地望着梅仙，問道：「為什麼？」

梅仙笑了笑，道：「因為我們是『寰宇三英』，三弟是我們的三弟，妳明白了麼？」

「哦……」歐陽映雪恍然明白了地眨眨美目道：「可是他們為了要請三弟去做那個勞什子的堂主，所以便不得不連大哥和我也附帶的請上，是嗎？」

梅仙含笑地點點頭道：「事實也正是如此。」

歐陽映雪忽然嬌聲一笑，說道：「這麼說來，我和大哥，都是沾上了三弟的光了？」

梅仙道：「本來就是，不過……」

語鋒微微一頓，接道：「沾上了這個光，可是十分不好受得很呢。」

歐陽映雪詫異地問道：「為什麼？」

梅仙道：「一個月以後，我們的麻煩就多了。」

歐陽映雪迷惑不解地道：「會有什麼麻煩？」

梅仙星目眨動地瞥視了麥亮宇一眼，道：「妳問三弟吧。」

歐陽映雪美目轉望向麥亮宇，麥亮宇不待她開口，立刻接口說道：「大哥，小弟生性愚鈍，一時也無法領會大哥的話意，有什麼麻煩，還是你說出來吧。」

梅仙微微一笑，星目倏然一凝，問道：「三弟，對於這個『執法堂主』之職，你打算如何？」

麥亮宇劍眉一軒，朗聲說道：「小弟生性雖然愚鈍，但尚不是那種自甘菲薄，屈居人下，受人指揮約束，聽人令諭支配之人。」

他語聲朗朗，俊臉神情傲然，豪氣如雲，一片冷凝肅殺之色，令人望而生凜。

梅仙道：「如此說，你是決定不接受這個『堂主』之職了？」

麥亮宇點頭說道：「小弟當然不會接受。」

一直默立在一邊沒有開口的孤獨客，此刻突然輕咳了一聲，接口說道：「三少，你這就不應該了。」

梅仙和麥亮宇歐陽映雪等人聞言，心中齊都不由愕然一怔，目視孤獨客。

麥亮宇問道：「老人家，我怎麼不應該了？」

孤獨客斂容說道：「你既然不欲接受這『堂主』之職，剛才為什麼不直截了當的說明白，當面拒絕他們，這不是不應該麼？」

麥亮宇微微一笑，說道：「老人家，我雖然沒有當面拒絕，可是，也沒有答應呀。」

孤獨客道：「要不是如此，老朽便不會得說你不應該了。」

麥亮宇星目一凝，道：「老人家之意可是認為我應該答應。」

「那倒不是。」孤獨客搖了搖頭，話題倏地一改，道：「老朽請問，你願意作一個稱奇稱最當代武林，天下第一的昂藏鬚眉，蓋世奇男不？」

麥亮宇兩道劍眉一軒，道：「老人家，並非我狂妄自負，放眼當今天下武林，我已不作第二人想。」

孤獨客微微一笑，道：「老朽十分相信，憑你的一身絕學功力，這話確實並非狂妄自負之語，但是也祇是指武學功力方面而言，並不能算是稱奇稱最天下第一的昂藏鬚眉，蓋世奇男。」

麥亮宇星目眨了眨，道：「如此，我請老人家賜教。」

孤獨客斂容肅色說道：「除武功以外，必須具有光明磊落的胸襟氣度，正直的言行，守信守義，具有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傲氣。」

麥亮宇道：「謝謝老人家賜教。」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老人家之意，可是認為我剛才沒有直截了當的，拒絕他們，態度似乎有點不够光明磊落的，是麼？」

孤獨客點頭道：「這也正是老朽說你不應該的理由。」

麥亮宇笑笑道：「老人家，這是你的理由，而我却有我自己的理由，用意。」

孤獨客道：「你有什麼用意？」

麥亮宇搖了搖頭，沒有說話。

孤獨客目光凝注地問道：「是不便說麼？」

麥亮宇淡笑笑道：「老人家原諒。」

孤獨客心中忽地一動又問道：「可是因為『黑龍會主』與你是有淵源之人？」

麥亮宇眨眨星目，反問道：「老人家知道『黑龍會主』是誰麼？」

孤獨客搖頭道：「老朽尚是第一次聞聽『黑龍會』之名。」

麥亮宇道：「那麼老人家也就別再多問什麼了。」

孤獨客雙眉微皺地深望了麥亮宇一眼，未再門口。

梅仙含笑接口問道：「三弟，你明白了麼？」

麥亮宇一怔，道：「明白什麼事？」

梅仙道：「一個月以後的麻煩。」

麥亮宇心念電轉地沉思了刹那，立刻明白了梅仙所言「麻煩」的因由，雙眉不由微軒道：「大哥可是認為一個月後我們不遵令前往『黑龍會』總堂報到，他們便會找我們的麻煩？」

（未完）

珍珠令續篇

東方玉·文
培新·圖

龍潭劍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太上殺死萬花劍湯子琛後，受了番僧暗算，太上强提一口眞氣，劈死番僧，却也再中了番僧一掌，與番僧同歸於盡，臨終將倚天劍交給凌君毅，要他替下他娘，往殺韓占魁，這時鐵氏夫人正被韓占魁迫得漸落下風，凌君毅急飛身往戰，展開絕學，終把韓占魁生擒，押着他往山頭祭奠父墳，韓占魁臨刑前供出，凌長風屍體並不埋葬此處，早被清廷搬走，並說主使者是陰世判官錢君仁及戚承昌，鐵氏夫人手刃殺夫、出賣黑龍會的韓占魁後，誓言要找錢君仁，戚承昌報仇——

龍吟湖海嘯　鳳噦山林崩

凌君毅道：「娘，妳已經替爹報了仇，這兩個人讓孩兒去吧，還有爹的屍骨，孩兒也要去找回來。」

鐵氏夫人聽他提起丈夫屍骨，忍不住又流下淚來，淒然道：「事隔二十年了，你還到那裏去找？」

凌君毅道：「他們害死了爹，總有埋骨之處，總會有人會知道的。」

正說之間，突然一陣兵刃交接之聲，傳了過來。

鐵氏夫人神色一震，急道：「好像是谷口有人動上了手，咱們快走吧。」

「獅子口」是三面受敵，只有一條出路的絕谷，那一定是賊黨聞訊趕來，和守在谷口的榮敬宗動上了手！

鐵氏夫人母子兩人和兩名黑衣劍手，匆匆朝谷口奔去。

這一瞬工夫，只見山岡上已經血染黃土，榮敬宗手下四名黑衣劍手，俱是劍穿咽喉，死狀如一。

對方領頭的是一個姿色嬌美的白衣女郎！

只見她眉眼盈盈，臉若桃花，十分妖嬈動人。只是這白衣女郎在神情之間似是有一種異於常人的冰冷之氣，掩蓋過她的嬌美風韻，使人一眼就有冷若冰霜之感！

在這白衣女郎兩邊，是四個青衣少女，手握短劍，血漬殷然！

身後一排八個身穿青綢勁裝的漢子，一看就知是青龍堂的人。

凌君毅看的心頭暗暗驚凜，榮敬宗手下的黑衣劍手，曾和自己動過手，劍上造詣，大非庸手，從聽到刀刃交接，前後不到一盞熱茶工夫，怎會就有四個人死在對方青衣少女劍下？

心念轉動之間，四人已經相繼掠上山岡。

只聽榮敬宗洪聲道：「水堂主縱然殺了老朽手下四名劍手，但有老朽在此，水堂主也休想過去。」

原來那白衣女郎就是青龍堂水堂主。

只見水堂主一雙冷峻目光，瞥了鐵氏夫人和凌君毅一眼，冷然道：「榮敬宗，你成功了，人家已經從獅子口出來了。」

榮敬宗似是心頭極怒，冷喝道：「不論妳是京師派來的什麼人，老夫也得和妳較量較量再說。」

喝聲出口，呼的一掌，劈了過去。

水堂主微哂道：「你想和我動手麼？」雙肩輕搖，脚不移步，上身一側之際，就避開了榮敬宗一記掌勢。

一股凌厲掌風從她右肩擦身而過。

水堂主避開掌風，冷冷說道：「正主來了，我懶得和你動手。」

榮敬宗二十年來一直韜光養晦，深藏不露，但此刻身份既已暴露，那還有什麼顧忌？眼看自己劈出的掌力，一下就被對方閃避開去，心頭不禁大怒，濃哼一聲，右手一收之後，緊接着劈擊出去。

這一收再擊，力道自然比第一掌加强了許多，一團掌風，罡力迸發，勢道極爲凌厲。

水堂主冷冷一笑道：「你當我不敢接你麼？」

這次她果然不再避讓，皓腕一揚，纖纖素手疾翻而起，迎着榮敬宗掌力，硬接一招。

兩股掌力懸空一接，發出蓬然一聲輕震，居然半斤八兩，互不相讓。

這下自然大出榮敬宗意料之外，他只知這位青龍堂主，武功高强，却沒想到她內力竟然也有這等深厚。

鐵氏夫人心中更是暗暗驚異，不覺多看了她一眼，問道：「榮總管，這位姑娘是誰？」

榮敬宗道：「這位麼？她是京裏派來駐本會的總監，兼領青龍堂堂主水輕盈，說清楚一點，韓占魁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傀儡而已，黑龍會的大權，都操在此女手中。」

水輕盈忽然嫣然一笑道：「你介紹的很詳盡。」

她話是對榮敬宗說的，但笑却朝着凌君毅笑。

本來她好像是生成一副冷若冰霜的神情，但這一笑，却是風情萬千，嬌艷如春花盛放！

鐵氏夫人面寒如霜，冷聲道：「妳是旗人？」

水輕盈道：「我是不是旗人，於你何干？」

鐵氏夫人道：「妳如果是旗人，我就不能放過妳。」

水輕盈冷冷說道：「巴圖是死在妳手下的？」

鐵氏夫人道：「不錯，韓占魁也是我殺的。」

水輕盈道：「妳就是百花帮太上？」

鐵氏夫人道：「不是。」

水輕盈驚奇的道：「那是誰呢？」

鐵氏夫人道：「我就是凌長風的未亡人，你們這些鷹爪要找的人。」

「原來是凌夫人。」

水輕盈目光一溜凌君毅，問道：「這位呢？」

她美麗的容色上，永遠是一片冷漠，

看不出喜怒之情，但這回說的輕盈，至少不冷。

凌君毅道：「在下凌君毅。」

水輕盈不自禁的多看了他兩眼，才道：「百花帮的總護花使者。」

凌君毅道：「在下已不是百花帮的人了。」

水輕盈道：「如何會不是了？」

凌君毅道：「在下似乎用不着向妳解釋。」

水輕盈「唔」了一聲，道：「說得也是，你進入黃龍洞，一路有不少人傷在你手下。」

凌君毅道：「不錯。」

水輕盈看了凌君毅腰間的「驪龍珠」一眼，又道：「我想，你大概就是凌長風的兒子，對不？」

凌君毅道：「不錯，在下就是替先父報仇來的。」

水輕盈眼皮輕輕一抬，說道：「你們殺了韓占魁，仇已經報了，對不？」

鐵氏夫人沉聲道：「凡是清廷鷹爪，都是我們的仇人。」

水輕盈道：「這話範圍太廣了，就憑你們母子兩人，再加一個榮敬宗，只怕連黑龍會也未必闖得出去。」

鐵氏夫人道：「我能進來，自然也能出去。」

水輕盈又看了凌君毅一眼，道：「不大可能，我這一關，只怕你們就闖不過去，不過……」

她說到「不過」兩字，忽然拖長語氣，不往下說。

鐵氏夫人冷冷問道：「不過什麼？」

水輕盈細白的牙齒，咬着下唇，沉吟道：「我有一個條件，不知你們答應不答應？」

鐵氏夫人道：「妳有什麼條件？」

水輕盈說道：「韓占魁至少是個三等蝦的名義，（蝦是滿語侍衞差使）你們殺了他，亦卽是殺死朝廷命官，原是叛逆行爲……」

鐵氏夫人厲聲道：「妳給我住口！」

水輕盈道：「凌夫人好大脾氣，妳等我說完了再說不遲。」

鐵氏夫人道：「好，妳說。」

水輕盈道：「但你們爲夫報仇，或是爲父報仇，這也可把它當作一般江湖人的尋仇，我可以不管……」

她是黑龍會的總監，從京裏派來的，殺了黑龍會會主，她居然說可以不究！

鐵氏夫人，榮敬宗雖有江湖閱歷，但一時也無法從她神色間分辨出一些虛實！

只聽水輕盈接道：「除了榮敬宗身爲本會總管，私通叛逆，我不能放他，至於你母子兩人，只要凌公子把身上這顆『驪龍珠』留下，由我作主，放你們離開此地，安全離開崑崙山不知你們意下如何？」

原來她是爲了「驪龍珠」！

不用說，她的目的是在黑龍潭下那座洞府所藏的「太陽教名册」，因此連韓占魁之死，都可以不予計較。

當然，韓占魁只是一個賣身投靠份子，並不重要。

由此可見京師裏派她到黑龍會來的任務，是什麼了。但她焉知「太陽教名册」已被凌君毅毀去？

她話聲甫落，榮敬宗目光迸射，洪聲笑道：「水堂主不能放過老朽，老朽也用不着要妳釋放。」

鐵氏夫人擺了擺手，道：「榮總管且請稍待，容我先答覆了她。」

榮敬宗拱手道：「夫人說的是。」

鐵氏夫人臉凝寒霜，徐徐說道：「水堂主這主意不錯。」

水輕盈道：「凌夫人可是答應了？」

鐵氏夫人道：「水堂主認爲我母子兩人的性命，比這顆珠子重要？對不，但在我看來，這顆珠子，比我母子兩人的性命，重要的多，因爲這顆珠子，關繫着大江南北千萬人的性命，因此，我母子決不會輕易把珠子拱手讓人，除非水堂主有本領從我母子手中，把珠子取走。」

水輕盈聽的一怔道：「凌夫人之意，那是要和我動手了？」

鐵氏夫人冷然說道：「今日之局，如箭上弦，大概除了動手，已經別無選擇了吧？」

水輕盈點頭道：「好吧！」

鐵氏夫人道：「水堂主，妳是用兵双還是……」

榮敬宗看他們就要動手，不覺呵呵一笑道：「夫人且慢。」

鐵氏夫人道：「榮總管有什麼事？」

榮敬宗道：「夫人原諒，方才水堂主認爲老朽私通叛逆，罪無可逭，老朽忍辱從賊，這口氣已經鱉了二十年，現在老朽要正告水堂主，我榮敬宗是大漢子孫，是太陽敎忠實信徒，是反清復明黑龍會的黑龍潭總管，並不是清廷鷹爪控制下的黑龍會的人，在你們這些清廷鷹爪的眼中，老朽本來就是叛逆，毋須再說什麼私通叛逆了。」

水輕盈沒有說話，但她雙目中閃動着寒芒，已是殺機隱現。

榮敬宗沒加理睬，繼續說道：「水堂主身份特殊，是京裏派來這裏的總監，水堂主表示不放過老朽，老朽爲了自保，自然得先向水堂主領敎，因此，夫人和水堂主這一場，自然該由老朽和水堂主先下場了。」

水輕盈臉寒如冰，冷笑道：「很好，你自己既然全承認了，我身爲黑龍會總監，自然得先和你動手。」

說到這裏，忽然回頭道：「凌夫人那就只好請稍候了。」

口氣托大絲毫沒把榮敬宗放在眼裏。

榮敬宗方才已和她對過一掌，知道她武功內力，不在自己之下，自是不敢絲毫輕視對方，在她說話之時，早已暗暗運氣戒備。

此時雙手抱拳，說道：「那就請水堂主賜敎了。」

水輕盈瞟了他一眼，冷聲道：「榮總管覺得拳掌兵双，那一種較有把握？」

榮敬宗道：「老朽悉聽尊便。」

水輕盈道：「那就較較拳掌也好。」

榮敬宗沉哼一聲，道：「水堂主請發招吧！」

水輕盈朝前走了兩步，舉手掠掠鬢髮，說道：「那我就有僭了。」

突然揮手一掌，拍了過去。

榮敬宗青袍飄動，人已閃開數尺，雙掌一分，避招進招，疾快的還擊過去。

水輕盈竟然不出手封擋對方掌勢，雙手跟着連環劈出，以攻還攻。

兩人一上手，就各自展開身法，一招快過一招，轉眼之間，幻起了漫天掌影，一片掌風，兩條人影進退游走，太以快速，反而爲掌影所掩，糢糊不淸。

凌君毅雙目緊盯着兩人，他目光銳利，自不會被他們幻起的掌影所迷亂。

只覺榮敬宗武功博雜，雙掌開闔之間，竟然包含了少林，武當，華山，峨嵋，六合，八卦等門派的手法，招招不相連貫；但却變化奇奧，層出不窮！

好像他一身精通天下各大門派的拳掌，加以融合貫通。

因此這各家互不連貫的拳掌，在他手中施展出來，威力却是異常驚人。

再看水輕盈一雙素手，掌指齊施，攻勢快速絕倫，宛如天女散花，掌影繽紛，指影點點，同樣的神奇莫測，極盡詭異！

尤其她身法更是怪異，在榮敬宗凌厲的掌勢之下，飄忽如風，連她一點衣角都未能碰上。

片刻工夫，兩人已相搏了五六十招，仍然誰也沒能佔到半點優勢。

鐵氏夫人目不轉瞬的望着兩人動手相搏的情形，臉上逐漸泛現出驚異之色，回頭問道：「毅兒，如果你和她動手，自問有沒有勝算？」

凌君毅道：「她掌法身法，極爲詭異，孩兒自問也只能和她打成平手，要想勝她，實非易事；但孩兒有把握一掌把她擊斃。」

鐵氏夫人點頭道：「此女不除，日後必爲大患。」

正說之間，只聽激戰之中，響起水輕盈的聽音，喝道：「住手。」

一道人影，倏地後退了數步，站立不動。

榮敬宗雙掌一收，洪聲道：「水堂主有何見教？」

水輕盈道：「你使的可是崑崙『集錦散手』？」

榮敬宗道：「老朽沒有門派，隨手使來，只要能應付就行，無所謂集錦不集錦了。」

水輕盈冷笑一聲道：「崑崙『集錦散手』，縱然集天下武學精英，內蘊神奇，我不相信破解不了。」

榮敬宗大笑道：「水堂主，那就破破看！」

水輕盈冷哼道：「破就破給你看。」

突然間，雙掌齊發，接連攻出三招。

道三掌，記記都帶起一股强大的暗勁，直湧過來。

榮敬宗大喝一聲：「來的好。」

脚站子午樁，雙掌當胸，同樣連劈三掌。

道是硬打硬拚的招式，但聽接連響起三聲砰砰輕震，兩人掌勢結實，居然各不相讓！

水輕盈口中冷笑一聲，雙手齊發，又是五掌，連環擊出。

暗勁如潮，像浪一般，一波接一波的推來。

榮敬宗心頭暗暗驚異，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孩子，怎會有如此深厚的功力？

心中想着，自然不能退讓，立卽功運雙臂，猛地吐氣開聲，雙掌如開山巨斧，接連五掌，迎擊出去。

道回，雙方掌上，都貫注了全力，罡風洶湧，兩股掌力，在空中乍接，就爆起一連五聲「蓬」「蓬」震響。

榮敬宗蒼鬚飄忽，一身青袍，被飛旋的掌風，吹的獵獵作響，一個人也身不由己，後退了兩步。

道一下，就分出高低來了，水輕盈總歸只是個年輕少女，武功最高，在修爲上，就要比榮敬宗淺。

道五掌硬打，她一張嬌艷像春花般的臉頰，立時變得煞白，登登登的後退了四五步之多！

只見她喘息未停，突然柳眉倒竪，一雙鳳目之中，寒芒閃動，殺機漸熾，口中冷喝一聲道：「你小心了！」

左手捏訣，右掌直立如刀緩緩推出。

榮敬宗一見她舉掌模樣，不禁臉色大變，失聲道：「瑜伽門大手印！」

口中說着，雙掌護胸，脚下不由的連退數步，目注對方，神情極爲緊張。

就在此時，只聽凌君毅大聲叫道：「榮老伯速退，這一招由小侄來對付她。」

隨着喝聲，人已一閃而出擋在前面。

和水輕盈相距一丈，肅然而立，左掌下沉，右掌直竪，遙遙罩住水輕盈，正待發出佛門絕學「牟尼印」來！

突聽從遙遠的天際傳來一個蒼勁的聲音喝道：「徒兒使不得！」

聲音劃空而來，聽來似是相距極遠，但却清晰得如同對面說話一般！

凌君毅聽的驀然一驚，急忙撤去掌式，仰首叫道：「是師傅！」

要知「牟尼印」乃是佛門降魔法藏，威力之大，無與倫比，凌君毅掌勢雖未發出；但他擺出姿勢，已如手挽强弓，滿引待發！

全身眞氣，已然凝集身前，數尺之內，佈滿了似柔實剛的無形潛力。

水輕盈道一記「大手印」，推出雖緩，從她手掌上發出的千鈞掌力，却如排山般撞來。

「大手印」掌力撞到凌君毅身前數尺，就如流水遇上水閘，撞在一幢無形潛力之上，來勢雖猛，却全被擋住，再也無法推進。

水輕盈發出的掌力，遭到阻遏，心頭立生警兆，但覺對方擋住自己「大手印」掌力的一團無形暗勁，震力極强，不覺暗吃一驚！

忖道：「自己曾聽大國師說過，『大手印』是瑜伽門無上神功，無堅不摧，天下沒有一種掌力，可與比擬，他使道個招式，又是什麼武功？好像他並沒有把掌力發出來，就收手了！」

「他叫誰？師傅？」

原來她沒有聽到那聲遙遠的喝聲，那是「千里傳音」，只有凌君毅一個人可以聽到。

當然，鐵氏夫人和榮敬宗也同樣沒有聽到；但凌君毅道句「是師傅」三個字，

大家都聽到了。

鐵氏夫人面露驚訝，問道：「毅兒，你說大師也來了麼？」

道話是以「傳音入密」問的。

凌君毅點點頭，也以「傳音」答道：「是的，方才孩兒正要施展『牟尼印』之時只聽師傅的聲音說了句『使不得』。」

鐵氏夫人道：「這就奇了！」

水輕盈已經及時收勢，目注凌君毅冷冷問道：「你既然代榮敬宗出手，怎麼半途裏又不出手了？」

她臉上雖然一片冷漠；但那雙清澈如水的眼波之中，卻含蘊着一絲柔情，流露出詢問之意！

那好像是說：「你那一招，是不是能破『大手印』，對我手下留情，不願使我難堪，對麼？」

天底下只有女孩子的眼睛會說話，能够表露她的心聲；但也只限於美麗的女孩子。

凌君毅出道江湖，就認識了不少女孩子，對會說話的眼睛也看多了，經驗告訴她，水輕盈那雙輕盈的眼波，正向他表露着欵欵深情！

眼波欲訴防人覺，眉語分明對面通！

他心頭不禁猛然一凜，抬目望着水輕盈，一時想不出適當的話來，躊躇了下，才道：「水堂主不是也半途收手了麼？」

這是臨時敷衍的話，他不願說出師傅以「千里傳音」阻止自己出掌之事。

水輕盈眨動一雙俏目，說道：「我問你，你方才使出來的是什麼功夫？」

凌君毅自然不肯實說，淡淡一笑道：「抱歉的很，在下這記招式沒有名稱。」

水輕盈臉色微變，冷哼一聲道：「你怎麼不乾脆說不願意告訴我？不說拉倒，誰希罕來着？」

話聲甫落，不待凌君毅開口，接着道：「你既然搶着出來，自然想和我動手了，咱們少不得分個勝負。」

凌君毅傲然道：「在下但憑水堂主吩咐。」

水輕盈道：「我聽說你劍法不錯，咱們比比兵刄如何？」

凌君毅道：「水堂主劃下道來，在下無不奉陪。」

水輕盈死命的盯了他一眼，披披櫻唇，道：「你很自傲。」

凌君毅道：「在下一向如此。」

水輕盈臉上似有薄怒，朝身後侍立的青衣少女招了招手。

只見一名青衣少女立卽手捧雙股劍，奔了過來，恭敬的遞上。

水輕盈伸手拔出雙劍，但聽「錚」然一聲，三尺青鋒，寒光奪目，那是兩柄劍鋒極薄的長劍。

只見她雙手一分，分握雙劍，輕盈的走上幾步，冷冷道：「凌君毅，你還不亮兵刄？」

凌君毅傲然一笑，右手抬處，鏘的一聲，掣出倚天劍來。

水輕盈目光一注，不由的讚道：「好劍！」

凌君毅掣劍在手，既不脫長衫，也沒擺開門戶，只是隨便拱拱手道：「水堂主請。」

他越是隨便拱拱手，就越顯得他舉止洒脫，意氣不羣！

水輕盈手持雙劍，看的不禁一呆！她總究是個女孩兒家，看到英俊少年，那個不動情？

過了半晌，忽然臉上一紅，問道：「你怎不脫長衫？」

動手過招，不脫長衫，除非自恃功力，否則總會碍手碍脚；但這又干卿底事？

凌君毅瀟洒一笑道：「不妨事。」

水輕盈又道：「這是比劍，刀劍無眼，你不怕我佔了便宜？」

凌君毅道：「不妨事。」

他說了兩句「不妨事」。

水輕盈披披嘴道：「你很狂！」

雙手一振，兩柄極薄的長劍劃出兩個海碗大的劍花，但她並未出手，雙劍依然停在胸前，冷冷說道：「凌君毅，可是要我先出手麼？」

凌君毅道：「水堂主請。」

水輕盈美目之中，忽然閃起了一片殺機，應聲道：「好！」

「好」字出口，右手疾發，長劍突然幻起一片劍光，寒鋒如電，激射而至！

凌君毅身形斜退半步，倚天劍已經交到左手，劍尖上翹，朝前撩去。

倚天劍足有四尺長，比普通長劍長出一尺，是以水輕盈的長劍還未攻到身前，就聽「噹」的一聲，撩個正着！

敢情水輕盈的雙股劍，也是寶刄，要不然，這一劍，就得削去一個劍尖。

雙劍乍接，水輕盈口中冷笑一聲，人影一晃，宛如逆水游魚，一下欺到凌君毅右側，左腕一揚，劍鋒閃電般，朝凌君毅右肋刺到。

這一下，身法劍法變化神速已極快！站在一旁觀戰的榮敬宗看的大吃一驚，忍不住叫道：「凌公子小心！」

他話聲未落，情況已經有了變化！

原來凌君毅左手一劍，撩開水輕盈的右手長劍之後，水輕盈欺到右邊，他倚天劍也隨着交回右手，手腕一沉朝下削出。

「噹」！又是一聲金鐵交鳴。

水輕盈閃電般刺來的一劍，又被封出門外；但水輕盈確也了得，身子一個輕旋，已經轉到凌君毅正面。

右手長劍，隨着她轉身之勢，青虹掣電，直刺左肩，左手長劍往後一縮再發，劃起一圈銀虹，橫斬右腰。

這一招，她不但變招奇快，雙劍交相刺擊，雖有先後，但快的和同時刺出，也差不多。

凌君毅似是有意賣弄，右手長劍再交左手，封擋水輕盈刺向左肩的長劍，然後再把長劍交到右手擋開橫斬右腰的一劍。

這一手，說來容易，實則必須拿捏得準，更必須快過水輕盈，才能把對方兩劍，化解開去。

但聽「叮」「鏘」兩聲，幾乎是同時響起！

「叮」，是凌君毅左手劍尖，頂住水輕盈直刺而來的劍尖。

「鏘」，凌君毅右手沉腕一劍，劍脊拍在水輕盈橫斬而來的劍葉之上。

兩聲清響乍起，水輕盈雙劍受震，身不由己的後退了一步，突然收劍後退了五

尺，目注凌君毅，冷冷說道：「你果然高明的很。」

凌君毅道：「水堂主誇獎了。」

水輕盈撇撇嘴道：「那你爲什麼只守不攻？」

凌君毅道：「水堂主劍法神速，在下能封擋得住，已是不錯，那還有還手的機會？」

水輕盈笑了，笑的很甜，說道：「原來你也會謙虛。」

忽然笑容一斂，接着冷冷說道：「咱們既然動上了手，就得分個高低，你小心了！」

喝聲出口，人已直欺過來，雙劍齊揚，一片寒芒飛洒而至。

這回她雙劍環飛，左刺右削，右斬左撩，着着搶攻，一劍快過一劍，迅速凌厲，一口氣攻了一十八劍。

凌君毅並未和她搶攻，倚天劍交到左手，一路「達摩反手劍」，使的意在劍先，虛虛實實，每一招都未用盡，都藏變化，攻中有守，守中有攻。用的精妙絕倫。更因他反手使劍，越發教水輕盈看不出他攻守來路。

兩人打到急處，但見青光繚繞，銀練盤空，劍光互纏，倏合倏分，劍風激盪，聲如裂帛，那裏還分得清敵我人影？

這樣又鬥了二三十招兀是未分勝負！

水輕盈一張粉臉，殺的通紅，劍法驟然一變，身如穿花蝴蝶，穿來穿去，翩翩飛舞，雙手雙劍，也越發迅捷，直如閃電驚霆，詭異多端，乘隙卽入！

凌君毅稍微緩的一緩，水輕盈乘勢刷的一劍，把他青衫衣袖刺穿。

凌君毅這一驚非同小可，同時也領教了水輕盈快捷無儔，詭異多變的劍法，杲然厲害！

「自己若要勝她，非得施展『飛龍劍法』不可！」

心念閃電一動，口中忽然長嘯一聲，身隨劍發，但見一道青濛濛的劍光，矢矯如龍，騰空而起。

水輕盈沒想到凌君毅正在激戰中的人，忽會騰身飛起，口中輕哼一聲，雙足一點，雙劍一划，身如飛鳳，相繼翩然凌空飛起！

凌君毅使的是一記「神龍出雲」，人到三丈高，已經回過頭來，振腕發劍，一道劍光，刹那間，爆散開來，化作一蓬劍雨，寒芒流動，飛洒而下。

水輕盈追踪而起，正好遇上凌君毅迎頭發劍，她身在半空，不慌不忙，雙劍划動，一個人宛如一隻白鳳，兩柄銀劍，就像兩隻銀色翅膀，翩翩飛舞。

一個矯若游龍！

一個翩若飛鳳！

雙方劍勢，同樣快若掣電，但聽半空中登時响起一陣清脆悅耳的「叮」「叮」劍鳴！

榮敬宗一張淸癯的臉色，看的聳然變色，萬分詫異的道：「奇怪，她使的會是『飛鳳劍法』！」

鐵氏夫人眼看水輕盈居然能够接得下自己家傳的「飛龍三劍」，自然也變了臉色，此時聽榮敬宗說出「飛鳳劍法」之名，不覺問道：「飛鳳劍法？我怎會沒聽人說過？」

榮敬宗微微搖頭道：「飛鳳劍法，是昔年雪山神尼所創，神尼和長公主乃方外至交，她的門人弟子怎會投効清廷……」

鐵氏夫人道：「我看她還是旗人。」

榮敬宗一手摸着蒼鬚，點點頭，唔了一聲道：「老朽早就有此懷疑。」

凌君毅，水輕盈在半空中互擊一劍，雙雙瀉落地面。

水輕盈脚尖方一點地，沒等凌君毅站穩，立時一聲嬌叱，劍發如風直欺過來。

凌君毅不禁心頭火發，雙足一頓，再次凌空撲起，這回他只躍起一丈來高，避開水輕盈欺來的劍勢，立卽撲擊而下。

水輕盈雙劍落空身形離地平飛出去。

凌君毅居高臨下，劍演「雷公劈木」，長劍一揮，朝她身後追擊過去。

水輕盈飛到一丈來遠，霍然一個轉身，雙劍交义，一下架住了凌君毅刺過來的長劍。

凌君毅劍先人後，追擊而來，一下被水輕盈雙劍架住，心頭一怒，身子猶未落地，立卽施展「大力金剛心法」，功運左臂，長劍往下一沉。

水輕盈因凌君毅身在空中，就被自己架住長劍，她只要在凌君毅身子要落未落之際，抽出一支長劍，立可得手。

縱然不能制凌君毅於死地，也可刖他雙足，或是刺中小腹，至少也得在他大腿上扎上一劍。

哼，那時看你還能和我再動手不？

就在她心頭暗喜得計，陡覺凌君毅劍往下一沉，重逾千斤，直向自己雙劍上壓下，雙臂幾乎支持不住，那裏還抽得出劍來？

她一張粉臉已經由青而紅，額上也見汗水，雙手緊握着交义的雙劍，更是起了輕微的顫抖，漸漸有下沉之勢！

這一劍，只要承接不下來，她可能就會被劈成兩爿！

但就在此時，她突覺千鈞壓力，忽然消失，凌君毅借着長劍在水輕盈雙劍上一點之勢，一個觔斗，翻了出去。

顯然是他劍下留了情！

水輕盈幾乎氣的要哭出來，她自幼練劍，「飛鳳劍法」傲視武林，自以爲可以無敵於天下，但今天兩次都受挫在凌君毅的手下。

她銀牙暗咬，驀地一言不發，欺身直上，身形離地平飛，雙劍幻起一片劍花，朝凌君毅急攻過去。

這回，水輕盈犯了姑娘家性子，狠撲猛攻，恨不得把凌君毅刺上幾個窟窿。

凌君毅同樣展開劍法，把一柄倚天劍，使的矯若游龍，全身青光繚繞，劍氣嘶嘶！

兩人再度動手，各自使出壓箱子的本領來，比方才更爲驚險凌厲。

但見三口長劍，互相糾纏，忽而化兩道精練，刺空直上，忽而化兩片輕雲，貼地平鋪！

忽而如鸞鳳舞，翱翔天空，忽而如翩翩蝴蝶，追逐花間。

凌君毅愈打愈覺心驚，他若是沒有進入黑龍潭底，學會長春眞人遺留壁間的九招劍法，（劍招共有十二式，但是後三式

靜坐姿勢，凌君毅參悟的只有前九招）僅憑「飛龍三劍」，今天就非敗不可。

他對這九招劍法，最熟練的自然是前面三招，（飛龍三劍）因此在動手之際，也反覆使用的最多。

其他六招，因爲僅僅是憑着記憶，硬記下來的，使來並不純熟，只能夾雜着施爲，有時還須加以思索，才能應用。

這眞是給他練劍的好機會，有水輕盈這樣一位劍術高手，施展的又是變化奇奧，同樣能凌空發劍的「飛鳳劍法」，來和他餵招。

不多一會，兩人已打到一百招以外。

凌君毅對「飛龍九式」——（這是他自己取的名稱，因前面三招，既稱「飛龍三劍」，這九招劍法，索性就稱爲「飛龍九式」）漸漸的由生疏而變得純熟起來。

激戰之中，但聽「鏘」的一聲大震，劍光乍歛，兩條人影倏地分開！

水輕盈秀髮披亂，粉臉鐵青，朝地下瞥了一眼，忽然雙劍一收，口中低喝一聲：「走。」

一語不發，轉身就走。

地下，遺留着一縷烏黑的青絲，敢情是方才這一劍，被凌君毅削下來的！難怪她臉色那麼難看，要率人退走了。

鐵氏夫人冷冷的道：「水堂主就這樣想走了麼？」

水輕盈已經轉過身去的人，倏地住足，回頭道：「你們要待如何？」

榮敬宗呵呵一笑道：「水堂主身爲黑龍會總監，似乎不應該一走了之吧。」

水輕盈滿臉怒容，柳眉一揚，冷笑道：「我要走就走，你們能把我留下麼？」

鐵氏夫人鏘的一聲，掣劍在手，冷聲道：「今日之局，咱們留不下妳，就把自己留下。」

水輕盈道：「很好。」

就在此時，突聽遠處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水姑娘，妳只管走好了。」

鐵氏夫人，凌君毅同時聽的一怔，這話聲不是不通大師還有誰來？

水輕盈微露驚奇，仰首向天，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聲音道：「妳不用問我是誰，妳有妳的事去，不必逞一時意氣，快些走吧。」

水輕盈看了鐵氏夫人幾人一眼，徐徐收劍，轉身就走。

站在她兩旁的四名青衣少女，八名青衣漢子一齊跟着徐徐退去。

鐵氏夫人因那發話的蒼老聲音是凌君毅的師父，反手如來，自然不好再出聲攔阻，任由他們離去，只是忍不住也仰首向天問道：「你是……」

那聲音笑道：「夫人不用多問，你們也該走了。」

說到最後一字，聲音已愈去愈遠。

凌君毅道：「師父怎會一再出面，替水輕盈說話？」

鐵氏夫人道：「大師此舉，也許另有用意。」

榮敬宗道：「方才傳音說話的，就是公子令師？」

鐵氏夫人微微頷首。

榮敬宗一手摸着蒼鬚，忽然嘆息一聲道：「此女武功之高，世所罕見，咱們今日不把她除去，只怕是後患無窮。」

鐵氏夫人道：「大師一再爲她緩頰，必有緣故，如果眞要後患無窮，我想大師也不會要我們放她的了。」

說到這裏，目光一抬，望望天色，又道：「毅兒，你姨母臨終之時曾說：牡丹，芍藥兩撥人馬，各有一幅地圖，原該在天亮前後，趕到黑龍潭會合的，却一直不見她們的影子，可能中途遭遇强敵，你姨母甚是放心不下，要你設法趕去援救。」

凌君毅應了聲「是」。

鐵氏夫人又道：「爲娘方才聽韓占魁的口氣，山腹秘道，已有多處改變，如果她們依照妳姨母畫的地圖，不用人家動手，就會自動進入絕地，我想榮伯父一定知道路徑，你此時就可和榮伯父一路，先去把百花帮兩撥人馬救出來。」

凌君毅道：「娘呢？妳老人家……」

鐵氏夫人道：「爲娘另有事去，你會合她們，破了青龍，飛龍兩堂，可帶牡丹，芍藥兩人，前去嶽姑廟見我。」

凌君毅又應了聲「是」。

鐵氏夫人朝榮敬宗頷首道：「榮總管，那就偏勞你了。」

榮敬宗慌忙抱拳道：「夫人有事，但請先行。」

鐵氏夫人也不多說，飛身掠起，疾奔而去。

榮敬宗說道：「凌公子，咱們也該走了。」

凌君毅道：「不知青龍，飛龍兩堂，從這裏前去，那一處較近？」

榮敬宗笑道：「自然是青龍堂近，青龍堂是三堂中的內堂，就在總堂左側，因名青龍，咱們先去青龍堂救人，然後再往飛龍堂，正是順路。」

凌君毅又道：「晚輩還有一事，要向榮老伯請教。」

榮敬宗道：「公子要問什麼？」

凌君毅道：「晚輩有兩個朋友，被黑龍會誤認爲是百花帮的人擒來，不知被囚禁在那裏？」

榮敬宗一手撚鬚，說道：「前些日子，老朽確曾聽說飛龍堂擒來了二男二女，是百花帮的人，凡是解來本山的人，自然囚禁在總堂裏了。」

凌君毅道：「榮老伯，咱們先去總堂救人，好麼？」

榮敬宗道：「囚人之處，並不在總堂，是在青龍堂後面的一處山腹之中，這條路，也就是百花帮襲擊青龍堂那一撥人的失陷之處。」

說話之時，已經回到黑龍潭。

凌君毅奇道：「榮老伯，咱們又回到黑龍潭來了。」

榮敬宗道：「黑龍會三堂，都設在山腹之中，只有這黑龍潭，是在山腹之外，但這裏四週都是摩天陡壁，與外界不通，咱們要出去，自然得回到這裏來了。」他一手摸着蒼鬚，笑道：「再說，此刻已快要晌午了，咱們吃些東西再走，何況老朽這裏，連小桃在內，還有七八個人，他們都侍候老朽有年，老朽這次離開此地，就不再回來了，這些人也該悉予遣散。」

凌君毅道：「榮老伯說的是。」

榮敬宗一路領先，逕自朝西首走去，

不多一會，但見峭壁之下，有一座岩石疊成的洞府。

洞門高大，足有數丈深廣，因有天光映射，並不太黑，中間放置着兩排石几石椅，左右壁間，各有一道門戶。

榮敬宗領着凌君毅進入石洞，脚下一停，回頭朝四個黑衣劍手吩咐道：「你們且去吃過午餐，各自收拾收拾，仍在此處集合，隨老夫出去。」

四名劍手躬身領命，一齊退下。

榮敬宗回頭說道：「凌公子，請隨老朽來。」

說完，舉步朝右首一道門戶走去。

凌君毅隨在他身後，跨入石門，榮敬宗已經探懷取出一個精巧的火筒，「察」的一聲，打亮火筒。

這自然是一條甬道，但兩邊石壁，修鑿的相當平整，足有三尺多寬，容得兩人並肩而行。

兩人脚下極快，不消一會，就到了甬道盡頭。

榮敬宗跨上一步，伸手在壁上一按，石壁間登時裂現一道門戶。

兩人走入石室，只見青衣使女小桃迎了上來，躬身道：「總管回來了。」

榮敬宗道：「午餐可曾做好了？」

小桃答道：「方才廚下已經來問過，午餐可要送來？小婢因總管尚未回來，叫他們稍停再送來。」

榮敬宗點頭道：「那好，妳要廚下做幾式酒菜，送到裏面來，老夫還有事吩咐妳。」

小桃答應一聲，轉身退去。

榮敬宗領着凌君毅，走近石壁，伸手推啓活門，相偕走入。

原來已回到了昨晚談話的那間密室。

榮敬宗抬抬手道：「凌公子請坐，你一晚未睡，到了這裏，不妨稍事休息。」

凌君毅道：「晚輩還不累。」

兩人隔着一張矮几，在石榻上坐下。

榮敬宗問道：「你昨晚進入潭底洞府，經過如何，能否爲老朽一談？」

凌君毅道：「正要向老伯稟報。」

當下就把如何進入洞府，如何毀去太陽教名冊，以及長春眞人留壁的劍法，共有十二式之多，前九招自己已差可應用，只是最後三式，却是同一模樣的坐式，自己一時無法參詳，詳細說了一遍。

榮敬宗只是靜心聆聽，直等他說完，才一手撚鬚，連連點頭道：「毀了就好，老朽唯一的心願，總算了了，唔，你說長春眞人遺留的劍式，有三個是坐式，那極可能是劍術中最上乘的吐納劍氣的修練法門，公子把前面九招練純熟了，不妨依照壁畫上的姿勢，試着坐坐。」

凌君毅道：「老伯說的極是。」

正說之間，只見石門啓處，小桃提着食盒走入，把酒菜放到石桌之上，躬躬身道：「總管和這位公子，請用酒菜了。」

榮敬宗領首道：「這裏不用妳侍候了，妳也去吃飯吧，飯後，妳要廚下的人，各自收拾收拾，到前面去等候，隨老夫出去。」

小桃愕然問道：「總管要離開這裏了麼？」

榮敬宗道：「不用多問，大家都要離開此地，妳也去收拾一下，聽候老夫的吩咐。」

小桃驚訝的看了榮敬宗一眼，低着頭道：「小婢遵命。」轉身退了出去。

榮敬宗站起身道：「凌公子，來，來，咱們不用客氣，快些吃吧。」

凌君毅心中有事，也就不再謙讓，兩人對面坐下，匆匆吃畢。小桃推門而入，送上兩盅香茗，就來收拾碗盤。

榮敬宗輕輕喝了口茶，說道：「小桃，這些東西，不用收拾了，妳還是快去收拾收拾自己的東西，咱們就得走了。」

小桃道：「小婢除了幾件衣服，沒有什麼好收拾的了。」

榮敬宗呷了口茶，點頭道：「那好，咱們就要走了。」

小桃回身出去，不大工夫，就挽着一個小包袱走入，腰間還斜插了一柄短劍。

榮敬宗站起身，說道：「凌公子，咱們走。」

凌君毅跟着站起。

三人走出密室，榮敬宗回顧了石室一眼，低喟一聲道：「老朽從二十幾歲就奉師命投効黑龍會，在這裏住了將近四十年之久，如今一旦要離此而去，心裏眞有些戀戀不捨。」

口中說着，人已當先跨出石室，朝甬道中走去。

回到前面石室，四名黑衣劍手，另外還有五個漢子，兩個老媽子，各人肩揹包裹，站在那裏，看到總管紛紛躬身施禮。

榮敬宗推開中間一道石門，從裏面捧出一大堆銀子，隨手分與衆人，每人二百兩，然後說道：「你們離開此地，各自前去謀生，從此不可再提黑龍會之事了。」接着吩咐道：「魯從義，你可護送他們出去，到嶽姑廟等候老夫。」

一名黑衣劍士躬身應「是」。

小桃撲的一聲，跪倒地下，連連叩頭道：「總管在上，小婢自幼就被送入山來，不知父母身世，無家可歸，小婢願意侍候總管，求求總管，不要讓小婢走了。」

榮敬宗看她淚流滿面，心中微有不忍，搖首道：「老夫離開此地，就不再是總管了，而且清廷也不肯放過老夫，妳怎能跟隨老夫？還是……」

小桃叩頭道：「出了此山，小婢就把你當爺爺看，妳老人家就俯應小婢跟着你走吧。」

榮敬宗也覺小桃一個女孩兒家，無依無靠，謀生不易，這就朝魯從義揮揮手道：「你領他們去吧。」

魯從義恭應一聲，領着其他的人，朝左首石門而去。

小桃眼看榮敬宗業已答應，一時又連叩了幾個頭，才行站起。

榮敬宗道：「潘繼武，吳綏之，戚士豪，可隨老夫同行，路上不論遇上什麼人，沒有老夫吩咐，不准出手。」

三名黑衣劍士躬身應「是。」

榮敬宗才轉身朝凌君毅道：「凌公子請。」

這裏自然也是一條甬道。

甬道相當寬闊平整，不用說，這是通向青龍堂去的了。（未完）

精選新派俠義奇情長篇故事

孤劍盟

武陵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雲岳助丐帮收拾叛徒後，請雷嘯天先往塞北牧場，彼隨後就到。塞北牧場正面臨覆窠之厄，吳奉彪、鄭金吾及周月娥、趙蓮珠等，均因多倫將軍派兵圍攻牧場而弄得疲於奔命，雷嘯天趕到亦無良法相助，唯冀謝雲岳早日趕到以解重圍，那日，龍江三魁約請苗疆四妖到來尋仇，四妖爲趙、周二女所殺，三魁束手所擒，詎未幾無量上人來到，妄逞玄功要奪周、趙二女寶劍，就在二女長劍脫手，恰謝雲岳趕到，奪回雙劍，並施展秘笈神功，將無量上人震飛戶外——

險鑄南山錯　負荊燕山門

無量上人此時的心境，氣憤無比，他認定謝雲岳是無爲上人俗家弟子，其師兄竟隱瞞一招彌勒神功未傳自己，顯然氣量狹窄藏私，不禁殺機頓起，手中暗暗扣定一把苗疆四妖從未用的寒鐵所鑄「無影散花針」，眉梢軒動。

此針非但蘊有百毒惡蠱，而且擅透氣穴，一着人身，不管你有蓋世功力，蠱毒立循血脈湧向內腑，不上兩個時辰，化作濃血一灘，端的絕毒天下。

但見無量上人沉聲冷叱道：「岳雲，你眼中沒有老衲這師叔，手衲老下就絕不容情了。」

謝雲岳何等眼光銳利，看出無量上人掌心握着有物，雖知必爲厲害已極的暗器，但心恃有彌勒神功護身，傲然不懼，冷笑道：「無量！你是老眼昏花，目盲若死，這一式你說得出來歷麼？你若不信，我再出一招絕學給你見識見識。」說着錯步一晃，五指扣向無量上人右腕，出勢宛若電光石火。

無量上人眼見謝雲岳招勢奇詭，五指透出嘶嘶勁風，竟看不出他的來歷，身形倏然而動。

兩人都是以「玄天七星步」神奇身法著稱，但被謝雲岳搶先而動，無形中快了一分，無量上人腕脈穴爲謝雲岳五隻鐵指扣了個正着，只覺微微一麻，心中大驚，蓄勁沉腕猛挫，手掌一放，那隻手臂頓時掙出謝雲岳五指之外，無影散花針似一蓬芒雨般，電射而出。

謝雲岳見無量上人竟掙出自己「軒轅十八解」中一着奇招「五嶽鎖龍」外，不由一怔。

就在這一遲疑之際，無影散花針竟隱在瀰天風雪中襲到，這無影神針雖在平日，亦無法睹得眞切，不然何至稱爲無影，這一藏風雪中，益發不易發覺，在謝雲岳微微疏神之際，竟中了數十支無影散花針，頓覺氣穴一麻，護身神功一散，循着血脈電速竄行。

謝雲岳心知不妙，立即强迫住周身穴道，制止散花神針飛竄之勢，眼內射出懾人神光。

無量上人見他神色，便知中上自己所發蠱針，哈哈狂笑道：「小輩，你中上老衲無影散花針，最多能活上兩個時辰，看你還會目無尊長麼？……」

音還未落，驀見謝雲岳大喝一聲，身形拔起半空，陡然掉頭電瀉而下，右手五指展出「軒轅十八解」中最絕毒的截脈錯筋手法，左掌跟着打下一掌「菩提」禪掌，一片山崩地塌般的氣勁凌頭壓下。

這是謝雲岳蓄意冒死一擊，身形快似電閃，勢如雷霆萬鈞，饒無量上人功力蓋世，也無法閃出，變生倉卒之下，趨避無方，除了硬接一途，別無他法，倏翻雙腕，運出了十二成功力，朝着來勢，仰空推出。

兩股掌力一接，無量上人竟震得雙腕腫痛欲裂，不由駭然變色，謝雲岳右手五指已電射而下，扣在無量右肘「經渠」穴上，奮力一甩。

無量上人只覺如中蛇蝎，遍體顫痛針砭，禁不住嗥叫一聲，隨着謝雲岳一撩之勢，甩飛出滿天風雪中。

他這一被謝雲岳「截脈錯筋」手法制住，渾身氣血不依常位運行，無異是緩緩廢了他一身功力，再多些日之後，便成走火入魔之軀，僵硬難行。

古云：「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似無量上人這等高僧，尙爲貪欲泯沒良知，惹火焚身，實在愚而不可及也。

但謝雲岳竟恃一己之强，蔑視師門尊者，德行有虧，亦是身受針蠱之苦，誰說天道無憑，報應不快。

無量上人落在茫茫雪地上，遍體只覺虫行蟻咬，摸出幾顆自製靈藥服下，運功行氣，却仍然無效，自知無辜，老眼內流出兩行淚珠，不禁萬念俱灰，强立起身形，拖着酸軟無力的身軀，歪歪斜斜隱入狂風怒雪中……

且說謝雲岳眞力一竭，一交跌在雪地中，頻頻喘息不止。

數聲驚叫揚起，趙周二女飛竄而來，一把摟着謝雲岳肩項，嚶嚶啜泣，傷心欲絕。

雷嘯天等人團團圍住謝雲岳，連聲追問，謝雲岳只是閉目不語。衆人皆是束手無策，又不敢稍動謝雲岳身形。

這時，風勢愈來愈大，呼號銳嘯，雪片汹湧飛舞，眨眼謝雲岳肩上積雪三分。

驀然，一聲馬嘶從風聲中傳來，只見風狂雪濃中兩團黑影湧到，却是鄧葉武師

帶着一個小童撲向謝雲岳。

小童一眼瞧見謝雲岳這種神情，稚弱的心靈中泛起一種不吉的預兆，尖叫一聲：「師父！」飛撲近前，倏然一把揭下謝雲岳人皮面具。

只見謝雲岳面如金紙，閉目調息，宛如老僧入定。

樂揚淚眼模糊，向着趙蓮珠、周月娥幽幽說道：「兩位師娘！師父究竟怎麼樣了？」

二女玉頰緋紅，趙蓮珠將樂揚摟在懷中，道：「你師父中了別人的暗算，蠱毒，一種惡絕天下的蠱毒。」

樂揚猛觸靈機，雙眼露出欣喜光芒，大叫道：「師父，那日在趵突泉畔，黑衣道姑不是贈你一瓶丹藥，專治蠱毒嗎？」

謝雲岳正在以菩提禪功自療傷勢，逼使無影散花針驅返體外，只覺蠱針已然遏阻飛竄之勢，但想逼退甚是滯粘費力，雖然自己閉上穴道，仍然爲飛針滲透，故須臾不能緩氣，若一疏神說話，飛針則趁隙竄瀉，不可遏阻。

他耳畔一聞樂揚之話，被他一言提醒，忙伸手從懷中取出黑衣玄女殷玄薇所贈那瓶丹藥，傾出兩粒咽入腹中。

只覺藥力一透百竅，宛如嬌陽沃雪，那蠱毒飛針立即融化在體內，渾身痛楚若失。

羣雄只見謝雲岳體內透出縷縷黑烟，被狂風一吹而散，片刻，謝雲岳面色紅潤如初，哈哈大笑一躍而起，拉着趙周兩女掠入大廳中。

羣雄亦魚貫而入，吳奉彪方才見葉勝返回，不知他爲何回得這麼快，疑是遇上謝雲岳中途折回，但事情縱然謝雲岳來此，祥麟鏢局也未必能解決，只是在當時未便出口相詢，此時，一詢葉勝途中經過。

葉勝大笑道：「場主，若不是謝少俠相救，只怕葉勝已含恨地下，埋屍荒野了。」繼見他虎目中露出烱烱光輝，又一抬腕，翹起拇指又道：「謝少俠眞了不起，單騎闖入將軍府，額阿對少俠執禮如臣僕，喏喏連聲，現圍場官兵均已撤離！至於少場主之事，謝少俠說一切都在他身上，絕無問題。」

飛雲手吳奉彪聞說心中大喜，滿腹愁雲倏散，連聲致謝，只是，始終不明白多倫將軍額阿爲何對他執禮甚恭？這原因眞是百思不得其解……

巧手崑崙齊鴻也有一思維，只覺謝雲岳年少英俊，精華內蘊，但他從何處學來精湛絕倫的武學，他那用來對付無量上人的一手功夫，簡直是鬼魅玄詭，脫出一般武學範疇之外，匪夷所思，而又行事機智別出，令人出於意表，而手段可是那麼慘酷……

由衷的欽佩中，可禁不住與起慨嘆，腦際忽現出當年黑白兩道聽名胆裂的追魂判謝文的影子，他不欲謝雲岳步上其父的後塵，但又從何說起呢……

樂揚偎在周月娥懷中，睜着又黑又圓的眸子，東望西瞧，在這一切，對他都有新奇之感。

乾坤手雷嘯天與謝雲岳交頭接耳低聲談論着。

鄭金吾則與葉勝在談日來經過。趙蓮珠眉頭一皺，正想責備謝雲岳冷落諸人。

驀然，一片「希聿聿」馬嘶，隨着怒號狂風中傳來，衆人耳中隱約聞得奔馬沙沙踏着雪地馳騁，只是與銳嘯風音凝成一片，似眞似幻，若有若無。

衆人一怔，吳奉彪不愧牧場場主，凝耳靜聞後，倏地立起，眉梢一揚道：「馬匹不在少數，至少也有數千四——鄭賢弟，咱們去瞧瞧，不要是西棚馬羣，不等廐棚釘好，耐不住寒冷就竄奔出場吧！」

說着與鄭金吾雙雙躍出，葉勝亦如飛地馳去，身形沒入茫茫風雪之中。

謝雲岳面上浮出笑容，星目陡露神秘的光采凝視戶外。

趙蓮珠嬌嗔道：「雲哥，你這一年變得太多了，比起從前更形怪異，有什麼事說呀，瞧得怪不順眼的！」她見謝雲岳這種神情，得意非凡，可又不吐露隻字，氣憤不過冲口說出。

謝雲岳哈哈大笑道：「習與性成，依然故我，那裏變得了，什麼事等會自然明白，蓮妹，你也太心急了。」說着，做了一個鬼臉。

那鬼臉正是當年在滄州常做的，趙蓮珠笑也不是，氣又不是，惱得直橫白眼。

周月娥抿嘴格格嬌笑不止。

吳奉彪鄭金吾如風竄入，身上滿是雪片水漬，吳奉彪笑道：「卜英這厮已將掠去牧場馬四全數送回，他說和相府珍寶失竊之事，概由他負責解決，局中人七日內全可釋放，不過他離去之際，神色狼狽不已，只怕來日，牧場還是多事難了。」

謝雲岳正待回答，忽覺眼中一花，微風颯然，廳內多出一個清癯長眉，頷下銀鬚飄忽，身着一襲灰白僧袍的老和尚，雙眼逼露神光怒視着他。

他一見大驚，如鳳趨前跪伏在地，喊了聲：「師父！」

衆人聞得謝雲岳稱老僧師父，不禁一怔，紛紛上前執禮甚恭。

老和尚道：「不敢，諸位不可拘束。」說着又向着跪伏地下的謝雲岳，沉聲道：「你如今成爲武林奇人，目中怎有我師父在！」

謝雲岳第一眼瞥見明亮大師神色時，就覺不對，在山時，明亮大師慈祥中有種莊嚴，但從來就沒有用如此神色對待他，他直覺地忖出：「不要是爲了自己傷了無量師叔的事吧！」一聞明亮大師嚴厲語氣，不禁冷汗如雨，伏地不起。

隨聽明亮大師怒聲道：「天下那有你這率性妄爲的人，明知無量師叔是本門長輩，你竟敢用出絕脈手將他老人家點成重傷，若非爲師施救得快，豈不使爲師，有負師祖重託，像你如此目無尊長，大逆不道的人，使爲師甚是追悔傳你武學！爲今之計，只有廢除你一身功力，免得貽害武林。」

字字雷厲，有如萬鈞重物，敲擊謝雲岳心胸，聽得最後兩句時，不禁魂飛天外，只是戰顫說道：「徒兒知罪了！」

衆人做聲不得，周趙二女聽得花容失色，只有巧手崑崙齊鴻恭謹說道：「老前輩，千萬不可過責令徒，令徒也有逼不得已之處。」隨將無量上人來意及交手經過說了，又笑道：「倘或令徒直認無量上人

爲師叔輩，晚輩等現在豈能如此安穩自在，萬一無量上人命令徒隨他心意行動，那麼令徒可依違兩難，無所適從，所以令徒只好堅不承認，萬事均須經權並用，豈宜常執一法，深望老前輩有以寬諒令徒。」

明亮大師聽說不無道理，神色之間漸趨和緩，微皺眉頭道：「雖說如此，雲岳也不可率性猛施煞手呀！這還不是恃着藝高，猖狂無忌，他那有師門在目中？」

齊鴻接口道：「是非之間，倘非親眼目睹，原很難明，令徒如不是身中無量上人打出一把蠱毒陰絕的無影散花針，也不敢施展出煞手，令徒命在俄頃之際，以晚輩等性命担憂，冒死一擊，這種殉身護弱小的精神，可說是在目前絕無僅有的，足見老前輩教徒有方，令徒也是積善多佑，得黑衣玄女殷玄薇持着一瓶蠱毒解藥，仗以救治無影散花針蠱毒，得全性命，不然，令徒早是茹恨多時了，老前輩德高望重，千萬不要聽一面之詞。」

想不到妙手崑崙齊鴻竟有如此機智伶俐口齒，這是衆人意想不到的。

明亮大師又不是不知無量上人心意狠毒，只是未知詳情罷了，他在寶華山時，即知謝雲岳滿身殺孽情債，今後江湖中滾滾殺孽亦由其掀起，造成無邊浩刧，方才之言，一半也是爲了稍戢他的殺心而出，於是說道：「你起來，爲師還有事囑咐於你。」

謝雲岳尊命立起，一臉惶悚之色。

明亮大師凝視了謝雲岳一眼，長眉一皺道：「你下山年餘，曾否至嘉陵江畔祭奠母墓，爲人子者豈可如此。」

謝雲岳大爲惶愧，忙答道：「徒兒待等長白一行後，即去嘉陵。」

明亮大師點點頭道：「你無量師叔性情偏激，喜怒無常，故你師祖禁足天山，不得外出，你師祖蓄意保全者，實內含深意，非你所能知之，今年八月初一，你可趕到北天山插雲崖上，爲師在崖上等你，看看你造化如何？」

謝雲岳聽說，心知必是本門重事，只不知何事，便問道：「師傅！你不南回了麼？」

明亮大師鼻中微哼了聲道：「你將師祖叔打成重傷，爲師只有費上半年工夫療治，如不痊癒，爲師豈能離開！」

謝雲岳垂首不語，只聽明亮大師又道：「你道師叔眞個能被你所傷麼？……」語氣雖不重，但具有極其嚴厲之意，「他不過看出你一身所學是出自本門，微露愛才之意，出手時不禁留了分寸，像他老人家百年功力，難道尚不及你那螢末之光麼？……可是你大不該用神功之外，自己融合之招將你師叔在一時疏神之下打得氣湧血翻，所以師叔一時盛怒，發出無影散花針，固然你師叔心胸狹窄，設身處地想一想，你又當如何？」

謝雲岳被斥得冷汗直淋，垂首不作一聲。

明亮大師長眉一皺，又冷冷說道：「滿則損，謙受益，古有名訓，你年來所行所爲，均落爲師耳中，手狠心辣，比你父不爲稍遜，又濫用情愛，誤人誤己，爲師來時曾過過矮方朔判方，詳知一切，你不得成見甚深，處處不留人餘地，又無故將耿長修打成重傷……。」

謝雲岳俊面一時青，一時白，他心中何曾不追悔拒蘭姑娘千里之外，做得太嫌過份，使她難堪氣極，轉愛成仇，自己無時不刻，尚耿耿於懷。

只聽明亮大師接着說下去說道：「似你這種無情無義，目無尊長的人，如非齊檀樾替你說情，就該廢除一身武功，驅出門牆，爲師命你此間事了。即趕約赴燕山神尼請罪，化解與否，只看你機緣造化，燕山神尼那一身武學，博奧絕倫，除你師祖外，難有人企及，不得施展你父遺下秘學。」

謝雲岳喏喏連聲，心內不自禁地暗暗叫苦。

只見明亮大師雙眼凝視樂揚與趙周二女一眼，又與羣雄微笑道：「老衲尚要摻扶無量師弟趕返插雲崖，無暇久留，有緣再爲相見。」說着大袖一飄，飛雲縱似地閃出，沒入漫天風雪中。

謝雲岳急喚了一聲：「師傅！」隨着掠去……

×　×

待謝雲岳轉來時，見趙蓮珠，周月娥兩人玉顏鐵青，泫然欲泣，躍上馬四，帶着從人正要離去。

謝雲岳一見她倆神色有異，心中多少猜出必是雷嘯天受不住她們逼問，套出詳情，便佯作鎮定微笑問道：「你們去那裏呀？」

趙蓮珠竟沉着臉，叱道：「誰要你管！」對周月娥道：「妹妹，我們走！」手中馬鞭叭的一聲脆響，十數騎亮蹄翻雪，剎那間，已自隱入風狂雪舞內。

謝雲岳立在雪地中痴痴發怔，無言長嘆了一口氣，他此刻的心情，千愁萬緒，百感交集，回憶年來所行所爲，自覺並無過分之處，不意仍是不獲諒解，被恩師斥責，他不禁捫心自問，究竟是否自己做錯了？……

憶起方才雪中相送恩師，二十里途中，恩師神色凝重，默默無言，最後才說了幾句誡言：「過載者，沉其舟，慾勝者，殺其生。」又說：「仇家宜解不宜結，寃怨相尋，何時可了。謹記斯言，則終生受用不盡。」

他乃聰頴絕頂之人，怎能不體會出明亮大師話中涵意，他也感覺到年來對敵時，毫不留人餘地，予對方改惡遷善之途，故恩師才會說出此話。

於是，他長嘆一聲，暗暗自責道：「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他失神地想着，連飛雪撲面，冰水滲衣而不自覺。

良久，才如夢方醒，回面一瞧見衆人立在戶內凝視着自己，雷嘯天一臉尷尬之色。

謝雲岳心想：「事已如此，何苦責備於他。」遂神色安詳，滿面春風地走回大廳。

雷嘯天却忍不住，輕輕喚一聲，道：「三弟……。」

謝雲岳微笑示意制止，而向着吳奉彪道：「聽說還有兩名哨官被場主幽禁，可否釋出，容在下與他談幾句話！」

飛雲手吳奉彪「哦」了一聲道：「不

是少俠提起，吳某幾乎忘懷了。」立命釋出。

兩哨官一見吳奉彪等，就要破口大罵，謝雲岳面色一沉，喝道：「本大人已命額阿撤去兵卒，你們回命額阿，塞北牧場此後若有風吹草動，唯額阿是問。」

兩哨官一時摸不清頭腦，眼見謝雲岳氣度高貴，聞言忖測必是京中派下來的領差，立即改容領命離去。

謝雲岳這時對雷嘯天道：「煩請二哥携同樂揚先赴長白，小弟待燕山事了，即可趕去。」

吳奉彪鄭金吾堅欲挽留再住兩日而走，謝雲岳謙辭不允，說聲再見，身形一動，穿入風雪中……。

×　×

承德府這日來了一個俊逸的少年，走進一間大街上飯莊，喚了幾樣酒菜，獨自飲酌。

天色已自放晴，然而只見得一圈朔環，迷濛霧繞，透射不出一絲熱氣。仍自凛冽異常，較甚於寰宇皆白，下雪之時，地上堅冰成凍，驟馬套車駛行其上，只聞噹噹叮叮之聲。

這家飯莊是承德府卓具盛名的長興號，不獨菜肴好，而且自釀的竹葉青極爲香冽，食客趨之若鶩，雖在此天寒地凍時，也上了八成座。

忽然，厚重的門帘一揭，如風走進五人，在先來的俊逸少年隣座坐下。

那五人肩頭均揷着兵刄，十分觸目，初時他們尚沉默俯首飲酒，到得後來，帶有三分酒性，漸漸把話匣子放開了。

只聞得一人低着嗓門說道：「陳兄！咱們這次至布達拉寺，該是凶多吉少，點倉神劍羽士金一鵬至今還沒有來，缺少一個最大幫手，只怕刼難重重。」

又聞得一人說道：「王老弟說話也太洩氣了，固然布達拉寺喇嘛個個武功高强，但我暗他明，審愼而行，也不見得救不了蔡山主出來……」

隣座俊逸的少年，一聞得蔡山主三字，不禁星目一亮，暗忖道：「那蔡山主莫非是野人山蔡福，他爲何被布達拉寺喇嘛擒住？」傾耳聽下去，目光微掠了那說話的人一眼。

只聞那人說道：「布達拉寺喇嘛多至三百餘人，但除了首座五大黃衣喇嘛外，其他均是武功平平，話雖如此說，但衆寡懸殊，實如王老弟所說，前途堪虞！」說着，劍眉微皺，低飲了一口酒。

這時又一人說道：「我等也非無能之輩，雖然艱險重重，也要放胆一行，哎，說實在話，點蒼神劍羽士金一鵬到是一個眞正好幫手，想他未出道半年，就劍劈了十八名岷江好手，劍學之造詣，已達爐火純靑階段，他素重言諾，怎麼還不見來？」，說着忽噫了聲，道：「瞧！這不是他來了麼？」

俊逸少年循聲外覷，只見一面如朗月，三綹短鬚，看起來尚未到三旬年歲的道士，掀開門帘，用目畧一掃望，發覺五人在座，遂面含微笑，走將過來，打了招呼坐下。

那俊逸少年正是謝雲岳，他從塞北牧場趕往燕山，費時兩日才趕抵承德，燕山主峯霧靈山僅距承德才不過百餘里，他藉酒解愁，正猶疑不決去見燕山神尼時如何措詞，倘或倪婉蘭傷心欲絕，轉愛成仇，將又是一種尷尬的局面，他自始至終就不想捲入這漩渦之中，極力閃避，但事實大謬不然，偏偏臨到自己頭上，正感躊躇爲難時，忽聽五人所說話，紛亂的思緒也就暫時消失，暗暗聽他們究爲何事，野人山蔡福被布達拉寺拘禁。

他一見得神劍羽士金一鵬肩頭兩隻長劍，不禁微微一驚，原來那兩柄劍鞘薄如層紙，通體雪亮隱泛淡藍光采，劍鞘頭如此薄，劍身必薄如蟬翼，一望即知這兩柄劍是上好緬鐵鑄造，鋒利無比，非內力絕頂，不可能力貫劍梢。

但見神劍羽士金一鵬微笑說道：「小弟途中因伸手管一閒事，不覺畧爲滯留，竟使諸兄久候，甚是抱歉！」

姓陳的漢子答道：「豈敢，兄弟等正感羣龍無首，正憂慮間，金老師翩然降臨，現在就請金老師發號施令吧！」

金一鵬忙謙遜道：「小弟才出道半年，經閱尚淺，何敢當此，此又爲貴門之事，外人又何可干越，小弟只不過濫竽充數而已，久聽智狐陳百城陳老師才智卓絕之名，依小弟看來，還是陳老師主持，小弟唯馬首是瞻。」

陳百城微笑道：「究竟金老師是名門子弟，謙謙君子，虛懷若谷，無怪金老師才出道不久，名揚遐邇，已然如此，兄弟就有僭了，此時尙屬過早，待晚間再作計議如何？」

他們說話盡量壓低嗓門，飯莊內笑語喧嘩，將聲音淹沒，並無一點可疑之處，只有謝雲岳凝耳靜聽，字字入耳。

只聽智狐陳百城又道：「爲了蔡山主陷身布達拉宮，情虛力拙，不得已非借重金老師不可，久仰點蒼劍學卓絕，號稱天下第一，正好尅制首座大師呼克圖『流雲七式』，當年口外六雄不知爲了什麼緣故，與布達拉寺結怨，聯手合襲呼克圖大師，那呼克圖劍走輕靈，劍氣吞吐自如分取六雄，未滿三式，口外六雄被呼克圖一招『排雲奔電』，六雄同時左胸穿了一孔，血如泉湧而死，隨即呼克圖名震北地，炙騰人口，之後陸續尙有找上呼克圖應證過招，無不敗在『流雲七式』之下，是故兄弟想來想去，除了貴派『萬花奪錦』劍法，再也沒有尅制他那『流雲七式』的，所以才斗胆請金老師相助。」

謝雲岳暗哼了一聲，只覺陳百城說點蒼劍學堪稱天下第一，未免誇張太甚，不禁心中不忿。

那神劍羽士金一鵬究竟年輕，吃陳百城一捧，虛傲之氣頓時浮於臉上，乾咳了一聲，嘴角泛出得意笑容，緩緩說道：「陳老師謬獎，令小弟不勝汗顏，敝門劍學在三十年前，第一之名當之無愧，現下武林却不乏劍學好手，大有凌駕本門趨勢，去年江南道上出了一姓謝的後起之秀，敝師兄施元亮折在他的手中，這姓謝的揚言五年之內，必來拜山，敝掌門鑒於本門劍學逐漸衰微，已潛心默悟了一套『萬花奪錦』劍法，聞師兄施元亮回報，遂將這套劍學擇門下天資較爲頴悟，秉賦特好的弟子十五人，加緊傳授，因爲這套『萬花奪

錦』劍學具有無窮的玄機，非具有上乘根骨，不克有成，小弟不才，幸蒙選中習這上乘劍學，哈哈……」言下不勝自負。

謝雲岳好勝成性，聞言忖道：「這『萬花奪錦』劍法能有『玄天七星』劍法更奥妙玄奇麼？未必，我到要躡在他們身後，瞧瞧這『流雲七式』與『萬花奪錦』有何出奇之處？」繼又憶起明亮大師之言，「過載者沉其舟，慾勝者傷其生」，不禁冷汗如雨，轉念道：「自己受師父十餘年諄諄敎誨，乃讀書明理之人，爲何不心平氣和，恕曲諒直，以一己之仇，嫉視天下武林，恃强好勝，養成一身傲性驕骨，嗔欲忌妄，恐怕以後自己將無存身之地，古云：『養心莫善於寡欲』，他們的事，與我何干。」想着心意一平，隣座六人這時說着不相干的事，他又低飲輕酌，一副悠閒姿態。

片刻之後，謝雲岳突然一個念頭，在腦際閃電掠過，想道：「恩師臨行誡言『寃家宜解不宜結』，涵意極深，我爲什麼這麼蠢法，他們此去必有凶險，何不自己趁機相助，救出野人山主蔡福，得以化解前怨，豈不是好。」心意一定，覷眼望了隣座一眼，見他們六人正在推杯把盞，笑語勸酒。

這時，靠壁角一張座上忽立起一人，楞帽罩額，身材魁偉，身着淡黃色長袍，朝智狐陳百城身後擦過，右手望臉上抹了抹，倏又放下，乾咳了聲，那咳聲宛如敲鐘，廳內頓起嗡然之音。

神劍羽士金一鵬等猛然怔住，均停杯掉面凝望那人。

只見那人身法如行雲流水，眨眼，即掀開門帘走出戶外，顯然那人是一內外雙修的好手。

謝雲岳瞧出那人神情有異，擦過陳百城身後之際，雖是抬手抹除面上酒後燥熱沁出的汗珠，但放下時，只覺他兩指迅如閃電地望右一彈，又走出外面之前，嘴角隱含一絲冷笑，似含有無窮殺機，但又瞧不出有何可疑之處。

只見他劍眉一蹙，若有所悟，星目神光一閃，摸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匆匆立起望外走出。

冷風撲面如割，街上積雪經寒風一吹，頓成堅冰，灰黑光溜，異常難行，行人寥寥，只見那人往右走去，步履輕靈。

謝雲岳亦隨着走去，順風疾行，左彎右轉，但見那人朝淸代行宮走去，心中越發肯定了那人是喇嘛改裝。

行宮一名避暑山莊，座落市西北，左湖右山，壘石繞垣，周圍約十八里，松柏蒼翠，黃屋輝映，山石臺樹，錯落有緻，建築極爲莊嚴富麗，尤以山莊內瓷塔建築，別饒情趣，精巧絢麗，五色映輝，四周松柏掩翠，益增美觀。

眼看那人走近山莊圍垣，忽地反身一掠，雙目瞪着謝雲岳走來。

謝雲岳心中一驚，面色如恒，垂首望前走去，裝做若無所事般，忽聽那人一聲焦雷似地大喝：「站住！」

謝雲岳倏然定住，只見那人面含冷笑道：「佛爺眼中不揉砂子，在你飲酒時，佛爺早就對你留下了意，哼，你是不是與他們一夥？」

謝雲岳面色一怔，張目問道：「他們是誰呀？」面色倏又一沉，說道：「尊駕說話太無道理，飯莊之內，五方雜處，在下入內用食，又不犯王法，尊駕喝住在下，是何道理？」

那人陰惻惻的一聲冷笑，道：「那麼你爲何躡着佛爺？」

謝雲岳不但不答腔，却仰面一聲長笑，聲徹雲空，隨風搖曳，歷久不絕，那人臉色一變，心說：「這小子好充沛的內力，方才尚以爲是一等閒之輩，竟走了眼啦！」不由大喝道：「小子，你笑什麼？佛爺不告訴你名號，你也不知道佛爺是何許人？」

話猶未了，謝雲岳却冷冷說道：「你是何人，與我何干；你就道出名號也唬不住小爺！少爺尚有事，不耐煩與你嘮叨，恕不奉陪。」說着掉面竟然回步走去。

那人見謝雲岳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中，滿臉鄙屑神情，不由難堪之極，頓時暴聲大喝道：「小子！你胆敢不將佛爺放在目中，這是你自找死路。」說着五指倏伸，身形如風，朝謝雲岳身後右肩抓去。

手出若電，勁風銳利，這一抓上，那還不肩骨全裂。

那知謝雲岳身後却似長了眼睛一般，就在他五指堪堪抓着肩頭之際，身形疾如鬼魅飄風，往左挪移七尺之外，旋身反面怒目而視。

那人一招走空，不由一怔，繼又獰聲笑道：「料不到俺雲奔多羅今日遇上了高人了！」口中雖然說着話，心內却暗驚道：「這小子是用的什麼身法？出奇的怏詭絕倫，如是布達拉寺之敵，那就不堪設想了！」

只見謝雲岳冷笑道：「少爺不敢當高人之名，只求你少在少爺面前嘮叨就是，趕緊挾緊尾巴滾吧！」

長風嘶嘯，耳中只聞得一片斷枝墮雪之聲，但見雲奔多羅呆立在積雪中，面色青白，眼中射出一股憤怒已極的目光。

雲奔多羅之在口外（指關口外，通稱口外），可說是遐邇傳聞，婦孺皆知，身居布達拉寺監院之職，一身內外兼修功夫，卓絕精純。

謝雲岳見雲奔多羅神色，就知即將發難，只見雲奔多羅一聲桀桀怪笑道：「果然不出佛爺所料，你與他們是同路人，悔不該一念之仁，留下你的性命，想他們已距離地府不遠了。」說着目光稜射，喝道：「留你不得！」話落掌出，雙掌倏地推出一片狂飇，疾雷奔電而來。

謝雲岳一聽，就知雲奔多羅離出飯莊之時，暗中做了手脚，這等居心惡毒，不禁劍眉雙聳，尋見他雙掌推來，冷笑一聲，雙掌一錯，施出彌勒神功彈字訣，往外一推。

轟地一聲大震，兩股狂飇撞上，立時氣流激漩，冰濺雪花，旋上半空，只見雲奔多羅一條身形被彈起四五丈高下，又向山莊內甩射了進去……

這掌飇威力絕大，一波之勢，將山莊內蒼松翠柏枝頭積雪崩塌，只聽得連珠密雨，蓬蓬不絕。

驀然，一聲怪叫，只見雲奔多羅竄出莊外，一頂瓦塊四楞皮帽已然不見，露出

一顆光溜溜頭顱，氣極獰笑道：「小子，你若有種，佛爺今晚在布達拉寺等你！」

謝雲岳冷笑道：「雲奔多羅，怪不得少爺出手得罪，如今你不但不知悔悟，反敢約布達拉寺比鬥，哼，就算布達拉寺眞是龍潭虎穴，少爺今晚也要一闖。」

雲奔多羅聽說，雙肩一振，穿空斜飛，望山莊之內落去無踪。

謝雲岳定一定神，反身向那家飯莊疾走。

這時月色可被彤雲遮沒，陰霾昏茫，狂風怒嘯，一片呼呼銳音，街頭巷尾，全被茫茫白雪遮沒，了無行人，雖有，也少得可憐，存身在這冰天雪地之中，滿目蕭條。

他一面飛馳奔去，心中忖道：「這雲多奔羅的確不可小視，自己雖守着恩師之誡，不可輕易傷人，但也用七成功力，雲奔多羅竟知不可硬接，順着自己一彈之力，反射入莊園內，頓將自己彈勁卸於無形，如此看今晚之行，必要大費一番手脚了！」轉眼，就到這飯莊門首，急掀開門帘，身形閃電掠入，首先一眼就落在智狐陳百城那張座上。

只見六人舉杯而坐，面色鐵青，目光呆滯，嘴角均淌出白沫，望下直滴……

皆因他們都正襟危坐，店內食客均未發覺有異，即是偶有見及，却認作酒醉所致。

謝雲岳暗叫「不妙」，身形疾逾飄飛竄前……

謝雲岳忖出那定是雲奔多羅離去之際，暗中弄了手脚，心叫不妙，身形疾逾電閃掠入……

飯莊食客先也未發覺有異，此刻循着謝雲岳驚措舉動，而引起他們注意，紛紛起立，蜂湧趨視。

只見謝雲岳拿起酒杯察視杯中酒色，澄碧清香，並無異樣。

謝雲岳暗暗搖頭，忖道：「這雲奔多羅心意好毒，施展出這無色無味的毒藥。」當即命店夥借來一支銀簪，置入杯中，只聞得沙沙聲響，濃煙外冒，拔出一看，簪頭銀質，盡都變成紫黑色。

衆食客不禁相顧咋舌。

謝雲岳正欲舉掌抵着智狐陳百城後胸，以菩提禪掌驅毒，忽然冷哼一聲，回面喚過店夥道：「這幾人被人在酒店中置放了絕毒藥粉，你趕緊找來一輛騾車，我送至一位朋友那裏去，看看有治否。」

店夥喏喏連聲，如飛奔出。

謝雲岳爲防在飯莊內施救，過於張揚，易被布達拉寺喇嘛警覺。

不大一會，門外車聲轔轔，店夥招來騾車，將智狐陳百城六人抬往車廂內，謝雲岳與趕車把式並坐於車轅上，一聲長鞭脆响，濺雪飛馳而去……

×　　×　　×

薄暮時分，雲層暗垂，一片狂風呼嘯之聲，尖銳刺耳。

刮起瀰漫雪塵冰粒，一片灰濛濛地，宇宙混沌，天地同色。

承德郊外一處松林內，七人圍火而坐，火勢熊熊，松枝發出畢剝之聲，那火光映着七人鬚眉皆赤。

這羣人，正是謝雲岳與智狐陳百城等人。

只聽智狐陳百城道：「陳百城蒙少俠解救，此恩此德，沒齒不忘，日後少俠如有所驅使，陳百城雖死不辭。」

謝雲岳微笑道：「陳兄說話太客氣了，小弟不過舉手之勞，何敢言德，再小弟今晚也與雲奔多羅禿驢約鬪，還仗諸兄指點。」

神劍羽士金一鵬見謝雲岳丰神逸朗，俊秀不凡，談吐之間，如沐春風，令人顛倒，不禁衷心感佩，生出敬仰之意道：「少俠最好不要謙虛，貧道雖出道不久，却瞧出少俠精華內蘊，必是武林高人門下，只是少俠堅不示出姓名，實在使貧道煞費猜疑。」

謝雲岳不禁仰首朗聲大笑，說道：「小弟非是倨傲隱秘，奈有不能說出之苦衷，稍時蔡山主被救出之後，就知小弟是何許人了。」

金一鵬見謝雲岳堅持不說，只得罷了，轉口問道：「陳老師想必將布達拉寺途徑摸得清楚了，否則，布達拉宮地廣，建築可極複雜，易於迷途，豈不是自送死路麼。」

智狐陳百城微微一笑，道：「金老師無需置慮，兄弟已耗時兩日在布達拉寺外，默察度勢，繪出一紙圖形，想必大致差不了。」

金一鵬點點頭道：「不是陳老師提起，小弟還險些忘懷了陳老師精擅地圖建造之學，野人山巧妙消息埋伏，遐邇傳聞，都是陳老師巧思傑作。」

智狐陳百城笑笑，由懷中取出一張紙卷展開。

只見圖上，無論殿樓堂閣，亭台水池，位置尺寸無不載得清清楚楚，謝雲岳不禁大爲嘆服。

陳百城指在圖上道：「布達拉寺佔地甚大，大小殿堂樓閣不下數十百幢，依山形而建，依兄弟想法，我們七人去時不宜分開，直奔中間一幢八龍佛殿，布達拉寺五大黃衣喇嘛均起息此殿，到時煩金老師及少俠抵制首座大師呼克圖，兄弟則在八龍佛殿左側一座藏經樓中救出蔡山主。」

衆人點頭稱是。野人山主蔡福，爲何失陷在布達拉寺中，智狐陳百城隻字不露，謝雲岳也未追問。

是時，天色暗沉，四外一片漆黑，狂風刺耳，震驚心胸，坐在陳百城身側的關德麟，不時加添松枝，濁煙火燄來回搖曳不定。

神劍羽士金一鵬忽聞身後起了一種異聲，立時旋身縱去，肩頭兩枝薄如蟬翼的緬劍跟着脫鞘而出。

只見藍霞虹射，倏如閃電，將兩株碗口徑粗的松樹迎刃而斷，一刹那間，轟隆大响，枝葉斷折，雪塊濺飛如雨，四外松梢積雪亦被震波所及，紛紛墜下，拍拍之聲，不絕於耳。

智狐陳百城等五人見狀，知金一鵬必有所覺，隨着跟去，只剩下謝雲岳端坐不動，火光映照下，那張俊臉泛上一絲笑容，手中似是不經意地，將兩截松枝甩手飛出。

陳百城等躍落在神劍羽士金一鵬身側，只見金一鵬兩眼望着脚下發怔。

衆人循着他的眼光看去，緬劍藍霞閃耀下，兩具雪狐屍體赫然呈現眼簾，天靈蓋已被削去，鮮血涔涔流出，滲入白雪內，慘不忍睹。

關德麟竪起拇指說道：「無怪金老師名聞遐邇，黑夜視物，如同白晝，雙劍出手，毫無虛發，兄弟等自愧不及太多。」

金一鵬赧然一笑道：「關兄謬獎了，料不到小弟失聽若此，兩具雪狐竟爾小題大做，能不愧煞。」說着回劍入鞘，同着衆人步回火堆前。

但見謝雲岳垂首用松枝在雪地上亂劃，不知在想什麼？

金一鵬見謝雲岳從容若定，這種胸襟沉着，不禁暗暗心折笑道：「在下竟爲兩隻雪狐淆惑所乘，自愧不如少俠太多。」

謝雲岳淡淡一笑，道：「金老師本來聽覺甚聰，不愼爲風勢漩盪所惑，賊喇嘛已悉數就殲，但請寬坐無妨。」

衆人聞言大感驚異，金一鵬意似不信，翻腕一伸，風快地執着一根熱着的松枝，騰身躍出，四外尋視，陳百城等亦隨着縱去。

只見相距五六丈外，松林雪地中，橫七竪八躺着十數具喇嘛屍體，渾身無絲毫傷痕，分明是爲上乘內家點穴手法所致。

金一鵬暗叫慚愧，只道自己身手能在武林中爭一席之地，但此刻與人家一比，顯然相差懸殊，不由深深地敬服。

二更初點，七條黑影向西北方馳去，星月俱沉，隱隱只見淡淡身影在茫茫雪地上飛逝。

承德西北郊外布達拉寺與西藏最大寺院，拉薩布達拉寺非但同名，在建築上的富麗堂皇，也無軒輊。

熱河省接壤蒙邊，喇嘛廟甚多，尤以布達拉寺規模最稱崇閎，面積廣闊，依山而築，形如積木，多爲鐘樓碉堡格式，叠次而上，四周圍牆環繞，雉堞參差，其內殿宇巍峨，樓台層次輝煌，松柏蒼翠羅植其中，極饒幽緻。

智狐陳百城等人到達布達利拉寺側，謝雲岳忽靈機一動，暗對陳百城等人低聲道：「我們此來布達拉寺，旨在救人，最好避免與寺中喇嘛搏鬪，不如在下單身先入藏經樓，試試能救出蔡山主來否，若一個更次後未見在下出來再煩諸位相救。」

衆人此時深信謝雲岳有此功力，微一沉吟之下，均予同意，神劍羽士金一鵬道：「只是太偏勞少俠了，少俠不如帶一柄貧道的緬劍去，也好持之防身。」

謝雲岳笑道：「在下腰中還有一柄軟劍，金老師盛情心領了。」說着，身形一晃，穿越圍牆落向寺內。

雲低風狂，寒冽異常，耳中只聽得喬幹密枝在風中搖曳怒嘯，及一片墜雪聲，餘外只是一片漆黑，連個燈光均無，饒謝雲岳目力特好，也不過看出十丈之內。

布達拉寺今日燈火齊滅，顯然事前有備，安排陷坑，一網打盡。

謝雲岳隱身在一株蒼松之後，心中揣摩着智狐陳百城所繪的圖形。

狂風怒吼嘯濤，分外凄厲刺耳，尤其在這星月俱無，天寒地凍的晚上更顯得恐怖，陰森。

謝雲岳心想：「動手搏鬥，最好避免，恩師之誡言猶在耳，雲奔多羅之事，不必耿耿於心，徒造殺孽，這又何苦！」想着，身形一動馳出。

才出得十數丈外，忽見迎面撲來兩條黑影，風聲勁疾生嘯。

謝雲岳眼光何等銳利，知撲來的是兩條西藏毒獒，忙踏「玄天七星步」讓過藏獒撲來之勢，反身迅如閃電劈出兩掌。

只聽得拍嗒兩聲巨响，獒藏震飛在地，狺狺哀鳴了一陣死去，這時謝雲岳人已一鶴冲天拔在樹梢，雙足一點，嗖地又起，半空中一個盤旋，輕飄地落在一處殿頂上。

耳旁尚聽得喝叱聲，知是發現藏獒屍體，繼而全寺警鐘驟响搖曳夜空。

謝雲岳窮極目力之下，隱隱瞧出每處屋頂立有兩三喇嘛，近身四五丈外有一個喇嘛，似是發覺謝雲岳落下殿背，悄沒聲息飛撲而來。

這喇嘛身法詭速，轉眼便撲至近前，謝雲岳暗哼一聲，不退反進，欺身探手，那喇嘛大駭，想道：「天下那有這等打法，如非是這人功力超羣，焉敢自送其死！」不禁怔得一怔，這時謝雲岳豈能饒過他，雙指閃電的點在那喇嘛的「精促」穴上，一聲都未出，便自昏死過去。

謝雲岳畧一打量方向，便自朝八龍佛殿撲去，仗着身形詭奇快捷，盡量避免被敵發覺。

不到一會，謝雲岳已自落在八龍佛殿簷角，撲面朔風如割，大殿內一片漆黑，他正想去殿內一察究竟，只聽得殿內起了喁喁人聲，不禁將欲伸出的脚步又縮了回來。

人聲漸近，清晰入耳，只聽得一人說道：「今天不知怎地，金龍護法大師大異常情，平時笑口常開，今日顯得煩躁不寧，連經院副座雲奔多羅的話都懶得聽了，說不到三句便揮使離去，只囑咐我們按時送食物給那位姑娘。」

謝雲岳凝眼望去，殿內較外尤更黑沉，只隱隱看出殿內一列蒲團之側，立着兩個小喇嘛在說話。

另一個小喇嘛問道：「金龍護法大師平時最鍾愛你，你總該知道一點，他爲何今日那麼心緒不寧？」

「嗯，我只知道京裏派下一批雍和宮喇嘛來，聽說事態嚴重，究竟爲了何事，除了首座五大法師外，恐怕寺內幾無一人知道。」

「現在他老人家呢？」

「他老人家已去迎佛坪，恭待雍和宮喇嘛涖臨。」

跟着傳出一聲輕笑，道：「他老人家生平不喜女色，怎麼見了這位姑娘後，就魂不守舍，這大概是有緣吧！不過那姑娘武功特好，又仗着一柄利劍防身，他老人家莫奈她何，只每天在石室圓洞外偷視一刻，有時說上兩句話，最後搖搖頭嘆氣離去。」

「說眞的，那姑娘眞個艷美，不要說他老人家，就是我也一樣死心塌地愛她。」隨即一陣嘻嘻哈哈笑聲。

兩個小喇嘛你一句我一句，把謝雲岳聽得墮入五里霧中，猜不出所以然來。京中雍和宮派下嘛喇來爲的是什麼？那位姑

娘又是誰？

這些並不是當前的急務，救出野人山主蔡福方是正題，才想進內制住兩個小喇嘛，逼問他們可知蔡福是否囚在別處，抑在經樓。

忽聽一個小喇嘛說道：「時刻不早啦，我們還要送食物給他們，那個蔡老頭子性情最暴，張牙舞爪地令人討厭，要非是我們喜歡看那位姑娘，他們又住在隣室，我眞想餓他兩天。」說着兩具黑影向殿內漸漸後移。

謝雲岳跟着躡去，兩個小喇嘛並肩喁喁笑語，始終未發覺身後隨着有人。

由殿後穿出右廊，登上石階，向山上迂迴穿走，天風嘶嘯，袍袖習習震蕩出聲，但謝雲岳毫不顧慮，因為風嘯樹濤之音，將一些微弱聲音悉數湮沒。

他身輕有如楊絮隨飛，輕飄飄地，直似一具幽靈，隨風飄送。

他忽然覺得那傳警的鐘聲已倏然無聞，那殿閣樓台上分佈的喇嘛也一個不見，意料，這布達拉寺定有什麼變故，也許都去了迎佛坪上吧？

兩個小喇嘛走近一所房屋，室內燈火全無，可依稀嗅得酒肉香味，謝雲岳知道他們去取酒食，掩在門外未跟隨入內。

果然兩小在內一陣碗筷翻動後，每人匆匆提着食盒出來，謝雲岳跟着他們左轉右走，彎入一座龐大石室。

這兩小喇嘛也是心不在焉，推開門後並未反身掩好，讓那扇門虛掩着，是以謝雲岳能乘虛晃入。

屋內一條狹仄小弄，只得一盞吐出微弱光燄的油燈，懸在頂上，那燈光竟是那麼昏暗，無力，無形加重了這石室陰森，恐怖的氣氛。

只見兩小停身在壁上一個小圓孔外，蹺足探首，叫道：「姑娘，我們送酒食來了。」

並未回聲……

謝雲岳一走進石屋，不由大為驚愕，原來弄道兩邊壁上，均是每隔三丈，有一直徑一尺大小圓孔，高與人齊，雖然却是禁囚所用，然而並無門戶，僅僅是小圓洞而已，難道禁囚的人，另有途徑送入麼？

此刻，那兩小喇嘛叫了兩聲不應，轉過面來，見謝雲岳立在兩丈開外，不由張大眼睛，目露駭然之色，正想呼叫出聲，謝雲岳已鬼魅飄風般，倏然而至，兩指分觸在兩小喉結穴間，低聲道：「蔡山主現在何處，快說！」

兩小駭得面無人色，口噤不能發聲，手指着另外一個圓孔。

謝雲岳低聲道：「往何處進入，你們知道麼？」

兩小搖搖頭，表示不知道。

謝雲岳頓足急躁，未及細思，兩指飛點在喉結穴上，兩小頹然倒地，皆因他估量自入寺起，將近有個時辰，恐神劍羽士金一鵬等人等候逾時，入寺涉險。

他立在小圓孔前，探首內視，不禁一陣激動，只看他眼內放出一片迷惘之色，就知他被意外的驚奇，使之惶惑不解。

室內一片昏黃，只見一個纖細的婀娜少女，背向而跪，雙手掩面，似乎在祈禱什麼，滿頭的雲髮蓬鬆零亂。

謝雲岳一見她的後影，彷彿甚熟，漸漸他的眼光由迷惘變為痴獃，轉至木立。

那少女一動不動，宛若一具木塑彫像，良久，只見少女緩緩將手放下，淒惋地嘆息一聲，喃喃自語道：「無盡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這曼妙而又無限悽怨的語聲，入得謝雲岳耳中，木楞的目光倏轉驚喜，情不自禁地喚了聲：「嫣文……」

那少女似乎一怔，緩緩別過面來，因謝雲岳立在窗外，又無光綫，昏暗異常，少女並未發現他，茫然凝注着圓孔。

謝雲岳却瞧得清楚，那不正是顧嫣文，只見她杏目蘊淚，玉顏憔悴，長髮散披雙肩，似是受了多日的委屈，楚楚可憐，他見顧嫣文並未應聲，又低喚道：「嫣文！是我，謝雲岳。」聲音並不高，石室中起了一片震盪。

顧嫣文雙目中突放欣悅光輝，竟飛撲了過來，幽怨地叫道：「雲哥！快救我出去，我是渡日如年，差不多要發瘋啦。」一隻柔荑伸出窗口，給謝雲岳緊緊握住。

這乍逢驚喜，覿面有如隔世的情景，却是難以言宣，多日來委屈，抑鬱，悲憤，顧嫣文此時盡情發洩，眼淚像斷綫珍珠般地流出……

謝雲岳緊握住她那隻柔若無骨的手掌，開口想問她怎會被困在布達拉寺中，但眼見這等悲楚，又不忍出口，心中籌劃救她之策。

驀地，一聲冷哼起自耳際，謝雲岳縮手旋身，掉面一瞧，只見一個高大黃衣喇嘛，立在身前不足一丈處。

那喇嘛才不過四旬左右，三綹短短黑鬚，配着他那挺直的鼻子，十分威嚴，雙眼射出懾人的光芒。

石室的門本是虛掩着，一陣陣狂風襲入，那僅有的燈光被吹得搖曳不定，更顯得幽暗，陰森。

謝雲岳驚詫地望着這黃衣喇嘛，皆因他那寬大袈裟為風吹得獵獵作响，每一次飄動後，地面上均洒落下血漬如雨。

雖看不出那是血液，可却聞得一絲腥臭氣味，所以肯定了，不知那些血液是他本身負傷淌下，抑是經過一場激鬥後，旁人重傷的血液，沾在它那寬大袈裟上經勁風激盪而致洒落。

但這都不符合常情，試想一個身具上乘武功的人，負傷之後，必自行閉住穴道，阻止血液流出，黃衣喇嘛目光精芒外射，分明是一內外雙修高手，這逼穴制血在他而言是輕而易舉的，顯而易見不是他本身流出的血液。

另外更煞費猜疑，要說是旁人噴血附沾在他那袈裟上，在此天寒地凍，滴水成冰的氣溫下，早必凝結了，焉能如雨點般洒下……

謝雲岳不由楞住了，苦思推敲，仍然找不出正確的答案，眼見這喇嘛身上袈裟有六七穿孔，大小不一，這是激鬥後殘留的遺跡。

室內一片沉寂似水，兩人相對木立，烱烱而視，微聞心臟跳躍聲。

顧嫣文不知何時將一顆螓首伸出小圓孔，驚叫道：「雲哥，那金龍法師呼克圖，從他身上可以問出石室出入門戶。」

呼克圖目光突變為呆滯，長吁一口氣道：「不錯，囚牢出入機關消息，只有我們五大首座才能知悉，但目前僅我一人，其餘的人均登極樂了，片刻之前，我想離開本寺，但心中想着姑娘是我平生唯一所愛的人，不過一場拚鬥後，腦中只是混淆不清，記憶不起那掣機所在。」說着，用掌猛擊自己的腦袋，口中喃喃自語道：「我是怎麼了？我是怎麼了……」一聲幽靈似地嘆息，起自他的口中，人也似鬼魅般向門外飄去。

顧嫣文驚叫道：「快追，還有牛黃清心丹也在他身上！」

謝雲岳一直茫然注視着呼克圖，先為他那洒下的血漬所迷惑，現在却為他那目光，言語有所不解，而此刻又被顧嫣文叫聲更是混亂。

心知顧嫣文叫出牛黃清心丹必有緣故，未遑相詢，眼見呼克圖已閃出門外，只有一截衣角留在門內，眨眼，這衣角已是不見。

謝岳雲倏然一動，似離弦之弩般射出門去，耳畔只聽得顧嫣文叫道：「雲哥，你要速去速回呀！」

謝雲岳一閃出門外，狂風疾盪衣袂，天空星月俱無，眼前比前更是昏黑，窮極目力，呼克圖身形已穿在對面屋脊上，於是更不怠慢，縱身疾躍追去。

兩人一前一後，兔起鶻落，越屋穿脊飛馳。

只見呼克圖立在屋角上頓了一頓，一瀉而下，謝雲岳隨着跟去。

謝雲岳發覺落足之處，是一敞寬方場，但見廣場上累累積屍，呼克圖逡巡其間，一聲長嘆後，突哈哈狂笑，這笑聲高亢雲霄，震盪心魄，慘厲異常。

呼克圖笑定，目光忽落在謝雲岳身上，大喝道：「閣下為何緊隨不捨？」

謝雲岳為眼前這情景極為驚疑，廣場中屍體不下七八十具，聞言答道：「這廣場屍體均是死在大師流雲七式之下麼？」

呼克圖似乎一怔，道：「什麼？流雲七式！啊！流雲七式，不錯，這地上屍體一半死在我這流雲七式之下，還有一半却死在他們雍和宮大喇嘛手下。」

謝雲岳緊跟着問道：「那雍和宮大喇嘛呢？」

呼克圖不禁怒道：「我方才不是說過，他們都死在我這『流雲七式』之下麼？」說着，轉身又待離去。

謝雲岳急叫一聲：「大師……」

呼克圖慢慢轉過身軀，目光呆滯地望着謝雲岳。

此刻，彤雲已被狂風吹散，露出一梳下弦月，散出淡淡光輝，映着這一片廣場積屍，瀰佈着淒涼，恐怖……

謝雲岳目光遲疑了一下，說道：「在下不敢阻攔大師離去，只求大師可說出石屋出入消息，並求牛黃清心丹一丸。」

呼克圖呆滯地目光忽轉為精光四射，輕笑一聲道：「牛黃清心丹。」說着往懷中掏出一隻小瓶，向謝雲岳面前一丟，道：「拿去。」謝雲岳飛手接過，又聽得呼克圖道：「機關消息我自己都不知，你問我，我又該問誰去！」說時身形疾劃，向場外雪樹叢中杳去。

偌大的廣場中，只剩下謝雲岳孤另另一人屹立着，饒是他再大胆，也不由心上泛起一陣寒意，較體外徹骨奇寒尤甚，他看了躺滿一地積屍一眼，再也無勇氣看上第二眼。

因為地上屍體，幾乎一半都是劈去天靈蓋，腦髓血液撒了一地，凝成糊狀，腥臭之氣，中人欲嘔，慘不忍睹，他雙掌往下一按，嗖的拔起兩丈高下，施展梯雲縱法又是一踹，落在屋頂，閃電飛逝向囚嫣文石屋掠去。

他一路默默忖道：「方場中一半積屍，難道都是被呼克圖『流雲七式』劈死麼？這『流雲七式』不知有何厲害之處，可惜自己未曾目睹，不然到可資借鏡！這呼克圖看來似是被一種凌厲的掌力，使腦震盪，喪失一半記憶……」想着，已至石室門首，忙收斂思想，一閃而入，口中喚道：「嫣文！嫣文……」

顧嫣文喜應了一聲，小圓孔中伸出螓首來，問道：「你可問出怎麼個出入之法麼？」

謝雲岳搖搖頭，姑娘目中滿露焦急之色，連說道：「這怎麼辦……這怎麼辦！」說着，不由自已眼淚直淌。

謝雲岳見她一臉愁容淚痕，忙勸慰道：「嫣文，你稍安勿躁，愚兄定要設法救你出來。」

顧嫣文螓首急縮而入，只聽她在室內急得直跺脚，狠狠咒罵呼克圖。

謝雲岳沉吟須臾，忽掠身在石室小圓孔外，高聲喚道：「蔡山主。」

室內並無回音，他又喚了一聲，突然室內起了一聲暴喝：「什麼人在鬼叫，老夫又未死，要你哭喪似的幹麼？」

謝雲岳不由心笑，這老頭子好大的火氣，口中說道：「蔡山主不可誤會，在下是受山主門下之邀來搭救你的。」

室內可是一片沉寂。

這是，顧嫣文又探出頭來，詫問道：「雲哥，你在和誰說話呀？」

謝雲岳笑笑，揮了揮手，突然，石室內又起了嗡然暴喝道：「你是誰？」

「在下岳雲！」謝雲岳聳聳肩笑道。

蔡福在室內沉吟了片刻，道：「岳雲！你敢是仍懷恨晉祠之事，來此羞辱我的麼？」

謝雲岳朗笑一聲道：「在下與山主並無絲毫怨隙可言，山主何必耿耿於心。」

室內又是一片死寂，謝雲岳用掌往牆上一貼，探首向窗內尋視，只見室內漆黑一片，什麼都瞧不見。

他搖搖頭又回至顧嫣文之處，手指敲了兩下石壁問道：「文妹，妳那靈龜劍還在麼？」

顧嫣文答道：「在嘛！」

謝雲岳不由急得跳足，道：「靈龜劍切金斷玉，鋒利無比，妳怎不將圓窗劈大點，即可穿窗而出。」

只聽顧嫣文嬌笑一聲，道：「怎麼我竟想不到及此，寃寃枉枉被囚了三天！」跟着一陣金石互擊之音，謝雲岳眼見室內金蛇晃動，即知姑娘已拔出靈龜劍劈削石壁。

他立在甬道中，兩眼凝視着倒地兩個小喇嘛屍體，腦中又在思索呼克圖袍襟之

血，及失去一半記憶之事，只覺殊爲詭異複雜，愈想愈離奇不解……

陡然，眼前金霞大盛，壁上已開了一個大孔，只見顧嫣文已攀掠而出，緩緩收劍歸鞘，面露嫵媚歡悅笑道：「你眞個信我沒想到以靈龜劍出囚麼？我是愛惜靈龜劍受損，再者呼克圖武功絕卓，不是仗着你教我的九宮正反陰陽步，幾乎遭污身之辱。」

謝雲岳朗聲大笑，隨手要過靈龜劍，在蔡福所囚之石室小圓窗劈去，刹那間，光華亂閃，火星直冒，金石之聲大作。

靈龜劍本鋒利無比，擊石成粉，須臾已砍穿了一個大洞，謝雲岳與顧嫣文騰身掠入，仗着劍身光華映照，只見蔡福躺在壁角，天靈蓋已被擊碎，從頭以上，血肉模糊一片，琵琶骨上爲拇指鋼索中穿扣住，上有倒鬚芒刺。

兩人不由面面相覷，半晌做聲不得，良久，謝雲岳長嘆一聲，道：「料不到此老性情如此剛烈，聞說我來救他，羞於見我，竟舉掌自栽了！早知如此，反不如命智狐陳百城等人前來。」

顧嫣文越瞧越心驚肉跳道：「雲哥，我們快離開這個鬼地方吧！」不由分說，拉了謝雲岳掠出石室。

一踏出室外，躍登對面屋頂，只見風勁月迷，寒冽侵膚，那松柏喬枝映在雪地牆角宛如鬼影幢幢，大地一片凄迷，昏暗，呼嘯濤聲囂耳，此情此景，眞够凄涼。

驀然……

向兩人吹來一陣强勁寒風，隱隱帶來兩聲陰惻惻地冷笑，笑聲雖不大，傳入兩人耳中，不由得由脊骨冒上一陣寒意。

兩人大驚，倏然扭轉身形，目光至處，只見距身前三丈遠處，屋頂石樑上並肩立着兩個骨瘦嶙峋的灰衣僧人，頭頂戒疤深陷，同是一張顴骨高突的瘦臉，昏夜之下，瞧不淸孰彼孰此，但覺四隻梟眼，一瞬不瞬地注視在他們兩人臉上。

這兩個僧人神情陰森，恐怖，顧嫣文不禁掩身在謝雲岳背後。

謝雲岳見他們無聲無息地隨着身後，自己一點都未曾發覺，他知道這兩人必是武功詭異之輩，强壓制面上驚詫憤怒神情，和聲說道：「兩位是誰？爲何跟踪在下身後？」

那兩灰衣瘦骨僧人一言不發，同時倏然伸掌，向謝雲岳胸前抓來，三丈距離，一幌而至，詭疾無倫。

謝雲岳只覺兩僧手法看似平庸，骨子裏其實玄奧無比，無論避向何方，均在兩手陰寒籠罩之下，自己「玄天七星步」估量可以脫出，但身後的顧嫣文難逃毒手，情勢危殆，暗哼一聲，兩手倏分，向來掌撞去。

一片潮湧如山勁風打出，只見兩僧人驚噫了一聲，身形倏然而動，朝謝雲岳身後掠去，瞬眼不見。

謝雲岳大驚，生恐顧嫣文遭了毒手，迅快縱身，在這一刹那間，只聽得顧嫣文一聲嬌喝，靑濛濛光華驚天騰起，旋而見兩僧一隻手掌飛向劍尖，另五隻鬼指飛向顧嫣文皓腕。

他再也顧不得明亮大師之誡，嚴戒他施展「軒轅十八解」手法，心知今晚遇上兩僧，爲從來未見之高手，雙掌十指迅若電光石火飛出。

「軒轅十八解」詭異無比，一分之勝，兩手十指已分搭在兩僧手腕上，就在一扣之際，兩僧哼了一聲，手臂滑溜脫出，隨風幌開兩丈。

只見兩僧雙眼睜得銅鈴大，暗暗驚奇此少年身手如此高絕，此刻，他們心存戒懼之心，自是不敢輕舉妄動，只凝視着謝雲岳。

顧嫣文先前不由嚇出一身冷汗，這時怒罵道：「雲哥，這兩個禿顱如此可惡，快點解決了他們吧！」

這兩句話聽在那兩個灰衣瘦骨僧人耳內，不由神情激動，顎骨高張，同時陰惻惻地說道：「老衲生平在手下解決的人無數，從未聽說過有人解決老衲的，只憑這兩句話，就該戳殺。」

謝雲岳不禁大爲驚異，而兩僧不但形像一樣，而且說話也是共一心意，聞言冷冷說道：「你們覺得被罵得不忿，只怪你們盲目生事惹非，我只問你們來這布達拉寺中，就爲的是找區區在下麼？」

兩僧聞言一怔，又陰惻惻說道：「你可會見到迎佛坪上，狼藉零亂的一片屍體麼？」

謝雲岳點點頭說道：「嗯，見是見到，莫非都是你們所殺麼？」

兩僧也不理會這句問話，緊接着說道：「你可曾見呼克圖麼？」

謝雲岳道：「不錯，方才見過，如今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兩僧隨即發出一聲刺耳尖笑，同聲道：「那麼你定是呼克圖邀來的幫手？」

謝雲岳不由厲聲喝道：「你們不要胡亂誣指，呼克圖與我們陌路平生，爲什麼要幫他！因……」說話之時，忽見兩僧兩眼側視遠方，似爲物吸引，不由倏然止口，循向而窺，隱隱只見寺外一處峯腰上，劍芒湧現。

兩僧喉間只吐出「呼克圖……」三字，身形倏然前飄，劃空疾逝，兩條枯瘦身形，瞬即消失在那昏茫月色之間。

謝雲岳飛快地拉着顧嫣文的手腕，低喝道：「文妹，我們也去！」

兩人去勢宛如雲奔，兩僧也是風疾無比，只見兩僧向那參天大松上騰去，踏枝而行。

謝雲岳拉着顧嫣文從側向疾躍，隱在一塊凸出岩石之後，目光落處，不禁倏然一驚，但見呼克圖手持長劍屹立，那寬大黃色袈裟，在輕風中振盪獵獵出聲。

在呼克圖身後圍着六人，那是神劍羽士金一鵬，智狐陳百城等。

只見神劍羽士金一鵬脚下不丁不八，身形微弓，兩手一上一下交叉着兩柄緬劍，全神貫注在呼克圖手上，那薄如蟬翼的劍身，只在輕風中上下波動，閃出藍汪汪耀眼光芒。

謝雲岳心想：「只要那兩僧人不暗中出手，自己且隱此處，瞧瞧呼克圖流雲七式與金一鵬的萬花奪錦劍法，有何詭異凌厲之處。」眼見金一鵬那「白虎踞座」的立式，暗暗讚歎道：「此人眞個不凡，看來深得點蒼劍學中三昧，只瞧他那柄劍幌動不停，蓄勢不發，暗含敵不動，我不動

，敵一動，我先動玄機。」

只聽金一鵬大喝道：「呼克圖，你怎不展出你那名震武林之『流雲七式』？」

呼克圖一臉茫然之色，目光呆滯，喃喃自語道：「流雲七式？流雲七式……哈哈，我想起來了，流雲七式。」劍身倏然而動，由左劃空而右，震腕一抖，只見一匹練光華中，躍出十數點寒星，分刺金一鵬全身重穴，滿空均是刺耳銳嘯。

金一鵬料不到呼克圖竟不打招呼倏然進招，幾乎手忙脚亂，忙晃身撤出兩步，手中雙劍抖得筆直，只見他雙劍疾劃一個小劍圈，一抖之間，散出千百點銀芒寒星，閃電擊去，宛如燄火，蓬出金花萬點。

謝雲岳瞧得仔細，只見金一鵬抖出寒星，人身之百六十大穴無不在籠罩之下。

叮叮數聲金鐵亂鳴，呼克圖與金一鳴一觸而開。

呼克圖仍是滿面茫然之色，金一鵬一聲冷笑，猛一矮身，倏地拔出兩丈多高，人在凌空，雙劍又是無數耀眼光芒的金花罩下。

呼克圖一動也不動，對那凌空壓下的劍勢，恍若無睹，顧嫣文看得不由驚叫出口。

眼看金一鵬凌空詭異的「萬花奪錦」劍勢即將壓體，突然，呼克圖飛快一掌迎頭擊去，又是一陣金鐵亂鳴，眨眼之間，呼克圖已攻出三招，將金一鵬落下的身形，連迫退三步，隱在石後的顧嫣文這時低聲說道：「雲哥，奇怪，你看那呼克圖攻出劍勢，只是一式，方向不同而已，那是什麼流雲七式。」

謝雲岳目注着呼克圖劍式上，搖頭道：「此人不知是何緣故，神智昏亂，喪失記憶，一連兩式出劍，均是一招『排雲奔電』，武功之道，首重功力，與時俱增，勢能掩拙，若非呼克圖記憶喪失，金一鵬雖然『萬花奪錦』劍學何等玄詭精妙，究竟功候尚淺，早敗在呼克圖手下了。」

顧嫣文意似不信，妙目凝注場上，只見金一鵬雙劍湧起銀花點點，左右飛動，攻向呼克圖全身要穴，委實精湛絕倫，但仍然爲呼克圖一式「排雲閃電」，逼將開了。

耳中只聽得雷奔風飈一片轟隆怒嘯之聲，不絕於耳，劍光及處，松枝柏葉宛似驟雨般灑落，迷濛寒月之下，頓成奇景。

顧嫣文瞧了半刻，雙目露出迷惑不解神色問道：「呼克圖怎麼會記憶喪失，雲哥，你知道麼？」

謝雲岳搖頭表示不知，忽面露驚容，俯身抓起一把冰雪，向林外分作三次激射打出，顧嫣文愕然不解……

智狐陳百城立在場外與神劍羽士金一鵬掠陣，眼角忽瞥見一團白影星射打來，驀然一驚，伸手疾探，一把抓住，只覺觸手冰冷徹骨，一點勁道均無，放掌急瞧，見是一把冰雪，心中微訝之際，又是一團白影打來，忙側身閃，兩臂微振，向雪團打來的方向躍去。

他躍進林中，身形尚未沾地，面前人影一花，突覺雙腕一麻，渾身功力全失，身不由主地被一條人影拉入林中。

胆飛魂落之下，定睛一瞧，見是謝雲岳，林中尚立着一個風華絕世，美若天人的少女。

謝雲岳一鬆雙手，悄聲道：「陳兄，現在無暇多言，兄等正處於危機一髮之境，速暗示意金兄退去，蔡山主已經自絕身死。」

智狐陳百城聞得蔡福已死，胸頭大震，慘然變色，正待啓口追問詳情，謝雲岳連聲催促，陳百城見謝雲岳一臉憂急，雖不明其故，但確信在危急中，霍然躍出場外，高叫道：「金老師，我們還有急事待辦，得饒人處且饒人，我們不如走吧！」

神劍羽士金一鵬正急躁不耐，無論自已用上極玄奧的絕招，仍然被呼克圖一式「排雲奔電」封了回來，心頭暗感驚異，只不明呼克圖始終展用一式之故，聞言立即撤招，躍出圈外。

呼克圖橫劍一臉茫然……

驀然，林中傳出陰惻惻的怪笑，聲如梟鳴，寒月凄迷之下，令人不寒而慄。

那笑聲雖不大，却分外恐怖，攝魂奪魄，使人不禁神智欲飛。

智狐陳百城面上變色，急道：「金兄，我們速離。」忙招呼衆人一聲。

他們紛紛躍起時，迎面忽起了一片柔勁風，將衆人撞落，蹌踉迫在場心。

衆人駭然失色中，只見林中走出兩個灰衣瘦削僧人，眼見是走，却晃眼即至，快速無倫。

但見左首僧人冷冷道：「今夜誰也不能安然離去，聽候老衲發落。」

右首僧人嘴唇微動着，却不見說出話音。

金一鵬被陰柔勁力一撞，驀覺氣血浮湧，心神激盪，眼見兩僧步法怪詭，不禁大生凜駭。

此時聞言，由不得劍眉一剔，他本心高氣傲的人，大喝道：「金某要走就走，要留住金某，哼哼，恐怕你們還不配有此功力。」

話音一落，「一聲拍地脆響，金一鵬兩頰同時挨了一掌，立時眼內金花亂湧，只見兩僧一左一右，立在身前一尺遠處，陰森森冷笑。

金一鵬幾曾在人前受此難堪，羞愧已極，大喝聲中欺身雙劍弧形推去，迅疾無比，兩溜銀芒中，震起十數寒星逕刺兩僧九處大穴。

兩僧屹立不動，似未目睹一般，待雙劍遞至，各各疾伸三指一捏。

金一鵬兩柄劍尖登時被兩僧捏住，兩僧怒哼一聲三指一抖，這段柔軟鋒利的一雙緬劍，齊腰中斷四成截。

兩僧隨手一甩，兩截劍尖挾着一溜寒光飛出，卡察兩聲，即沒入兩株古松樹幹內。

金一鵬神色慘變，冷汗沁出，長嘆一聲，閉目等死，臨死之前嘆息，蘊含着失望，灰心，怒憤……

智狐陳百城等痴痴發怔，誰也不敢伸手，陳百城心智過人，一見兩僧身手怪異，便知他們武功高不可測，自己等人再若出手，速招死亡，急忙止住衆人輕舉妄動，爲何不見謝雲岳出來，偸眼移注林內，毫無動靜。

這時，灰衣兩僧雙雙舉手一揮，金一鵬陳百城等只覺被一陣陰寒勁風拂至，機

佮幾個寒戰，神智一迷，頹然倒仆雪中。

兩僧望也不望，同時旋身落在一臉茫然的呼克圖身前，左首一僧冷冷說道：「呼克圖，你隨老衲們進京吧，和相深深愛惜你一身技藝，一再囑命留你性命，不然，何致讓你在迎佛坪上溜脫。」

呼克圖目光呆滯，盯在兩僧臉上，漠然不發一聲。

兩僧臉上浮起一絲冰冷笑容，飛出兩指，朝呼克圖「神堂」穴點下。

驀然……

林中忽然飛出兩蓬灰白冰粒，疾逾電閃，饒這兩僧功力登峰造極，仍然避不開去。拍拍聲中，兩僧被打得迎面開花，冰粒擊在面上，其痛徹骨，厲嗥一聲，身形倏然而動，朝林內飛射而入，同時順手推出一片陰柔氣勁。

這片氣勁威力有如排山倒海，却未帶出絲毫嘯音，只聞轟隆嘩啦一片大震，幾棵徑尺蒼松喬柏震折塌下，雪枝濺射，騰起一層瀰漫白霧。

兩僧飛空閃電掠入林內，舉目一瞧，那有半個人影，濃哼一聲，目露兇光，雙雙又掠飛林外。

這次兩僧冰冷的臉色中，首次現出驚駭之容，原來不但金一鵬等人全都不見，而且呼克圖亦是形踪杳然，兩僧一怔，同時發出兩聲厲嘯，身形激射飛起，瞬息身形消失。

鈎月淒迷，寒風四湧，昏茫銳嘯，迷蕩雪野中，萬物了無生氣。

布達拉寺中燈火俱無，死寂寂地，積屍狼藉……

× × ×

霧靈山矗立在馬蘭關外，屏障天險，危崖峭壁，峻拔千丈，密柏茵松，亭亭翠蓋，篁竹籠綠，美景饒趣。

惜乎春，夏，秋三季，烟雲浩緲，氤氳鬱勃，往往覿面聞聲不見人，山中盡多古松，龍鱗五鬣，聳幹參天，枝柯針結爭奇，幹丈五以上者，輒四面橫枝而出，倒垂斜攖，自巔垂颺，飄曳翯濤，其龍虬鳳翥糾紛翔舞之態，奇逸絕古，昔人有聯：「峰影遙看雲蓋結，松濤靜聽海潮生」。差可比擬。

嚴冬初春始睹霧靈山眞面目，却盡在漫漫白雪籠罩之下，雪地冰天，滑溜難以攀越，一不愼失足則成千古恨，是以好山水之勝者，視為畏途，登臨絕足，是以其名不彰。

在山之南麓，萬峰圍繞，絕壑之中有座小庵，砌石為牆，叠竹成頂，門上朱書三字「止止庵」。

庵前五株虬幹奇松，橫枝飛垂四射，形態奇古，庵後則一片滴翠篁竹，篁竹之背，危崖之上，飛瀑高懸，搖曳鳴雷，散珠濺玉，盪谷穿雲。

目前盡都在大雪紛飛之下，北國偶或平地寒冽不見雪，山中則一屆嚴冬，無日不在降雪，直至開春三四月後，天候轉暖，開始雪止轉融，但峰頂依然白皚皚地一片。

止止庵庵門緊閉着，除了紛舞飛雪，寒風勁嘯外，顯得無比的靜謐。

傍南的一間斗室內，床沿斜倚一個黑衣少女，兩目紅腫，粉臉蒼白，平時一對水汪汪雙眸，顯得失去光彩，幽怨，淒清，重重的打擊，脆弱的心靈不堪負荷，令她更形憔悴了。

這黑衣少女輕嘆了一聲，雙目泫淚欲滴，輕抬羅袖拭了拭，婷婷立起，一手護胸，走在窗前小案，燃上一爐檀香，香霧繚繞，瀰漫全室。

室內光綫陰暗，只見她燃着一盞油燈，騰起一片昏黃光輝，她就在油燈下翻閱華嚴經，隨手揭開一頁，兩目凝注在紙上，但覺眼內一片模糊。

往事如利劍椎胸剜心，永遠平復不了心靈上的創痕，她痴情死戀，反遭謝雲岳白眼，尤其當衆給她奚落，難堪，使她柔腸寸斷，傷心欲絕。

情愛之於人，往往猶如春蠶自縛，至死而不自覺，首次傾心示愛，在少女一生中，最使她刻骨銘心。

只見她淚眼模糊，檀口微張，低聲曼吟道：「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一聲悠長幽怨地長嘆出諸她的口中，意味中憤怨多於相思，心靈上空虛，是無法以他物塡補的，珠淚由不住似斷泉般淌下……。

驀地，房門被推開了，一個老婦探首進來，道：「蘭姑娘，庵主喚你咧！」

黑衣少女低應了一聲道：「四姑，多謝妳，她老人家練功完了嗎？」說話時，緩緩轉身立起。

老婦見她雙眼哭泣紅腫，眉頭皺了皺，太息了一聲，跨了進來，道：「蘭姑娘，妳這是怎麼啦？回庵數日整天哭泣，哭壞了身子怎麼得了？事情總得慢慢解決，少年男女總離不了拌嘴的！」

黑衣少女急道：「那兒是拌嘴，他存心欺侮我嘛！」

老婦搖首道：「這騙不了我，老婆子是過來人，我像你這般年歲，盡多裙下拜服之臣，哼哼！老娘還是愛理不理的，引得他們失魂落魄的，臭男人有什麼了不起，叫我是妳呀，再找過一個，天下英俊的男子多的是，憑什麼要找他。」說完不覺笑了出來。

黑衣少女聽到一半，忍不住格格嬌笑出聲，但聽得最後却氣得連連跺足，嗔道：「四姑，你知什麼嘛！要是能另找一個，還用你說。」

老婦睜眼驚疑道：「怎麼？蘭姑娘與他有……」

黑衣少女本來蒼白的臉色，刹那間，漲的滿臉通紅，重重跺足道：「四姑！妳別胡說，妳不知道其中詳情，誰像妳。」說時，杏眼圓睜，氣憤不已。

老婦見黑衣少女卽將發作，忙道：「姑奶奶，等會再談。」說着一溜烟跑去。

黑衣少女回憶着，那日在漫天風雪中，為飛天鷂子婁敬德「鐵袖勁功」所傷，朦朧中只覺心上人一隻熱而有力的手掌，貼在自己酥胸，一種說不出舒適的滋味，透流周身，心兒直跳。這罕有的溫馨，愛憐，直願那隻手長撫胸際。但刹那間被耿長修一攪，美夢卽趨破碎……

哎，這些四姑那會知道，女兒清白身軀裸露人前，怎能不對他死心塌地，非他莫屬……

（未完）

武林蕩寇誌

幾番生死萬斛情（大結局）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一雄、彭文雄帶着寶盒往十八盤嶺，途遇路木公、宋元寶，寶盒被他們搶去，龍一雄、彭文雄決定空手前往，以揭開寶盒之謎，詎料離十八盤嶺只有三天路程時，發現路、宋自相殘殺，死於荒野，龍、彭遂又得回寶盒，逕往十八盤嶺，抵步後，發現那神秘總寨主竟是假死埋名的胡劍南，也知道都步實已被胡劍南殺害，龍一雄大怒，要與他決鬥，胡劍南領着他們去到廣場，場中很多十八盤嶺高手，冉嬌嬌也在其中，彭文雄向她打招呼，惹起胡劍南的妒忌——

鷹爪王胡劍南目中暴射嚴厲精光，沉聲道：「甚麼感情？」

彭文雄道：「我這個人有一點毛病，見到絕色美女就要緊追不捨，幾年前我偶然發現了她，驚為天人，乃對她展開攻勢，但她嫌我太年輕，不要我，害我患了一場相思病，差點丟了性命。」

鷹爪王胡劍南一聽之下，面上才恢復笑容，說道：「憑你小子這副癆病相也想贏得美人心，簡直是做夢！」

彭文雄笑道：「是極，是極！」

冉嬌嬌見他沒有說出眞情，一顆跳動的心才定了下來。

鷹爪王胡劍南轉對龍一雄悍笑道：「小子，都步實都不是老夫的對手，你要跟老夫動手只有死路一條，現在老夫先命二侍衛之一跟你走幾招吧！」

說着，轉頭向站在身右的胖怪人道：「王侍衞，你上去會會他！」

胖怪人應了一聲，從腰上抽出一把三節棍，舉步上前，嘿嘿怪笑道：「小子，我來送你回老家，進招吧！」

龍一雄掂了掂長劍，寒臉一字一頓道：「你能被選為侍衞，想必身手不低！」

胖怪人抖開三節棍，呼呼舞了幾下，咧口嘿笑道：「收拾你小子綽有餘裕就是了！」

龍一雄道：「我先讓你三招！」

胖怪人面色一變道：「你配麼？」

龍一雄道：「配！」

胖怪人火了，厲笑一聲道：「好，老子就看你能不能接完三招！」

舉步直欺而上，呼的一聲，頭一節棍如電下擊，向龍一雄頭上打去。

龍一雄身形一側，避開了。

但三節棍本是變化無窮的武器，龍一雄剛剛避過第一招，胖怪人的第二招已到他腰上，變招之快，實非一般兵器可比！

而且，胖怪人不但出招奇快，力道更是強猛！

龍一雄倒退一步，又避開了。

「躺下！」

胖怪人厲叱一聲，第三招又打到他腰上。

這一招才是他的殺手鐧，從表面上看，三節棍是打向他腰部，但就在即將擊中之際，棍的第二節上突然「卜！」的一聲跳出一截小尖刀，直指他胸口猛刺上去！

龍一雄沒有後退，也沒有往上跳，竟然身形一個飛旋，勢如陀螺一般，一下轉到對方身右，長劍一轉，猛可倒刺而出！

「唷！」

胖怪人叫了一聲，兩眼大睜，面上升起痛苦的痙攣，身形搖搖欲墜！

原來，他已中了致命的一劍。

劍由他右腰刺入，由左腰刺出！

他面上痛苦的表情很快就凝固了，人人都看得出他已氣絕，但是他沒有倒下去，因為貫穿他腰身的長劍還握在龍一雄手中。

龍一雄神情凜凜的靜立片刻，才一下抽出長劍，同時右腳倒踢而出，砰的將他的身子踢出尋丈開外。

鷹爪王胡劍南臉色變得異常難看，凝望龍一雄良久，才冷冷一笑，冷聲道：「哼，瞧不出你小子，果然有兩下子，很好，很好……」

一面說，一面脫下英雄袍，準備親自下場了。

「總瓢把子且慢，讓在下再試他一試吧！」

瘦怪人躬身請命挑戰。

鷹爪王胡劍南眼睛一轉，頷首微笑道：「也好，不過，可不能像王侍衞那樣輕敵。」

瘦怪人點頭稱是，卽由腰間抽出一條皮鞭，一跳而到龍一雄跟前。

彭文雄叫道：「龍一雄，這一仗讓給

我！」

說着，也一跳上前，搶到龍一雄的前面。

瘦怪人大怒道：「小子滾開，我要爲我好友報仇！」

彭文雄笑道：「今天只有公仇，沒有私恨，談報仇未免太小家氣了，還是咱們兩個來玩一玩吧！」

瘦怪人氣得暴跳如雷，喝道：「你找死！」

手中皮鞭一掄，呼的一聲直捲而出！

彭文雄騰身飄起五尺，却不拔劍反擊，大笑道：「我也讓你三招——這是第一招！」

瘦怪人聞言更怒，皮鞭一圈一抖，發出「叭！」的一聲脆響，鞭梢如靈蛇吐信，反向彭文雄雙脚捲去。

彭文雄空中雙脚一分，又避過他一鞭，哈哈笑道：「這是第二招啦！」

「呼！」

言猶未了，瘦怪人的第三鞭已然捲上他的腰身，將他由空中拖下來！

龍一雄一看他被瘦怪人的皮鞭纏住，大吃一驚，急叫道：「小心！」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彭文雄身子被拖落地上之際，口中發出一聲厲叱，落地的身子突然反向瘦怪人脚下滾去。

接着，劍光一閃！

「啊！」

瘦怪人慘叫一聲，登時栽倒地上。

他的雙脚，已被彭文雄的長劍齊膝掃斷，血如噴泉飛濺而起！

衆人爲之目瞪口呆，因爲他們都沒看見彭文雄拔劍的動作，只看見劍光一閃，瘦怪人的雙脚就已斷了，好快的劍！

彭文雄拿開纏在身上的皮鞭，一跳起立，拍掉身上的土灰，笑道：「不够刺激，不够刺激……」

鷹爪王胡劍南一張臉緊繃成一團，精目冒出火來，揮手示意部下移去受傷的瘦怪人和胖怪人的屍體，然後目注龍、彭二人沉聲一字一字道：「你們眞要刺激的話，老夫不會叫你們失望就是——十八刀手何在？」

「在！」

四下轟應一聲，立時有十八個彪形大漢走了出來。

這十八個彪形大漢個個坦胸露腹，肌肉結實，手上各握一柄大板刀，神態强悍已極，顯然是經過嚴格訓練的一批刀手！

鷹爪王胡劍南臉上呈現一片猙獰惡笑，陰惻惻地道：「你們有沒有勇氣鬥鬥老夫這十八刀手？」

龍一雄手撫長劍，岸然一笑道：「你已經叫他們出來了，又何必客氣呢！」

鷹爪王胡劍南手一揮喝道：「上！」

十八刀手早已將龍、彭二人圍在核心，聞令身形一挫，馬步一沉，便向龍、彭二人慢慢欺去。

龍一雄靠上彭文雄背後，神色自若的笑道：「老兄，你現在後悔了吧？」

彭文雄吃吃笑道：「後悔甚麽？」

龍一雄道：「後悔不該跟我上山。」

彭文雄道：「放屁，你能來的地方，我也能來！」

龍一雄道：「可是這回只怕有死無生啦！」

彭文雄笑道：「今天死了，二十年後還可再來，怕甚麽呀！」

兩人以輕鬆的語氣交談着，竟似不把漸漸迫至跟前的十八刀手放在眼裏。

而十八刀手却個個神色凝重，一副如臨大敵的姿態，與他們若無其事之狀，正好成了强烈的對比。

隨着雙方距離的拉近，戰鬥氣氛已濃烈到人令窒息的程度，但是龍、彭二人仍是一副吊兒郞當的模樣……

「呀！」

暴叱突起，當中兩名刀手首先發動攻勢，大板刀「呼！」的橫砍而出！

龍、彭二人長笑一聲，身形驀地閃動，不約而同的滑步斜身。

但是，很快的，他們又慢慢的收脚挺身，恢復直立的姿式。

而那兩名刀手，却像中了邪一般，面上浮起一層驚愕之色，四顆眼珠瞪得凸凸欲出，過了片刻之後，才蓬蓬相繼倒下，鮮血也從他們腹部湧出。

原來，他們已分別中了龍、彭二人的一劍！

剩下的十六個刀手面容一凜，不期然倒退了一步，顯然均被龍、彭二人神出鬼沒的劍法嚇住了。

鷹爪王胡劍南厲聲道：「別怕，一齊上！」

「嘿！」

「呀！」

一片暴叱又起，十六個刀手大板刀齊揚，奮勇猛攻上去了。

於是激戰迸發，刀光劍影滙成一團！人影竄動中，兩聲慘叫響起，又有兩個刀手中劍，一個當場斃命，一個跌出戰圈，抱腹哀號不已。

但是，龍、彭二人迎戰這批刀手，並不輕鬆，兩人是以豁出性命的決心，和使盡渾身解數，才佔到上風的，因爲，畢竟雙拳難敵四手，猛虎抵不了猴多，他們每人要憑一把劍，應付七柄大板刀，確實不容易的。

拚鬥了一會之後，彭文雄一下失閃，右腿上中了一刀，他大叫一聲，長劍猛力架開砍臨頭上的三柄大板刀，繼之一旋身子，左掌陡沉，一把抓住另一柄大板刀的刀背，奮力推出！

「啊唷！」

那名刀手被他奮力一推之下，就被自己的大板刀砍中膝蓋，敗退下去。

彭文雄再一旋身，長劍一式「轉身射雁」，刺中另一名刀手的咽喉，又幹掉了一個。

龍一雄一面迎戰七個刀手，一面大聲問道：「老兄，你掛彩了？」

彭文雄道：「不要緊，是輕傷！」

龍一雄忽然倒地一滾，長劍一陣揮攪，同時掃中兩名刀手的小腿，雖未將他們的脚掃斷，却也掃得他們皮開肉綻，跳着脚逃開了。

彭文雄朗笑道：「老兄眞有你的！」

龍一雄一翻而起，左掌拍開攻到身旁的一刀，手中長劍倏地倒刺而出，口中大笑道：「那裏，你比我更行！」

「啊哎！」

攻到他身後的一名刀手，腹部被他倒刺的一劍刺中，仰身倒了下去。

現在，十八刀手只剩下九個了。

鷹爪王胡劍南看到此處，已知十八刀手萬難取勝，乃大喝一聲道：「退下！」

九名刀手如聞大赦，連忙頓足縱開。

龍、彭二人也不趁勢追擊，一齊收劍站住，面上均露出瀟洒的微笑！

鷹爪王胡劍南滿面怒容，雙手十指屈張着，發出「必卜」輕响，獰笑道：「龍虎雙俠，果然名不虛傳，老夫把你們看低了……」

龍一雄畧一躬身道：「承蒙誇獎，不勝榮幸之至。」

鷹爪王胡劍南邁步走入場中，渾身散發出騰騰殺氣，冷笑道：「但是，十招之內，收拾不了你們，老夫這顆腦袋送給你們！」

龍一雄笑道：「一言爲定。」

他轉對彭文雄揮揮手道：「退開一些，讓我來領教領教這位名震天下的綠林巨雄。」

彭文雄站着不動，笑道：「你耳朶有毛病麽？」

龍一雄道：「嗯？」

彭文雄道：「他是說『你們』，不是說『你』！」

龍一雄道：「但是你腿上受傷了，受傷的人是應該退下休息的。」

彭文雄指着自己腿上的傷口道：「你看，我只不過被刀尖劃傷了一下，這點輕傷，就是三歲小孩也忍受得了的。」

龍一雄嘆了口氣道：「你這個人眞怪，爲什麽非要陪我送命不可？」

彭文雄道：「你都不怕送命，我爲甚麽要怕！」

龍一雄沒有再說甚麽，回望鷹爪王胡劍南抱劍行了一禮，笑道：「久聞胡總瓢把子的『鷹爪功』厲害非凡，今日有幸領敎，眞是高興！」

鷹爪王胡劍南冷冷道：「假如你們已準備好了，就進招吧！」

龍一雄已知現在要對付的是個極其可怕的人物，故表面雖然輕鬆，心底下却緊張得很，他轉臉向彭文雄笑問道：「你準備好了沒有？」

彭文雄點頭道：「隨時待命。」

龍一雄道：「那就幹吧！」

「吧」字未落，長劍已一振而出，一招「黑虎偸心」，朝鷹爪王胡劍南的心口疾刺過去！

彭文雄亦跟着發招，長劍一式「水底撈月」，掃向胡劍南的下盤。

兩人一上一下，配合得很好。

胡劍南長嘯一聲，身形飄然騰起，右脚一抬，飛踢彭文雄胸部，左掌一沉，直切龍一雄的天靈蓋，身法美妙，攻擊的手法更是高明！

龍、彭二人識得厲害，立卽連忙撤劍閃避。

胡劍南確不愧是綠林第一高手，一出手便搶得了先機，只見他身軀再一旋轉，就像一股龍捲風，倏地撲上龍一雄，五指曲張，猛抓而下！

這是頂厲害的鷹爪功，五指如鋼，無堅不摧，武林高手傷在他這手鷹爪功之下的不知凡幾！

龍一雄自然識貨，疾忙一蹲身，以「盤龍刺虎」之式，揚劍反擊上去。

「拍！」

胡劍南抓下的五指，突然一下扣住了他的劍身，就像扣住一條棍子那樣毫不在乎。

龍一雄大吃一驚，猛力一推一拉，却發覺長劍已在他手上生了根，既推不進一寸，也拉不出一分。

彭文雄大喝一聲，吐劍刺向他左腰，欲迫他放手。

胡劍南獰然一笑，左掌順勢往下一沉，又是「拍！」的一聲，也將他的長劍抓住了。

他以雙手十指抓住了鋒利無比的劍刄，竟不怕被劍刄割裂掌心和手指！

彭文雄情急之下，右脚猛抬，踢向他腰部。

「砰！」的一响，正中其腰部，這一脚若是踢中大樹，大樹也將攔腰折斷，但是胡劍南却若無其事雙脚都沒移動一下。

胡劍南沉笑一聲，雙掌眞力陡發，喝道：「斷！」

「拍！拍！」兩响，兩柄長劍應聲而斷！

龍、彭二人，心頭發毛，慌忙頓足縱退。

胡劍南笑笑道：「跑不了！」

身形一閃，以快得令人看不清的速度追上龍一雄，五指如電抓下，正中龍一雄左肩。

龍一雄感到像被扯去了一塊肉，痛澈心肺，大叫一聲，仰身栽倒。

彭文雄一見龍一雄倒下，怕對方續下毒手，立卽奮不顧身的撲上去，以手中一半斷劍，横劈對方後頸。

胡劍南轉身揚掌切出，切中他握劍的右腕，震開他半截斷劍，緊接着右掌一揚，平抓而出，悍笑道：「你也躺下吧！」

「啊哎！」

彭文雄此刻登時抱腹蹲下，頭上汗如雨下。

胡劍南「哼！」的冷笑一聲，向在場邊圍觀的衆部屬一揮手道：「把他們吊起來！」

「是！」

立刻就有數人奔入場中，將龍、彭二人捆綁起來。

廣場左邊，有一座專爲吊人而建的木架，幾個匪徒將龍、彭二人的手脚綁好之後，便將他們拖到木架下，拉下木架上的繩子，再綁住他們雙手，就拉起繩子，將他們吊了起來。

原來，龍、彭二人只被胡劍南的鷹爪功抓傷，失去了抵抗能力，並未死亡，神智都還很清楚。

胡劍南跟到木架前，冷冷道：「脫下他們的衣服，龍怕揭鱗虎怕抽筋，老夫要揭他們的鱗，抽他們的筋！」

兩名匪徒應聲上前，用刀割破龍、彭二人的衣服，將他們身上的衣服扯下，只讓他們留下一條內褲。

蛇蝎美人冉嬌嬌靠上胡劍南身邊，含笑道：「這姓彭身上有筋，那姓龍的身上却無鱗，大當家怎麽揭他的鱗呀？」

胡劍南道：「剝皮便等於是揭鱗！」

冉嬌嬌笑啊一聲道：「我還不會看人被剝皮，那一定很有趣。」

胡劍南道：「不錯。」

冉嬌嬌笑道：「但怎麼剝呢？」

胡劍南道：「在他頭上割開一個口，把水銀灌下去，妳知道水銀是無孔不入的，它會由頭皮上一直往下流，使皮和肌肉分開，當然水銀在往皮下鑽流的時候，會有些痛苦。」

冉嬌嬌吃吃嬌笑道：「你這個人哪，說話就是這麼有趣，只是有些痛苦麼？」

胡劍南微笑道：「是不是很痛，只有身受者知道！」

冉嬌嬌輕移蓮步走到龍一雄跟前，凝眸斜視，嫣然一笑道：「龍一雄，你現在一定很後悔外號叫『龍俠』，是不？」

龍一雄雖是被吊着，仍不改其玩世不恭之態，聞言笑了笑道：「我只後悔一件事……」

冉嬌嬌笑問道：「那一件？」

龍一雄道：「我後悔投錯了胎，要是我生為彭文雄，那該多好。」

冉嬌嬌一怔道：「你希望自己是彭文雄？」

龍一雄道：「是的。」

冉嬌嬌道：「為什麼？」

龍一雄道：「因為彭文雄曾經跟妳睡過覺，跟妳這樣標緻的姑娘睡覺，可說死而無憾。」

冉嬌嬌登時玉臉泛紅，怒叱道：「你胡說，奴家是何等樣人，豈會跟彭文雄睡……睡……」

彭文雄接口笑道：「嬌嬌，妳這個人很不錯，可惜只有一點點美中不足。」

冉嬌嬌轉向他瞪了一眼，含怒道：「你敢胡說八道，奴家立刻劈死你！」

彭文雄道：「妳全身上下都美，就只有小腹下那顆黑痣不大好看！」

冉嬌嬌又驚又怒，嬌叱一聲，揮掌便向他劈去。

胡劍南大喝道：「住手！」

冉嬌嬌一掌已劈到彭文雄腹前，只要再向前一兩寸，就可擊斃彭文雄，但聽了胡劍南的喝聲，她終於收住了掌勢，因為她最了解胡劍南的脾氣。

她回頭露出惹人憐愛的神情，說道：「大當家，你別聽他胡說，奴家沒有做出對不起你的事。」

胡劍南神色冷峻已極，道：「如果妳沒有做出對不起老夫的事，他怎知妳小腹下有顆黑痣？」

冉嬌嬌滿臉通紅，期期艾艾道：「那是……那是無意間被他看見的。」

胡劍南冷笑道：「怎麼說？」

冉嬌嬌垂首道：「數月前，他忽然闖進了咱們懷玉山的住處，當時奴家正在洗身……」

胡劍南道：「後來呢？」

冉嬌嬌道：「他……他說趕路錯過宿頭，要求借宿一夜，奴家沒答應，他也就走了。」

胡劍南回對彭文雄問道：「小子，是這樣麼？」

彭文雄含笑不語。

胡劍南雙目一瞪大聲道：「快說！」

彭文雄笑道：「別急，你這個人眞是奇怪，既然怕戴綠頭巾，就不該把她丟在山中不管……」

胡劍南迫上一步，咬牙切齒道：「你跟她睡過覺了？」

彭文雄道：「沒有，我不喜歡小腹下有黑痣的女人。」

胡劍南面上怒容一鬆，好像透了一口氣似的。

冉嬌嬌簡直不敢相信彭文雄還肯替自己隱瞞，不禁大受感動，向彭文雄投出感激的一瞥。

胡劍南道：「你雖然沒欺負老夫的女人，但今天你殺了老夫的部下，老夫仍要抽你的筋！」

彭文雄道：「你這不是恩將仇報？」

胡劍南掉頭向部下喝道：「準備剝皮和抽筋的工具！」

「是！」

有兩名匪徒應一聲，轉身疾奔而去。

胡劍南又道：「拿一張椅子來！」

「是！」

又一名匪徒轉身奔去。

不久，椅子和剝皮抽筋的工具均已取到。

胡劍南大剌剌的往椅子上一坐，喝道：「先剝那姓龍的皮！」

兩名匪徒應聲上前，將龍一雄降下數尺，讓他的雙腳落到距離地面數寸之處，其中一名匪徒張臂將他的雙腳緊緊抱住，使他無法掙扎，另一名匪徒則打開一個小箱，取出一把雪亮的小刀和一個磁瓶，他把磁瓶的塞子拔開，放在一邊，然後拿起小刀，動手便欲割開龍一雄的頭皮。

就在此時——

「不要動手！」

一聲惶急的嬌呼，由寨中傳出！

隨着呼聲，一條纖細嬌小的人影疾奔而來。她，正是胡明媛！

胡劍南一看是自己的妹妹，眉頭一皺，很不高興地道：「妳出來幹什麼？」

胡明媛奔到他身邊，撲地跪倒，雙手扯住他哀求道：「哥哥，我求求你，請你不要殺他，好麼？」

胡劍南目中射出嚴厲的光芒，冷冷道：「哼，他把妳擒給都步實，妳却還在為他求情麼？」

胡明媛目湧淚光道：「是的，我知道他是個好人，他一直對我很好——」

胡劍南截口冷笑道：「妳說他是好人，那麼為兄便是壞人了？」

胡明媛道：「不，小妹沒說哥哥壞，小妹只求你饒恕他一命——」

胡劍南叱道：「滾開，妳這個下賤的丫頭，若不是看在同胞兄妹的份上，我連妳也宰了！」

胡明媛神色一愕，瞪大眼睛道：「你……哥哥，你罵小妹下賤？」

胡劍南道：「妳投身娼門，幹那人盡可夫之事，這還不是下賤麼？」

胡明媛臉上現出痛苦之色，眼淚簌簌直下，悲聲道：「哥哥你怎麼說這種話，如果你肯照顧小妹的生活，小妹何至淪為娼妓？」

胡劍南扳着臉孔道：「妳再嚕嗦一句，我就把妳趕下山，快滾！」

胡明媛傷心欲絕，哭道：「哥哥，你要罵我打我都可以，只求你不再殺害他們，讓他們下山去吧。」

胡劍南不再理睬她，一抬手道：「動手！」

胡明媛悲叫一聲道：「不！」

整個人突然撲在胡劍南身上。

胡劍南神色一呆，繼之現出痛苦的痙攣，僵坐了半晌之後，驀然大喝一聲，雙手猛揚，將胡明媛拋了出去。

胡明媛慘叫一聲，身如斷綫紙鳶，飛出三丈開外，摔落地上時，人已昏死過去，唇角流出一縷鮮血！

這時，衆人才看出胡劍南的面上為何有痛苦的表情，原來他的心房已被一把剪刀深深插入！

他顫巍巍的站了起來，舉步向胡明媛走去，目中暴射着可怕的殺氣，走到胡明媛跟前，慢慢的舉起了他的鷹爪掌……

但是，他終於沒能力抓下去，突然身軀一歪，倒地氣絕死了！

兩眼暴瞪，竟似死不瞑目。

所有在場的匪徒都呆住了。

沒有一人料到會發生這種事，胡明媛竟有勇氣殺死自己的哥哥，而武功蓋世的一代梟雄竟會死在沒有武功的妹妹手下！

衆人目瞪口呆的呆立良久，才有一人跳到胡劍南身邊，蹲下抱住他的屍體，激動的大叫道：「大當家！大當家你……」

這人正是負責把守第十八關口的陸威揚，他喊到一個「你」字時，就沒有再喊下去，因為他已看出胡劍南回生乏術了，他輕輕的把胡劍南的屍體放平，挺身起立，轉對那準備為龍一雄剝皮的兩名匪徒，滿面嚴厲地道：「你們還不動手，發甚麼呆！」

「是。」

那兩名匪徒惶然應了一聲，又開始動手要剝龍一雄的皮了。

「等一下！」

發話的是冉嬌嬌。

陸威揚目光一嚴，道：「姑娘有何意見？」

冉嬌嬌道：「奴家想到一個更好的辦法。」

陸威揚道：「甚麼？」

冉嬌嬌扭動腰肢，向他走過去，走到他身前，表示要跟他耳語，却突然一掌揮出！

「砰！」的一聲，正中其胸口！

陸威揚「啊！」了一聲，身子直飛出去，落地之後，再也爬不起來了。

衆匪大驚失色，忙的紛紛亮出兵器。

冉嬌嬌嚴叱道：「別動，我現在已是十八盤嶺的總瓢把子，你們只要服從我，便有好處！」

衆匪徒聽了驚疑不決，但已沒有動手之意。

冉嬌嬌從懷裏抽出一把匕首，走到彭文雄面前，格格嬌笑道：「彭文雄，你料不到會有這種結果吧？」

彭文雄道：「是啊！」

說畢，閉目等死。

冉嬌嬌突地揮出匕首，割斷了他手上的繩子，等他跌落地上時，又迅速的割斷他腳上的繩子。

彭文雄登時恢復了自由之身，但他簡直不敢相信這種事，他一邊揉着手腕，一邊望着她訝笑道：「我聽說女人善變，但總不會變得這樣離譜吧？」

冉嬌嬌不答，又去割斷龍一雄手上的繩子，將他救了下來，這才啓口笑道：「你們都還能動吧？」

龍一雄肩上被胡劍南的「鷹爪功」抓傷，但並不嚴重到無法行動，他沒有回答她的詢問，立刻奔到胡明媛身邊，將她一把抱起，叫道：「玉娘！玉娘！」

冉嬌嬌笑道：「你還叫她玉娘麼？」

龍一雄立刻改口道：「明媛，明媛，妳醒醒！妳醒醒！妳可不能死啊！」

胡明媛軟綿綿的毫無反應，不過可以看出還沒死，還有一絲氣在。

冉嬌嬌跟過去，探手入懷摸出一個小磁瓶，倒出一顆紅色藥丸，遞給龍一雄道：「這是大還丹，也許可保住她的命。」

龍一雄連忙接過大還丹，送入胡明媛的口中，憂心如焚地道：「她的肋骨斷了三根，但不知有沒有傷及內臟，要是傷及內臟……」

冉嬌嬌道：「如果傷到內臟，她早已死了，不過仍須立刻進行救治。」

她說到這裏，轉對圍立四周的衆匪徒問道：「華老二哪裏去了？」

「老漢在此。」一老人應聲而出。

冉嬌嬌道：「你來看看。」

華老二走上前，翻開胡明媛的眼皮看了看，再按了按她的肋骨，頷首道：「有幾分希望。」

冉嬌嬌道：「那就快施救吧。」

華老二道：「好的，請龍俠將她抱到屋裏。」

說罷，起身行去。

龍一雄問道：「他是誰？」

冉嬌嬌笑道：「是本寨的一位大夫，自稱是華佗的後裔，大家雖然都不相信，但對他的醫術倒是心服口服。」

龍一雄連忙抱着胡明媛站起，跟着華老二走去。

彭文雄看着他們走入寨內屋中，才趨近冉嬌嬌身邊，低聲道：「妳能鎮壓住衆人？」

冉嬌嬌含笑道：「現在是鎮壓住了，但下面十七座山寨的兄弟聽不聽奴家的話，可不敢保證。」

彭文雄笑了笑，問道：「妳為何要救我們？」

冉嬌嬌嫣然一笑道：「因為奴家不喜歡胡劍南，他太老了！」

彭文雄微笑道：「甚麼時候開始不喜歡他的？」

冉嬌嬌道：「剛才，你沒有承認跟奴家睡過覺的時候。」

彭文雄哈哈笑道：「妳這個女人眞有意思！」

冉嬌嬌忽然正色說道：「奴家現在已是十八盤嶺的總瓢把子，你可要服從我的命令，否則我一聲令下，你還是逃不了一死！」

彭文雄一躍身道：「是的，有何差遣，敬請吩咐。」

冉嬌嬌噗哧一笑道：「現在還沒有，不過等一下可能就有了。」

彭文雄一歪頭道：「嗯？」

冉嬌嬌壓低聲音道：「下面十七座山寨的關主如不服我領導你可得保護我。」

彭文雄也低聲道：「如何保護？」

冉嬌嬌道：「救我下山啊，你這個傻瓜！」

彭文雄道：「妳不想坐上總瓢把子的寶座？」

冉嬌嬌道：「只要有人喜歡我，我甚麼都可以不要，我現在好喜歡做人家的媳婦。」

彭文雄道：「要做我們彭家的媳婦，須得嚴守婦德。」

冉嬌嬌道：「這一點我大概可以辦得到。」

彭文雄道：「這些大小嘍囉，怎麼處置？」

冉嬌嬌道：「資遣可也。」

彭文雄道：「好，等那十七位關主趕上總寨之後，看他們態度如何，再作主張吧。」

冉嬌嬌點點頭，於是環望圍立四周的匪徒大聲道：「各位兄弟，我們胡總瓢把子不幸被他的妹妹刺殺身亡，如今奴家將暫時代理總瓢把子的職務，各位只要順從奴家的指揮，從這個月起，每人餉銀多加一倍！」

「好啊！」

「我等擁護夫人！」

衆匪徒聽到「餉銀多加一倍」，登時笑逐顏開，舉臂歡呼起來。

冉嬌嬌笑了笑道：「但有一個條件，等下山下的十七位關主如果反對奴家，你們須得協助抵抗他們才行！」

衆匪徒齊聲道：「好！」

冉嬌嬌道：「但現在大家動手將總瓢把子及十八刀手的屍體移開，咱們擇日把他們安葬。」

衆匪徒於是一齊動手，將胡劍南及數名刀手的屍體移出場外去了。

冉嬌嬌這才鬆了一口氣，向彭文雄笑道：「但願那十七個關主不要一起上來，就好對付了。」

彭文雄笑道：「他們都是胡劍南的心腹？」

冉嬌嬌道：「大概是吧，我也不大清楚，我到此也不過兩三天而已。」

彭文雄道：「妳以前爲何不告訴我胡劍南僞死的秘密？」

冉嬌嬌道：「我並不知他僞死，我也是直到他在馬蹟山韜光廬出現時，才知他還在人間，這也就是我不喜歡他的原因之一，他是個冷酷無情的人，眼裏只看得見金錢，看不見任何親情。」

彭文雄問道：「都步實當眞被他殺害了？」

冉嬌嬌道：「我沒親眼看見，據胡劍南自己說，都步實中了他一招鷹爪掌，掉入太湖裏去了。」

彭文雄道：「胡劍南說都步實也在覬覦他的財產，這話不知是眞是假？」

冉嬌嬌道：「不假，昨天胡姑娘就告訴我這件事，她說都步實確曾以她爲人質，強迫胡劍南獻出一百萬兩銀子給他。」

彭文雄嘆道：「眞想不到都步實也是個利慾薰心之人，怪不得他一直不肯說明他要誘捕的人是胡劍南。」

冉嬌嬌道：「你和龍一雄都是傻瓜，被他利用而茫然不知。」

彭文雄說道：「因爲他是退休的著名捕頭，所以我們都相信他的爲人，却未想到他晚節不修，自甘毀去一生令譽，眞是可惜。」

兩人交談間，突見兩條人影向山寨大門飛縱而入，疾如飛燕向廣場這邊奔來。

冉嬌嬌臉色一變道：「來了！那是第十六關主『一手翻天孫伯峯』，和第十七關主『鬼腿范彰』！」

彭文雄道：「別怕，要是他們頑桀不馴，就讓我來打發。」

冉嬌嬌關心的問道：「你的傷不要緊麼？」

彭文雄道：「不要緊，胡劍南那一掌雖然厲害，但事前我已運功抗拒，故傷的不重。」

話聲甫落，一手翻天孫伯峯和鬼腿范彰已奔到面前，刹住了脚步。

一手翻天孫伯峯沉着一張滿是橫肉的面孔，目光嚴厲的瞪視着冉嬌嬌，開口問道：「冉姑娘，聽說總瓢把子死了？」

冉嬌嬌輕點螓首道：「是的，是被他妹妹出其不意用剪刀刺死的。」

一手翻天孫伯峯目光如電四掃，又問道：「那麼他妹妹呢？」

冉嬌嬌道：「她也受了重傷，只怕也活不成了。」

一手翻天孫伯峯舉手一指彭文雄，滿面憤怒的道：「妳怎麼把這小子放了？」

冉嬌嬌道：「總瓢把子已死，咱們又與他們兩人無仇，不放他們又將如何？」

一手翻天孫伯峯冷冷一笑道：「但我接到消息：總瓢把子已下令處死他們！」

冉嬌嬌道：「現在奴家已取總瓢把子的地位而代之，奴家不想處死他們。」

鬼腿范彰大叫一聲道：「甚麼，妳要取總瓢把子的地位而代之？」

冉嬌嬌微笑道：「有何不可？」

鬼腿范彰「呸！」的吐了一口痰，罵道：「妳算老幾？要想當上總瓢把子，還得問問我們十七人肯不肯呢！」

冉嬌嬌道：「你們肯不肯？」

鬼腿范彰道：「妳呀！替老子端夜壺還差不多——啊哎！」

突然雙手一抱腹部，搖搖顛顛的倒退數步，然後一屁股跌坐於地，面上一片蒼白！

原來，他腹部已中了一支玉釵！

冉嬌嬌格格嬌笑道：「奴家沒聽清楚你的話，你再說一遍給奴家聽聽！」

鬼腿范彰大叫道：「老孫，快動手宰了她！」

一手翻天孫伯峯厲吼一聲，一式餓虎撲羊，探掌向她猛拍上去。

彭文雄閃身迎出，拳掌一格，喝道：「不得無禮！」

「砰！」然一響，一手翻天孫伯峯如遇狂飈，空中身子一仰，翻了個筋斗，跌了出去。

但他身手倒也矯捷，墮下之時，雙脚先着地，並未摔倒地上。

彭文雄稱讚道：「很好，你比十八刀手高明多了，但你仍然難逃一死！」

話聲中，如影隨形直欺而上，一掌疾切他頸部。

一手翻天孫伯峯確非凡手，只見他上身一偏，讓開了攻到的一掌，右掌暴探，反擊彭文雄腹部。

彭文雄右膝一屈抬起，竟以膝蓋推開他的手掌，緊接着變招攻出，駢指點他雙目。

一手翻天孫伯峯疾退半步，左掌猛揚，欲扣彭文雄的手腕。

「做夢！」

彭文雄大笑一聲，陡地反扣住他的左腕脈門，跟着右膝再抬，砰的一聲，擊中了他的腰部。

一手翻天孫伯峯悶哼一聲，跌出數丈，落地之後，還想掙扎爬起，但只爬起一半，卽又臥倒，看樣子不死也將落個殘廢了。

冉嬌嬌很是高興，笑道：「好極了，現在只剩下十五個了。」

彭文雄笑道：「只要他們不一起上來，我就有把握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

冉嬌嬌道：「他們可能不會一起趕上來，因爲每座關口相距一個盤嶺。」

正說着，龍一雄已由寨內趕出，問道：「是誰上來了？」

彭文雄一指倒在地上呻吟的孫，范二人，笑道：「就是這兩個傢伙。」

龍一雄道：「還有十五個關主，只怕就趕上來了。」

彭文雄道：「正是，不過他們不在同一關口，故可能不會一起上來——胡姑娘怎麼樣了？」

龍一雄面呈憂急道：「還在昏迷中，華老二正在盡力施救……」

彭文雄道：「我想她會好的。」

龍一雄嘆道：「但願如此。」

冉嬌嬌道：「華老二醫術十分高明，只要——啊，又上來兩個了！」

不錯，又有兩個關主趕上總寨，朝廣場這邊疾奔而來。

彭文雄道：「那是第十四和第十五的關主吧？」

冉嬌嬌道：「正是，前者叫『雙槍客楊雪帆』，後者叫『病貓李三』——你們最好馬上將他們收拾下來，否則後面的十三個關主一到就麻煩了。」

彭文雄一拍手道：「有道理！」

說着，拔劍迎了上去。

龍一雄亦拔劍迎出。

那雙槍客楊雪帆和病貓李三趕到近處，一見孫，范二人躺在場上，再見龍，彭二人仗劍迎來，於是也不打話，暴喝一聲，便與龍，彭二人幹上了。

彭文雄迎戰雙槍客楊雪帆，龍一雄迎戰病貓李三，兩人深知現在時間寶貴，不能與敵人作耍，故一上來便使出絕學，劍如匹練縱橫飛舞，不到幾個照面，已將楊，李二人殺得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

雙槍客楊雪帆一看龍一雄劍法厲害，料知不敵，立萌退志，揮起一槍格開龍一雄的長劍，頓足疾起，叫道：「老三，咱們暫退！」

龍一雄道：「不要走！」

長劍一圈，趕上一步，猛跳過去。

劍光過處，「刷！」的一聲，雙槍客楊雪帆的左掌應聲落地，他慘叫一聲，縱身跳出兩丈，負傷疾逃。

病貓李三也想逃走，但也沒逃成，被彭文雄一劍刺中膝蓋骨節，登時倒地狂呼狂叫起來。

冉嬌嬌忽然縱身跳出，拾起楊雪帆丟下的一支櫻槍，一旋嬌軀，飄到病貓李三身邊，一槍對準他的心窩刺下。

病貓李三發出一聲慘號，手脚一翹，登時畢命。

她再一跳而到孫，范二人身前，槍出如電，又將孫，范刺死。

彭文雄搖頭笑道：「女人家不該這麼殘忍，他們已失去抵抗能力，不必趕盡殺絕。」

冉嬌嬌笑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這些人都是怙惡不悛之徒，你不殺死他們，將來沒個完的。」

龍一雄道：「除惡務盡雖有道理，但我也不贊成下手殺死受傷之人，尤其妳是個女人，豈可——嘿，又來了三個了！」

那是第十一，十二，十三的三位關主，他們一個持劍，一個持刀，另一個持狼牙棒，氣勢洶洶的衝了過來。

冉嬌嬌越前數步，戟指他們厲聲道：「你們三人聽着，總瓢把子已死，奴家將取他的地位而代之，你們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那三位關主在她對面三丈處站住脚步，當中那持劍的關主嘿嘿冷笑道：「妳有何資格當上總瓢把子？」

冉嬌嬌道：「因爲我是他的妻子，他的一切理應由我承繼。」

那持劍的關主仰頭狂笑一聲道：「我們總瓢把子的妻子多得很，妳算老幾？」

冉嬌嬌冷笑道：「聽你口氣，你是不服了？」

那持劍的關主揚了揚手中的長劍，大笑道：「問問老子手中這把劍吧！」

冉嬌嬌道：「好的，我就問問看！」一說着，姍姍而上。

那持劍的關主向另兩個關主一打手勢，他自己立卽迎上冉嬌嬌，揮劍便劈。

持刀的關主和持狼牙棒的關主也立刻撲向龍，彭二人，六個人登時捉對兒拚鬥起來。

冉嬌嬌雖是赤手空拳，但她一開始所使出的掌法就給人一種不同凡響之感，她的雙掌飄忽不定，如繞花而飛的蝴蝶，迎戰對手中一柄利劍，竟是攻多守少！

而另兩個關主的身手，對龍，彭二人人來說，也都不是勁敵人物，交手數招之後，兩人已穩佔上風。

彭文雄一邊從容化解對方的猛攻，一邊笑道：「識時務者爲俊傑，閣下當眞要把命賠在這裏？」

使狼牙棒的關主不發一語，只是拚命搶攻。

彭文雄笑道：「好，從現在開始，注意你的右耳！」

劍招一變，不再化解對方的招術，開始運劍反擊！

三四招一過，使狼牙棒的關主已手忙脚亂起來了，但是他仍很倔強不肯服輸。

「着！」劍光一閃，血已濺起！

使狼牙棒的關主只覺右耳一涼，伸手一摸，才發覺自己的右耳果然已失，這才大吃一驚，慌忙頓足倒縱下去。

彭文雄並不乘勝追擊，揮揮手道：「快走，否則命都沒有了！」

使狼牙棒的關主果然聽話，掉頭疾逃而去。

就在這時，龍一雄也已得手，將使刀的關主的左手大姆指削去一節，他也不爲已甚，喝道：「快滾，不然砍下你的腦袋瓜子！」

使刀的關主顛退數步，低頭看看被削斷的大姆指，憤怒的說了一句「後會有期」隨即轉身向山下奔去。

冉嬌嬌看見龍，彭二人均已獲勝，激起了要強好勝之心，當下絕招殺手連施，攻得對方節節後退。

彭文雄心知那位關主再不走的話，必將慘死於她的掌下，乃開聲道：「喂，你的兩個同伴都跑了，你還不走難道準備殺身成仁不成？」

使劍的關主聽了掉頭便跑。

冉嬌嬌叱道：「那裏走！」

身如閃電，搶前一掌拍出。

「砰！」

「啊……」

使劍的關主閃避不及，後腦頓碎，一聲慘叫過後，立時仆地氣絕。

彭文雄眉頭微微一皺，却仍面帶笑容道：「喂，我告訴妳，我可不喜歡娶一個女殺星做妻子，下次妳再殺人的話，咱們只好勞燕分飛了！」

冉嬌嬌笑道：「好，我不再殺人就是了，但是還有十個關主未上來，你們自信能夠勸使他們順從麼？」

彭文雄道：「他們不順從，可以略施薄懲，妳讓我和龍一雄來對付就是了。」

冉嬌嬌含笑不語。

龍一雄關心胡明媛的傷勢，納劍入鞘道：「我去看看她，馬上回來。」

說罷，拔步奔入寨內。

他奔入一間房子，只見華老二正坐在榻旁爲胡明媛把脈，而胡明媛仍在昏迷中，一顆心不由的往下沉，問道：「情況如何？」

華老二搖搖頭，道：「脈搏很弱，只怕……」

龍一雄心如刀割，着急地道：「你非要把她救活不可，她絕對不能死！」

華老二苦笑道：「老漢已盡了力。」

龍一雄走近榻前，輕喊道：「明媛，明媛，我是龍一雄，妳醒一醒！」

胡明媛沒有一點反應。

華老二嘆道：「老漢已將她的肋骨接好，不過可能有一支斷骨傷及內臟……」

龍一雄憂急地道：「那會怎樣？」

華老二道：「老漢剛才又給她服下一包內傷藥，它有止血的功效，要是她的內臟傷得不重，便能慢慢痊癒，但是……」

龍一雄道：「但是怎樣？」

華老二道：「照一般常情，她此刻應可清醒才對，所以老漢懷疑她的內傷只怕不輕。」

龍一雄道：「有甚麼靈藥可治？」

華老二道：「冉姑娘的大還丹和老漢自製的續命丹都很不錯，要是不能使她甦醒，那就……」

說到這裏，苦笑了一下。

龍一雄皺眉沉默良久，才說道：「你盡力救治，若是能救活她的命，我會重謝你的。」

華老二苦笑道：「老漢自會盡力救治，要能救活，老漢也不要你重謝，只希望放老漢下山回家，於願足矣！」

龍一雄道：「你不是胡劍南手下？」

華老二搖搖頭，說道：「不是，老漢是被刦持上來的，他們說山寨裏需要一位大夫……」

龍一雄道：「你來此多久了？」

華老二道：「三年了。」

龍一雄道：「好，若能救活她，我保證你安然返家，並給你一筆金錢。」

他接着道：「若有任何情況，馬上通知我，我要出去看一看。」

說罷，轉身出房。

回到廣場上，只見彭文雄和冉嬌嬌仍站在那裏，而地上的屍體還是原來那幾具，顯然山下的十個關主還沒上來。

他走近彭文雄問道：「他們怎麼不上來？」

彭文雄道：「誰知道，她已派人下去探查——胡姑娘醒了沒有？」

龍一雄神色沉重地道：「沒有，脈搏很弱，只怕是救不活了。」

彭文雄道：「她是個好姑娘，不該這樣就死去。」

龍一雄仰望蒼天，喃喃說道：「如果可以折壽救她，我願這樣做……」

冉嬌嬌正要啟口說話，忽見一名嘍囉神色倉皇的由寨外奔入，急忙迎上前問道：「怎麼樣？」

敢情這個嘍囉是她派下山去探查的，只見他滿面驚恐的叫道：「夫人！大事不好，他們攻上來了！」

冉嬌嬌臉色一變道：「來多少人？」

那嘍囉答道：「十位關主，外加八百兄弟！」

冉嬌嬌慌了，又道：「距此多遠？」

那嘍囉道：「已到第十五關口，馬上就到了！」

冉嬌嬌急道：「快傳令下去，本寨兄弟齊帶刀箭到寨門上集合！」

那嘍囉應了一聲，拔步奔入寨內，大喊大叫起來。

彭文雄面呈凝重問道：「這總寨共有多少嘍囉？」

冉嬌嬌道：「一百多個而已。」

彭文雄道：「一百多個要抵禦八百人的攻擊，只怕不行吧？」

冉嬌嬌說道：「不要緊，咱們居高臨下，發箭攻擊，應可造成他們慘重的傷亡，眞要不行的話，還有滾石、滾木，可以攻敵。」

說話間，只見一羣帶刀背箭的嘍囉已由寨中四處奔出，趕到了廣場上。

冉嬌嬌大聲道：「各位兄弟，山下的十位關主不服我的領導，已率領八百兄弟攻上來，企圖攻佔總寨，搶奪總寨的財寶，咱們一起去抵抗，今天只要擊潰他們，每人賞銀一百！」

她接着一揮玉臂，喝道：「走！」

縱身便向寨門奔去。

衆嘍囉跟着她奔上寨門「城牆」上，立時擺開陣式，個個搭箭張弓嚴陣以待。

龍，彭二人亦跟着衆人走上「城牆」，注目一望，只見山嶺下人影幢幢，十位關主所率領的八百嘍囉已攻到第十六關口了！

彭文雄靠近冉嬌嬌身邊，問道：「妳說的滾木滾石在何處？」

冉嬌嬌一指山嶺左方的一片樹林，道：「就在那裏面，只要斬斷繩子，數百顆巨石和滾木便會像瀑布一樣直瀉下去。」

彭文雄道：「妳說妳到此不過兩三天，怎麼對山寨的情形如此清楚？」

冉嬌嬌道：「這是胡劍南告訴我的，來此頭一天，他就帶我四處巡視，把總寨佈防的情形指給我看。」

這時，十個關主和八百嘍囉已到第十七關口，他們像一條長蛇陣，浩浩蕩蕩的奔上山，吶喊之聲，響澈滿山遍野了！

冉嬌嬌忙道：「這裏由你們兩人指揮，我去那邊準備發動滾木滾石。」

說畢，嬌軀一縱，破空飛去。

龍一雄道：「這下要死傷很多人。」

彭文雄道：「正是，不過如不擊潰他們，咱們便難活命。」

龍一雄道：「你眞要娶她爲妻？」

彭文雄微笑道：「你看如何？」

龍一雄道：「我不知道，這要由你自己決定，如果你認爲她可以做一個賢妻良母的話，就娶她好了。」

彭文雄微笑不語。

「殺！」

「殺！」

「殺！」

十位關主所率領的八百嘍囉，已像潮水般湧至，攻到了總寨外面的山路上！

龍一雄伸手碰碰彭文雄，問道：「你認爲她可以做一個賢妻良母麼？」

大軍壓境，他却還在關心彭文雄的婚事。

彭文雄聳聳肩道：「我想可以的，女人壞的時候很壞，好的時候很好，而且所謂惡馬惡人騎，我自信可以駕馭她，叫她服服貼貼。」

他見十位關主和衆嘍囉已攻到近處，乃舉臂大叫道：「衆兄弟，幹啊！」

一聲令下，守在城牆上的衆嘍囉立時站起發箭。

「嗖！」

「嗖！」

「嗖！」

剎那間，箭如雨下！

首當其衝的數十名嘍囉，登時中箭倒下，慘叫之聲，響成一片。

「殺啊！」

「衝上去！」

「衝上去！」

在後「督軍」的關主，厲聲喊叫着，不讓衆嘍囉後退。

於是，又一批嘍囉揮舞刀槍，冒死衝上來。

但是，仍然難逃城上嘍囉利箭的攻擊，又有幾十人中箭倒了下去。

「攻！攻！攻上去！」

一位關主衝前而出，舞着一柄鬼頭刀，擋開如雨而至的箭陣，奮勇攻臨城下！

彭文雄道：「這一個必須幹掉。」

說着，由一名嘍囉背上箭筒抽出一支箭，抖手打出！

那位關主能夠打掉衆嘍囉射到的箭，却打不掉彭文雄打出的一箭，頭額頓被射中，大叫一聲，仰身栽倒下去。

衆嘍囉一看有位關主中箭身亡，心怯了，不顧後面關主的喝叱，紛紛倒退下去，各自找地方躲避起來。

雜在衆嘍囉中的幾位關主大爲發火，一齊向城下猛撲過來，打算衝入寨中，擊殺城上的嘍嘍。

但撲到城下，已有二人中箭倒下，另二人撲到寨門，衝倒鐵門，攻入寨中，撲上了城牆。

龍，彭二人連忙上前迎戰。

四人在城上展開一場惡鬥，但交手數招之後，均敵不住龍，彭二人的神妙劍法，被逼得跳回城下去了。

而這時，又有一批嘍囉攻到近處。

「射！射！」

龍一雄揮劍大叫。

一排利箭，應聲射出，攻到近處的五十多個嘍囉無一倖免，一齊倒了下去！

連那兩位跳回城下的關主，也在混亂中被箭射中，死在城下。

至此，十個關主已死了五個，剩下的五個一看苗頭不對，立刻大叫道：「衆兄弟，咱們暫退！」

那知話聲甫落，驀聞「轟隆」一聲巨響由左方樹林中發出，旋見爲數不下百顆的滾木，勢如山崩一般，由樹林中滾出，一路飛滾下去！

正想撤退的衆嘍囉大驚失色，頓時大亂起來，而急切間已無躲避的餘地，剎那間有百多人被滾木輾過，有的當塲血肉橫飛，有的隨着滾木往下面滾去，慘烈景象，令人怵目心驚！

「快臥倒！快臥倒！」

後面數百名嘍囉，聞聲紛紛臥倒。

這一下，死傷果然減少了許多，原來滾木往下飛滾時，速度越來越快，而只要碰上山石，便會跳起老高，這使不少嘍囉逃過了一死。

龍一雄眼看八百嘍囉轉眼之間已死傷大半，心中很是不忍，皺緊眉頭道：「他們已經要撤退了，她爲何還要發動滾木攻敵？」

彭文雄道：「我去阻止她！」

說着，飛身向左方山嶺掠去。

但就在這時——

「轟隆！」

又一片巨響發出，最可怕的滾石已瀉下了！

滾石有大有小，但最小的也有兩百斤重，由嶺上滾下，有如澎湃怒濤，震得地動山搖起來！

「啊！」

「啊呀！」

慘號之聲，震天價響！

彭文雄剎停了身子，呆了。

看着數百名嘍囉又在滾石的攻擊下血肉橫飛，屍體堆積如山，他的心陣陣絞痛，同時也燃起了一股怒火。

他和龍一雄一樣，外表雖然放蕩不羈

，一副玩世不恭之態，但內在的人生卻是嚴肅，他無法接受這種殘酷的殺人手段。

他呆立半晌，才想去見冉嬌嬌之際，卻見冉嬌嬌已走上城牆來了。

她笑嘻嘻地道：「看，都解決了！」

彭文雄凝望她好一會，陡地一掌摑出去。

「拍！」的一聲，打得冉嬌嬌跌倒地上，她撫着被打痛的臉頰，又驚又怒道：「你幹麼打我？」

彭文雄冷冷道：「他們已準備撤退，妳爲何發動滾木滾石攻擊他們？」

冉嬌嬌怒沖沖道：「你是個傻瓜，不乘這個時候一舉擊潰他們，他們還會再來的！」

彭文雄道：「可是妳看！」

他一指滿山遍野的屍體，怒聲道：「那些人都是被你殺死的，他們雖然落草爲寇，但並非個個該死！」

冉嬌嬌道：「但是你不殺死他們，他們卻要殺死你，難道你情願讓他們殺死你麼？」

彭文雄沉聲道：「擒賊擒王，只要擒下那些關主，餘者不足爲害！」

冉嬌嬌忽然笑了起來，道：「好心沒好報，我爲大家擊退了敵人，你卻反怪我打我，你敢打我，就表示你根本不喜歡我，我……我不想活了！」

說畢，搶過一把刀，就要橫刀自刎。

龍一雄奪過她的刀，道：「算了，打妳一掌妳就要死，往後的日子怎麼過！」

冉嬌嬌掩臉痛哭。

她哭得十分有技巧，令人看了都會生起憐惜之心。

彭文雄心軟了，道：「好了，以後我不打妳便是，妳先回寨裏去吧！」

冉嬌嬌站起身子，哭着走了。

彭文雄向龍一雄現出一個無可奈何的苦笑，道：「我見不得女人哭，你呢？」

龍一雄一笑道：「一樣，女人一哭，我就有天塌下來之感。」

他接着環望城上衆嘍囉道：「各位兄弟，大家再辛苦一下，出去收拾收拾，死了的，把他們掩埋，沒有死的扶入寨中救治！」

衆嘍囉都很聽話，放下刀箭，一起出寨去了。

龍一雄回對彭文雄道：「我要去看胡明媛，你在此招呼一下吧。」

說罷，跳落城牆下，又拔步飛奔入寨中。

回到胡明媛的房中，只見她仍是雙目緊閉，沒有一點起色，不由長嘆一聲道：「華老前輩，你老實告訴我不妨，她是不是活不成了？」

華老二搖頭道：「老漢也不敢說，過了今天，也許就看得出來了。」

龍一雄道：「她的脈搏怎樣？」

華老二道：「老樣子。」

龍一雄又嘆了一聲，即在榻前坐下，默默的望着昏迷不醒的胡明媛，心中百感交集……

× ×

天，漸漸黑了。

整個十八盤嶺變得很沉靜，死了的嘍囉已全掩埋完畢，受傷的嘍囉也已得到救治，裏裏外外再沒有一點血腥之氣了。

彭文雄走入房中，趨近榻前探視胡明媛，問道：「她已昏迷了兩個多時辰，也該甦醒了吧？」

龍一雄黯然道：「她怕是難活了。」

彭文雄安慰道：「不要說喪氣話，她一定會痊癒的，你要有信心。」

龍一雄道：「她是個可憐的姑娘，她過去遭遇到許多痛苦，上天應該給她一段幸福的日子過而不該奪去她的性命……」

冉嬌嬌忽然在這時走入房中，笑靨如花地道：「兩位，是吃飯的時候了！」

龍一雄道：「你們去吃吧。」

冉嬌嬌一怔道：「你不吃？」

龍一雄道：「我要陪她。」

冉嬌嬌道：「我知道你心裏很難過，不過不吃飯是不行的。」

龍一雄道：「我吃不下。」

冉嬌嬌轉對彭文雄道：「你呢？」

彭文雄道：「我也不想吃。」

冉嬌嬌顰眉道：「唉，你們是怎麼攪的，不吃飯怎麼行呀？」

彭文雄道：「看到胡姑娘這個樣子，誰還有心情吃飯呢！」

冉嬌嬌道：「但多少總要吃一些，這樣好了，我去叫他們賫三碗麵送進來，如何？」

彭文雄道：「好吧。」

冉嬌嬌於是轉身出房而去。

華老二見他走了後，忽然苦笑一下，道：「這個女人眞厲害懂得見風使舵！」

彭文雄道：「嗯？」

華老二道：「日間，二位被吊在木架上時，她並無解救二位之意，但當胡姑娘刺死胡總瓢把子之後，她的態度立刻變了，這不是見風使舵是甚麼？」

彭文雄說道：「不過，如果當時她不救下我們兩人，我們還是難免一死，所以她……」

說到此處，忽然住口不說，只微笑了一下。

華老二道：「老漢不大清楚你們和她的關係，不過老漢總覺得她……咳咳，總而言之，你們小心一些就是了。」

彭文雄道：「我準備娶她爲妻哩。」

華老二啊了一聲，神色顯得很尷尬，道：「原來如此，老漢肆言無忌，還望彭大俠不要見怪。」

彭文雄道：「不怪，不怪，我知道你是好意的，我很感謝你的提醒。」

華老二道：「如今本山寨已羣龍無首兩位打算怎麼辦？是否要在此住下來？」

彭文雄道：「不，等胡姑娘痊癒之後，我們打算遣散衆嘍囉，離開此地。」

華老二道：「聽說胡總瓢把子有不少財產藏在此處，兩位準備如何處置它？」

彭文雄道：「取出一小部份分給衆嘍囉，其餘救濟貧困。」

華老二頷首，說道：「這是一個好主意。」

正說着，只見冉嬌嬌已端着三碗麵進入房中，她將盤子放在桌上，再將三碗麵端出，含笑道：「來，三位乘熱吃吧！」

三碗湯麵上，有肉有蛋頗爲豐盛呢！

彭文雄笑道：「妳自己吃了沒有？」

冉嬌嬌道：「吃了。」

彭文雄道：「再吃一些吧。」

冉嬌嬌道：「吃不下啦。」

彭文雄站了起來，走到房門側，雙手抱胸倚立着，面含微笑道：「冉嬌嬌！」

冉嬌嬌臉容一呆道：「甚麼事？」

彭文雄說道：「妳放了多少毒藥在麵裏？」

冉嬌嬌神色遽變，頓足怒叱道：「你胡說甚麼！」

彭文雄道：「絕對不是胡說，妳別以爲我是好欺騙，告訴妳，日間妳救下我們兩人時，我就已猜出妳的目的，妳想利用我們兩人消滅十八位關主和反對妳的衆嘍囉，然後毒殺我們，以便獨吞胡劍南的全部財產，對不對？」

冉嬌嬌跳脚大叫道：「你胡說！你含血噴人！我好心好意救你，是誠心誠意跟你白頭偕老，你怎麼反說這種話？你要是懷疑我，我走便了！」

說畢，一扭身子，便欲出去。

彭文雄張臂攔住去路，笑道：「等一下！」

冉嬌嬌怒道：「你待怎樣？」

彭文雄道：「妳說妳是誠心誠意要跟我白頭偕老，那麼我就要來證實一下。」

冉嬌嬌道：「要我把心挖出來給你看是不是？」

彭文雄搖搖頭，轉望華老二笑道：「華老先生，假如麵裏有毒，你能否試驗出來？」

華老二道：「可以。」

說着，探手入懷摸出一雙銀筷，起身走去桌前，將銀筷浸入麵湯裏面。

冉嬌嬌突然厲叱一聲，右手暴探而出，隔空向彭文雄打去。

看雖發掌，其實卻是打出暗器！

彭文雄略一偏身，右手駢出二指，一下夾住了一支玉簪，笑嘻嘻道：「妳還有多少暗器，一股腦兒使出來吧！」

冉嬌嬌臉色大變，又尖叱一聲，突地雙掌齊揚，向他猛撲上去，看來似是要拚命了。

但是，她才撲到中途，人已像一片敗葉，砰然一响，墮跌地上。

嬌軀仆地之後，慢慢的一翻身，就此不動。

原來，她的眉心上已被玉簪深深射入，一滴鮮血，正由傷處流了下來。

彭文雄嘆了口氣，緩緩道：「妳本是個絕色美女，如果妳懂得人生的道理，何愁沒有快樂的日子過？」

龍一雄揮揮手，道：「把她的屍體移出去，我不要看到她！」

彭文雄微微一笑，俯身攬起她的屍體，但正要舉步出房之際，目光瞥處，陡地怔住了。

原來，就在此際，房門口出現了一個老人，這個老人，赫然竟是追命判官都步實！

龍一雄也看見了，驚愕的站立起來，失聲道：「都老前輩！您沒死？」

追命判官都步實面上掛着詭譎的微笑，緩緩答道：「沒有，老夫一生辛勞，還不曾享受過幾天好日子，怎能就死呢？」

龍一雄又驚又喜道：「可是，胡劍南說您已死了！」

都步實搖頭道：「他吹牛，老夫只不過中了他一掌，跌入湖中而已。」

龍一雄道：「好極了，胡劍南說您老在覬覦他的財產，晚輩一點也不相信。」

都步實道：「你該相信，他說的沒有錯。」

龍一雄心頭一沉道：「您老不是說着玩的吧？」

都步實道：「不是，老夫已非以前的『追命判官都步實』，以前的『追命判官都步實』太傻了，他担任捕頭數十年，爲官府擒拿過不少兇犯，得罪過不少武林人，可是他却得不到一點好處，當他請求退休之時，官府竟不給他一些賞賜，而讓他空着雙手離開長安，所以他想開了，甚麼鋤奸摘伏維護百姓安寧，都是不切實際的虛言，他決定好好的撈一筆，好好的享受一下！」

龍一雄皺起眉頭道：「總而言之，您老當眞要奪取胡劍南的財產？」

都步實頷首道：「不錯，他的財產都是強搶豪奪而來的，取之不傷廉。」

龍一雄道：「您老錯了，當初晚輩所以肯爲您做事您老知道是爲了甚麼嗎？」

都步實道：「你說。」

龍一雄道：「爲的是尊敬您老的爲人，您老過去的一番功績，已贏得許多人的欽敬，這比金銀財寶更可貴！」

都步實道：「但是它不能當飯吃！」

龍一雄道：「您老目前並不愁沒飯吃，如果您老沒飯吃，早就餓死了。」

都步實面容一寒，冷冷道：「老夫今天不打算跟你講道理只想跟你談交易！」

龍一雄搖搖頭道：「沒什麼交易可談的！」

都步實向榻上的胡明媛瞥了一眼，冷笑一下道：「老夫有一種靈藥可救那丫頭的命，你要不要？」

龍一雄心頭一動，說道：「條件是甚麼？」

都步實道：「你們離開此地，不得干涉老夫之事。」

龍一雄道：「換句話說，您老要以一顆靈藥換取胡劍南的全部財產？」

都步實點頭道：「對了！」

龍一雄道：「如果我不答應呢？」

都步實道：「那只好訴諸武力了！」

龍一雄忽然哈哈大笑起來，說道：「我幸好沒有拜您老爲師，所以這一仗並不難打！」

都步實冷笑道：「這件事與你的性命有關，你最好仔細考慮一下！」

龍一雄道：「不必了，咱們到外面廣塲上去解決吧！」

都步實道：「好，你出來！」

說罷，掉頭走去。

龍一雄取劍隨後跟出。

彭文雄向華老二低聲道：「好好看顧胡姑娘，我得出去助他一臂之力。」

語畢，攬着冉嬌嬌的屍體跟了出去。

三人來到廣塲上時，許多嘍囉亦跟着圍聚到塲邊，準備觀戰，他們現在是採取中立態度，以等待最後的結果。

彭文雄扔下冉嬌嬌的屍體，道：「都老先生，我也要領教領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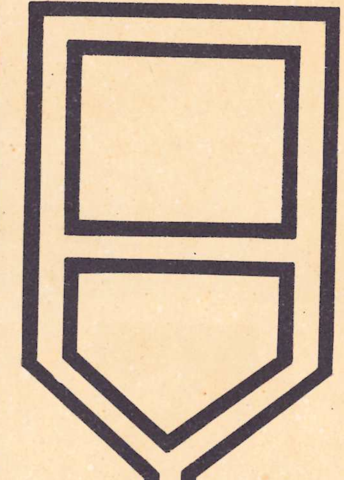
都步實冷冷一笑道：「歡迎！高手如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 精心傑作

四部新書出版







電腦奇劫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幻夢擒兇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每本故事獨立！

每本售價一元八角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

金剛大師和古鼎道人都被老夫宰了，老夫就不信打發不了你們！」

彭文雄聽得一驚，問道：「眞的麼？你竟能除去金剛大師和古鼎道人兩人？」

都步實道：「屍體就在山下！」

彭文雄暗暗吸了口氣，却朗笑一聲道：「既然能殺死他們兩位，足見身手非凡，我們兩人打你一個也就說得過去了！」

右手一抬，一聲龍吟未了，長劍已如一點寒星，直奔他面門點去！

都步實偏身一讓，左掌如電探出，反劈彭文雄的手腕，勢如巨斧下砍，凌厲異常！

龍一雄一見他們動上手，不敢怠慢，隨即吐劍刺出，喝道：「看劍！」

劍由都步實背後刺出！

都步實旋身抬脚，疾踢他胳膊。

舉手投足，挾着石破天驚之力！

三人就在廣場上展開一場搏鬥，劍光在月光下閃閃生輝，如龍翻騰，似電竄射，都步實以一敵二，毫無困難之象，行動如風，虎蹲猿躍，出招奧妙，隨掌而出的勁風，使得龍、彭二人如置身於狂風暴雨之中。

激戰百多招，雙方仍然勢均力敵，難分高下。

龍一雄發覺對方功力深厚，出招越來越凌厲，心中頗爲着急，當下改變戰畧，不再硬碰硬架，而以輕靈的劍法避實擊虛，準備與對方作長時間的決戰。

他決心贏取這一仗，因爲他對這位都步實的憎惡程度已較對胡劍南更爲深刻，他恨對方玩弄了自己，他原以爲自己是在幫助對方除暴安良，那裏知道對方已然變節，完全在利用自己以達到其私人的目的，這是多麼可恨的一件事。

彭文雄亦有此感，故出劍毫不客氣，全力搶攻。

但是，都步實不僅內力深厚，在掌法上更有其獨到之處，每一出掌均是攻守兼備，厲害異常，使龍、彭二人竟有莫可奈何之感。

又打了十幾招，都步實突然大發神威，厲吼一聲，一掌拍到彭文雄的腰部。

這一招，不但速度快，而且時間部位均拿捏得恰到好處，彭文雄閃避不及，腰上登時被他拍中，砰的一聲，如中巨杵，整個人爲之跌出數丈！

龍一雄大吃一驚，急問道：「老兄，你沒事吧？」

都老實獰笑道：「嘿嘿，你還有閒工夫關心別人麼？」

話聲中，掌如狂風暴雨，猛攻而上。

龍一雄竟無出劍的機會，被攻得連連倒退。

「着！」

都步實大喝一聲，拍中他的肩上。

這一掌力道極强，龍一雄站立不住，登時仰身栽倒，翻了一跟斗。

都步實乘機疾上，又一掌疾劈而下，從其佈滿殺氣的臉上看，可知他想在這一掌上擊斃龍一雄。

但突然間，他渾身一震，整個人好像觸了電一般，一下僵住了。

他的兩顆眼睛慢慢睜大，滿面錯愕之色，劈到中途的一掌，無力的慢慢垂下！

原來，龍一雄在栽倒地上之際，使出了「孤注一擲」的絕招，把手中的長劍投擲出去。

長劍正中都步實的腹部，將他的腹部貫穿了！

他於投出長劍之後，身子順勢一個跟斗翻出尋丈開外，接着一跳而起，這才看見自己的「孤注一擲」已然得手，一顆緊張的心，才一下鬆弛下來。

都步實雙目瞪如銅鈴，盯望他良久之後，才無力的跪坐下去低頭長嘆了一聲！

龍一雄沒想到竟會殺死曾經受自己尊敬如神的人，心中十分難過，也長嘆一聲道：「你看，如果你能潔身自愛，絕不致有這麼一天的！」

都步實微微抬頭，面上抽搐着，强笑一下道：「謝謝你了！」

龍一雄一怔道：「謝我？」

都步實勉强擠出一絲笑容，緩緩道：「這幾年來，老夫也想……也想殺死變壞了的『追命判官都步實』，可是……老夫下不了手，今天你能替……替老夫殺死他……老夫非常感謝！」

語畢，頭往下一勾，不動了！

龍一雄不禁感到一陣迷茫和惆悵，他當然聽得懂對方的話，這使他感慨萬千，他搖搖頭，喃喃自語道：「你行俠一生，老來却無法抵抗利慾的誘惑，這是爲甚麼呢？」

這時，躺在地上的彭文雄大叫道：「喂，過來看看我，我受傷啦！」

龍一雄舉步走過去，蹲下問道：「那裏受傷？」

彭文雄指着腰間道：「這裏！」

龍一雄伸手一摸，莞爾道：「腰骨沒斷，你嚷個甚麼勁兒？」

彭文雄呻吟着道：「可是，痛得要命哪！」

「龍少俠！龍少俠！」

驀然，華老二由寨中奔出，一路喊叫着奔了過來！

龍一雄心弦一震，跳了起來，心驚肉跳的急問道：「她怎樣了？」

華老二興奮地道：「她醒過來了！她醒過來了！」

龍一雄喜出望外，情不自禁的跳起怪嘯一聲，發足便向寨內飛奔而去。

彭文雄大叫道：「喂，你這傢伙怎麼攪的，有了女人就不管我了麼？」

龍一雄哈哈大笑，笑聲嘹亮，响澈整座山嶺……

（完）

·下期預告·

兩期完新穎
中篇小說：

好漢

秦紅著

近年依達成功的八部長篇巨型小說：



即將改編電影的依達最新小說：

狐

她說自己是一頭狐，
一個狡滑的、貪婪的、
卻又美麗的狐狸，
爲什麼她是狐？

「狐」橋段奇詭，情節緊湊，非讀至最後一章，無法猜測故事的眞相。出版後即被製片家所購電影版權，本文即將搬上銀幕，單行本現已出版，請讀者留意。

全書276頁　定價ＨＫ＄3.00









窄梯

依達的小說，多數被搬上銀幕，「窄梯」影片目前正在攝製，網羅香港與台灣的一流紅星，是近年來開拍最具規模的文藝片之一。因製片家對本片的重視，可以證明「窄梯」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小說。本書情節緊湊，緊張處令人難以喘息，寫情處纏綿細緻，爲什麼不在影片上映前，先閱讀原著小說？　全書371頁　定價ＨＫ＄4.20

後園，黑罌粟，狐，窄梯，經已搬上銀幕

林中

一個發生在森林裏的哀艷事蹟：
獻給將會愛，正在愛，或曾經愛過的男女…

「林中」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小說，當你閱讀之時，作者的筆能會將你帶進一個清新脫俗的境界去，整個故事發生在濃密的森林中，當你看完本文，猶如親歷其境地在林中渡過那一段值得懷念的時光…………………

全書206頁　　定價ＨＫ＄2.40



黃菊　環球文藝叢書　依達



星　環球文藝叢書　上集

近年依達最成功的長篇巨型小說：

星

依達曾對人說，目前最感滿意的小說是「星」，看完「星」，你會同意他的說法，在動筆前，依達構思與搜索資料，足足做了一年的準備功夫，由此可知他本人對此書的重視。看完「星」後，你同時會感到，這部巨型小說，確有感人之力、磅礡之勢，單行本現已出版，請讀者留意。全書298頁定價HK＄3.80